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以华尔街投资怪杰杰西·利弗莫尔为原形的经典传记

华尔街必读投资经典之一、阿兰·格林斯潘赞誉此书为“投资智慧之源”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全国最专业股票基金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期权开户
任何地方费用均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 650211



WALLS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埃德温·李费福/著 钱振东/译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票作手回忆录 / (美) 李费福著; 钱振东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1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 刘津主编)
ISBN 978-7-80688-740-0

I . ①股… II . ①李… ②钱… III . ①股票投资—经验—
美国 IV . ①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9237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1
	华尔街上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不可能会有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投机行为就如山峦一样古老。	
第 2 章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12
	我的经历证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借助经验之光进行行情纸带解读，我就赚钱，但是要我进行一个明显愚蠢的交易的	
	话，我就铁定赔钱。	
第 3 章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24
	在这个游戏中，一个人如果想以此为生，就一定要相信自己	
	己和自己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小道消息的原因。	
第 4 章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31
	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能让你输得一文不名更能教会你不	
	该做什么。而当你知道为了不亏钱你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就	
	开始学会为了赢钱需要做些什么。你领会了吗？你开始学会点	
	什么了！	
第 5 章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43
	一般的图表看客很容易沉迷于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股	
	票投机就是寻找底部和顶部以及基本的和次级的波动。如果他	
	把这种信赖推到理智的极限，他势必会破产。	
	赚大钱不是看个股小的涨落起伏，而是要看主要的运动，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也就是说，不在于报价纸带的解读，而在于衡量大势和它的运动趋势。

第6章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52

在艰苦的投机者学校里，我把自己提高到了更高的一个等级，这一步既漫长又艰巨。

第7章 迪肯·怀特的故事 60

假设一个人要操作 500 股的股票，他不应该一次性全部买进；即使他不是投机。如果他仅仅是赌博，那么我要给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

第8章 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赚钱 66

很明显，要做的事就是在多头市场看多，以及在空头市场看空。听起来很愚蠢，对不对？但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基本原则，而在我真正投入实践之前，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预计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太小。

第9章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76

但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金钱，而是无形的东西：我做对了，我对未来做出了预测并且按照明确的计划行事。我已经学会一个人要赚大钱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我已经永远地脱离了赌博阶层，并且最终学会了如何明智地进行大笔交易。

第10章 我第一次付出的 100 万美元代价 89

金钱本身不会让一个交易者感到更舒心，因为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他都有可能犯错，而在犯错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感到舒服。

第11章 我成为“棉花之王” 99

在华尔街，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使人赚到了一大笔钱的意外事件，都是值得让人怀疑的。当意外事件没有带来意外之财时，就不会被当作一个意外，而只是你贪婪或者头脑膨胀理所当然的结果。

目 录

第 12 章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108

亏钱对我来说习以为常，因此我从不首先考虑我犯错误的那一面，我考虑的常常是游戏本身，我为什么会亏钱的原因。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我自身的局限和思维的习惯。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希望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只有利用它们在今后赚到了钱，才能原谅他的错误。

第 13 章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120

金钱的损失不会困扰我。无论什么时候我在股市上亏钱以后，我总是认为我学到了某些东西。要是我亏了钱而学到了经验，那么亏的钱实际上就成了学费。一个人必须得有经验，而他必须花钱来学到这些经验。

第 14 章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13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记住，那就是行情不会以夺目的辉煌而告终，也不会以突然的反转形态而结束。

要是你有大量的持仓，要做到不仅快速而且还不会造成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把巨额账面利润转变成实际的本金，这是唯一的方法。

第 15 章 面对华尔街的一片指责 142

面对骗子、胆小鬼和利益集团的不端行为，反应敏捷或具有远见的交易商可以保护他自己。除了在一两家投机商号以外，我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即使在那儿，诚实也是最好的为人之道，要赚大钱靠的是公平合法而不是食言赖帐。

第 16 章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148

消息贩子在这样的错觉下努力工作，就是认为如果消息传播得当，没有人能够拒绝。消息贩子研究如何将消息艺术地传播出去的诀窍。

第 17 章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160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是成功的交易商必须依靠的因素。他不仅要观察准确，而且要时时记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第 18 章 历史本身在华尔街上屡屡重演 171

我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坚持根据眼前的事实采取行动，而不是我认为别人会怎么做。

第 19 章 华尔街的操纵者 177

在绝大多数过去的轧空案例中，操纵的主要部分就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是你在只股票上组织轧空，否则他就明显是被邀请来进行卖空。

第 20 章 操纵需建立在健全的交易原则基础上 186

在整个操纵过程中，我绝不会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股票交易商。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操纵者，我面临的问题与我作为一个股票作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第 21 章 帝国钢铁的故事 192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采取违逆经验的教导以及违逆基本常识的行动，那就不是一项好的生意。但华尔街上的傻瓜并不全是外部人士。

第 22 章 银行家的新花样 205

对我来说，在战争带来的繁荣与其他繁荣之间最显著的差别，似乎一直在于，由这些年轻的银行家在股市事务中玩出的那些新花样。

第 23 章 股票中的投机永远都不会消失 221

尽管股票投机一直以来都是困难的，也是有利可图的，然而现在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 24 章 始终记住股票交易的常识 229

华尔街上的职业投机客知道，根据“内幕”消息进行交易，比饥荒、瘟疫、农业欠收、政治调整或者其他那些可能被称为普通的意外事故更快地使人走向破产。在华尔街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通向成功的沥青铺就的林荫大道。

第 1 章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我从文法学校一毕业就出去做事了。最初在一家证券经纪公司里找了份工作，负责在股价行情报价板上张贴股价。我对数字的反应非常快，在学校时我总共练了三年的算术，在心算方面尤其出色。作为一个负责行情报价的伙计，我负责在客户大厅将股票报价数目张贴到大大的报价黑板上，通常会有一个客户坐在股票行情收报机旁并将价格大声地念出来。对我来说，那些数字来得并不快，我总是能毫不费力地记住它们。

那家公司还有许多其他雇员。当然，我与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但我做的工作就是这样，要是市场行情很活跃，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我一直都很忙，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可以闲聊。对这点我倒并不是很介意，不管怎么说，在交易时间是这样。

然而，活跃的市场行情不会阻止我对这项工作思考。对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意味着股票的价格，每股多少美元。它们只是些数字。当然，它们肯定意味着某些东西。它们总是在变化，我所感兴趣的就那些数字的变化本身。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变化？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还没有考虑那方面的事情。我只是看到它们在变化着。这就是我每天 5 个小时和每个星期六 2 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在考虑着的所有事情——它们总是在发生着变化。

这就是我最初为何对股价行为产生兴趣的情形。对于数字，我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就在股价涨上去或跌下来之前，我能够详细地记起前一天股价是如何活动的。对心算的喜爱，让我做起这些事来非常顺手。

我注意到股价在涨势中与跌势中一样，可以说，股票价格总是会呈现某些习惯性的特征。类似的情形总是不断出现，这些相似的情形构成了对我具有指导意义的先例。当时我只有 14 岁，但是在我脑海中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观察以后，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感觉自己也在对这些观察的准确性进行着验证，也就是将股票现在的表现与以前进行着比较。不久以后，我就可以预感到股价的波动了。我唯一的指导，正如我说过的，就是那些股票以前的表现。我在脑海中装着“猜出的单子”。我期待着股票价格能够按照预期展开运行，我已经为它们编排好了时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会发现，市场上有时只是买盘力量比卖盘力量稍稍强一点儿。一场战役即将在股票市场上发生，而报价纸带就是你的望远镜。十次有七次你都可以依赖它。

我很早就学到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华尔街上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不可能会有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投机行为就如山峦一样古老。当今股票市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或许以前就曾发生过，而且以后能还会再次发生。我从未忘记过这一点。我猜想，我实际上是要想方设法记住，这样的新鲜事物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事实上，我记住的就是我是如何利用我的经验一步步将资本积累起来的。

我对自己的投机游戏是如此感兴趣，而且是如此渴望对所有交易活跃股票的上涨和下跌做出预测，因此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下我的观察所得。这并不是一份对假想的交易事务的记录，就像那么多人保持交易记录的目的仅仅是希望在赚进几百万美元时不会太过自大，或者在损失几百万美元时不会到救济院去一样。更准确地说，这是对我猜中和错过的情形的某种记录，而除了确定股票可能会有波动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去验证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是否正确。

比方说，在研究了某只交易活跃的股票当天所有的涨落起伏以后，我会得出结论说，这只股票当时的走势表现就如它以前在破位下跌8到10个点之前总是出现的表现一样。好了，我会在星期一草草地将这只股票及其价格记下，同时回忆一下这只股票以往的表现，然后写下这只股票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应该会有走势。以后，我会对此用报价纸带上实际的记录来进行核对。

这就是我最初对报价纸带的信息如何产生兴趣的情形。这些涨落起伏从一开始就在我脑海中与向上或向下的波动联系了起来。当然，涨落起伏的出现总有其原因，但对报价纸带本身而言，它并不关心涨落出现的原因。它不作任何解释。在我还是14岁的时候，我就不会向报价纸带问为什么，而如今，在我40岁的时候，也不会向报价纸带问为什么。某只股票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其原因在两三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可能都无法知晓。但这究竟又有什么要紧的

Chapter 1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呢？你进行交易需要利用报价纸带，是要现在的报价纸带而不是明天的。有关的理由可以等待，但是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被市场抛弃。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无数次了。你可能还记得，前几天，在市场其他股票都急剧反弹的时候，空管公司（Hollow Tube）^① 股票却下跌了3个点^②的这个事吧。事实就是那样。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你会看到这个公司的经理们通过了取消股利分配的决议，这就是原因所在。他们很清楚他们接下来将要怎么做，同时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将股票卖出，至少他们也不会买入。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内部买入；这样这只股票要是没有出现破位下跌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我在备忘的小本子上持续地进行记录与跟踪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我完成工作的时候，我没有离开公司回家，而是将我关注的数字记下来，同时研究其中的变化，我总是注意着反复出现的股价表现方式以及类似的股价走势表现，这样也就能学习如何对报价纸带进行解读，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天，公司里的一个伙计向我走过来，他比我年长一些，我正在吃午饭，他悄悄地问我有没有钱。

“你为什么要知道？”我说道。

“嗯，”他说，“我得到了一个关于伯灵顿（Burlington）股票非常好的消息。要是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的话，我就打算做一把。”

“你说的做一把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对我来说，根据消息进行操作或者可以操作消息的只有那些很有钱的客户。为什么？因为那需要花费好几百美元，甚至是好几千美元，才能参与这样的游戏。你要有这些钱，就像你拥有你自己私人的四轮马车，而且还有专门为你驾车的马车夫一样，而马车夫还戴着丝绸的帽子。

“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做一把！”他说道，“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钱？”

“好了，要是5美元的话，我可以买卖5股股票。”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一把呢？”

“我打算全部用来买入伯灵顿股票，投机商会让我随身带着钱，交给他们作为保证金，”他说道，“这只股票铁定会上涨。我们就像从地上捡钱一样，马上

① 本书地名、人名、公司名及股票名称等翻译的时候尽量按音译，第一次出现时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对照理解。——译注

② 在这里，在美国股市交易中，1个点=1美元，两种说法互通通用——译注。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就会让我们的钱翻倍。”

“等一下！”我对他说，同时将我的记录小本子取了出来。

对于让我的钱翻倍，我倒并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他的话中说伯灵顿股票会上涨，要果真是这样，我的记录本里对这点就应该有所显示。我看了一下。确实，按照我的记录，伯灵顿股票现在的表现与其以前上涨之前通常的走势表现一样。有生以来，我还从未买过或卖过任何东西，而且我也从未与其他伙计一块参与赌博。但是我所看到的全部是，这是对我的工作、我的业余爱好的正确性做出验证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一点立刻就触动了我，就是说，如果我的方法在实践中不能发挥作用，那么用于推导的理论也就不会有任何价值，也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因此我将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带着我们共有的资金，他去了附近的一家投机商号，并买了一些伯灵顿的股票。两天以后他将之兑换成现金。我赚到了3.12美元的利润。

自那第一次交易以后，我开始独自在投机商号里进行投机交易。我会在我的午餐时间到投机商号去，买进或卖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我正在操作的是一套方法，而不是一只心爱的股票或其后观点。我所知道的就是其中的算术法则。事实上，在投机商号里进行操作的过程中，我的方法倒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那里，一个交易所所做的无非就是根据股价的涨落起伏来进行下注，而这些都由行情收报机打印在报价纸带上。

没过多久，我从投机商号赚的钱就远远多于我在经纪公司从我工作上赚到的钱。所以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的家人开始都表示反对，但在他们看到我赚到的钱以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还只是个孩子，而公司伙计的薪水也不是很高。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

当我第一次拥有1000美元，并且将现金放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我只有15岁。这些钱除了我从家里拿的一部分外，都是我在几个月之内从投机商号赚到的。我的母亲开始抱怨有些东西是很可怕的。她希望我把钱存到储蓄银行，以免其对我产生诱惑。她说这是一大笔钱，她从未听说有哪个15岁的孩子能赚到这么多的钱，而且还是从零开始。她简直不太敢相信那是真正的钱，她常常为此感到担心和烦恼。然而，我除了继续证明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其他什么都没有想。这就是所有的乐趣所在，通过运用你自己的头脑，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用10股股票的交易对我确信的事做出验证，那么要是交易100股股票，我就能正确10倍。这就是有更多保证金对我的所有意义，在我的判

Chapter 1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断正确的时候，我的正确性能不断得到强化。意味着更多的勇气？不！没有任何区别！要是我的全部就是 10 美元，而我将之用来冒险，相比于我用 100 万美元来冒险，而将另外的 100 万美元积攒起来的情况来说，前者对我来说还是更勇敢一些。

不管怎么说，在 15 岁的时候，我就在股票市场赚钱谋生，而且做得很成功。开始时在小型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在那儿，要是有人一下子交易 20 股的话，就会被人怀疑是约翰·盖茨化了妆或是摩根在隐姓埋名地旅行。那个时候的投机商号还很少让他们的客户失望，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让客户们与他们的钱分离，甚至即使是在他们猜对的时候。这个生意非常赚钱。在投机商号合法经营的时候，我的意思很直接，只要投机商号运营下去，股价的涨落起伏就能带来小本经营的钱。不需要费多大的劲就可以将 $3/4$ ^① 个点的保证金给洗掉。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欺诈者可以在这个游戏中将钱赚回来。任何交易都是这样。

我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我只是独自一个人进行交易。不管怎么说，这是项适合单干的生意。这是我的头脑，不是吗？价格要么按照我给它们拟出的方式运行，不会有来自朋友或合伙人的任何帮助，要么按照另一个方向运行，同时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出于对我的好意而阻止它们。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将我的交易情况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当然，我有交朋友，但我的交易始终一样，是一项一个人单干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单干的原因。

事实上，没过多久投机商号就对我愤愤不平，因为我总是击败他们。我会走进投机商号并一次性缴纳我的保证金，但是他们会只是看着它，半步也不动，以便抓住它。他们会跟我说，他们那儿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称我为少年赌客。我必须一直更换经纪商，从一个投机商号走到另一个投机商号。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我只能使用一个编造的名字。我会在开始的时候小规模地交易，只是 15 股或 20 股。有时，当他们起了疑心，我会故意在一开始的时候赔钱，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狠狠地蛰他们一下。当然，没过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我让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就会让我到别处去交易，不要影响了商号老板的红利。

^① 美国股票交易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的价格变动在小数部分是按 2 进制变化的，如 $1/16$ 、 $1/8$ 、 $3/16$ 、 $1/4$ 、 $1/2$ 等，股票交易的最小变动价位是 $1/8$ 。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一次，当一家我在其中已经从事了好几个月交易活动的大商号提出让我停止交易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从他们那儿多弄走些钱。那个投机商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旅馆的大堂里和附近的小镇上都设有分公司。我去了一家开在旅馆里的分公司，并问了经理几个问题，最后我开始了交易。但是，我刚上手以我特殊的方式开始在一只活跃的股票上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就从总部得到消息，询问是谁在那儿进行操作。这个经理跟我说了他们所问的问题，而我则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逊，来自剑桥。他随即打电话给他的大老板汇报这个好消息。但电话的另一头还是想知道我长什么模样。当这个经理告诉我这一点的时候，我跟他说：“告诉他，我是一个矮胖的人，长着黑色头发、浓密的胡子！”但他还是如实地描述了我的模样，然后他听着电话，他的脸倏地变红了，他挂断了电话并跟我说让我立刻滚开。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毫无道理的大傻瓜，我们没有告诉你不要从拉瑞·利文斯顿^①那儿接任何生意吗？而你却存心地让他从我们这儿修剪了整整 700 美元去！’”他没有将其他什么他们跟他说过的话说出来。

我又试图一家接着另一家地在其他分公司里进行交易，但他们全都知道我，我的钱在他们任何一家分公司都不受欢迎。我甚至都不能进去看行情报价板，因为有些职员总是想着要撵我走。我试图说服他们让我以较大的时间间隔进行交易，而这样的要求是通过在他们全体中间分散光顾来实现的。但那也不管用。

最后，只有一家投机商号我还没有光顾，那就是在所有投机商号里最大的也是最有钱的，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

大都会公司被评级为 A-1，而且做着庞大的生意。它在新英格兰每个有制造业的小镇上都有分公司。他们很正常地接受了我的生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不断地买进和卖出股票，赚过也赔了不少钱，但最终该发生的事还是像往常一样发生了。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我的生意，就像小的投机商号做的那样。噢，可不是因为这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消息被报道出来，就因为某个小孩碰巧在他们那儿赚了点小钱，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小孩的生意，会败坏了他们的名声。但是，他们做了第二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让我增加 3 个点的保证金，同时强迫我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起初是 0.5 个点，然后是

^① 拉瑞·利文斯顿，本书的主人公。据信其现实的原型是杰西·利弗莫尔。

Chapter 1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1 个点，最后是 1.5 个点。那不是给我设置的障碍吗！怎么设？很简单。假设美国钢铁股票正在以 90 美元的价格卖出，而你要买进，你的单据上通常会这样写：“买入 10 股美国钢铁，价位 90 $\frac{1}{8}$ 美元”。如果你被提高了 1 个点的保证金，就意味着，要是股价跌破 89 $\frac{1}{8}$ 美元，你就会被自动清洗出去了。在投机商号，客户不会被不断地要求增加保证金，或者需要痛苦地告诉他的经纪人，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将股票进行抛售。

但是，在大都会证券公司增加了额外费用后，他们就是在提出不公正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在我买入的时候如果价位是在 90 美元，我的票据就不是：“在 90 $\frac{1}{8}$ 的价位买入美国钢铁股票，”而是：“在 91 $\frac{1}{8}$ 的价位买入美国钢铁股票。”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买入以后，那只股票可能会上涨 1 $\frac{1}{8}$ 点，要是我在这时候轧平交易，我还是会赔钱。而且，他们另外还坚持要我在一开始就增加 3 个点的保证金，这样就减少了我 2/3 的交易能力。尽管如此，毕竟这是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生意的投机商号，我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就只能退出交易。

当然，我也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但总体上我是个赢家。尽管如此，大都会公司的人对他们已经给我增加的糟糕障碍还是感到不满意，这些障碍原本足以击败任何人。他们还试图欺骗我，但最终没有得逞。我因为某种直觉从而逃过了一劫。

这个大都会证券公司，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是我最后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这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最有钱的投机商号，一般说来，他们在交易上没有什么限制。我想我是他们所有客户中业务量最多的个人交易商，也就是说，在稳定的、每日都有交易的客户中我的交易最繁忙。在我曾见过的所有投机商号中，他们拥有一个很不错的交易大厅，以及最大和最完整的行情报价板。那个行情报价板一直延伸过去，有整个大屋子那么长，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在上面都有报价显示。我指的是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等，所有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

你知道他们在投机商号里是怎么进行交易的。你将钱交给工作人员，并告诉他你想买入或卖出什么东西。他看着报价纸带或行情报价板，并从那儿记下相应的价格，当然，是最新的。另外，他也在票据上写下相应的时间，这样看上去几乎就像一份正规的证券公司的回报单，也就是，他们已经在某天某时以什么价位为你买入或卖出了某些数量的某只股票，同时他们从你这儿收了多少钱。当你想将你的交易轧平，你就去找同一个或另外的工作人员，这要看公司的规定以及你跟他说说的具体情况。他将这只股票的最新价格记下来，或者要是这只股票交易一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点都不活跃的话，他就会等着报价纸带上出现的下一个报价。他在你的票据上将股价和时间登记下来，好了，在经过签字核实后，他会再将单据还给你，接着你就到出纳柜台那儿，拿到你应得的钱。当然，在市场行情的发展对你不利，并且股价的波动超过了你保证金所设定的限制时，你的交易就会被自动轧平，而你的单据就成了废纸一张。

在一些比较低级的投机商号里，那儿只允许人们进行不超过 5 股股票的交易，相应的单据就是些小纸条，按买入、卖出分为不同的颜色，有时候，比如说在沸腾的牛市中，这些投机商号会受到重创，因为所有的客户全部都做多，而且碰巧都做对了。于是，投机商号就会在所有的买入和卖出指令上扣除佣金，如果你是买入一只股票，价位在 20 美元，相应的票据上就会显示 $20\frac{1}{4}$ 美元。这样你自己就只能赚 $3\frac{1}{4}$ 个点的利润。

但是，这个大都会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投机商号，它拥有成千上万的老客户，而我真的认为我是唯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人。不管是致命的额外费用，还是他们让我额外增加的 3 个点的保证金，都没有大幅减少我的交易量。我依然以他们给我的最高限额进行买卖。有时候，我的仓量能达到 5000 股之多。

好了，出事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会跟你一一叙说。我有 3500 股糖业的空单，有 7 张大的粉红色单据，每张代表 500 股股票。大都会公司的交易单据是用大的纸片做的，单据上有块空白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其上写下额外的保证金要求。当然，这些投机商号从不会要求追加保证金。对他们而言，保证金越少越好，因为他们就是靠你被洗掉而赚取利润的。在小型的投机商号，要是你想为你的交易追加保证金，他们会另外填写一张新的单据，这样他们可以向收取买入佣金，同时在股价每下跌一个点的时候只给你留出 $3\frac{1}{4}$ 个点的空间，因为他们算得很清楚，即使是一笔新的单子，其卖出的佣金也是一样的。

嗯，就在这一天，我记得我的保证金总额达到了 10000 美元。

当我第一次攒够 10000 美元的现金的时候，我才只有 20 岁。你应该已经听说过我母亲。你可能已经想到，除了老约翰，没有任何人会随身携带 10000 美元的现金，而她常常跟我说应该知足了，并让我去干另外一些正当行业。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艰苦地让她相信我不是在进行赌博，而是在通过预测来赚钱。然而她所能看到的，就是 10000 美元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更多的保证金。

我已经在 $105\frac{1}{4}$ 美元的价位抛出了 3509 股糖业股票。这个房间里还有另外一

Chapter 1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个小伙子，亨利·威廉姆斯，他卖空了2500股。我过去常常坐在行情收报机的旁边，并且为报价板的伙计将行情报价大声地喊出来。股价的走势正如我预想的一样。突然，股价迅速地跌下去了两个点，并且暂停了一会儿，以便在另外一次下沉开始之前喘口气。市场总体上是非常温和的，同时所有事情看起来都蛮不错。接着，突然的我对糖业股票踟蹰不前的方式变得不太喜欢，开始感到不舒服起来。我想我应该从市场上退出来。那时，这只股票的卖出价为103美元，这是当天的低点，但是我不但没有感觉到有更多的信心，相反我感到更不确定起来。我知道某些地方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我不能将其准确地指出来。然而，要是有什么事情正在冲我而来，而我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我就不能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情况既然已经这样，我最好还是退出市场。

你知道，我不会盲目行事。我不喜欢这么做，我也从未这么做过。即使还是个孩子，我都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我应该做某些事情。但是这一次，我不能给我自己任何明确的理由，然而我还是感到如此的不自在，以致我已经无法忍受。我叫来了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戴夫·怀曼，并跟他说：“戴夫，你在这儿替我一下。我希望你为我做点事。在你大声喊出糖业股票的下一个报价之前，稍等一下，好吗？”

他说他会，于是我站起身来，将我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位置让给了他，这样，他就可以为报价板的伙计将价格大声喊出来。我将7张糖业交易单据从我的口袋里取出来，并走到柜台旁，走到当你要轧平你的交易时为你的单据进行标注的工作人员那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从市场上退出来，所以我只是站在那儿，斜靠着柜台，我将交易的单据捏在我的手里，这样工作人员就不能看到它们。很快，我听到一个电报装置发出的滴答声，同时我看到汤姆·伯恩海姆，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迅速地转头扭了过去，开始倾听起来。然后，我感到某些欺诈的阴谋就要现行了，同时，我决定不能再等了。就在那时，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戴夫·怀曼，开始喊：“糖——”，啪！我疾如闪电地将我的单据甩到工作人员面前的柜台上，并叫喊道，“轧平糖业！”。就抢在戴夫将价格全部喊出来之前。因此，当然，投机商号只能以前一个最新的报价来将我的糖业交易轧平。结果，戴夫大声喊出来的价位还是103美元。

按照我的预测，现在糖业股票应该已经跌破103美元了，有些地方觉得不大对劲。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感觉到周围有个陷阱。不管怎么说，那个电报装置现在就像发了疯似的。另外，我注意到汤姆·伯恩海姆，那个工作人员，还是将我的交易单据留在我原先放的位置，没有进行标注，他在听着电报装置的滴答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声，似乎在等着什么。所以我向他叫嚷道：“嗨，汤姆，你到底在等什么呀？将价格标注在这些单子上，103！赶快！”

交易厅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我的喊声，开始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并开始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你明白，大都会公司从未对此做出什么明文规定，也说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投机商号要发生挤兑起来就像银行发生挤兑一样。要是有一个客户起了疑心，其他的也会跟着起疑心。所以，汤姆虽然看起来绷着脸，但还是走过来并在我的单子上进行了标注，“在 103 轧平”，并将这 7 张单子朝我推了过来。他的脸自然是阴郁的。

话说，从汤姆待的地方到出纳柜台的距离不会超过 8 英尺。但还没等我走到出纳柜台旁边，来将我的钱拿到手，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戴夫·怀曼就激动地喊道：“哎呀！糖业，108！”但那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是笑着，并朝汤姆喊道，“刚才可不是这样，对吧，老兄？”

当然，这是早有预谋的结果。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一起总共有 6000 股糖业的空单。那个投机商号已经收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另外，在这个商号里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糖业空单；总共可能有 8000 或 10000 股。假设他们已经收了 20000 美元的糖业保证金。对这家商号来说，已经足够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上进行搞鬼了，并且可以将我们洗出去。在过去，只要投机商号发现在某只股票上他们已经承接了太多的多单，他们一般的做法，就是让某些经纪人将那只特定股票的价格打压下来，低到足够将在这只股票上做多的客户全部洗出来。这样的做法很少会让投机商号在几百股的股票上付出超过两个点的代价，而他们却能赚好几千美元。

这就是大都会公司想要将我和亨利·威廉姆斯以及其他的糖业空头逮住的具体做法。他们在纽约的经纪商们将糖业股票的股价炒高到 108 美元。当然股价很快就又跌了回来，但是亨利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已经被洗了出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市场上出现一个不能解释的急剧的下跌，随后跟着立即的反弹，那段时间的报纸通常将之称为投机商号的炒作。

而最有趣的事情是，就在大都会公司的人们试图欺骗我以后的不超过 10 天里面，有一个纽约的作手却从他们那儿赚走了超过 70000 美元。这个人，是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而且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在 1896 年的布赖恩恐慌时期，作为一个空头，他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名声。他总是违逆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行事，而那些规则阻止他以牺牲其同伴作为代价来实现自

Chapter 1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己的某些计划。一天，他预料到要是他从当地投机商号的不义之财里分一杯羹的话，不管是交易所还是警察局的负责人都不会有任何的抱怨。在我所提到的例子里，他派了35个人假扮客户。他们去了主要的投机商号及最大的分公司。在某一天，一个事先约定的时刻，这些代理人全部以商号经理允许他们交易的最高限额数量买进某只特定的股票。他们获得指令在赚到某一特定的利润的时候就悄悄退出。当然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他朋友中散布在这个股票上看多的消息，然后，他就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池里，在室内交易员的帮助下，将股价炒上去。那些室内交易员还认为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工作中，总是仔细地挑选出正确的股票，所以将股价炒高3个点或4个点没有任何问题。他在投机商号的代理人则按照预先安排好的那样去兑现收益。

其中一个家伙曾告诉我，那个发起人净赚了70000美元，同时，他的所有代理人也得到了费用补偿，并获得了相应酬金。他将这个把戏在全国玩了好几次，对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的较大的投机商号都做出了惩罚。他喜爱炒作的股票之一是西联邮政（Western Union），因为将这样一只半冷半热的股票价格抬高或压低几个点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他的代理人在某个特定的价位上将这只股票买入，以2个点的利润卖出，转而卖空，再赚另外3个点。顺便说一下，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人死了，死的时候他贫困且不为人知。要是他在1896年就死的话，所有纽约报纸上至少要为他刊出一个专栏。事实上，有关他的讣告只是在第五版有两行文字。

第 2 章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我发现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已经准备好了用下流的手法搞垮我，要是那致命的障碍——通过提高三个点的保证金以及 1.5 个点的额外费用——不能达到目的，那么他们就暗示无论如何再也不希望我在他们那儿进行交易了，于是不久我决定到纽约去，在那儿我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办公室里进行交易。我再也不想波士顿的什么分公司里进行交易了，在那儿股票报价必须通过行情收报机进行传送。我要到靠近最初交易信息产生的地方去。我在 21 岁的时候来到了纽约，带着我全部的所有——2500 美元。

我前面跟你说过，我在 20 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 10000 美元，并且在那次糖业股票的交易上，我的保证金就超过了 10000 美元，但我也并不是一直能赢。我的交易计划是非常可靠的，并且总是赚的时候比赔的时候多。要是我坚持按照我的交易计划进行交易，我就会差不多十次中有七次是做对的。事实上，在确信我是正确的时候才开始动手的话，我总是赚钱的。而让我亏钱的是，没有足够理性地坚持我自己的交易准则，也就是只有在前面的行情走势支持我的判断，我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满意的时候，我才投入行情进行交易。天下万物皆有定时，但我那时还不知道。而正是这个原因击败了许多许多华尔街上远远没有进入主流的人。他们是十足的傻瓜，时时处处在做着错误的事情，但他们是华尔街上的傻瓜，他们认为必须时时进行交易。没有人能够做到——对每日的股票买卖总是具有充分的理由或拥有足够知识——从而使他日常的买卖一直保持聪明和理智。

我的经历证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借助经验之光进行行情纸带解读，我就赚钱，但是要我进行一个明显愚蠢的交易的话，我就铁定赔钱。不可能只有我是个例外，不是吗？巨大的行情报价板还是在我面前闪烁着，股价收报机仍然在工作着，而人们也仍然在进行着交易，并看着他们手中的交易单据变成现金或者成

为废纸一张。当然，我也让兴奋的渴求压过了我的判断力。在投机商号，你的保证金只是一笔很小的钱，你的交易根本不适合做长期投资。你很容易、很快就会被洗出来。持续不断进行交易的欲望而不顾潜在的市场情况的变化，是导致华尔街很多交易损失的主要原因，即使是专业的投资者，他们认为他们每天必须带些钱回家，仿佛他们正在从事着固定薪资的工作。我还是个孩子，记得吧。我以后所学到的东西在当时我还不知道，要是根据 15 年后我学到的东西，即使我非常看好某只股票会上涨，我也会等上漫长的两个星期，并看到股价上涨 30 个点后，这样我才会觉得是安全的并开始买入这只股票。我破产了，正在想法回来，我已经不能不顾一切地进行交易了。我必须做对了，所以我只能等待。那是 1915 年的事，是个很长的故事。以后我会在合适的地方详细叙述。现在让我们继续聊一聊，在多年打败他们之后，我是如何让投机商号拿走了我的绝大部分收益的。

而且我还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而在我生命中，这也不是我唯一一次失败的时期。一个股票作手必须与他内心许多代价高昂的敌人进行战斗。不管如何，我带着 2500 美元来到了纽约。那儿没有一家我可以信赖的投机商号。股票交易所和警察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分工。另外，我希望找到一个地方——那儿对我进行交易的唯一限制取决于我的资金规模。我连一个投机商号都还没有，但我不希望永远待在小投机商号中。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不必担心公平交易的地方。所以我去了一家在我的家乡设有分公司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在家乡的分公司我与其中一些工作人员认识。他们不干这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那儿没有待多久，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一个同伙，随后我就去了富勒顿公司（A. R. Fullerton & Co.）。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我的早期经历，因为不久他们就都叫我少年交易商。我看上去总是很年轻。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对我是个阻碍，但这也迫使我为自己战斗，因为有很多人都想利用我的年轻。那些在投机商号的家伙由于看到我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总是想着我是个傻瓜，仅仅因为运气的缘故，所以经常打败他们。

好了，我不到六个月就破产了。我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交易者，并且有着许多赢家的名声。我猜想我的佣金总数一定很可观，我将账户里的钱几乎花光了，仅仅留下了一点儿，然而，自然的最后我也全赔了。我做得还是很小心，但是我铁定会赔钱。我会告诉你其中的原因：这是我在投机商号里最不寻常的成功！

只有在投机商号，我才能以我的交易方式赢得胜利；在那儿我只是在对股价的涨落起伏进行下注。我的纸带阅读技术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买入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就在那儿，就在行情报价板上，就在我的眼前。甚至在我决定买入之前，我就准确地知道股票的价格，我买股票所必须支付的价格，而且，我总是可以立即就卖出。我可以成功地进行转手倒卖并获得薄利，因为我能够像闪电一样快速行动。我能够在一瞬间跟上我的运气或者立即截断损失。有的时候，比方说，我确信某只股票会波动至少一个点。那么，我不一定非要贪婪地全部赚到手，我可能缴纳一个点的保证金，并马上将我的资金翻倍，或我就只赚半个点。这样一天交易个一百股或两百股，到月底结果也还不错，不是吗？

这种交易方式的实际困难是，很显然即使投机商号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忍受稳定的巨额损失，他们也不会这样干。他们不会容忍在他们的周围有一个客户总是恶劣的赢钱。

无论如何，投机商号里那一套完美无缺的交易方法，在富勒顿的办公室里却行不通。在那儿我是实实在在地在买进和卖出股票。报价纸带上糖业股票的价格可能显示的是 105 美元，同时我能够看到即将有 3 个点的下跌，事实上，在股价收报机正在把 105 美元的价格打印在报价纸带上的时刻，证券交易所交易池里实际的价格可能是 104 美元或 103 美元。而当我要卖出 1000 股股票的指令单到达富勒顿公司在交易所交易池里的交易员去执行的时候，价格也许会更低。在我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成交报告以前，我甚至不知道我已经放出的 1000 股股票具体是在什么价位上成交的。同样的交易，我在投机商号肯定已经赚到 3000 块了，在一家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里，我可能连一分钱都赚不到。当然，我举的是一个极端情况的例子，但事实是在富勒顿公司的办公室里，报价纸带一直在向我诉说着古老的历史，就我的交易方法而言已经过时，而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如果我的指令单委托数量非常大，那么我自己的抛盘就会将市场价格压低。而在投机商号我就不必考虑我自己的交易将会造成的影响。我在纽约赔钱，是因为游戏已经全然不同，造成我赔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交易是正当的，而是因为我交易中的无知。作为一个优秀的报价纸带解读读者，我已广为人知。但像专家一样解读报价纸带并没有拯救我，如果我是一个场内交易者，直接为自己交易，我可能早已取得巨大进步了。在一个特殊的人群中，也许我能够下意识地快速调整自己的交易方法以适应周围环境。当然，如果我当时交易的规模与我现在的交易方法一样，比方说，因为我自己的交易会对价格引发影响，这样的交易方法同样会让我失败。

简而言之，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股票投机游戏。我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

Chapter 2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的一部分，并且一直以来这部分都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如果以我所有懂得的东西，我还是要赔钱，那么其他那些没有经验的门外汉怎样获胜，或者说赚钱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交易中某些方面不对劲，但我还不能指出确切的问题所在。有好多次，我的交易方法表现完美，然后，突然又遭受到接连的重挫。我才只有 22 岁，记得吧，并不是因为我太过自我迷恋，以致我不想知道哪儿出了问题，确实是在那个年龄没有人会知道得更多。

公司里的人们对我非常友好。因为有他们的保证金要求，我不能随心所欲地盲目进行交易，但老富勒顿及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对我也如此友好，以至于在六个月的活跃交易后，我不仅把我带来的本金以及在那儿赚到的收益全部赔光了，甚至还倒欠了公司几百元钱。

那就是我，还仅仅是个小家伙，以前从未出过门，现在又一文不名；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的交易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否已经让自己明白，但我从来没有对股票市场发过脾气。我从不与报价纸带争辩。跟市场生气，这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我是如此急切地想重新开始交易，所以不想浪费任何时间，我找到老富勒顿，并对他说：“我说，先生，借我 500 美元吧。”

“干什么？”他说。

“我必须得有些钱。”

“干什么？”他重复了一遍。

“当然是——作为保证金”我说。

“500 美元？”他说着，皱起了眉，“你知道，他们还以为你要保持十分之一的保证金，那也意味着 100 股股票需要 1000 块，还不如给你个信用额度会更好——”

“不，”我说，“我不想在这儿要什么信用额度，我已经欠了公司一些钱，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借给我 500 元钱，这样我可以出去闯荡一圈后再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老富勒顿问道。

“我去找投机商号，并在那儿交易，”我告诉他。

“就在这儿交易吧。”他说。

“不，”我说道：“在这儿，我还不能确定我是否能赢，但我能确定，我能在投机商号赚到钱。我懂得那种游戏。这样我才能有个概念，知道我哪儿出了



问题。”

他把钱借给了我，我离开了公司。在那儿，被投机商号的人们称作少年赌客的我已经赔光了所有钱。我不能回家，因为那儿的投机商号不会接受我的生意。纽约就更不能考虑了，那儿压根儿就没有营业的投机商号。他们告诉我，在19世纪90年代，布劳德大街（the go's 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上到处是人。但是当我需要他们进行交易的时候，却一个也不见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决定前往圣·路易斯。我已经听说那儿有两家大投机商号，在中西部各地都做着庞大的生意。他们的利润一定也很大，他们在数以千计的乡镇设有分公司。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就交易量而言，东部就没有一家投机商号可与他们相比。他们公开营业，最优秀的人都在那儿交易，没有任何疑虑。一个伙计甚至告诉我，其中一家投机商号的老板是商会副主席，但是，那不可能在圣·路易斯。不管怎么说，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带着我的500美元是为了要带回一摞钱，以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富勒顿公司的交易保证金。

到了圣·路易斯后，我在一个旅馆住下来，洗漱后，就出去找投机商号。其中一个公司叫杜兰公司（J. G. Dolan Company），另一个叫泰勒公司（H. S. Teller & Co.）。我知道我可以打败他们。我打算用绝对保险的方法交易——小心而保守。我的一个担心是有人会认出我来，回绝我的生意，因为全国各地的投机商号都已经听说了少年赌客的事。他们像赌场一样，也知道职业高手的所有内幕。杜兰公司比泰勒公司近一些，所以我先去了那儿。我希望在他们告诉我走人之前可以被允许交易上个几天时间。我走了进去，这是个庞大的场所，至少有200人都在那儿盯着行情报价板看。我很高兴，因为在这样的人群中，我处在很有利的位置，因为不容易被注意。我站在那儿，看着报价板，仔细查看股价，直到我挑中一个股票，准备第一次出手。

我朝四周看了看，发现窗口有个接单员，在那儿你把你的钱放下，并得到你相应的单据。他正看着我，我走到他跟前，并问道：“这是你们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

“是的，小家伙。”他说。

“我也可以买股票？”

“如果你有钱，当然可以。”他说。

“噢，我有钱，有钱。”我说着，像个吹牛的小孩。

“你有钱，是吗？”他微笑着说。

Chapter 2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我有 100 块，能买多少股票？”我问，有点生气的样子。

“100，要是你的确有 100 块钱。”

“我有 100 块。是的，我甚至还有 200 块。”我告诉他。

“噢，天哪！”他说。

“那你就帮我买 200 股。”我厉声说道。

“200 什么？”他问，开始认真起来。这是生意。

我又看了眼报价板，似乎要猜得英明些的样子，告诉他：“200 股奥马哈。”

“好嘞！”他说。他拿了我的钱，数了数并填好了单据。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我答道，“赫莱斯·肯特。”

他把单据给了我，我走开并坐到客户中间，等着钱越滚越多。

我行动迅速，在那天交易了好几次。第二天如法炮制。两天内我赚到了 2800 美元，我还希望他们能让我交易到周末。照我那样的趋势，结果不会很坏。然后，我再解决另一家投机商号，要是我在那儿有同样的运气，就可以带着能让我有一番作为的一大沓钱回纽约。

第三天早上，当我来到窗口，有点害羞似的样子，想买 500 股 B. R. T. 的股票，那个工作人员对我说：“嗨，肯特先生，我们老板要见您。”

我知道游戏结束了。但我还是问道：“他想见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在哪儿？”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从那边走。”他指着一扇门。我走进去，杜兰正坐在他办公桌后面，他转过来说道：“请坐，利文斯顿。”

他指着一把椅子。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是谁的，也许是通过旅馆登记册。

“您要找我干什么？”我问他。

“听着，小伙子。我不想与你发生任何关系，明白吗？一刀两断，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说。

他从他的转椅里站起来，好大的个子。他对我说：“过来，利文斯顿，好吗？”他走到门边，把门打开，指着大交易厅里的客户们说。

“看到他们了吗？”他问道。

“看到什么？”

“他们那帮家伙，看一眼他们，小伙子。那儿有 300 个人，300 个傻瓜，他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们供养了我和我的家庭。看到了吗？300 个傻瓜！然后你进来了，在两天之内你捞走的钱比我两个星期从这 300 个人身上赚的还多。这不是生意，小伙子——对我来说不是！我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你赚到的钱可以自便。但是别想再赚了，这儿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

“为什么，我……”

“到此为止吧。前天看到你进来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的样子。坦率地说，一点都不喜欢。我看出你是个骗子。我把那个蠢驴叫了进来。”——他指着那个犯了错的职员，“并且问他你做了什么，当他告诉我以后，我跟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家伙的样子，他是个骗子！’那个傻瓜蛋说：‘绝对不会，老板！他的名字叫赫莱斯·肯特，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想学成人样。不会有问题的！’我由他去了，结果毫无道理地害我亏了 2800 块钱。我不怨你，小伙子，但大门对你已经关上了。”

“喂，听我说！”我开始道。

“你看这儿，利文斯顿，”他说，“我听说过关于你的所有传闻，我是靠赢这些傻瓜赚钱的，您不属于这儿。我不计较，你带着你刮走的钱自便，但是，如果你赚得更多，那我就变成傻瓜了。既然我已知道你是什货色，悠着点走吧，小家伙！”

我带着 2800 块盈利离开了杜兰公司。泰勒公司就位于同一个街区。我已经知道泰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并且开了许多赌场。我决定到他的投机商号去试试。我不知道哪种方式更明智些——是一开始进行适度的交易，然后逐渐加码到 1000 股，还是假定他们不会让我交易超过一天，干脆一上来就大赌一场。他们在赔钱的时候，学乖是很快的——我的确想出手买入 1000 股 B. R. T.，因为我确信能够从它身上赚 4~5 个点。但要是他们起了疑心或太多的人看多那只股票的话，他们可能根本不让我进行交易。我想还是从分散、小额的交易开始更好些。

这个地方没有杜兰公司的大，但是设备较好，显然客户的层次也高一些。这对我再合适不过了，我决定买入 1000 股 B. R. T.。所以我踱到相应窗口，并对工作人员说：“我想买一些 B. R. T. 股票，有什么限制吗？”

“这儿没有任何限制，”那个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有钱，趁你高兴请尽管买。”

“那就买 1500 股，”我说着，在工作人员开始填写单据的时候，从口袋里掏钱。

Chapter 2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就在那里，我看到一个红头发的人猛地把那个工作人员从柜台推开，他探过身子对我说：“嗨，利文斯顿，你回杜兰公司去，我们不接你的生意。”

“等一下，等我拿到我的单据，”我说，“我只是买了点儿 B. R. T. 股票。”

“你在这里拿不到任何单据，”他说。这时候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围到他身后，并注视着我。“别想到这儿来交易了，我们不接你的生意，明白吗？”

想冲他们发火或者同他们争吵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回到了旅馆，结了账，坐早班火车回到了纽约。太难了，我想带回些实在的钱，而泰勒公司却连一笔交易都不让我做。

我回到纽约，把富勒顿的 500 元钱还了，把在圣·路易斯赢的钱作为本金重新开始进行交易。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或多或少总能赚点。毕竟我没有很多东西需要改掉，只要抓住这一点：股票投机交易需要掌握的东西，比我到富勒顿公司来交易之前我想的要复杂得多。我就像是个填字游戏迷，做着星期天增刊上的纵横字谜游戏，直到做出来，才会感到满意。是的，我当然想找到我的字谜的谜底。我想我和投机商号里的交易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但是我错了。

大约在我回到纽约几个月以后，有个老头子来到富勒顿公司。他认识富勒顿，有人说他们曾一起养过赛马。显然他已今非昔比，他们将我介绍给老迈克德维特。他正跟大伙说着一些关于一群西部马场骗子的事，他们刚刚在圣·路易斯被骗了一把。领头的恶棍，他说，是一个赌场的老板，名叫泰勒。

“哪个泰勒？”我问他。

“大个子泰勒，H·S·泰勒！”

“我知道那家伙。”我说。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迈克德维特说道。

“岂止如此，”我说道，“我还有些账要跟他算。”

“怎么讲？”

“我修理这些无耻之徒的唯一办法，就是从他们的钱包下手，在圣·路易斯我奈何不了他，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教训他的。”我把我所受的委屈告诉了迈克德维特。

“嗯，”老迈克说道，“他想把关系拉到纽约这儿来，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在郝博肯开了一家公司，有消息说在那儿交易没有限额，场内资金之庞大，足以让直布罗陀的岩石变得像小跳蚤的影子那样渺小。”

“是个什么地方？”我以为他说的是赌场。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投机商号。”迈克德维特说道。

“你确定那儿开业了吗？”

“是的，我遇到过几个家伙，他们都跟我说过。”

“那只是风传”，我说道，“你能确定查明那里是否真的营业了吗，另外，他们究竟让人赔多大？”

“当然可以，小伙子，”迈克德维特说，“我明天早上亲自去一趟，回来再告诉你。”

他真的去了。看来泰勒生意已经做得很大，而且一心还想赚得更多。这是个星期五，市场行情整个星期都在上涨，那是20年前的事，记住，银行报表上多余的准备金在星期六必然显示大幅减少。这就给大户室里的交易者以方便的理由，可以打压市场，从散户微薄的账户震荡出一些钱来。在交易的最后半个小时总会发生这样的下跌，尤其是在大家交易最活跃的几只股票上。这些股票，当然也正是泰勒公司的客户都极力想做多的股票，公司也乐于看到其中有人放几张空单。没有比两头都赚傻瓜们的钱更美好的事了，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只要一个点的保证金而已。

那个星期六早晨，我赶到了郝博肯，来到泰勒的公司，他们装修了一个很大的交易厅，一块漂亮的行情报价板，工作人员充满干劲，还有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特殊警察。那儿大约有25个客户。

我和经理交谈起来。他问是否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没什么。一个人在跑马场凭运气可以赚更多的钱，并且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地投入所有的钱去赌，不出几分钟，就可能赚上几千块，犯不上在股票上赚小钱，还可能要等上几天。他开始告诉我股市交易是多么安全，他们的一些客户赚了多少钱。你一定会断言，这是一家真正地在证券交易所帮你买卖股票的正规经纪公司，假如一个人只做大单子，他能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钱。他一定以为我是要去某个赌场，因而想在赛马把我的钱啃光之前先捞上一把，因为他说我应该抓紧时间，市场将在周六中午12点关闭。那样整个下午我都可以有空来干点别的，我可以带着更多的钱到跑马场去，要是我选对股票的话。

我装出一副不信任他的样子，他在我身边不停地嚼着舌头。我一直在注意着时间，11点15分了，我说：“好吧。”我开始给他在不同股票上的卖出指令。我拿出2000元现金，他高兴地收下了。他跟我说，他相信我会赚很多钱，并希望我经常来光顾。

Chapter 2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正如我预料的，交易商们开始打压他们预料不会遇到坚决抵抗的股票，果然，价格开始下滑。我掐在由交易商惯常的补仓而引发的反弹之前 5 分钟轧平了交易。

就这样有 5100 元到了我的口袋里，我去兑成现金。

“我很高兴参加了一把。”我跟经理说着，递上了我的单据。

“嗨，”他跟我说，“我不能全部都给你，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下周一早上，我会帮你把钱准备好，确保没问题。”

“那好吧，但是我得先拿走你商号里所有的钱。”我说。

“你总得让我把其他小散户的账结清吧，”他说道，“我会把你的本金先还给你，其余剩下来的钱，等我先付清其他单子再说。”因此，我等着他把其他的赢家的钱结清。噢，我知道我的钱是安全的。在这个投机商号生意这么好的时候，泰勒是不会赖账的。要是他果真赖账的话，除了拿走那时那地他所有的钱，我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我拿到了自己的 2000 元本金和另外的大约 800 元左右的钱，这是商号里所有的钱了。我跟他说明星期一上午我还会再来，他发誓到时一定会给我准备好相应的钱。

星期一快 12 点的时候，我来到了郝博肯。我看见一个家伙正在跟经理说着话——那个家伙正是我在圣·路易斯的投机商号里见过的，就是那天泰勒公司跟我说让我回到杜兰公司去的那个人。我立刻知道那经理已经与总部通过话，他们已派了人过来调查这个事情，骗子是不会信任任何人的。

“我来取余下的钱。”我对经理说。

“是这个人吗？”圣·路易斯的家伙问道。

“是的，”经理说道，从他口袋里拿出一堆美国黄背纸币（可在国库兑换现金的债券）。

“等等！”圣·路易斯那家伙朝他说着，转过身来道，“嗨，利文斯顿，我们不是说过我们不接你的生意吗？”

“先把我的钱给我。”我对经理说道，他不情愿地付了两张 1000 美元，四张 500 美元和三张 100 美元。

“你说什么？”我对圣·路易斯的家伙说道。

“我们告诉过你，我们不希望你在我们的场所交易。”

“是的，”我说，“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好，别再来了，滚出去！”他冲我咆哮道。穿灰色制服的保安走过来，一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圣·路易斯的家伙冲那个经理挥动着拳头，喊道：“你要明白点，你这个蠢货，不要中了这个家伙的圈套。他是利文斯顿，你得自己承担损失。”

“听着，”我对圣·路易斯的家伙说道，“这儿不是圣·路易斯，你不能在这里耍什么花招，就像你的老板对待贝尔法斯特的男孩那样。”

“你从这个公司出去！你不能在这儿交易！”他吼道。

“要是我不能在这里交易，那其他人也不行，”我跟他说，“这里由不得你胡来。”

好了，圣·路易斯的家伙立刻改变了口气。

“听我说，大哥，”他说道，手忙脚乱起来，“帮我们个忙。讲点道理嘛！你知道我们不能每天这样地忍受损失。老头子要是听到是谁干的，他准会暴跳如雷的。你行行好，利文斯顿！”

“我会慢慢来的。”我承诺道。

“讲点道理，好吗？我的天哪，离开这儿！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个好开始，在这儿我们还是新手。好吧？”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盛气凌人的架势。”我说完就走了，丢下他连珠炮似的教训那位经理。我从他们那儿赚了钱，谁让他们在圣·路易斯那样对我呢。对他们生气或让他们倒闭，这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回到富勒顿公司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迈克德维特。接着我跟他说如果他愿意，我想让他到泰勒的投机商号，从20股或30股开始交易，让他们逐渐适应他。然后，等我看到有横扫一笔的好机会，我会打电话给他，这样他可以猛赚一笔。

我交给迈克德维特1000美元，他去了郝博肯，并且开始照我说的做。他成了那儿的常客。有一天，我看到即将有一个跳空缺口将要发生，我传话给迈克，他以他们允许的最大数量卖空，支付手续费并刨去迈克的回扣后，那天我净赚了2800美元，我猜想迈克除此之外自己还放了点钱去赌。那以后不到一个月，泰勒就关闭了他在郝博肯的分公司。警察忙乎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只在那里交易了两次，他们还是没有赚到钱。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牛市行情时期，股票什么回荡都没有，甚至连一个点的保证金都清洗不了，当然，所有的客户都是多头，并且不断加码。全国各地的投机商号一家接着一家不停地宣告破产。

他们的游戏已经变了。在老式的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相比在一个声誉好的经纪公司里进行投机来说有着某些明显的优势。首先，当保证金耗尽时会自动平

Chapter 2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仓，这就是最好的止损指令。你最多就是亏损了本金，不会再进一步割肉，另外，也没有交易指令执行地非常糟糕的危险，等等。我听说，在西部的投机商号对客户都很大方，而在纽约的投机商号从来就不如他们。在这儿他们总是限制某些热门股票的盈利，最多就是2个点。糖业与田纳西煤和钢铁（Sugar and Tennessee Coal and Iron）都在此列。哪怕与它们在10分钟内就波动了10个点，你也只能在一张单据上赚两个点。他们预料到要不那样客户就赚得太多了，他的生意是要亏一块钱而赚十块钱。而接下来有很多时候，所有的投机商号，包括最大的，在某些股票上都拒绝接单。1900年，在选举日的前一天，预测的结果是麦金利会赢得大选，全国没有一家投机商号接受客户买入股票。大选押在麦金利的赔率是3比1。通过在星期一买股票，你铁定可以赚到3~6个点或更多。你也可以押注在布莱恩身上，并买进些票，保证也能赚到钱。那天投机商号拒绝接受一切单子。

要不是他们拒绝接受我的生意，我是绝不会停止在他们那儿交易的。那样，我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股票投机游戏绝不仅仅是就玩几个点的震荡而已。

第 3 章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一个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从他的所有错误中吸取所有的教训。他们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对股票市场来说却只有一面，不是多头或空头的一面，而是正确的一面。相对于我掌握股票投机游戏的绝大多数更具技术性的方面来说，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把这个基本的原则牢固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曾听说，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正确，有人设想以假想的美元在股票市场进行假想的操作。有的时候这些凭空假想的赌徒赚了数百万美元。那样很容易会成为一个赌徒，就好像那个古老的故事所讲述的，一个男人第二天就要去进行决斗的故事。

他的助手问道：“你是个优秀的射手吗？”

“嗯，”决斗者说道，“我能够在二十步开外射中高脚玻璃杯的脚。”他说话的样子看起来有些谦虚。

“那就足够了，”助手一点也不为所动，说道，“然而当这个高脚杯正拿着装满了子弹并且正对准你心脏的手枪的时候，你还能射中高脚杯的脚吗？”

对我来说，我必须用我的钱来支持我的主张。我的损失已经教会了我，那就是，除非我确定我不会被迫退缩时，我才会开始前进。但要是我不能前进，那么我就按兵不动。我这样说，并不是指一个人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不应该止损。他应该止损，但不能因此养成犹豫不决的习性。我有生以来犯过很多错，但在我损失金钱的时候，我获得了经验，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禁忌事项。我曾好几次一文不名，但我的损失从未让我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否则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我始终知道我还有另外的机会，同时我不会第二次犯一模一样的错误，我相信自己。

在这个游戏中，一个人如果想以此为生，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断。

Chapter 3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小道消息的原因。要是我因为史密斯的小道消息而买了股票，我就必定要按照史密斯的小道消息卖出那些同样的股票。我是在依赖他。想想看，有一天史密斯出去度假了，但股票卖出的时机却到了，怎么办？不行的，先生，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按照别人跟他说的做而赚到大笔的钱。就我的经验而已，我知道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小道消息或一系列的小道消息，让我比依靠自己的判断赚到更多的钱。我花了 5 年时间来学习如何非常明智地进行股票投机，从而在正确的时候可以赚到大笔的钱。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有趣的经验。我的意思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学习如何进行投机的过程看起来没有多少戏剧性。我曾经好几次破产，那从来都不会让人开心，但我亏钱的方式正是每个在华尔街亏钱的人的亏钱方式。投机是一桩辛苦和不断试错的生意，一个投机客必须始终兢兢业业，否则很快就会没有任何工作可干。

我的任务非常简单，在富勒顿公司我早期的翻身之后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投机客。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游戏里的东西远比我能够从投机商号里学到的多得多。在那儿，我认为我击败了投机游戏，而实际上我只是击败了投机商号。同时，在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时我培养的行情纸带解读技术以及对我记忆力的训练已经证明有着巨大的价值。这两样本领我获得起来很轻松。作为一个交易商，我把我的早期成功归功于他们而不是脑瓜或知识，因为我还非常无知，我的头脑也没有得到训练。是这个游戏教会了我游戏本身的东西，而它在教的时候可毫不吝嗇棍棒。

我还确切地记得我到纽约第一天的样子。我告诉过你投机商号是如何拒绝我的生意，从而迫使我去寻找一家有声望的经纪公司。哈定兄弟公司（Harding Brothers），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我在那儿找到了我第一份工作，成了交易厅里男孩中的一员。我是上午到达这个城市的，就在同一天的 1 点钟之前，我已经开了个账户，并且做好了交易的准备。

我没有向你解释，对我来说在那儿交易是多么的自然，就像我以前在投机商号做的那样，在那儿我所要做的，就是对股价涨落起伏进行押注，并抓住价格上细小但确实的变动。没人给我指出其中基本的区别或者帮我走上正轨。要是有人告诉过我，我的办法将会失灵，那么我会去验证过并使自己确信，因为在我犯错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信服，那就是——赔钱。同时，只有在我赚到钱时候，我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投机。



那些天他们着实有过一段愉快的日子，市场也非常活跃。那总是让人精神振奋。我立刻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在我面前放着一块老式、熟悉的行情报价板，人们说着我 15 岁就已经学会的语言。有个男孩正做着与我在第一个公司曾经做过的同样的事情。

有许多客户，同样的老面孔，正盯着行情报价板看，或者站在行情收报机旁边大声喊价，或者谈论着市场行情。这个体系在各方面与我所熟悉的体系都是一样的，就连空气也与我一直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自从我在伯灵顿（Burlington）股票上赚到我的第一笔股票市场的钱 3.12 美元以来，都是同样的股票价格收报机、同样的交易商、同样的游戏。另外请记住，我才刚刚 22 岁，我猜想我懂得这个游戏，就像从 A 到 Z 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看着行情报价板，并且看到了一些对我有利的股票。市场正如我意料地运行着，我在 84 美元的价位上买了 100 股，不到半个小时以 85 美元出来。接着，我看到了些其他我喜欢的股票，我就同样照做一遍，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赚了 3/4 个点的净利。我起步不错，不是吗？

现在，请注意这点：就在那天，我成为有声望的证券交易所经纪公司的客户的第一天，仅仅两个小时，我就交易了 1100 股股票，跳进跳出，而当天操作的最终结果却是我正好赔了 1100 美元。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次尝试，几乎一半的本金就灰飞烟灭了。请记住，有些交易我还确实赚了钱，但在那天我退出来的时候却是净亏了 1100 美元。

这倒并没有使我困扰，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的出手，也是非常正确，要是我在原先的大都会公司交易的话，我的结果会比打成平手还好。我突然消失的 1100 美元清楚地告诉了我，那就是行情报价机没有像它应该的样子那样运转。但是只要报价机操作人员没有问题，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22 岁时的无知还算不上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几天以后，我跟自己说：“我不能在这儿这样交易下去了。股价收报机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帮到我！”但我没有开始认真追根究底，任由它去了。我坚持进行着交易，情况时好时坏，直到我被彻底洗出。我去找老富勒顿，并得到他借给的 500 美元作为本金，我回到了圣·路易斯，就像我告诉你的，通过我总是能够击败的游戏，从投机商号赚到了钱。

我玩得更加小心，暂时情况好了起来。只要周围环境一宽松，我的日子就开始过得非常好。我交上了朋友，度过了一段好时光。请记住，我还不足 23 岁，

Chapter 3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独自一人在纽约，口袋里装着轻快钱，心里装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我已经开始理解新的行情报价机了。

在考虑我的指令在股票交易所的交易池里得到实际执行的时候，我开始留有余地，行动起来也更加慎重了。然而我还是只看到报价纸带显示的，而忽略了通用的规则。而只要我那样做，我就不能清楚地看出困扰我的死结。

我们跨入了 1901 年的大繁荣期，对一个少年而言，我也赚到了很多钱。你还记得那些时光吗？整个国家的繁荣是空前的。我们不仅跨入了一个产业合并和资本整合可以摧毁我们所有一切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公众对股票狂热的时代。我曾听说过，在那些过去的好时景，华尔街习惯了日常 25 万股的交易量，也就是有面值 2500 万美元的股票进行了易手。但是在 1901 年，我们一天要有 300 万股的交易量。每个人都在赚钱。钢铁帮来了，一群百万富翁对钱毫不在乎，就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唯一能满足他们胃口的就是股票市场。我们有一些华尔街上曾经看到过的巨头：约翰·盖茨，有着“赌你一百万”的名声，和他的朋友们，像约翰·德雷克，劳埃尔·史密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里德-利兹-摩尔帮，他们卖掉了手中一部分钢铁公司的股票，在开放股市买进了真正过半数的著名洛克岛系统公司（the great Rock Island system）的股票；还有施瓦布、弗里克、菲普斯以及匹兹堡帮；更不用提那些许许多多在这场搅和中赔了钱，但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被称作是著名的大赌客的人了。你可以买进卖出那里所有的股票。基恩炒热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一个经纪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卖出 10 万股股票。真是绝好的时间！同时也有一些绝好的赢利。而且股票卖出还不用交任何的税！另外及时到账绝不拖欠。

当然，过了一阵子，我听到了许多灾难即将降临的传言，许多老手说每个人都疯了——除了他们自己。但是，除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赚钱。我知道，当然，行情的上涨总会有个极限，疯狂的买进任何一样东西也总有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也总有做空的时候。但每次当我卖出时，我都赔钱，要不是我跑得快，我甚至会亏得更多。我寻找着缺口，但我玩得很保险，当我买进时赚钱，当我卖空时就赔钱，所以在这个大好时光我没有赚得像你想象的那样多，在你考虑到我甚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常如此大量地进行交易。

有一只股票我从没有做空，那就是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我解读报价纸带的技术派上了用场。我想绝大多数股票的买入已经进入停滞的状态，但北太平洋的样子似乎还能涨得更高。我们现在才知道不管是普通股还是优先股，都正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在持续地被昆恩-罗布-哈里曼（Kuhn-Loeb-Harriman）帮所吸纳。好了，我持有 1000 股北太平洋的普通股多仓，并且不听交易厅里每一个人的劝告而坚持持有。当它涨到差不多 110 点的时候，我就有了 30 点的利润，我获利了结。这样一来我在经纪人的账户里就有了接近 50000 美元，是我到那时为止所能积累下来的最大数目的钱。对于一个仅仅几个月前在同一个地方亏得一文不名的家伙来说，这样的结果不算太坏。

要是你还记得的话，那个哈里曼帮通知了摩根和希尔，说明了他们想要重新控制伯灵顿—大北方—北方太平洋联合体的意图，接着摩根的人第一时间通知了基恩，让他买入 50000 股北太平洋股票，以保证他们的控制权牢牢抓在手里。我也听说了基恩跟罗伯特·贝肯说，让他执行指令，买入 15 万股北太平洋股票，而那个银行家照办了。总之，基恩派了他的一个经纪人，埃迪·诺顿，打入北方太平洋帮，同时他自己买入了 10 万股这只股票。紧跟着的还有另外一个指令，我想还有另外的 50000 股股票，紧接着著名的垄断战争爆发了。在 1901 年 5 月 8 日收市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了金融巨人之间的战斗开始了。这个国家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两个巨大的财团彼此对峙的局面。哈里曼对摩根，就像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遇上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物体。

就这样，在 5 月 9 日早晨，我有差不多 50000 美元现金，没有一股股票。就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我已经看空后市有些日子了，而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形，一个可怕的跳空缺口，接着市场上会有许多非常棒的便宜货。随后会有一个短暂的修复，而对那些捡到便宜货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利润。这个不需要夏洛克·福尔摩斯也能算出来。我们将有机会在它们来去的时候抓住它们，稳稳地大赚一笔。

所有事情都正如我预料地发生了。我绝对正确，却亏得身无分文！我被某些不寻常的东西给洗出来了。要是不寻常的事从未发生，人们彼此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不同，同时生活也就不会有任何乐趣了。股票投机游戏将变成只不过是加加减减的事而已，它就会成为我们与沉重乏味的记账员之间谁更勤勤恳恳的一项比赛。正是猜想让一个人的脑力得到发展，只要考虑一下为了猜对，你必须得做些什么，你就会明白了。

市场几乎沸腾了，正如我所预料的。交易极其巨大，同时股价涨落起伏幅度空前。我放了很多空单。当我看到开盘价时，大吃一惊，缺口是如此可怕。我的经纪人工作挺到位，他们同样称职与认真负责；但当他们执行我的指令时，股票

Chapter 3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又下跌了 20 个点。因为市场狂飙突进，报价纸带远远落后于市场，同时回报单来得很慢。当我发现某只股票，我已经下单卖出的价格，按照报价纸带显示的价格是，比方说，100 美元，而他们执行我的单子，成交时的价位却在 80 美元，距离昨天收盘价已经整整下跌了 30 ~ 40 个点，在我看来，似乎我卖出股票时放空的价位，正是我应该计划买进的便宜货的价格。市场不会一直下跌，跌穿地球直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去。所以我立即决定回补空单转向多头。

我的经纪人替我买进，不是在让我翻空做多时的价位，而是在他们的股票交易所场内交易员得到我指令当时的价位，他们付出的平均价位比我打算的要高出 15 个点。在一天之内因此亏损 35 个点，这让任何人都受不了。

是股价收报机击败了我，它落后市场有这么多。我已经习惯于把报价纸带看作是我最好的小朋友，因为我正是根据它所告诉我的来进行下注。但是这回，正是报价纸带出卖了我。报价纸带上打印出来的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毁了我。这是我以前失败的升华，同样的事情以前也曾经击败过我。现在，看起来这么明显，仅仅解读纸带而不顾经纪人的执行情况是不够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看出自己的问题及其补救之道。

我做得比没看出来还糟，我继续进行着交易，买进卖出，不管单子的执行情况如何。你看得见，我从来不用限价指令交易。我必须跟市场赌运气，那正是我试图击败市场的东西，而不是特定的价格。当我认为我应该卖空，我就卖出；当我认为股票会涨上去，我就买进。对投机的基本原则的坚持挽救了我。要进行限价交易，就表明我在投机商号的老方法还不能在一个有声望的经纪公司里充分应用。我宁愿不曾学过股票投机是什么样的，然而我仍然会坚持在有限的经验给我确认的东西上进行下注。

每次当股价收报机落后于市场，当我真的尝试着以限价进行交易以尽量减小市价交易的不利的时候，我清楚地发现市场却离我远去。这样的事发生得如此频繁，因此我停止了尝试。我无法告诉你我如何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学会应该参与即将发生的大波动，而不是赌接下来几个小波动。

在 5 月 9 日我的股灾发生以后，我为了生活而拼命工作，采用了一个经过修整但仍然还有缺陷的交易方法。要不是我有时候也能赚到点钱，我可能会更早地获得股市的智慧。但是我赚到的钱足够我生活得很好。我喜欢交朋友，喜欢快乐时光，那个夏天，我就在新泽西海滩避暑，就像数以百计富裕的华尔街人士一样。我的赢利还不足以同时补偿我的损失和满足我的生活开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倔强和固执而继续坚持按原来的方式交易。我只是不能明确地锁定我自身的问题。当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去解决它。在这个问题上，我这样不厌其烦的喋喋不休，是想说明在到达我真正能够赚钱的彼岸以前，我必定要经历些什么。我的老式滑膛枪和 BB 弹在射杀大猎物时是不能代替大火力连发步枪的。

那年初秋，我不仅再一次被洗出来，而且我对这个我不再能打败的游戏感到如此厌恶，以致我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其他地方去尝试些新东西。我从 14 岁的时候就开始交易。在还是一个 15 岁的孩子时，我就赚到了我的第一个 1000 美元，而且在我 21 岁时，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我曾不止一次地赚、赔数以万计的美元。在纽约我曾赚过成千上万美元，然后又输掉了。我最多赚到过 50000 美元，两天后又输了个精光。我没有其他行当，也不知道其他任何游戏。几年过后，我又回到起点。不，更糟，因为我已养成了需要靠钱支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尽管相对于一直犯错而言，那还没有对我造成更多困扰。

第 4 章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嗯，我回家了。但是一踏上故土，我就明白自己生命中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获得一笔资本并回到华尔街。在这个国家，这是我可以大笔交易的唯一地方。有朝一日，当我的玩法正确无误的时候，我就会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当一个人正确的时候，他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是正确的。

我没有抱很大希望，我当然会想法重回投机商号。投机商号已经明显少了很多，其中有些还由一些陌生人经营着。那些记得我的人是不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证明我是否作为一个交易商已经回来了。我将所发生的事实告诉了他们，我把在家里赚到的所有钱在纽约都输光了；我并没有懂得像自己一直认为的那样多；现在让我在他们那里交易是个好生意，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但他们死活不肯，而新的地方又不可靠。那些老板认为 20 股已经是极限了——如果一个先生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猜得对的话。

我需要钱，而大投机商号正在从它的老客户身上赚得大量金钱。我找到一个朋友，让他到一家投机商号去进行交易。我只是闲逛进去，顺便看看大家。我又一次试图诱惑接单员接受我的一个小单，哪怕只是 15 股。当然他拒绝了。我和朋友草草设计了一套密码，以便他能够按照我告诉他的，在何时买进与卖出什么股票。但那只是让我赚了些小钱，不久，投机商号对接我朋友的单子开始抱怨起来。最后，有一天，当他想卖出 100 股圣·保罗（St. Paul）时，他们制止了他。

我们后来了解到，是因为有一个客户看到我们在外面一起商量后去告诉了投机商号，而当我的朋友走到接单员跟前，要卖出那 100 股圣·保罗时，那伙计说道：

“我们不接受任何卖出圣·保罗的单子，我们不接你的单子。”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吗，乔？”我朋友问道。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没什么，就是不接你的生意，仅此而已。”乔回答道。

“难道这些钱不好吗？看，都在这儿。”我朋友不管不顾地把我的100美元推过去——都是10块一张的。他努力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而我则看起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绝大多数其他客户都凑了过来，每当那儿有人大声说话，或者投机商号与任何客户之间有一丝丝斗争的迹象时，他们总是这样。他们想打听事情的是是非非，借以打听投机商号的偿付能力。

那个工作人员，乔，似乎是个经理助理，从他柜台后面走出来，来到我的朋友跟前，看了看他，然后看了看我。

“很有趣，”他慢吞吞地说道：“太好笑了，在你的朋友利文斯顿出现之前，你从来都没有做半点事情。你只是坐着看看行情报价板，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屁都不放一个。但是他进来以后，你就突然忙乎起来，也许你只是为自己干，但别再待在这儿了。我们是不会掉入利文斯顿与你通风报信的陷阱的。”

好了，我的财源就这样断了。但是撇开我的花费，我还是赚了几百美元。我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赚到足够的钱以回到华尔街，这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我感觉我下次应该做得更好些。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平静地思考一下我的一些愚蠢做法。而且当一个人隔着一段距离看时，他对整体才能看得更清楚。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要赚到新的本金。

一天，我在宾馆大堂正与几个我认识的人交谈，他们是些相当稳定的交易商。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股票市场。我下结论说，由于经纪人糟糕的执行情况，没有人能够击败股市，尤其是像我一样，用市价交易的情况下。

其中一个人开始大声说话，他问我指的是哪些特定的经纪人。

我说：“全美国最优秀的。”而他又问道他们可能会是哪些人。我看得出他不会相信我曾经跟一流的机构打过交道。

但是我说道：“我的意思是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任何一个会员。那不是说他们是不诚信的或者不小心，只是当一个人下达指令以市价买进时，除非从经纪人处拿到回报单，他从来不知道那股票到底是以什么价位成交的。在此期间发生1~2个点的波动是经常的事，有时也会发生有10~15个点的波动情况。但因为执行的问题，场外交易者不能抓住这小的涨跌。要是他们只允许做大涨大跌的交易，我宁愿整个星期每天都在投机商号里交易。”

这个跟我说话的人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的名字叫罗伯茨。他表现得似乎很友善。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曾在其他交易所交易过，我说没有。他说他知道

Chapter 4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一些棉花交易所、工业品交易所和小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公司。这些公司对客户交易指令的执行非常小心并且特别关注。他说他们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最大、最精明的会员经纪公司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且通过他们个人的影响力，可以保证一个月几十万股的生意，相对来说，客户获得的服务自然也比个体散户获得的服务好得多。

“他们真正地满足小散户，”他说道，“他们专攻异地交易，而且在处理 10 股的指令单和处理 10000 股的指令单时一样。他们非常能干，又很诚实。”

“好，但如果他们正常地支付 1/8 的佣金率给证券交易所经纪公司的话，那么他们的收入从哪来呢？”

“是，他们应该付了 1/8 的佣金。但你知道！”他对我使着眼色。

“是的，”我说道，“但有一件事证券交易所是不会干的，那就是分割佣金。证券交易所的主管们宁愿会员公司承认谋杀、纵火和重婚罪，也不愿他们为外部人士做生意的时候佣金收得少于 1/8。”证券交易所的生命线就在于他们的会员公司没有违反这条规则。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曾经与证券交易所的人交流过，因为他说道：“听着！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家虔诚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会停业一年，因为违反了那条规则，不是吗？要给回扣的方法有很多，所以没有人会告发。”他也许看到我脸上不信任的表情，于是他继续说道：“另外，在某些业务上，我们会在 1/8 的佣金以外，另加收 1/32 的费用，我指的是空中交易公司。他们比较大方，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客户交易不活跃的时候，否则他们绝不会收取额外的佣金。你知道的，要不然，他们划不来。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他们的利益。”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在为骗子经纪人兜揽生意。

“你知道有哪些经纪公司比较可靠？”我问他。

“我认识全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他说道，“我自己在那儿交易。他们在全美和加拿大 78 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生意非常大。要不是他们公平正直非常到位，他们不可能一年到头做得非常出色，对不对？”

“当然不能，”我同意道，“他们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同样的股票吗？”

“当然，也包括场外的和国内其他交易所的，或者欧洲的。他们交易小麦、棉花、粮食，或你希望的任何东西。他们在各地都有联络人，在所有交易所都有会员资格，或以他们自己的名字，或是以秘密的方式。”

这时我就全明白了，但我想着我还得引导他继续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是，”我说道，“但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指令单必须靠某人执行的事实，没有人能确保市场会如何变化，或者股价收报机上的价格与交易所实际成交的价格有多大的差距。当一个人在这儿获得一个报价，他递出一条指令，然后发报到纽约，一些宝贵的时间已经溜走了。我最好还是回到纽约去，要亏钱也得找一家体面的公司。”

“我对亏钱还没有任何概念，我们的客户还没有养成那个习惯。他们只管赚钱，我们为他们操心其余的一切。”

“你们的客户？”

“是的，我在这家公司有点股份，如果我能给他们拉点生意，我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对我一直很公正，而且我已经通过他们赚了许多钱。如果你愿意，我会把你介绍给这个公司的经理。”

“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他告诉了我。我以前听说过这家公司。他们在各种报纸大做广告，宣扬许多客户跟着他们在某些活跃股票上的内幕消息进行操作，从而赚取了大笔金钱。那就是这个公司的最大特长。他们不是一个正规的投机商号，而是欺骗主顾的股票经纪公司。他们声称自己是证券经纪商，却在指令单上做手脚，然而，凭借精心的伪装，他们让世人相信他们是在从事合法的交易。他们是那类公司中最古老的一种。

他们是今年接连倒闭的几十家经纪公司，是同一类型经纪公司在那个时候的原型。一般的原则和方法是一样的，只是诈骗大众的一些特殊手段有些不同，因为老把戏已经广为人知，所以某些细节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些人习惯放出烟雾，引导人们买卖某只股票，通过发出几百个电报，建议远方某处买进某只股票，同时发出几百个电报，推荐另外的许多客户卖出同样的股票，这是赛马场透露内幕消息的老一套招数了。接着买进或卖出的委托单就会涌进来。这个公司也会买进与卖出，比方说，也会通过信誉良好的股票交易所会员公司成交1000股的那只股票，并相应得到一张正规的回报单。要是有什么蛮不讲理，胆敢说他们在客户的单子上做手脚，他们就会出示这张回报单给他看。

他们还经常在公司里组织自由松散的炒作小组，另外，作为对客户极大的恩惠，他们允许客户通过书面授权，让他们可以以客户的名义并利用客户的金钱，在他们认为最好的股票上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即使连最爱吵闹的客户，当他的钱不见以后，也得不到什么合法补偿。他们会在账面上做多一只股票，然后把客

Chapter 4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户拉进来，接着他们就会采用老式投机商号的驱赶手段，把几百个人微薄的保证金都给洗光。他们谁都不会放过，女人、学校老师和老人是他们最好的目标。

“我对所有经纪人都感到气恼，”我告诉那个掮客，“我会考虑考虑的。”说着我就赶紧离开了他，以免他再跟我多说什么。

我对这个公司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了解到他们有好几百个客户，尽管还是许多惯常的故事，但我始终没有听到有任何客户从他们拿到过钱的情况发生，要是他赢过的话。要找到一个曾在那公司赢到钱的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我找到了。那时事情似乎正在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发展，而那意味着，如果有一笔交易对他们不利的话，他们可能还不会赖账。当然，绝大多数那样的公司最后都破产了。一阵一阵地，骗子经纪公司的破产就会蔓延开来，就像老式投机商号不断流逝，直到最后几家银行成长起来。其他公司的客户受到了惊吓，他们纷纷到公司把钱取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国家还有很多这样已经退休的投机商号的负责人。

有关这个掮客的公司，除了他们一心追逐名利，我没有听到其他警告信息，从一开始的时候，到最后以及所有时间，也就是他们并不总是诚实的。他们的专长就是修理那些想快速致富的傻瓜们。然而他们在将资金拿走之前，还总是要征求他们客户书面同意。

我遇到一个小伙子，他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一天之内他看到有 600 封电报发出去，建议客户买进某只股票，同时有另外 600 封电报发给其他的客户，大力敦促他们卖出同样的股票。

“是的，我知道这把戏。”我对告诉我的小伙子说道。

“不错，”他说道，“但就在第二天，他们发电报给同样的那些人，建议他们轧平所有头寸，并买入或卖出另外一只股票。我问当时在公司里的资深合伙人，‘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事情的前半部分我懂，你们的一些客户在账面上一定要赚到钱，哪怕是一会儿，即使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最后都输了钱。但就这样发电报给他们，你只是统统把他们杀光。这是什么高招？’”

“好了，无论如何，客户一定会赔钱，不管他们买了什么，是如何或者在何时、何地买的。当他们赔钱的时候，我也失去了这些客户。这样，我还不如尽可能从他们身上多赚点，接下来寻找另一茬新的客户。”他说道是的，我得坦率地承认，我不在乎这公司的商业道德。我曾告诉你我对泰勒公司如何痛恨，从而促使我对他们实施了报复。但我对这家公司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感觉。他们也许是一群骗子，或者他们没有所描述的那样黑。我不打算让他们为我做任何交易，或



者跟着他们的小道消息进行操作，或者相信他们骗人的鬼话。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积累一笔本金，可以回到纽约，在某个经纪公司能够大笔地交易，在那儿你不必担心警察会来公司突击检查，就像他们常常对投机商号做的一样，或看到大发脾气的当权者猛扑过来，卷起你的钱，这样在一年半载以后，你能够每块钱拿回个八分钱就已经感到庆幸了。

无论如何，我下定决心，想看看这个相对于你来说可能称之为合法的经纪公司，在交易上还有什么优势。我没有多少钱可以用来缴纳保证金，而在单子上做手脚的公司自然对这方面也不会太在意，这样几百美元也可以在他们公司好好玩上几把。

我到了他们的公司，并与经理本人进行了一次交流。当他发现我是一个交易老手，并且以前曾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有过账户，另外还将我带的所有钱都赔光了以后，他就没有再向我做出保证，要是我让他们用我的积蓄决心投资，一分钟就可以为我赚一百万。他还以为我是个固定不变的傻瓜，是个股痴一类的人，总是一路玩股票一路赔钱，而这类人是经纪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管这些是在单子上做手脚的骗子经纪公司，还是谨慎的仅仅满足于赚取佣金的经纪商。

我只是告诉经理，我要找的就是我的单子可以得到公正执行的公司，因为我总是以市价交易，而且我不希望我得到的回报单显示的价格与股价收报机的价格之间有哪怕半个点或一个点的差别。

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我认为正确的任何指令，他们都会做到。他们想接下我的生意，因为他们要向我表明，他们是怎样高档的一家经纪公司。他们已经雇佣了这个行当里最优秀的人才。事实上，他们就是以其执行能力而出名。如果股价收报机与回报单显示的价格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总是对客户有利，尽管对此他们不会给出任何保证。如果我在他们那儿开户，我可以按照空中传来的价格进行买卖，他们对自己的经纪人非常有信心。

自然，那也意味着我在那儿交易实际上与在一家投机商号里一样，也就是，他们会让我以下一个报价进行交易。我不想表现得太急切，所以我摇摇头，并告诉他我当天不会马上开户，待我决定后会通知他的。他极力催促我立即开户，如同当时正是个赚钱的好时景。对他们来说，一个呆滞的市场，伴随着股价细小的波动，正是可以把客户拉进来的行情，然后随着一记凌厉的重击，把他们洗出去。我脱身感到有些困难。

Chapter 4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我已经把我的姓名与住址给了他，而就在同一天，我就开始接到已付费的电报和信件，催促我买入这样那样的股票，他们说在这些股票上他们知道有一个内线集团正要炒高 50 个点。

我忙着四处打听，想尽量多了解其他一些有关同一类型的经纪公司的情况。在我看来，如果我确实能从他们手里捞到我赚的钱，那么我积累起一些资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附近的这些类似的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

在我尽可能地了解了一切以后，我在三家公司开了户。我配备了一间小小的交易室，并拥有直通三家经纪公司的通信线路。

我开始了小额交易，这样他们不会在一开始就被吓到。总的说来，我赚了些钱。他们也亟不可待地告诉我，对于那些有直通线路连到他们交易厅的客户，他们期待着做真正的大生意。他们不喜欢胆小鬼。他们想着我玩得越大就会输得越多，而我也越快地被洗出去，他们赚得也更多。要是你考虑到这些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跟普通人打交道，而一般的客户从来没有长久地生存下来，那么这样的推理是很有道理的，我指的是财务方面。一个破产了的客户是不能交易的。而半残的客户会进行抱怨、指桑骂槐、惹是生非、影响业务。

我还跟当地一家公司建立了联系，这家公司与它们在纽约的联络人有一根直通线路，而这些联络人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我配置了一台股价收报机，开始保守地进行交易。正如我告诉你的，那很像是在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些。

这是我能够击败的游戏，而我也的确做到了。我还从未达到玩十次赢十次的完美境地；总的来说我是赢的，一周连着一周地赢钱。我的生活又变得很好了，但总是能积存些钱，为我将来返回华尔街准备资金。我又接了两条线到另外两家这种类型的经纪公司，总共有五条线，当然，我与他们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有好几次，我的计划没有实现，我的股票没有按预想的波动，而是沿与它们应该波动的（要是它们保持过去一贯的表现）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行。但他们没有让我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做不到，因为我的保证金很微薄。我和我的经纪商之间的关系相当友好。他们的账目与回报单并不总是与我的一致，其中的差异一律对我不利。这样的巧合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为自己据理力争，最后通常是以我的方式了结告终。他们一直希望赢回我从他们那儿赚的钱。他们把我赢的钱看作临时贷款，我想是这样的。

他们真的没什么道德，总是千方百计靠设下圈套或诈骗来赚钱，而不是满足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于经纪公司应得的佣金比率。因为傻瓜总是赔钱，当他们在股票上赌博，他们从没有进行真正的投机，你会认为这些家伙应该从事一种你能称之为合法的非法生意。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抓住客户，就能致富”，这是句古老而正确的谚语，但他们似乎从没听说过，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赤裸裸的诈骗。有好几次，他们试图用老把戏欺骗我。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有几次果真坑了我。在我进行交易的金额比平常多的时候，他们总是那样做。我指责他们是不道德的或是更糟的行为，但他们总是否认——最后的结果是，我继续回去像平常一样进行交易。与骗子做生意的好处是，只要你不停止与他们做生意，他们总是会原谅你抓他们的小辫子。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他非常愿意向你做出让步，看起来真是宽宏大量的人。

后来我下了决心，我不能让这些骗子的把戏妨碍我正常积累资本的速度，于是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从那些曾经被投机炒作的热门股票（现在已经变得不活跃了）中挑选了一些，这些股票的行情像极端水肿的病人似的。要是我挑选了一只从没有活跃过的股票，他们就会猜疑我的动作。我向我的五家骗子经纪公司发出了买进这只股票的指令。他们接受了指令，而且正等着报价纸带上显示的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报价。而我通过我的证交所会员公司，发出了一个以市价卖出100股那个特定股票的指令。我急切地催促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噢，你可以想象得到会发生些什么，当这个卖出指令到达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池并得到执行的时候，一只呆滞的股票，却有一家外地业务的经纪公司想赶紧卖出。有些人是有便宜的筹码。但是交易价格——打印在纸带上的价格——正是我的五张买单上的价格。总的说来，我以较低的价格买进了400股那只股票，做多。这家空中交易公司问我听说了些什么，我说我有些内幕消息。就在市场收盘前，我发出指令到我可靠的经纪公司，将那100股股票买回平仓，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因为无论如何我并不要做空；我不管他们以什么价位成交。因此他们发电报到纽约，买入100股那只股票的指令立即引起了股价急速上涨。当然，对我的朋友们已经做过手脚的买进500股股票的指令单，我也已经发出卖出指令，轧平了。这一切做得非常让人满意。

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所以这招我在他们身上用了好几次。我不敢严厉惩罚他们，就像他们应得的那样，每次操作100股，超过1~2个点的情况很少发生。但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增加我的储蓄，那是我为下次华尔街冒险做的准备。我有时也会改变一下流程，就是通过先卖空某些股票，但从不做过

Chapter 4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头。每次尝试，我都能赚个 600 ~ 800 美元，对此我感到很满意。

一天，这招太管用了，股价居然波动了 10 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事实上，事情是这么凑巧，我在一家骗子经纪公司操作了 200 股，而不是通常在一家经纪公司操作 100 股，不过在其他四家骗子经纪公司，我还是只操作了 100 股。这对他们来说有些太过分了，他们就像小狗一样大为不满，开始在通讯线路上说三道四。因此我去找那位经理，就是那个急着要叫我开户、每次在我抓到他们试图对我耍花招的时候都表现得如此宽容的经理。就他的位置来说，他说得可真是大言不惭。

“这只股票有人在市场上作假，我们不会付你哪怕一分钱！”他赌咒发誓地说。

“你们在接受我的买单时，市场上可没人作假。你们当时让我进场，现在就应该让我出场。你们要是公平的话，就不能耍赖，对吧？”

“是，我可以！”他叫嚷道，“我可以证明是有人在搞鬼。”

“谁在搞鬼？”我问道。

“某些人！”

“他们在跟谁搞鬼？”我问道。

“你的一些朋友一定有份。”他说道。

但我跟他说：“你很清楚，我进行交易从来都是独来独往。这个镇上的每个人都知这一点。自从我开始交易股票的第一天，他们就明白这一点。现在我要给你提出些友好的建议：你赶快派人去给我拿钱，我不想搞得不愉快，就按我说的去做。”

“我是不会付钱的，这笔交易有人作弊。”他嚷嚷道。

我开始对他的交谈感到厌烦了。因此我跟他说道：“你必须马上——而且就在这儿把钱付给我。”

他又咆哮了一会儿，直截了当地指责我就是骗子，但最后还是把现金给了我。其他几家公司没有这么粗暴。有一家公司，其经理一直在对我操作的这些不活跃的股票进行研究。而在他接到我的指令时，他的确为我买了那只股票，同时也私下为他自己买了一些股票，所以他也赚了一些钱。这些家伙并不在乎有客户起诉他们犯有诈骗罪，因为他们通常都准备了良好的法律保护措施。但是他们害怕我会断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他们在银行的钱我查封不了，因为他们很小心，不会让任何资金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中。太精明的名声伤害不到他们，但赖账的名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声则是致命的。客户在他们的经纪商那儿亏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一个客户赚了钱却拿不到手，那可是投机客的法令全书中最严重的罪行。

我从五家公司中都拿到了钱，但是 10 个点的跳空上涨终结了我对那些骗子倒打一耙的愉快消遣。我密切注意发现他们自己经常用来欺骗数百个可怜的客户的小花招。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交易，但市场并不总是配合我的交易方法，他们限制我单子的大小，使我不能一下子赚到一笔大钱。

我就是这样干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那些空中交易公司交易赚钱。我生活得非常舒服，买了一辆汽车，也不用限制我的日常花销。我必须赚到一笔资金，但在赚取资金的时候，我也要生活。当我在市场上操作正确的时候，我赚到的钱自己就花不了，所以也能一直存点钱下来。要是我操作失误，我就赚不到任何钱，因此也就不能花钱。就像我说的，我已经积存了一笔可观的钱。在这五家骗子经纪公司也不能赚到很多，所以我决定重返纽约。

我有了自己的汽车，我邀请了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交易商，与我一起开车去纽约。他接受了邀请，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在纽黑文停下来吃饭。在酒店我遇到了一个过去交易时的老熟人，他跟我说了些事，其中他跟我提到镇上有一家投机商号，正在做着空中交易，而且生意很好。

我们离开酒店，上路前往纽约，我沿着街道开着车，却寻找着投机商号在哪里，想看看外观如何。我们找到了，抵制不了诱惑，停下车，并到里面看了看。那里并不很豪华，老式的行情报价板前，有许多客户围坐着，游戏也在继续。

经理是个看上去好像当过演员或政治演说家的家伙，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早上好的样子，似乎他已经发现了早晨的美妙，那是他带着显微镜经过了 10 年的搜寻才发现的，并且正给你展现着他发现的所有美妙的东西，如蓝天、阳光和公司的银行存款。他看到我们开着一辆气派的汽车，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年轻，无忧无虑。我想我看上去还不满 20 岁，他自然就断定我们是耶鲁的学生。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并不是，他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只是急着开始发表演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们。愿意找一个舒服的位子坐下来吗？我们会发现市场那天早晨表现得很博爱，事实上，正大声宣称要增加大学生的零花钱，而有史以来，聪明的大学生的零花钱从来都不嫌多。但此时此地，靠着股价收报机的仁慈，开始一笔小小的投资可能的回报有数千美元。一个零花钱多得花不了的人，正是股票市场所渴望的。

好了，我想既然这个投机商号里的好心人如此急切地想要我们做生意，要是

Chapter 4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不说的话就太遗憾了，所以我告诉他我会做的，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因为我已经听说有许多人在这个投机商号里赚了钱。

我开始了交易，起初非常克制，但赢了以后便加码。我的朋友跟着我一块操作。

我们在纽黑文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十点差五分时再次到了那家热情周到的商号。那个演说家见到我们很高兴，揣摩着哪天风水可以轮到他。我下了些小本就净赚了1500美元。第二天上午，当我们来到投机商号，遇见了那个伟大的演说家，并递给他一个卖出500股糖业股票的指令单，他迟疑起来，但最终还是默默地收下了，股价下跌了一个多点，我平了仓，并把单据交给他。我正好赚了500美元，另外还有我的500美元本金。他从保险柜里取出20张50元的美钞，非常缓慢地数了三次，然后在我面前又数了一遍。似乎他的手指正在冒胶水，这些钞票紧紧地粘着他，但最后他还是把钱交给了我。他交叉着双臂，紧咬着下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后面一扇窗子的顶部。

我跟他说我想卖出200股美国钢铁，但他一动不动。他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但把200股改成了300股。他转过头来。我正等着他的演讲。但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咂了咂嘴，又咽了下口水，就像他要准备攻击反对党渎职政客50年来实施的暴政一样。

最后，他冲我手中的黄背钞票摇了摇手，说道：“把那骗钱货拿开！”

“把什么拿走？”我说道。我还真不明白他说的意思。

“你们要上哪儿去，大学生？”他说得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纽约。”我告诉他。

“那就对了，”他说着，点头点了大约20次。“那就太对了。你们最好马上从这儿离开，因为现在我知道了你们两个是什么货色，大学生！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嗯，是的，没错！”

“是这样的吗？”我很客气地说。

“没错，你们两个！”他停顿了一下。一改在国会里的口吻，咆哮道：“你们两个是全美国最大的骗子！学生？耶，耶，还是新生吧！”

我们没睬他，让他一个人自言自语。他可能还不是太在乎钱。没有一个职业赌徒会很在乎钱。游戏里有的是钱，而风水会轮流转。他被我们愚弄了，这伤了他的自尊。

这就是我第三次如何试图重返华尔街的情形。我一直在进行研究，当然，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一直在试图找出我交易方法中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个造成我在富勒顿公司失败的真正原因。当我 20 岁的时候，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后来我又把那些钱全部亏光了。但我知道我是怎么以及为什么亏光的，那是因为我一年四季所有的时间都在进行交易，是因为在我不能根据自己的交易方法进行交易的时候——而那建立在学习与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依然下场并参与赌博。我是希望要赢，而不是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合适的时候赢。在我 22 岁时，我将本金积存到了总共 50000 美元，却在 5 月 9 日那天全部赔光了。但我确切地知道我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将那笔钱赔掉的。那时因为迟缓落后的报价纸带，以及在那可怕的日子里市场行情史无前例的剧烈波动。但我不知道，在从圣·路易斯回来以后，或者在 5 月 9 日的灾难以后，我为什么会赔钱。我有一些交易理论，那就是，我想在我的交易方法里发现的某些瑕疵的补救措施，但我需要实地实践。

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能让你输得一文不名更能教会你不该做什么。而当你知道为了不亏钱你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会为了赢钱需要做些什么。你领会了吗？你开始学会点什么了！

第 5 章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一般的股痴，或者过去人们常叫的股虫也会犯错，我猜想，过度专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意味着由于缺乏灵活性，他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毕竟，不管主要的规则有多么僵硬，投机的游戏可并不仅仅是数学运算或制定规则的游戏。即使在我解读报价纸带时，牵涉到的也不仅仅是算术的东西。其中有我称之为的股票行为特征，就是那些股票的日常表现，可以让你能够做出判断，股票即将进行的波动与您先前观察注意到的表现是否会保持一致。要是一只股票表现不正常，就不要碰它；要是你不能准确说出哪儿不对，你也就不能判断它即将运动的方向。没有诊断，就没有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利润。

这是老生常谈的事了，一要注意股票的行为特征并研究它过去的走势表现。当我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时候，有一家经纪公司，在那儿有一个法国人过去常常谈论他的图表。起初，我认为他是公司惯养的一类怪物，因为他们脾气很和善。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说话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说唯一不能撒谎的是数学，数学本身就不能撒谎。通过曲线他可以预测市场的运动方向。他也进行分析，他能说出，比如为什么基恩在他著名的阿特奇森优先股（Atchison preferred）的多头操作中做对了，而后来在南部太平洋集团（Southern Pacific pool）中却做错了。在不同时期，一个又一个职业交易商尝试了这个法国人的方法，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不科学的方法去谋生。他们说，他们碰运气的方法会比较便宜。我听这个法国人说过，基恩承认图表 100% 是正确的，但声称，这个方法太缓慢，从而不能在活跃的市场里得到实际的应用。

后来有一家经纪公司专门保留记录股价每日波动的日线图。只要瞥一眼，你就会清楚每只股票几个月来的运动轨迹。比较个股与大盘的走势，记住某些交易原则，客户们就能够判断他们根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买进的股票是否真的会上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涨。他们把图表看作一种补充信息的来源。如今你在数十家经纪公司里都可以看到现成的图表。这些图表是由统计专家事务所做好的，不仅有股票的，还包括许多商品的走势。

我要说的是，一张图表可以帮到能够读懂它的人，或能够消化吸收图表信息的人。然而，一般的图表看客很容易沉迷于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股票投机就是寻找底部和顶部以及基本的和次级的波动。如果他把这种信赖推到理智的极限，他势必会破产。曾经有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有名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前合伙人，是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毕业于一家著名的技术学校。他基于对很多市场价格小心而细微的研究，包括股票、债券、谷物、棉花、货币等，设计了许多图表。他回溯到很多年以前，跟踪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季节性周期运动，哦，所有可以想到的东西。多年来，他将他的图表应用在交易中。他所做的其实是应用一些高明的平均法。他们告诉我他总是稳定地赚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所有常规为止。我听说他和他的一大批追随者在完全收手前，亏了好几百万美元。但即使是世界大战，当大势看涨的时候也不能阻止股市成为牛市，或者在大势看跌的时候阻止股市成为熊市，而一个人为了赚钱所需要知道的就是正确评估大势。

我这样并不是有意要岔开话题，但是一想到我在华尔街的开始几年，我就有些情不自禁。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些那时我并不知道的东西，而我想到那些因为我的无知而犯的错误，也正是普通的股票投机客一年又一年正在犯的错误。

我回到纽约后，第三次试图在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里击败市场，我的交易进行得非常积极。我倒并没有指望能够做得像在投机商号一样好，但我想过不久我会做得更好，因为我可以有更多资金进行操作。然而，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我的主要问题，就是不能抓住股票赌博与股票投机之间生命攸关的差别。尽管如此，由于我具备解读报价纸带7年的经验以及对游戏的某种天生的天赋，我的本金不只是为我赚到了一笔财富，而是以极高的收益率赚到了一大笔。我像以前一样有赚有赔，但总的说来我是赢的。我赚得多就花得多，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体会。不见得非要是赚钱轻松的人才会如此，而是每一个不是守财奴的人都这样。有些人，像老罗素·赛杰，赚钱与存钱的天性培养得一样好，当然，他们死的时候，富得要命。

我完全沉浸在击败市场的游戏中，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而三点以后，我就完全享受生活。不要误解，我从不允许娱乐生活干扰我的生意。我赔

Chapter 5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钱，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而不是因为我的放荡不羁与挥霍无度。我从来没有让精神恍惚或四肢麻木搞砸了交易。我无法忍受让我感到身心不健康的任何东西。即使现在，我也常常不到十点就上床睡觉了。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从来不熬夜到很晚，要是睡眠不足，我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交易。我的成绩要比打成平手好，正因如此，我认为没有剥夺自己享受美好生活的任何必要。市场总在那儿，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供应。我逐渐获得了信心，这种信心来自对自己谋生手段的专业冷静

的态度。

我在操作中首先改变的就是时间因素。我不能等待确定的事已经发生，然后再赚取一两个点的利润，就像在投机商号里那样。在富勒顿公司，要是我要想抓住这样的波动，就必须动手得更早。换句话说，我必须研究即将要发生什么情况，以便能够参与到股价运动中去。这听上去平凡无奇，但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自己对游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它一点一点地教给我，在股价的涨落起伏上进行赌博与参与不可避免的涨跌之间，以及在赌博与投机之间，存在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我必须花远远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回来对市场进行研究，这是我即使在世界上最大的投机商号里也从来没有学到的东西。我对商业报告、铁路系统的营收以及财务和商业统计信息发生了兴趣。当然，我喜欢大额交易，而且他们称我为少年赌客，但是我也喜欢研究股价的波动。如果有什么能够帮助我的交易进行得更明智的话，我从来不会感到厌烦。在我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之前，我一定会对自己标明这个问题。当我以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必须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知道只有一种办法才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用我自己的钱。

现在看起来我的进步似乎很慢，要是考虑到我总的说来还是在赚钱的话，我猜想我已经学得够快了。要是我赔钱的情况发生得更频繁的话，也许会鞭策我进行更持久的研究。我当然应该能够指出更多的错误来。但我不敢肯定赔钱的真正价值，因为要是我亏得太多，我就会缺少足够的钱来对我在交易方法上的改进做出验证。

在对我在富勒顿公司赢利的操作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尽管我经常对市场走向判断完全正确，也就是，尽管我对市场情况以及基本走势的判断与市场的实际情形结合得如此紧密，但我还是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为什么呢？

我们从局部胜利中学到的东西与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可以一样多。

比如说，在牛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多，我通过买进股票以支持我的观点。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接下来一段上涨的行情跟着就出现了，就像我前面已经清楚地预见到的一样。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我另外又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听从了老家伙的话，抑制了我自己年少的冲动。我决心要学得聪明点，并且小心谨慎地操作。每个人都知道，要这样做，就是要平仓拿到利润，并在股价回调时再将股票买回来。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或者说这正是我要试图做到的。因为我经常是平仓赚取了利润，然后等着会有回档出现，但回档却从没发生。而我看到我的股票又跳空上升了10点还多，而我坐在那里，保守的口袋里稳稳地放着4个点的盈利。他们说当你平仓把钱赚到手的时候，你就不会变穷。是的，你不会变穷。然而在一个牛市里只是赚取4个点的利润，你也不可能变得富有。

在我应该可以赚到20000美元的时候，我却只赚了2000美元。这就是保守给予我的回报。当我发现我只是赚到了自己应该赚到的盈利多么小的比例的时，我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情况，那就是由于经验不同，傻瓜之间也会有不同。

一个完全的新手什么也不懂，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这一点。但次一级，或者第二级的新手认为他已经懂得很多，并想让别人也这么认为。他是有经验的傻瓜，他研究的不是市场本身的情况，而只是研究了某些更高级的傻瓜们对市场的一些评论而已。第二级的傻瓜知道了一些方法，就是如何避免像新手那样赔钱。正是这样的半吊子傻瓜，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学徒，才是证券经纪公司一年到头的衣食父母。他平均可以熬大约三年半的时间，相比较而言，一个第一次的冒犯者其通常的华尔街生命周期是一个季度，或者是3~30个星期。很自然，正是这些半吊子傻瓜会经常引用这著名的交易格言警句和不同的交易原则。他知道交易老手们流传下来的所有禁忌事项，除了最主要的一条——不要成为一个傻瓜！

这种半吊子傻瓜以为他已经开始懂事了，因为他喜欢在下落的时候买进。他等着股价下跌，计算着从最高点下来他已经得了多少便宜。在大牛市中，这些真正的傻瓜会完全无视交易原则和先前案例，盲目买进，因为他们有着盲目的希望。他会赚到很多钱，直到有一次正常的行情回调一举把他的钱全部卷走为止。但是小心翼翼的傻瓜，跟我自认为手法高明时所做的一样，是根据别人的智慧进行操作。我知道我需要改变在投机商号的方法，而且我认为通过我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受到客户中交易老手的推崇，具有极高价值的方法，我正在解决我的问题。

大多数人——让我们称他们为客户好了——都很相似。你会发现，很少有人

Chapter 5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能够如实地说华尔街没有欠他们的钱。在富勒顿公司里的是一群普通的百姓，各个阶层的都有！嗯，那儿有个老家伙跟别人有点不一样。首先，他是一个很老的老人，另外，他从不主动给别人建议，也从不对他的盈利自吹自擂。他非常善于倾听别人。他看起来似乎不太热衷于打听小道消息，他从来不问说话的人他们听到了些什么或知道些什么。但每当有人给他消息时，他总是非常礼貌地表示感谢。有好多次，当消息的结果看来正确的时候，他会再一次向传播消息的人表示感谢。但如果消息结果表明错误时，他从不抱怨，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出他是听从了消息，还是未予理会。那是公司里的一个传奇，老家伙很有钱，可以做很大的交易。但是就佣金而言，他没有对公司做出很大的贡献，至少不是人人皆知的地步。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奇，但是他们在背后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火鸡，因为他的胸膛非常厚实，而且习惯把下巴贴着胸口，并有着在不同房间里昂首踱步的习惯。

这些客户都渴望被动或被迫地做一些事情，好把失败归咎在别人身上，他们经常去找老帕特里奇，并告诉他有个内线人士的一个朋友的某些朋友已经向他们提出建议要做某一只股票。他们会跟他说，听到消息以后他们还没有做什么，所以让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但不管他们的内幕消息是要买进还是要卖出，这个老家伙的回答总是一样的。

客户总是会这样结束让他感到困惑的传闻，然后问道：“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老火鸡会把他的头歪向一边，凝视着他的年轻伙伴，露出慈祥的笑容，最后他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地说：“你知道，这是个多头市场！”

一次又一次，我听到他说：“嗯，这是一个多头市场，你知道的！”似乎他正在给你一个用一张100万美元事故保险单包裹着的无价之宝。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一天，一个名叫埃尔默·哈伍德的小伙子冲进了交易厅，写了一张委托单并交给了工作人员。然后，他冲到帕特里奇身边，帕特里奇先生正礼貌地听着约翰·范宁在讲一个故事，说那时他无意中听到基恩在给他其中一个经纪人下指令，约翰跟着买了100股，只是赚了微不足道的3个点，当然就在约翰把股票卖出之后，那只股票毫无疑问地在三天之内又上涨了24点。约翰告诉他这个同样的悲哀故事，那已经至少是第四次了，但是老火鸡同情地微笑着，似乎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埃尔默来到老头的身边，没有跟约翰·范宁说一句道歉的话，就跟老火鸡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说：“帕特里奇先生，我刚刚把我的克莱美汽车（Climax Motors）股票卖了。我的朋友说市场应该会有一个回档，我可以在更便宜的价格将它买回来。所以你最好也这样做，要是你还持有这只股票的话。”

埃尔默疑惑地看着这个给了他第一手消息让他买进的人。这些业余，或免费提供小道消息的人，总是认为他拥有接收他的小道消息的人的身心，即使以前他知道小道消息是如何流传的。

“是的，哈伍德先生，我仍持有这只股票。当然！”火鸡感激地说道。看来他很感谢埃尔默能够想起他这个老头子。“嗯，现在是你该平仓获利的时候了，你可以在下一个低点重新买回来。”埃尔默说道，似乎他刚刚已经为这个老头开出了寄存的下滑单子一样。因为没有感到受益者脸上出现热切的感激之情，埃尔默继续说道：“我刚刚把我所有的股票都卖掉了！”

从他的说话音调和讲话的方式来看，你可能会保守地估计，他卖了有10000股。但帕特里奇先生抱歉地摇着头，同时抱怨道：“不！不！我不能这么做！”

“什么？”埃尔默叫嚷起来。

“我只是不能！”帕特里奇先生说道。他非常为难。

“难道我没有给你消息，让你买进吗？”

“你给我消息了，哈伍德先生，而且我非常感激。真的，我非常感激，先生，但是——”

“等等！听我说！难道这只股票在10之内没有上涨7个点？没有吗？”

“是的，我很感谢你，亲爱的小兄弟，但我不能考虑把那只股票卖出去。”

“你不能？”埃尔默问道，露出疑惑的神情。绝大多数消息提供者到后来通常就会成为接收消息的人。

“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埃尔默凑近了，说道。

“为什么，这是一个多头市场！”老家伙说着，似乎他已经给出了一个冗且详细的解释。

“这倒没错，”埃尔默说着，因为失望，看起来显得有些生气，“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多头市场。但你最好把你持有的那些股票脱手，然后在回调的时候再买回来。这样你可以摊低成本。”

“我亲爱的小兄弟，”老帕特里奇非常忧伤地说，“如果我现在把那只股票卖了，我就会失掉我的位置，那以后我又该上哪儿呢？”

Chapter 5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埃尔默哈伍德摊开了双手，摇着头，并且来到我身边想博得同情：“你吃得消吗？”他轻声地问我道，“我问你！”

我没有说什么。因此他继续说道：“我给了他一个关于克莱美汽车股票的消息。他买了500股，而且已经有了7个点的利润，我建议他获利了结，然后在股价回调的时候再买回来，回调也许现在已经发生了。而在我告诉他的时候，听听他说了什么？他说要是他卖出了，他会失掉他的工作。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请您原谅，哈伍德先生，我没有说我会失去工作。”火鸡插进话来说。“我说会失去我的位置。当你跟我一样老的时候，像我一样经历了许多兴衰之后，你会明白一旦你失去了你的位置会怎么样，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事情，就连洛克菲勒也一样。我希望这只股票会回档，而且你可以在股价大跌的时候将你的仓位重新补回来，先生。但我自己只能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进行交易。为这些经验，我已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不想再浪费第二次学费。但我对你非常感激，就像我有钱存在银行一样。这是个多头市场，你知道的。”他说完就昂首阔步走开了，留下了一脸茫然的埃尔默。

老帕特里奇先生所说的对我意义不大，直到我开始思考我的许多次失败——许多次我对市场大势的判断是如此正确，但都没有赚到我应该赚到的那么多钱。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发现那个老家伙有多么聪明。很明显，在他年轻的时光，他也遭受过同样缺点的打击，因此让他明白了自己的人性弱点。他不会对诱惑妥协，因为经验已经教给他那后果常常是不能承受的，事实也一直证明代价对他来说非常昂贵，对我也一样。

在我关于交易的学习中，我认为那是前进了一大步，当我最后终于明白了老帕特里奇先生坚持告诉其他客户：“嗯，你知道这是个多头市场！”他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赚大钱不是看个股小的涨落起伏，而是要看主要的运动，也就是说，不在于报价纸带的解读，而在于衡量大势和它的运动趋势。

这里让我说一件事：在华尔街待了这么多年，并且在赚赔了数以百万计美元以后，我想告诉你的是，从来都不是因为我的想法让我赚到了大钱，让我赚到大钱的，往往是我持仓不动，保持观望，明白吗？我持仓不动！在市场上做出正确的操作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诀窍。你经常可以找出很多在多头市场早期就做多的人和空头市场早期就做空的人。我知道有许多人在恰当时机做出了正确判断与操作，在股价还是很合适的时候就开始买进或卖出了，他们本该可以赚到巨额利润的。而他们的经验总是与我的相同，也就是，他们从没有因此赚到真正的钱。有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人不仅正确地做出判断和操作，而且还能紧紧守住持仓不动，那就不一般了。我发现这是最难学会的事情之一。但只有当一个股票作手在他牢牢地掌握这一条以后，他才能赚到大钱。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交易商在知道如何交易之后，他赚个几百万要比他在愚昧的时候赚个几百块钱来得容易得多。

原因在于一个人可能看得又清楚又直接，但是当市场行情需要花时间从容不迫地按照他算定的方式发展的时候，他却变得不耐烦和犹疑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上有这么多人，他们根本不是傻瓜阶层的人，甚至不是第三级傻瓜阶层的人，然而还是赔了钱的原因。市场没有击败他们，是他们自己击败了自己，因为尽管他们有头脑，但他们不能紧紧守住持仓。老火鸡所说的和所做的绝对正确。他不仅有坚持自己坚定信念的勇气，而且有理智和耐心能够紧紧守住持仓。

不理睬大的波动，而总是试图跳进跳出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没有人能够抓住所有涨落起伏。在一个多头市场里，你要做的就是买进并持有，直到你相信多头市场已经接近它的尾声。要做到这点，你就必须研究总体情况，而不是靠小道消息或影响个股的特殊因素。然后将你所有的股票都脱手，脱手是为了持有！耐心等待，直到你看到，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直到你认为你看到了市场开始发生反转，总体情况开始发生反转。你必须用你的头脑以及你的远见来做到这点，否则我的建议就会像告诉你你要低吸高抛一样的白痴。任何人都能学到的最具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试图抓住最后的或最初的 $1/8$ ^①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两个 $1/8$ 。累计起来，他们已经花费了股票交易商们数以百万计美元，足够建造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水泥高速公路了。

在对我在富勒顿公司的操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我开始没有那么不明智的交易以后，我最初的操作也很少会亏损。那自然会促使我决心开始做大。通过自己的判断，我逐渐获得了自信，直到我让别人的建议有时甚至是因为自己缺乏耐性而破坏了一切。对自己的判断不能忠诚坚持的人在这个游戏里是不能走得很远的。这些差不多就是我学到的全部——要去研究总体情况，建仓并坚定持仓不动。我能够没有半点不耐烦地坚持等待，我能够毫不动摇地面对行情倒退，因为我知道，那只是暂时的。我放空了 10 万股股票，并且看到一个大的止跌回升即将到来，我已经预计到——并且非常正确地预计到

① 意为一点蝇头小利，美国的股票交易股价变动的单位是按 $1/2$ 的幂次计算的， $1/2$ 、 $1/4$ 、 $1/8$ ——译者注。

Chapter 5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这样一个止跌反弹像我感觉到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将给我的账面带来 100 万美元的盈利区别。而我还是稳如泰山，看着我一半的账面利润被洗掉，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将我的空仓平仓了结然后在反弹的时候再次放空——也是明智的可以接受的。我知道要是我这样做了，我可能就会失去的我位置，从而必然失去赚大钱的机会。只有大的波动才能让你赚到大钱。

要是说为什么我这么慢才学会所有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是通过自身错误来学习的，从犯错误到认识错误之间总是有些时间已经流逝了，而在认识到错误与认定错误之间，流逝的时间更多。但同时，我生活得很舒服，还很年轻，因此我是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在我的绝大部分盈利中，有些仍然是靠解读报价纸带获得的，因为当时的市场状况非常适合我的方法。我没有像刚开始到纽约的时候所经历的那样经常赔钱或令人恼怒地赔钱。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要是你考虑到我已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破产三次的情况的话，而且就像我告诉你的，破产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育机构。

我的本金没有得到很快增长，因为我始终尽量享受生活。我不会剥夺许多像我那个年龄和品位所想要的东西。我有了自己的汽车，而且当我从市场赚钱的时候，我看不到节俭生活有什么意义。股价收报机只在星期六和节假日才停止，事情就该如此。每次当我发现赔钱的原因，或者另外一次犯错的原因与情形，我就增加一个新的“不能……”的有关市场禁忌的标签。利用我日益增长的资产的最好办法不是削减我的生活开支。当然我有些有趣的经历，其他有些可能没那么有趣，但如果我把所有这些都详细地告诉你的话，那将会没完没了。事实上，我能够毫不费力想起的那些事情，就是那些在交易中教给了我明确价值的事。那些增加了我对股票游戏知识的事，那些增加了我对对自己认识的事！

第 6 章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1906 年春天，我在大西洋城度一个短假。我抛开了股票，只想换换空气好好休息。顺便，我回到了我的第一个经纪公司，哈定兄弟公司，我的账户曾经非常活跃。我的交易规模在三四千股。那并不比我刚刚 20 岁时在原先的大都会投机商号做得大很多。但这里面是有些区别的，在投机商号，我缴纳一个点的保证金和在经纪公司所需要缴纳的保证金，他们的的确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我的账户买卖股票。

你可能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个故事，那时候我在大都会公司放空了 3500 股糖业，我有一个直感，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最好应该了结那交易。嗯，我时常有那种奇妙的感觉。通常，我会跟着直觉走。但有很多时候我会对此嗤之以鼻，并告诉自己跟随这些突然的盲目冲动，来掉转我自己的仓位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我已经把我的直觉归结为一种神经质状态，是因为雪茄抽得太多，睡眠也不充足，肝脏麻痹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造成的。当我成功说服自己从而不理睬我的冲动，并且坚持不动时，我总是有理由会感到后悔。有几十次曾发生这样的事例，当我没有跟随直觉卖出持股，第二天当我来到经纪公司的时候市场就转强了，或者可能进一步上涨了，我会告诉自己：如果我跟随自己盲目的冲动而去卖出的话，那是多么愚蠢啊。但在第三天，市场就会下跌得非常厉害。某些地方有某些事情肯定出了问题，要不是这么聪明和理智的话，我一定已经赚到钱了。这显然不是因为生理原因，而是因为心理原因造成的。

我只想跟你说其中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它发生在 1906 年春天，我正好在大西洋城休一个短假。一位朋友和我在一起，他也是哈定兄弟公司的一个客户。我对市场没有任何兴趣，我正享受着假期的休闲时光。我可以时常放弃交易去游玩，当然除非市场行情异常活跃，或者在其中我的投入相当

Chapter 6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大。我记得，那是个多头市场。总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股市已经放慢了脚步，但人心是坚定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股价还会上升。

一天上午，当我们吃过早饭，并且阅读完所有纽约的早报，厌倦了观看海鸥抓起活蚌，然后叼着它们飞起来，在空中飞翔足有 20 英尺远，接着把它们扔到又湿又硬的沙滩上，最后将它们打开作为早餐。朋友和我开始沿着木板铺成的小道散步，那是在白天的时光里我们做的最激动人心的事了。

时间还没到中午，我们沿着木板小道缓慢地散着步，消磨时间，呼吸着那夹带咸味的空气。哈定兄弟公司在木板小道上有一个分公司，我们习惯每天早上都进去一下，看看他们开盘的情况。这样做多半是习惯使然，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东西上做什么交易。

我们发现，市场强劲而又活跃。我的朋友，他非常看好后市，手头持有中等仓位的股票，那是以比目前低几个点的价格买进的。他跟我说，持股等待更高的价格，是多么明智的做法。我没有十分关注他，也很难同意他的看法。我正看着行情报价板，关注着股价的变化，它们绝大多数都在上涨，直到我看到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这只股票。我突然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我应该卖空它。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情况，我只是觉得要卖了它。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然而却找不出任何要放空联合太平洋股票的理由。

我盯着行情报价板上最后的价格，直到我看不到任何数字，或者任何报价板或任何其他东西。那时的状况是，我只想着要卖出联合太平洋的股票，却找不出要这样做的原因。我一定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朋友，他正站在我身边，突然用肘轻推了我一下，问道：“嘿，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答道。

“困了吗？”他说道。

“不，”我说道，“我不困。我要做的就是卖出那只股票。”以前我跟着直觉操作总是能赚到钱。我来到一张桌子旁，桌上有些空白的委托单。我的朋友跟着我。我填好一张委托单，以市价卖出 1000 股联合太平洋股票，并将它递给经理。在我填写委托单，以及他接过委托单时，他还是微笑着的，但当他看了委托单以后，他的笑容不见了，他看着我。

“这没错吗？”他问道。但我只是看着他，他快速地冲到操作员身边并把单子递给他。“你这是在做什么？”我的朋友问道。

“我在卖出！”我告诉他。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卖出什么东西？”他对着我大叫大嚷起来。如果他是多头，我怎么可以是空头呢？一定有问题。

“1000 股联合太平洋。”我说道。

“为什么？”他非常激动地问我。

我摇摇头，意思是我没有什么理由。但他一定以为我得到了小道消息，因为他用胳膊架着我把我拉出来，并引进了门厅，在那里别的客户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就看不到我们，也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你听到了什么？”他问我。他非常激动。联合太平洋是他非常心爱的一只股票，他看好这只股票，因为它的盈利状况和前景都不错。但他愿意听取关于这只股票第二手的小道消息。

“我什么都没听到！”我说。

“你没听到？”怀疑的神情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

“我没有听到任何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放空？”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的绝对是实话。

“噢，说出来吧，拉瑞。”他说道。

你知道，我一般都明白自己为什么交易。我卖空了 1000 股联合太平洋。在如此强劲的市场面前，卖出这么多股票，我必定有些非常充分的理由。

“我不知道，”我重复道，“我只是觉得会有事情发生。”

“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我不知道。我不能给你任何理由。所有我知道的就是我要卖出那只股票，而且我会让他们再卖出 1000 股。”

我重新回到交易厅，并且下单再次卖出 1000 股。要是我卖出第一个 1000 股是对的，我就应该再多卖出一部分。

“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朋友坚持问道，他还下不了决心跟着我进行操作。要是我告诉他，我已经听到消息联合太平洋将会下跌，他可能早已将这只股票卖出了，连问都不会问这个消息我是听谁说的，或者为什么这只股票会下跌。“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又问了一遍。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我不能向你保证其中哪种事会发生。我不能给您任何理由，而且我也不会算命。”我告诉他。

“那你是疯了，”他说，“完全疯了，毫无征兆或理由却卖出那只股票。你不

Chapter 6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知道为什么你要卖掉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卖掉这只股票，我只知道我确实想卖出，”我说，“我就是想这么做，像任何事情一样。”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所以我又卖出了另外的1000股。

对我朋友来说，这真是太过分了。他抓住我的手臂说道：“听着！让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免得你把所有股票都放空了。”

我已经卖出了足够多的股票，这样我的情绪可以平复了，所以我跟着他甚至没有等到把最后2000股股票的回报单拿到手。即使有着最充分的理由，卖出的这些股票对我来说也是太多了。不管如何，没有任何理由，放空这么多股票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当整个市场还如此强劲，没有任何征兆会让人想到看空的一面。但我记得过去的情形，当我要有着同样的卖出冲动，而我没有跟着直觉卖出，我总是有理由会为此感到后悔。

我把一些这样的故事告诉给我的朋友们。而吉姆·菲斯克只是看着他并说道：“前进！做吧！放空它，让我参加你的葬礼吧！”

“是，”我说，“要是那个家伙已经放空，而你想看看他会造成多大的杀伤力！那么你就自己卖出一些联合太平洋的股票。”

“不！我不是那种顶着风潮划船而发达起来的人。”

就在第二天，当把全额成交的回报单拿到手的时候，市场行情开始向下滑落，然而即使在那时，市场也没有下跌得像它应有的那样激烈。因为知道阳光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避免真正的破位下跌，所以我又加倍卖出，又卖出了5000股。噢，到那时为止，对很多人来说事情已经很明显，而我的经纪人也很愿意帮忙。这不是因为他们或我不顾后果，也不是因为我估量市场的方法。在接下来的第二天，市场开始更加明定地进行下调。事情终究是要清账了结的。当然我竭尽全力，追求好运。我又一次加倍卖出，卖出了10000股。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除了认为自己100%正确，而且是一个天赐的好机会以外，我没有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我卖了很多。我是否曾考虑过如此大规模地做空，即使只是一次止跌回升的调整就会把我的账面利润，甚至可能连我的本金一块洗光？我不知道我是否考虑了这一点，但即使我考虑了，也不会给我带来很多压力。我不是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相反我实际中很保守。没有人能够做什么事情来消除地震的影响，不是吗？他们不可能、免费、不需要任何东西地连夜将有了裂缝的房屋恢复成原样，不可能吧？另外世上的钱对接下来几个小时将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要发生的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是吗？

我不是在盲目进行赌博，也不是一个疯狂的空头。我没有因成功而变得忘乎所以，或者想着旧金山几乎从地图上消失，整个国家都将会变成一堆废墟。不，事实上，我没有期待出现人心惶惶的局面。好了，第二天我就全部清仓。我赚了25万美元，那是我当时最大的一笔赢利。这都是在很短的几天里赚到的。华尔街在开始一两天根本没有理会地震的消息。他们会告诉你那是因为开始的消息没有那么吓人，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要改变公众对股票市场的观点和看法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连绝大部分专业交易商们都反应迟缓、目光短浅。

我不能给你做出任何解释，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幼稚的。我是在告诉你我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对直觉的奥秘关心的程度远不如我自己因此而赚到25万美元的事实。这意味着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操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规模。

那年夏天我去了萨拉托加温泉。照理我是去度假的，但我对市场还保持着关注。开始的时候，我对经常受到打扰而去考虑市场的事情还没有感到这么厌倦，而到后来，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正积极投身其中。我们很自然地谈论起股市，我已经注意到谈论的情况与实际交易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些家伙中有些人会让你想起举止大胆的职员，他责骂起难以相处的老板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跟你谈论股市时就是这样子。

哈定兄弟公司在萨拉托加有一个分公司。他们的许多客户都在那儿，但真正的原因，我猜想，其实是广告的价值。在度假胜地有一家分公司仅仅是高级的宣传广告。我过去经常进去，与其他人坐在一起。公司经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从纽约公司调来，在那儿很热心地为朋友们和陌生人提供帮助，同时要是可能的话，也拉些生意。那是传播小道消息的好地方，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赛马、股票市场和跑堂的消息都有。公司知道我不会听任何小道消息，所以经理没有走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刚刚从纽约总部得到了什么秘密。他只是把电报递给我，说：“这是他们发过来的东西。”或诸如此类的话。

当然，我关注着市场。对我而言，看着行情报价板并解读相关标记是一个过程。我的好朋友联合太平洋股票，我注意到，看起来似乎要涨上去。股价已经很高了，但这只股票的走势看起来似乎有人在进行收集。我对这只股票持续关注了两天，没有进行任何交易，但我关注得越久，就越确信这只股票总的来说正在被某个人买进，这人绝对不是个小角色，他不仅拥有大笔银行资金，而且对如何操

Chapter 6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作了如指掌。我想这是非常高明的股票收集手法。

一旦确认这一点，我自然而然开始买进，价位在 160 美元左右。这股票表现得很出色，所以我也继续买入，一次 500 股。我买得越多，股票表现就越强劲，没有任何突然的拉起，我感觉很舒服。以我对报价纸带的分析来看，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为什么这只股票不会再上涨一大段。

突然，经理走过来对我说，他们收到一个来自纽约的消息，当然，他们有直通线路，询问我是否在交易厅里，而在他们回答“是”以后，另一条消息传过来：“让他待在那儿，告诉他哈定先生要跟他通话。”

我说我会等着，同时又买了 500 股联合太平洋。我无法想象哈定会跟我说什么。我想跟我的生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保证金很充足，远远超过我买入所需要缴纳的金额。很快，经理走过来告诉我，埃德·哈定先生的长途电话正在等着我。

“你好，埃德。”我说。

但他说：“你究竟怎么回事？你疯了吗？”

“是你疯了吧？”我说。

“你在做什么？”他问道。

“你什么意思？”

“拼命买进那只股票。”

“干什么，我的保证金有问题吗？”

“这不是保证金的问题，而是你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傻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干什么拼命买进那些联合太平洋的股票？”

“它正在上涨呀。”我说。

“上涨，见鬼去吧！你不知道那是内幕人士正在喂饱你吗？你只是最容易被逮住的目标，赌马赔钱都比这个有意思，不要让他们戏弄你。”

“没有人在戏弄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但他反驳道：“你不能指望每次都有奇迹来拯救你，如果你深陷在这个股票上，赶快出来，现在你还有机会，”他继续说道，“在这样的价位做多这只股票，根本就是在犯罪，这些黑帮正在成吨地倒给你。”

“报价纸带上说他们正在买进。”我坚持道。

“拉瑞，当你的委托单开始进来的时候我都要得心脏病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不要当傻瓜了。赶紧出来吧！这只股票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我已经尽到了责任，再见！”他挂上了电话。

埃德·哈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消息异常灵通，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公正而又好心肠。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以他的位置可以听到很多东西。我买进联合太平洋的股票，所凭借的是对股票运动特点的多年研究经验，以及我对某些征兆的洞察能力——经验已经教给我伴随着这样的征兆常常有大涨的出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猜想我肯定已经得出结论，对纸带的解读告诉我，有人在收集这只股票，只是因为内幕人士对股票非常高明的操纵，才使得报价纸带诉说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也许，我是被埃德·哈定的阻止带给我的痛苦深深打动了，他是如此肯定我将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管是他的头脑，还是他的动机都不会受到质疑。无论如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原因。只是跟着那个想法，我的确按他的话做了。

我将所有联合太平洋股票都卖出。当然，如果仅在一只股票上做多是不明智的，那么，在这只股票上没有做空同样是不明智的。所以，当我将所有的股票多单脱手以后，我又卖空了4000股，我出手的价位大多在162美元左右。

第二天，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宣布发放10%的红利。刚开始，华尔街上没有相信这个消息。这很像是被逼至绝路的赌徒所使的穷途末路的花招。所有的报纸都抨击董事会，但在华尔街犹豫不决的时候，市场沸腾了。联合太平洋开了个头，以巨大的成交量把股价推到了创纪录的高位。有些室内交易商们在一个小时内就发了财，而且我还记得我后来听说，一个相当愚蠢的专家无意中犯了个错，从而把35万美元赚进了他的口袋。接下来一个星期，他将自己的席位卖掉了，而在一个月以后，他就成了一个乡绅。

当然，就在我听到宣布那史无前例10%的分红消息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因为我没有听从经验的呼唤，却去听取传播小道消息的人的建议。仅仅因为朋友带来的一些猜疑，我就把自己坚定的信念放在了一边，只是因为他是公正的，并且通常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一旦我看到联合太平洋股价创了新高，我就对自己说：“这绝不应该是我要做空的股票。”

我所有的家当都作为保证金放在哈定兄弟公司里。知道这个事实，我没有欢呼也没有变得顽固不化。事情很明显，我对纸带信息的解读非常准确，但我变成了傻瓜，让埃德·哈定动摇了我自己的决心。指责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时

Chapter 6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间上输不起。另外，一切已既成事实。所以我下单将空仓平掉。当我发出指令以市价买进 4000 股联合太平洋的时候，股价在 165 左右。算起来在上面我有 3 个点的损失。嗯，我的经纪人在为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有些是以 172 和 174 成交的。在我拿到成交回报单的时候，我发现由于埃德·哈定的好心干预，让我损失了 40000 美元。对于一个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来说，这个代价不算高！这是一个便宜的教训。

我并不担心，因为报价纸带显示股价还会升得更高。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波动，董事们的行动也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一回我是根据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来进行操作。一旦我下了第一个指令，买进 4000 股股票来平掉我的空仓，我便决心按照报价纸带指示的信息来操作获益，我也这样照做了。我买入 4000 股并一直持有，直到第二天上午。然后脱手出来，我不仅弥补了先前 40000 美元的亏损，另外又赚了大概 15000 万美元。要不是埃德·哈定试图为我保全我的钱，我已经赚了一大笔。但他的确帮了我一个大忙，就是因为这个插曲的教训，我深信我完成了作为一个交易商的学习。

这并不是说，我所需要学的就是不听小道消息，只跟随自己的意向去操作；而是说我获得了自信，而且最终能够摆脱老旧的交易方法。那次萨拉托加的经历是我最后一次进行撞大运操作的偶然事件。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基本的情况，而不是具体的个股情况。在艰苦的投机者学校里，我把自己提高到了更高的一个等级，这一步既漫长又艰巨。

第 7 章

迪肯·怀特的故事

我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告诉别人，我是看多还是看空。但我不会告诉别人去买进或卖出任何一只特定的股票。在一个空头市场里，所有的股票都会下跌，而在一个多头市场里，它们又都会上涨。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因战争引起的空头市场中，军火类的股票就不会上涨。我说的是总体情况。但一般人并不希望别人告诉他现在是一个多头市场还是一个空头市场。他希望的是，有人明确告诉他，买进或卖出哪只特定的股票。他想不劳而获。他不想工作，他甚至希望不必思考。让他数一下从地上捡起的钱，他都嫌太麻烦。

我不是那种很懒的人，但我发现考虑个股比考虑市场大势要更容易，同样，考虑个股涨落起伏比考虑大盘走势也更容易。我必须有所改变，我也做到了。

人们似乎不能轻易抓住股票交易的基本要点。我经常说在上升的市道中买入股票是最舒服的买入方式。好了，重要的不是以最低的价位买进或在最高点卖空，而是在正确时间点买入或卖出。在我看空后市并卖出一只股票的时候，每一次卖出的价位都应该比前一次的低。而在我买进的时候，相反的情况也是成立的。我必定以不断攀升的价位买进。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我不会做多，我会在股价上涨的时候买股票。

让我们假设一下，例如，我要买入 2000 股股票，价位在 110 美元，如果我买入以后，股价还在上涨，涨到了 111 美元，那么至少是暂时的，我的操作是正确的，因为股价更高了，表明我有了利润。好了，因为我买进是正确的，我又买进另外的 2000 股股票。要是市场行情还在上涨，我会买进第三个 2000 股股票。比方说股价涨到了 114 美元。我认为暂时已经足够了。我现在有了可以操作的交易基础。我有 6000 股的多头部位，平均价位在 $111\frac{3}{4}$ 美元，而该股票现在的卖出价在 114 美元。就在那时我还不想买得更多，我会等待、观望。我估计涨了一段

Chapter 7

迪肯·怀特的故事

时间以后将会会有一个回调。我想看看市场在回调以后会怎么表现，股价有可能会回调到我第三笔买进的价位。比如说，股价在走高以后，回落到112¼美元，然后开始反弹。好了，就在股价反弹到113¾美元的时候，我发出一条指令，当然，是以市价买进4000股。要是我以113¾美元的价格买到了那4000股股票，我知道某些地方有问题，我会给出一条测试指令，卖出1000股，看看市场怎样吸收掉它。但是假如我发出买进4000股的指令时，股价是在113¾美元，我的指令在114美元成交了2000股，在114½美元成交了500股，单子的其余部分因为股价一路上涨，所以最后的500股我是花了每股115½美元成交的。此时我知道我是对的。正是这种买进4000股的情形告诉了我，我在那特定时间买进那只股票是否正确，当然操作的前提是我已经很完整地检查过市场的总体情况，那就是大势呈现多头迹象。我从来没想着太便宜或太容易地买到股票。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有关迪肯·怀特的故事，他那时是华尔街的大作手之一。他是一个很不错的老人，市场把他磨砺得很睿智、勇敢。在他的巅峰时期他做过好些漂亮的事情，我都曾听说过。

那还是在早年，美国糖业是市场上最持续不断地迸发火花的股票之一。

哈福梅尔，这位公司的董事长，正处在他的权力巅峰时期。我从老前辈们的口中得知，哈福梅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充足的现金和才智，每次都可以成功炒作自己的股票。他们告诉我，在那只股票上，哈福梅尔修理过的职业小交易商人数，比任何其他内幕人士在别的股票上都来得要多。一般说来，场内交易员会更倾向于阻挠内幕人士的炒作，而不是帮助他们。

一天，有一个认识迪肯·怀特的人非常兴奋地冲进交易厅，并说道：“迪肯，你告诉过我，要是我得到了什么好消息，就立刻来找我，而且如果你采用了这消息，你就会给我捎上几百股股票。”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等待对方的确认。

迪肯看着他，一副惯常的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道：“我不知道我是否确切地跟你说过那个事，但我会愿意为我能采用的消息付钱。”

“嗯，我给你带来了一条消息。”

“那很好，”迪肯说道，看起来是那么友善，所以通风报信的人壮起了胆，说道，“是，迪肯先生。”他凑得更近了，这样别人就都听不到，他说：“哈福梅尔正在买入美国糖业。”

“是吗？”迪肯很平静地问道。

这使得报信的人有点气恼，他郑重其事地说：“是的，迪肯先生，他正在拼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命买入。”

“我的朋友，你确信吗？”老迪肯问道。

“迪肯，我知道这是确切的事实。那帮内线炒作集团正在全力买进。这事跟关税有关，这是一个在普通股上赚大钱的机会，股价会超过优先股。而那就意味着起码能稳赚 30 个点。”

“你真这么想？”老家伙透过老式的银框眼镜顶部看着他，他戴上这眼镜是为了看报价纸带。

“我这么想？不，我不是这么想，我知道情况是这样的。绝对的！为什么，迪肯，当哈福梅尔和他的朋友们买入糖业股票的时候，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他们从不满足于不超过 40 个点的净利润。要是看到市场行情突然脱离他们的控制，或者在他们拿到足够筹码之前就开始暴涨，我不会感到惊讶。市场上的筹码已经不像一个月前那么多了，那时候在经纪公司的交易厅里没人注意它。”

“他正在买进糖业股票，对吧？”迪肯心不在焉地重复道。

“正在买进？怎么了，他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吃进，根本不限定价格。”

“这样？”迪肯说道。仅此而已。但这已经足以让报信者恼火了，他说道。

“是真的，先生！我认为这是个很有价值的消息。这绝对是一手的消息。”

“是吗？”

“是的，它应该非常有价值。你会采用吗？”

“噢，是的，我会采用的。”

“什么时候？”报信者问道，还是有些狐疑。

“马上，”同时迪肯大声叫起来：“弗兰克！”这是他最精明的经纪人的名字，他当时正在隔壁房间。

“是，先生。”弗兰克说道。

“我希望你到柜台那边，卖出 10000 股糖业股票。”

“卖出？”传播消息的人叫嚷起来。他的声音里是如此痛苦，以致急急忙忙往外走的弗兰克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是卖啊！”迪肯温和地说道。

“但我告诉你的是，哈福梅尔正在买进！”

“我知道，你是这么说的，我的朋友，”迪肯平静地说道，然后扭头对经纪人说：“赶快，弗兰克！”

经纪人冲出去匆匆下单，而报信者却涨红了脸。

Chapter 7

迪肯·怀特的故事

“我来到这里，”他狂躁地说，“带着我最好的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我的朋友，做事公正。我原本期望你会按照消息操作。”

“我是正在按照这个消息操作。”迪肯用平静的声音打断道。

“但我告诉你的是哈福梅尔和他的那帮人正在买进！”

“没错，我是听你这么说的。”

“买进！买进！我说的是买进！”报信者尖叫起来。

“是的，买进！我明白你说的话。”迪肯让他确信。他正站在股价收报机旁边，并看着报价纸带。

“但是你正在卖出。”

“没错，10000股。”迪肯点头道，“卖出，当然。”

他不再说话，专心致志地看纸带，报信者也凑过来，想看看迪肯看到了什么，因为这个老家伙很狡猾。正在他从迪肯的肩上探过头来看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纸条走了进来，显然是从弗兰克那儿来的回报单。迪肯只是稍稍瞥了一下，就已经从报价纸带上看出了他的委托单是如何成交的。

这使得他对工作人员说：“告诉他，再另外卖出10000股糖业股票。”

“迪肯，我向你发誓，他们确实是在买进这只股票！”

“是哈福梅尔先生亲自告诉你的？”迪肯平静地问道。

“当然不是！他从不会告诉别人任何事情。即使是眨一下眼就能够帮他最好的朋友赚一个钢镚儿的事，他都不会干。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别太激动，我的朋友。”迪肯抬起一只手。他正在盯着报价纸带看。

报信者痛苦地说：“要是我早知道你会按照与我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操作，我就不会浪费你我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平仓时损失惨重，我也不会幸灾乐祸。我为你感到惋惜，迪肯，真的！要是你不介意，我会到别处去，根据我的消息自行其是了。”

“我正在根据消息行事。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一点关于市场的信息还不是很多，也许不如你和你的朋友哈福梅尔知道得多，还只是一点儿。我正在做的事情，正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根据你带给我的消息应该做的事。当一个人待在华尔街的时间与我一样长时，他会感激任何替他感到惋惜的人，镇定一点，我的朋友。”

那个人只是盯着迪肯看，对他的判断和勇气感到非常崇敬。

很快，工作人员再次走进来并递给迪肯一个回报单，他看了一眼，说道：“现在告诉他，再买进30000股糖业股票，30000股！”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而报信者只是嘴里咕哝着，并看着这个头发灰白的老狐狸。

“我的朋友，”迪肯友好地解释说，“我没有怀疑你告诉我的就是你看到的实情。但即使是我听到哈福梅尔亲自告诉你的，我仍然会像刚才那样做。因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是否有人正在买进股票，就像你说的哈福梅尔和他的朋友在买进的方式一样，也就是像我刚刚做的那样。第一次 10000 股出得非常容易，但还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第二次 10000 股被市场吸收，甚至都没有阻止股价上升。这 20000 股被某些人吃进的情形证明了有人的确想横扫所有流通筹码。究竟是谁在买进，这会并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已经将我的空单平掉并做多 10000 股，我想从目前情况来看，你的消息是很好的。”

“会好到什么程度？”那个报信者问道。

“你在这个经纪公司 500 股股票，价格按照 10000 股成交的平均价位，”迪肯说道，“祝你好运，我的朋友。下次镇静点。”

“哎，迪肯，”报信者说，“你是否愿意帮我个忙？在你卖出你的股票时帮我一块卖了。我懂得没我想象的那么多。”

道理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贪图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股票的原因。当然，我总是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以有利于我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买进。当要卖出股票的时候，很显然，除非有人愿意接手那些股票，否则没有人能够卖出相应的股票。

如果你进行的是大笔操作，你就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一个人全面地研究了基本形势，仔细计划如何操作，接着继续按计划行事。他操作大笔股票，而且账面上积累了一大笔利润。嗯，那个人不能做到想卖出就卖出。你不能指望市场吸收 50000 股某只股票，就像它消化 100 股那样容易。他必须等待，直到有市场来接盘。在他认为需要的买盘力量出现的时候，时机就来到了。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必须抓住。一般说来，他总是在等着这样的机会。他必须在他可以卖出的时候卖出，而不是在他希望卖出的时候卖出。要知道时机，他必须观望并进行检验。要知道什么时候市场可以承接你抛出的股票，这一点没有什么窍门。但在行情波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你的全部家当都押上是不明智的，除非你确信基本情况完全没有问题。记住，股价永远不会太高以致让你无法买进，或者太低以致让你无法卖出。但在最初的一笔交易以后，除非第一笔已经让你有了利润，否则就不要做第二笔的交易。等待并保持观望，那正是你发挥纸带解读技术作用的时候——

Chapter 7

迪肯·怀特的故事

让你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是开始操作的适当时机。很多事情的成败都取决于是否在恰当的时机开始操作。我花了很多年时间，而且花了好几十万美元的代价才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我的意思并不是建议你持续进行加码。当然，一个人可以持续加码并赚到大钱，而要是他不加码就赚不到。但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一个人要操作 500 股的股票，他不应该一次性全部买进；即便他不是投机。如果他仅仅是赌博，那么我要给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

设想一下他买进了第一个 100 股，立刻出现了亏损，为什么他还要继续买进更多股票呢？他应该立即知道他错了，至少暂时是错了。

第 8 章

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赚钱

1906 年夏天萨拉托加的联合太平洋股票事件，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小道消息和各种传闻，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就个人而言多么友好或多么有能耐，我都不受他们的观点、臆测和猜疑的影响。事实证明，并不是我的虚荣心作祟，我能够比周围绝大多数人更准确地对报价纸带进行解读。另外我也比哈定兄弟公司里的一般客户更训练有素，因为我完全摆脱了投机偏见的影响。放空不再比做多对我更有吸引力，反过来也是一样。我的一个坚定成见就是拒绝犯错。

即使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总是从观察到的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获取看法的唯一方法。我无法得出别人让我得出的看法。这些都是我的事实基础，你明白吗？要是我相信某些事情，你可以确定，这是因为我不这样做。当我在股票上做多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对于形势的解读让我看多。但你会发现很多人，有的被认为是聪明的，会因为他们持有股票而看多。我不会让我持有的股票，或者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来替我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我从来不跟报价纸带争辩的原因。由于市场出其不意甚至不合情理地与你作对，你就对市场生气，这就跟你因为得了肺炎而怪罪你的肺是一样的。

我逐渐充分认识到，对股票投机而言，除了对报价纸带的解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東西。老帕特里奇坚持在多头市场持续看多是极端重要的，无疑让我觉得，确定你正在交易的市场是什么性质的市场，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开始认识到大钱只有在大幅波动中才能赚到。无论最初发起大幅波动的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大波动能够持续不是因为内线集团操纵或金融家进行欺骗而造成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基本形势。不管有谁反对，行情的波动都必定会按照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决定的一样远、一样快、一样持久地展开。

萨拉托加事件以后，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或许应该说更充分地看到，既

然所有的股票都会与主要的波动一起波动，所以研究这个或那个个股特别的方式与行为特征，就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必要。此外，因为考虑到了整个市场的波动，一个人就不会只局限于他自己的交易。他可以买进或卖出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在某一些股票上，当一个人卖出股票的数量超过总股本的一定比例后，持有空头部位是件危险的事情，具体的数量取决于这个股票是如何、在何地以及被谁持有的。但他可以卖出 100 万股通常的挂牌股票，只要他卖得动，没有被挤压的危险。在早期，内线人士经常定期从空头部位和他们精心培养的对垄断和轧空的恐惧中赚到大量的钱。

很明显，要做的事就是在多头市场看多，以及在空头市场看空。听起来很愚蠢，对不对？但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基本原则，而在我真正投入实践之前，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预计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学会按照这些原则进行交易。但为了对自己公平起见，我必须提醒你，直到那时我都没有足够的本金来按照那个方式进行交易。要是你操作的手笔大，一个大的波动可能就意味着赚大钱的机会，而要能够大手笔的操作，你必须在经纪人那儿存大笔的钱。

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觉得我必须从股市赚出我的日用花销。这妨碍了我竭尽全力增加本金的成效，要不我就能够以利润率更高但是时间上更慢，同时成本会立刻更昂贵的方法进行交易，就是根据行情波动来进行交易。

但现在，不仅是我自身的自信心变得更强大，而且我的经纪人们也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偶尔才会交好运的少年赌客了。他们已经从我这儿赚取了大量的佣金，然而现在我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明星客户，这样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从我实际的交易上赚取的佣金价值。一个赚钱的客户对任何经纪公司来说都是一笔有价值的资产。

一旦我不满足于仅仅研究报价纸带之后，我也就不再只关心特定个股的涨落起伏，而这种情况发生后，我就势必会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种游戏。我从研究报价回到研究股票交易的基本原则，从研究价格的涨落起伏回到研究基本的形势。

当然，我坚持有规律地阅读每日的市场情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有的交易商都这样。但其中很多都是流言蜚语，有些是故意的弄虚作假，其余的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至于声誉良好的每周评论，当他们谈及基本形势时，也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财经编辑的观点通常来说并不是我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罗列事实并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从中得出他们的结论，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对我而言，却至关重要。另外，我们对时间因素的评估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对我来说，对刚刚过去的一周所进行的分析不如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几周的预测来得重要。

多年以来，我一直受到没有经验、年轻和资金不足这些不利因素的困扰。但现在我对新的发现感到兴高采烈。对股票投机新的态度，解释了我一直在纽约一直没能赚到大钱的原因。但现在我有了足够的资源、经验和自信，我是如此急于想试试这新的钥匙，以致我没有注意到门上还有另一把锁，一把时间之锁！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疏忽。我必须付同样的学费，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研究了1906年的形势，而且我认为货币前景特别严峻。世界上许多实际的财富已经被破坏。每个人迟早必定会感到手头拮据，因此没人能够向别人提供帮助。这不是那种类型的困难时光，就像拿价值10000美元的房子与价值8000美元的一火车皮的赛马进行交换所造成的那样。这是房子因为火灾而遭到完全毁灭以及绝大多数赛马被火车事故所摧毁一样的艰难时光。这是扎实好用的现金随着波尔战争（the Boer War）的炮火化为灰烬，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花费在南非没有生产力的士兵身上而造成的艰难时光，意味着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从英国投资者那儿获得帮助。另外，在旧金山的地震和火灾，以及其他的灾难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制造商、农夫、商人、劳工和百万富翁们。铁路系统一定受灾严重。我认为股市将不可避免的崩跌。既然这样，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卖出股票。

我跟你说是我观察到的情况激发了我最初交易的想法，而当我对即将交易的方向作了决定以后，在这个方向上我很容易就有了利润，而现在我决定大量卖空，于是，一头扎了进去。由于我们毫无疑问地正在进入一个真正的空头市场，所以我确信自己将赚到入市以来最大的一笔钱。

市场跌下去了，然后有开始反弹。又微跌了一点，接着开始持续走强。我的账面利润突然不见了，亏损开始增加。一天，情况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空头会活下来讲述这个真正的空头市场的故事。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我平仓了。要是我当时没那样做的话，我会连买一张明信片的钱都没有了。我失去了我的毛皮衣服的绝大部分，但是能活下来就还能改日再战，这还是不错的。

我已经犯了错误。但是错在哪呢？我在空头市场看空，这是明智的。我放空了股票，那是正确的。我卖出得太快了，代价巨大。我的部位是对的，但我的操作错了。然而，每过一天，市场就更接近无法避免的崩溃。于是我开始等待，然后在反弹开始疲软和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就在不幸减少的保证金允许的范围内尽

力放空。这次我做对了，但仅仅是一整天，因为在第二天又出现了一个反弹。我又狠狠地被咬了一口。于是我解读报价纸带并平了仓，继续等待。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卖出，然后它们如约地下跌，接着又是粗暴地反弹。

情况看上去似乎市场正在竭尽全力地让我回到过去在投机商号的简单交易方法。这是我第一次按照明确且有远见的计划进行操作，这个计划是拥抱整个市场而不是一个或两个个股。我预计要是我坚持下去的话，我一定会赢。当然，在那时我还没有发展出我交易加码的方法或者我应该在下跌的市场中放空我的部位，就像我上次跟你解释的一样。那样我就不会损失如此多的保证金。我可能会出错但不会受到伤害。你看，我已经注意到某些事情，但还没有学会去协调他们。我的观察还不够完整，这样不仅没有帮上忙，实际上反而起了阻碍作用。

我发现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研究总是很管用。这样，我最终发现，不在空头市场失去你的空头部位，这点非常正确，但自始至终都应该研究报价纸带，以决定进行操作的合适时机。如果你一开始是正确的，你会看到你有利可图的部位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样你持仓观望就会毫不费事。

当然，如今我对自己观察的正确性有了巨大的自信，不会受到希望和恐惧的任何影响，而且我也有了更多的工具，可以从不同的方面验证我观点的正确性。但在1906年，连续不断的反弹危险损害到了我的保证金。

我差不多27岁了，入行进行交易已经12年了。但这是第一次，我进行交易是因为危机还将来临，我发现自己进行交易时用的是望远镜。在我对风暴乌云的第一瞥和巨幅大跌兑现期间，市场动荡的幅度很明显比我想的要大得多，以致我开始感到疑惑，我是否会真正看到我认为自己清楚地看到了的东西。我们收到了很多警告，同时短期利率显著上升。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著名的金融家言谈乐观，至少对新闻记者是这样，股市随后的反弹揭穿了灾难预言家的谎言。我是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而看空后市，还是只不过犯了暂时性的错误，开始卖出得太早了。

我认定是我开始得太早了，但我实在是身不由己。接着市场开始出现廉价抛盘。那是我的机会，我尽力全部卖出，接着股价又再一次反弹，而且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我被洗出来了。

我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却破产了。

我告诉你这是不寻常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看着前面，并且看到了一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大堆钞票。外面插着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请随便拿”大大的几个字。旁边停着一辆马车，车斗一边漆着“劳伦斯·利文斯顿运输公司”几个字。我手中握着一把崭新的铲子。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在挖金矿的时候没有与我竞争的人，这是比别人先看到那堆钞票的好处之一。人们要是停下来看的话，他们可能早就看到这堆钱了；但他们那时只想看看棒球比赛，或者开车旅行或买房子，这一切都是我用我看到的钱在支付。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前头有这么一大堆的钱，我自然开始直接冲它奔跑过去。在我可以够到那堆钱以前，风向变了，正对着我刮过来，而我跌到了地上。那堆钱还在那儿，但我已经把铁铲丢失了，四轮马车也不见了。太早冲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我太急于向自己证明，我看到的是真正的钱，而不是海市蜃楼。我看到了，我知道我看到了。一想到我卓越的远见将带给我的回报，我就不再考虑与那堆钞票之间的距离。我本该走着去的，而不是快速冲刺。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等待来判断当时是否是全力放空的好时机。这样的时刻我本该利用我的纸带解读技巧的帮助，而我却没有这样做。就是这样，我才终于认识到，即使一个人在空头市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正确地看空，最好也不要一开始就大笔放空，应直到明确再没有任何引擎回火的危险时，再开始大笔放空。

这些年来，我已经在哈定兄弟公司交易了成千上万股股票，而且公司对我有信心，我们之间的关系极其愉快。我想，他们觉得我一定很快就会回到正确的轨道，而且他们知道我的习惯是在我正确的时候，我会竭尽全力赚取最多的钱，我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将赚到更多的钱，而不仅仅是弥补我的损失。他们已经从我的交易中赚到了许多钱，而且还将赚得更多。所以只要我的信用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我在他们那儿重新开始进行交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受到的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不再像原来那样过于自信而富有闯劲，或许我该说不再像原来那样粗心，因为我当然知道自己与崩盘的距离是如此的近在咫尺。我能做的就是等待观望，在放空之前我就应该这样做的。这不是亡羊补牢。在我下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必须十分确信。要是一个人从不犯错误，他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但是，如果他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将什么也得不到。

好了，先生，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来到市中心，再次感到信心百倍。这时我没有任何犹疑。在所有报纸的财经版上，我读到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是高高耸立的信号指示牌，那就是前面我没有明智地等到这个信号就全面地进行了放

Chapter 8

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赚钱

空。这个消息是宣告北方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和大北方铁路（Great Northern roads）发行新股的事。为了方便股东，股价支付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完成。此举在华尔街是桩新鲜事。我认为这件事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是不祥的预兆而已。

多年来，大北方铁路优先股就一直是个可靠的利好题材，这个宣告等于说另一个甜瓜将要被切开，幸运的股东有权以票面价格订购大北方铁路的新股。这些权力很有价值，因为股票市价总是远远高于票面价格。但现在货币市场是如此紧张，所以即使是全国最有实力的银行也不能太确定，这些股东们能用现金去买特权商品。大北方铁路优先股的卖出价在 330 美元左右。

我一到交易厅，就告诉埃德·哈定：“现在是出手卖出的好机会。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看看这儿吧，埃德，好吗？”

他已经看过了。我指出我对银行家那段表白的理解，但是他看不出我们即将面临的大崩盘。他认为在大笔放空之前最好先等等，因为市场的习惯总是会有大的反弹。要是我等的話，价格可能会变得更低一点，但操作也会更安全。

“埃德，”我对他说，“开始的时候要是拖得越久，当它真正开始时，市场崩跌就会越凌厉。那则宣告就是银行家签了字的自白书，他们害怕的正是我希望的。这是让我们坐上空头马车的一个信号。这是我们需要的一切，要是我有 1000 万美元，这会儿我会把每一分钱都押上去。”

我不得不多费一些口舌和他理论。他不太满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从那则令人惊异的广告所能得出的唯一推论。这推论对我而言足够了，但对交易厅里绝大多数人而言还远远不够。我卖出了一些，只是很少的一点。

几天以后，圣·保罗（St. Paul）公司很友善地登出了一则启事，宣布发行它自己的新股，股票还是权证，具体我记不得了。但那没什么关系。当时要紧的是，我在读启事的时候，一下子就注意到，它的新股付款日期被安排提前到大北方铁路和北方太平洋的付款日期之前，而大北方铁路和北方太平洋的新股付款日期是老早就宣布了的。事情很明显，好像他们正在用扩音喇叭叫嚣着，著名的老牌圣·保罗公司正在设法击败另外两家铁路公司，以争夺还在华尔街上四处游荡的一点钱。圣·保罗公司的银行家们很显然是害怕市场上没有足够三家公司的资金，而且他们并没有说“你先请，我亲爱的阿方斯！”要是资金早就缺乏了，而你肯定银行家知道这个情况，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状况？铁路公司迫切需要资金，但市场上没有资金。答案会是什么？

卖出！当然！这些大众，他们的眼睛就知道紧盯着股票市场，在那个星期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看不出一点苗头。聪明的股票作手们却看到了很多，甚至是一年的情形。这就是其中的差别。

对我而言，那是怀疑和犹豫不决的终结。我下定决心要坚持最初的想法。就在那天早上，我开始了我真的第一次战役，此后我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我告诉哈定我的想法和我的立场，对于我在 330 美元左右卖出大北方铁路优先股，以及在高位卖出其他一些股票，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我从早先并且代价沉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卖出得更加明智了。

我的名声和信誉一下子就恢复了。这就是在经纪公司做对了的好处，不管是不是因为碰巧造成的。但这一次，我异常冷静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不是因为一个直感或者对报价纸带熟练的解读技巧，而是因为我对影响股票市场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我不是在进行猜测，而是在参与不可避免的运动。卖出股票不需要什么勇气。除了价格会变得更低，我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对这点我必须采取行动，不是吗？我还能做什么呢？

整个股票市场如此疲软，像玉米粥一样。不久，市场行情出现了一个反弹，人们便走过来警告我，跌势已到了尽头。那些大户们，知道没有补平的抛空差额巨大，已经决定狠狠收拾空头一顿。这会让我们这些悲观的空头们吐出好几百万美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因为这些大户们不会有任何同情心。我过去常常感谢这些好心的劝告者。我甚至不会争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认为我对他们的警告没有感激之情。

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在大西洋城的朋友正感到极大的痛苦。他能理解我在大地震之前的直感。他不能不相信我直感的魔力，因为就是明智地遵从盲目冲动，通过卖出联合太平洋股票，我已经赚到了 25 万美元。他甚至说，这是神的力量使我在他看多时却卖出股票。另外，他也能够理解我在萨拉托加第二次在联合太平洋股票上的交易，因为他能够理解任何受秘密消息影响的个股的交易，那些消息决定了股价随后的波动，或者涨上去或者跌下来。但是要预测所有的股票一定会下跌，这样的事情常常让他感到恼火。那一类的内幕消息对任何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你究竟可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呢？

我回忆起老帕特里奇最爱说的话“嗯，这是一个多头市场，你知道的”就像对任何聪明的人来说，这就是有足够份量的内幕消息，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奇妙的是，遭受了暴跌 15 或 20 个点的巨大损失以后，人们依然恋恋不舍地迎接一个 3 个点的反弹，并确信底部已经到来，并且彻底的反转已经开始了。

一天，我的朋友走过来问我：“你平仓了吗？”

“我为什么要平仓？”我说。

“为了世界上最好的理由。”

“什么理由？”

“赚钱。它们已经触底，而且怎么跌下来的就会怎么涨上去。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回答道，“起初它们会沉到底部，然后开始回升，但不是立即升上来。它们会在好几天内奄奄一息，这些尸体会上升并浮到水面上，现在还不到时候。它们还没有彻底死掉。”

一个老前辈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那种总能想到一些事情的人。他说威廉·特拉弗斯看空后市，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他的朋友看多后市。他们交换了对市场的看法，他的朋友说道：“特拉弗斯先生，市场如此坚挺，你怎么能看空呢？”特拉弗斯反驳道：“没错！坚挺得像一具僵尸！”有一次，特拉弗斯来到一家经纪公司的交易厅，要求允许他查看账簿，工作人员问他：“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份吗？”特拉弗斯回答道：“我应该说是的，我放空了2000股这只股票！”

好了，反弹越来越虚弱。我竭尽全力趁着运气赚取最大的价值。每次我卖出几千股大北方铁路优先股，股价就下跌几个点。我觉得还有其他疲软的股票，于是也放空了一些。所有股票都下跌了，只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外，那就是立鼎（Reading）公司的股票。

当其他每一只股票都像坐着雪橇一样急速下滑的时候，立鼎公司却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岿然不动。人人都说这只股票被垄断了，它的表现也的确如此。他们常常告诉我，卖空立鼎的股票完全是在自找死路。经纪公司交易厅里的人们现在跟我一样，看空所有股票。但是如果有人建议卖空立鼎股票，他们就惊恐地喊救命。我自己放空了一些，并且坚持守住这些空头部位。同时，我自然更倾向于寻找并打击那些疲软的股票，而不是攻击受到强力保护的特定股票。我在对报价纸带进行解读的时候发现在其他一些股票上更容易赚到钱。

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立鼎公司多头炒作集团的事情。这是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集团。根据我的朋友们告诉我的情况，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拥有许多低价的股票，所以他们持股的平均股价实际上低于目前的股价水平。另外，炒作集团的主要成员与一些银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利用这些银行的资金，他们持有大量立鼎公司的股票。只要股价保持在高位，银行家们的友情就是牢固和坚定的。炒作集团中有一个成员的账面利润达到了300万美元。这样，哪怕股价有些下跌，也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难怪这个股票价格一直保持坚挺，并且公然向空头们发出挑战。不时地会有室内交易员们看看股价，咂咂嘴唇，并出手用 1000 股或 2000 股来测试一下这只股票的行情。他们动不了这只股票，因此他们平仓，把目光转向别处，寻找其他更容易赚钱的股票。每次我看到这只股票，也会再卖出一些，卖出的数量恰好能够让我自己确信，我确实是根据自己新的交易原则在进行操作，而不是在随心所欲地操作。

早些时候，立鼎股票的强势可能骗了我。报价纸带不停地说道：“别碰它！”但我的理解却有所不同。我是在参与一个总体下跌行情，市场上没有什么会例外，不管有没有炒作集团。

我总是独来独往。我在投机商号时就这么做，到现在也一直保持这么做。这与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一致。我必须自己看，自己思考，然后据此操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从市场开始按照我预测的方向走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有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真实的同盟者——固有的处境与形势。它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我。或许它们在调动后备力量时有时慢了一点，但是它们很可靠，只要我不是太没耐心。我不是在以报价纸带解读技巧或我的直感赌运气，是对事情不可阻挡的推断在替我赚钱。

重要的是要做出正确地判断，了解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总体形势——我的真正盟友——说“跌！”而立鼎股票不理睬这个命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辱。看到立鼎公司股价坚挺不动，就好像一切都安然无恙，我开始感到有些恼火。这应该是所有股票中最好的放空对象，因为它还从来没有下跌过，炒作集团持有许多股票，如果资金紧张的情况越来越显著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持有那么多股票的。总有一天，银行家朋友的日子会不比那些无亲无故的普通股民的日子好过。这只股票必定会与其他股票一起下跌。要是立鼎公司的股票不跌，那么我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我就是错误的，事实是错误的，逻辑也是错误的。

我估计股价坚挺不跌的原因是华尔街上的人害怕卖空这只股票。于是有一天，我同时给两个经纪人每人一条指令，卖出 4000 股股票。你应该已经看到这是一只被人垄断的股票，放空无疑是自寻死路，即使受到了那些强有力的单子打击，股价也只是俯冲了一下而已。我又放空了几千股，我刚开始卖空的时候，股价在 92 美元，就在几分钟内，我就拿到了所有卖空的成交回报单。

自那以后，我开始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 1907 年 2 月，我全部平仓。大北方铁路优先股已经下跌了 60 到 70 个点，而其他股票也下跌了同样的幅度。我赚

Chapter 8

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赚钱

了不少，但促使我全部平仓的原因是，我估计下跌并不代表近期的趋势。我仅仅是平仓，但我还没有看到到反转操作的程度。我不想完全失去我的位置，市场还不适合我马上就进行交易。我亏掉了在投机商号赚到的第一个 10000 美元，是因为我进进出出地进行交易，一年四季每天都进行交易，不管市场形势是否合适。我不会两次犯一样的错误。另外，别忘了不久前我还破产过，那是因为我太早地看到股市会崩盘，并且在合适的时机到来之前就开始卖出。现在，当我有了一大笔利润，我想落袋为安，这样我就能证明我是正确的。以前的反弹曾经让我输得一文不名。我不想让下一次反弹把我洗出去。我没有坐着不动，我去了佛罗里达。我喜欢钓鱼而且我需要休息一下。在佛罗里达，这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除此以外，在华尔街与棕榈滩之间有直通线路可以进行联系。

第 9 章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我在远离佛罗里达海岸的海面上巡航。钓鱼真不错。远离股市时，我能轻松的享受一段美好时光。一天，在棕榈滩外海，几个朋友坐着摩托艇过来。其中一个随身带来一张报纸。我已经有段日子没看报纸了，也没有什么想看的念头。我对报纸上的任何新闻都没有兴趣。但我还是瞄了一眼朋友带上游艇的报纸，我看到市场已经有了巨大的反弹，有 10 个点或者更多。

我告诉朋友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间或有适度的反弹是合理的，但空头市场还没有结束。然而，在华尔街，或是愚蠢的大众，或是绝望的多头们不顾货币形势，把股价哄抬到合理范围以上，或者纵容别人这么干。对我来说，这太过分了，我必须去看一下市场情况。我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不该做些什么，但我知道我的当务之急是要看看行情报价板。

我的经纪公司，哈定兄弟公司，在棕榈滩上没有一家分公司。当我走进时，我发现那儿有很多我认识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发出看好之声。他们是那一类根据纸带信息进行交易并希望快速行动的人。这些交易商没想着要往前看得多远，因为他们的操作方式不需要他们这么做。我告诉你，我是如何在纽约的投机商号里广为人知，被称作少年赌客的。当然，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别人的盈利和操作规模。分公司里的那些家伙听说我已经在纽约通过做空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现在希望我再次大力做空。他们认为反弹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似乎认为那是我的责任，就是去与反弹作斗争。

我来佛罗里达本是来钓鱼旅行的。前一阵子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需要休假。但当我看到股价反弹得这么高，我就不再认为需要休假了。我在上岸时还没想过上岸以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我必须卖出股票。我是对的，而且我必须用我老的并且是唯一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用钱来证明。对整个股

市放空是一种正确、谨慎、有利可图，甚至是爱国的行为。

我在行情报价板上首先看到的就是阿纳康达（Anaconda）股价即将突破 300 点。这只股票已经大幅上涨，而且明显背后有大力做多集团在支撑。这是我长期交易形成的一个结论，就是当一只股票的股价第一次突破 100 点、200 点或 300 点时，股价不会在整数位就停下来，而是会继续走高一大段，因此要是你在股价刚突破整数关的时候立刻买进，你几乎肯定会赚钱。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创新高的时候买入股票。但我有这样的股价运作经验，可以指导我如何进行操作。

阿纳康达只是 1/4 面值的股票，也就是说，股票的面值只有 25 美元。这只股票需要 400 股才相当于普通其他股票的 100 股，普通其他股票的面值是 100 美元。我预计当它突破 300 美元关口以后，它应该继续保持上涨，并且很可能马上触碰 340 的价位。

我看淡后市，记着我也是一个根据对报价纸带的解读来进行交易的人。我知道阿纳康达，如果它按照我预计的方式运行，股价变动会很快。不管是什么股票，只要股价变动迅速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我已经学会耐心地等待以及如何持仓观望，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快速地波动，而阿纳康达显然不是一只懒洋洋的股票。我买进这只股票，是因为这只股票的股价突破了 300 点，由于欲望的促使，这种欲望总是很强烈，就是要来证实我的观察。

就在那时，报价纸带显示的是市场上买盘比卖盘强势，因此市场总体的反弹还会走得更远。在放空前保持观望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尽管如此，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还可以赚些工资。要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阿纳康达股票上迅速赚取 30 个点的利润。对整个市场看空，同时却对某一只股票看多！因此我买进 32000 股阿纳康达股票，也就是整整 8000 股足额股票。这是一次很好的小规模孤注一掷，但我确信自己的判断，而且我预料从中赚取的利润会有助于增加我的保证金，可以用做以后放空的保证金。

第二天，由于北方刮起了风暴，电报线路断了。我在哈定兄弟公司的交易厅里等着消息。大伙儿在闲聊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股票交易商们在他们不能交易时通常都这样。接着我们得到了一个报价，也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报价：阿纳康达，292 美元。

那儿有个家伙跟我在一起，是我以前在纽约遇见过的一个经纪人。他知道我有 8000 股足额股票的多头，而我猜想他自己也有一些，因为当我们得到那个报价时，他明显大吃一惊。他不清楚那只股票就在那个时刻是否已经又跌了 10 点。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以阿纳康达上涨的方式来看，它要下跌个 20 点也没什么值得让人惊奇的。但我跟他说：“不要担心，约翰。它明天就会好起来的。”我的确也是这么想的。但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显然他心里很清楚。他是那种类型的人。所以我笑了起来，我在交易厅里继续等着，万一有些报价传过来。但没有。那一个报价是我们得到的全部：阿纳康达，292 美元。这意味着我账面上有近乎 10 万美元的损失。前面我希望快速行动。好了，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第二天，电报线路恢复了工作，我们像往常一样得到了报价。阿纳康达在 298 美元价位开盘，随后冲高到 302 $\frac{3}{4}$ 美元，但很快它就开始慢慢减弱。另外，股市上其他股票的表现也不像要继续反弹的样子。我决定要是阿纳康达回跌到 301 美元，我就必须考虑整个事情是个虚假的运动。要是像推想的那样，股价应该已经直冲到 310 美元，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相反，要是股价回档到 301 美元，意味着先前的情况骗了我，我是错的。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结束错误，按正确的做。我已经买了 8000 股足额的股票，期望能有 30 或 40 个点的上升。这不是我的第一个错误，也不会是我的最后一个。

确定无疑，阿纳康达跌回到了 301 美元。一旦股价触及那个价位，我就悄悄走到电报操作员边上，他们有一条直通纽约总公司的线路，我跟他说：“把我的阿纳康达全部卖出，8000 股。”我说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不想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几乎惊恐地看着我。但我点点头，说道：“全部卖掉！”

“确定吗，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要以市价卖出吧？”他看起来似乎由于粗心的经纪人的错误操作，他自己会亏掉几百万美元。但我只是告诉他：“卖！不要多问！”

布莱克家族的两个成员，杰姆和奥利，也在交易厅里，他们听不到操作员和我的谈话。他们俩是大交易商，最初来自芝加哥，在那里他们已经以炒作小麦出名，现在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户。他们很富有，而且挥霍无度。

在我离开电报操作员并走回行情报价板前的座位时，奥利弗·布莱克冲我点头微笑着。

“你会后悔的，拉瑞。”他说。

我停了下来，问道：“你什么意思？”

“到明天你会把它买回来的。”

“买回什么？”我说。除了那个电报操作员，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阿纳康达，”他说，“你会花 320 美元买回来的。这个行动不怎么样，拉瑞。”他又笑了。

“什么不怎么样？”我看起来一副无辜的样子。

“以市价卖出你的 8000 股阿纳康达，事实上，你还坚持这样做。”奥利弗·布莱克说道。

我知道他应该很聪明，而且经常依靠内幕消息交易。但他对我的事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就搞不懂了。我确信公司没有出卖我。

“奥利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笑了，告诉我说：“我从查理·克拉泽那儿知道的。”就是那个电报操作员。

“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位置。”我说。

“我听不到你和他的悄悄话。”他咯咯笑道，“但我可以听得出他为你发往纽约总公司的消息的每个字。许多年以前，因为电报上的一个错误，我大吵了一架，自那以后我就学会了发电报。从那时起，当我像你刚才做的一样，用口头向电报操作员下单，我想确认操作员发出的正是我给他的信息。我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内容。但是你会后悔的，卖出阿纳康达。它会冲到 500 美元。”

“这次不会，奥利弗。”我说。

他盯着我，说道：“你太过自信了。”

“不是我，是报价纸带。”我说。那儿根本没有什么股价收报机，因此那也就没有任何报价纸带。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听说过那些家伙，”他说，“他们看着报价纸带，却看不到价格，他们看到的是股票到站和离站的时刻表。但他们身处墙四周设置软垫的病房里，那儿他们伤害不到自己。”

我没有对他作任何回答，因为就在那时伙计给我带来了一份成交报告。他们已经卖出 5000 股，价位在 299 ¾ 美元。我知道我们的行情报价比市场稍稍落后一些。当我给操作员指令卖出时，在棕榈滩行情报价板上的价位已是 301 美元。我很确信，就在那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实际卖出的价位会更低，要是有人愿意从我这里以 296 美元接手我的股票，我会欣喜若狂地接受。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我从不以限价指令交易是正确的。设想要是我限定卖价在 300 美元以上，情况会如何？我将永远不能脱手。噢，不，先生！当你想脱手的时候，就要脱手。

现在，我的股票买进成本大约是 300 美元。他们卖出了 500 股足额股票，价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位在 299¼ 美元。接下来的 1000 股卖出价在 299½ 美元。后面 100 股在 299½ 美元、200 股在 299¾ 美元，以及 200 股在 299¼ 美元。我的其余股票以 298¾ 美元出手。这花了哈定兄弟公司最聪明的场内交易员 15 分钟才卖出最后 100 股股票。他们不希望一下子把股价打下来很多。

一旦我拿到成交回报单，也就是将我最后的多头股票卖出，我将就开始执行我上岸来真正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卖空股票。我只是必须这么做，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在经过无法容忍的反弹以后，现在正恳求大家做空。为什么？人们又在开始发出一片看好声，然而市场的行动方式告诉我，反弹已经走到尽头。卖空是安全的，这不需要考虑。

第二天，阿纳康达以低于 296 美元的价位开盘。等待进一步反弹的奥利弗·布莱克，已经早早地来到经纪公司，想在股票突破 320 美元的时候抓住机会卖出。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这只股票上做多了多少股，或者他究竟是否做多。但在他看到开盘价以后，他笑不出来了，那一天之后这只股票跌得更多，并且在交易报告回到棕榈滩我们手中时，上面显示根本没有市场交易，他更笑不出来了。

当然，这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证明。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我不断增长的账面利润不断提醒我是正确的。自然，我卖出了更多股票。这是个空头市场，它们都会下跌。第二天是星期五，是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我不能再待在佛罗里达钓鱼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放出了大量的空头部位。我需要待在纽约。谁需要我？正是我自己！棕榈滩太远、太偏僻了。在电报来回的过程中有太多宝贵的时间流失了。

我离开棕榈滩前往纽约。在星期一，我必须在圣·奥古斯丁停留 3 个小时等火车。那儿有一个经纪公司，我必须去看看在我等待时市场是如何表现的。阿纳康达从上个交易日以来又跌了几个点。事实上，直到那年秋天的暴跌为止，这只股票一直在不停地下跌。

我回到纽约，并且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做空头交易。市场就像以前一样频繁地反弹，我不断地平仓获利并再次放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没有紧抱持仓观望。要记得，我过去曾经把因为旧金山地震造成的暴跌而赚到的 30 万美元输得一无所有。那时我是正确的，但还是破产了。我现在做得很安全，因为一个人受到挫折以后，通常会喜欢享受正确的成果，即使他还没有达到巅峰阶段。要赚钱的方法就是去赚钱，要赚大钱的方法就是恰好在适当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在这一行中，一个人必须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一个投机客不能仅仅是一

Chapter 9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个学生，他必须同时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投机客。

我做得非常好，即使现在看来，我的战役在战术上还有些不足。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市场变得迟钝起来。显然在深秋来临之前，也不能做什么大手笔的交易。我认识的所有人不是已经去了欧洲，就是正在计划去欧洲。我想这对于我来说，再好不过了。因此我全部清仓。当我坐船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净赚了超过75万美元。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可观的盈利。

我在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的游览胜地和矿泉所在地）玩得很开心。我已经赚到了度假所用的钱。在这样的地方真的很不错，身上带着许多钱，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每个人都想痛痛快快地玩一把。在艾克斯莱班，要实现这些愿望不费什么力气。华尔街是如此遥远，我甚至从来就没想起过它，对我来说，这也是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赶不上的。我不用听有关股票市场的谈论，也不用交易。我有足够的钱，足够我花上很长一段时间，另外，当我回去以后，我知道该怎么赚得更多，比那年夏天在欧洲所花的多得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论坛报》看到一个来自纽约的新闻报道，说炼铁公司已经宣布要发放特别红利。他们已经把股价炒得很高，整个市场也已回复变得非常强势。当然，这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则消息只是意味着多头一派仍然在绝望地与市场大势、与一般常识以及通常的诚实品质作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情况，想通过这些手段来把股价炒高，以便在风暴袭击他们之前可以把股票脱手。或许他们的确不像我认为的一样相信危险是如此严重或者如此迫在眉睫。华尔街上的某些大人物跟政客或傻瓜一样，容易一厢情愿。我自己可不能这么做。对于投机客来说，这样一种态度是致命的。也许发行股票的实业家或新企业的发起人可以有资本沉迷于这种一厢情愿中。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在那个空头市场中所有一切多头炒作注定是要失败的。一看到那则消息，我知道要舒心就只有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去卖空炼铁公司的股票。为什么？那些内幕人士仿佛跪着请求我这么做，因为在濒临货币灾难的时候，他们却提高股利发放比例。这就像你小时候别人找你挑衅一样，让人非常恼火。他们向我发出挑衅，要我卖空那只股票。

我通过电报发出了一些卖空炼铁公司的指令，并且建议我在纽约的朋友们也一起做空。当我从经纪人那儿得到交易回报单，我看到他们成交的价位已经比我在巴黎《先驱论坛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我原来的计划是先在月底返回巴黎，然后三个星期以后坐船回纽约，但一旦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从经纪人那儿接到电报回报单，我就起身回巴黎了。我一到巴黎，就在同一天，我联系了轮船公司，发现那儿正好有第二天驶往纽约的一班快轮，于是我搭乘了这班快轮。

就这样，我回到了纽约，比我原定的计划几乎提早了一个月，因为这是在市场上做空最舒服的地方。我有 50 多万美元的现金作保证金。我回来不是由于我要放空，而是因为我的理智。

我卖出了更多股票。随着银根越来越紧、短期贷款利率越来越高，股价也越来越低。我已经预见到这一点。第一次，我的远见让我破产了。但现在我是正确的，并且欣欣向荣。然而，真正的喜悦是意识到，作为一个交易商，我现在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我还有很多要学的，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再挣扎踌躇，不再采用半吊子的方法。纸带解读技术是这个游戏重要的一部分；同样在合适的时机开始也非常重要，坚守住你的仓位也非常重要。但我最重大的发现是一个人的必须研究基本的形势，评估那些情况以便可以参与到可能的事态发展中。简而言之，我已经学到了要赚钱必须要做的事。我不再盲目地进行赌博，或者关注对游戏技巧的掌握，而是通过认真研究和清晰思考来赢得成功。我也发现没有任何人能够避免愚蠢操作的危险。因为一个人愚蠢的操作，终会得到愚蠢的回报。因为发工资的出纳很称职，所以从不会漏发属于你的工资。

我们的公司赚了很多钱。我自己的操作是如此成功，以致他们开始四处谈论，当然，是被大大夸大了的。人们相信是我促使了很多股票开始破位下跌。常常有不知道名字的人会走过来并向我表示祝贺，他们都认为最神奇的事就是我赚了这么多钱，却对我第一次跟他们提到看空后市的时间只字不提，而且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疯狂的空头，一个带着股市亏钱者的报复性怨恨的空头。他们认为我预见到资金困难没什么稀奇的。对他们来说，我的经纪公司的账簿会计仅用了没几笔，就在收支总账的贷方写下了我所赚取的利润，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朋友们经常告诉我，在不同的经纪公司，哈定兄弟公司的少年赌客都会被引用来作为向多头集团发出的各种威胁，那就是市场明摆着想寻求一个更低的价格水平时，他们还试图把许多股票的价格炒得非常高。直到如今，他们还在谈论我发起的突然袭击。

从 9 月下旬开始，货币市场大声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但是相信奇迹的愿望，让人们不愿卖出他们剩余的投机性股票。在 10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一个经纪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让我对自己的自我克制感到羞愧。

你该记得资金借贷通常是在交易所底楼的资金调度站周围进行的。那些接到银行发出短期借款偿付通知的经纪商们一般都知道，他们必须重新借入多少钱。当然，银行知道他们的部位，只要与可贷资金有关，那些有钱可贷的银行会把资金放在交易所。这些银行资金被一些经纪商处理，他们的基本业务就是做短期贷款。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当天新的利率会被公布。通常这个新的利率反映了到那时为止成交的放贷利率水平的合理平均值。放贷业务通常以公平竞价的方式公开进行，所以每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在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通常都没有什么放贷业务，但在交割时间以后，也就是下午2点15分以后，经纪商们就会确切地知道他们当天的现金部位如何，随后他们就可以去资金调度站把他们多余的钱借出或借入他们需要的资金。这项业务也是公开进行的。

10月初的某个时候，我跟你提起过的经纪人走过来告诉我，经纪商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张，因此当他们有钱可贷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资金调度站。原因是好几家著名的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儿虎视眈眈，打算把所有的资金抢先弄到手。当然，没有一个做开放款业务的人能够拒绝把钱借给这些公司。他们是有偿付能力的，而且他们的附属担保品也足够好。但问题是一旦这些公司借到所需的钱，借款人就没有希望拿回这些钱了。他们干脆说他们无力偿付，借款人就将无可奈何，只能延长放款期限。因此任何一家有钱可贷的交易所经纪公司通常都会派它的工作人员直接去交易厅四周，而不是去资金调度站，他们会悄悄地跟好朋友说：“想要100吗？”意思是，“你想要借10万美元吗？”那些替银行工作的货币经纪商当时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资金调度站看起来是一副惨淡的景象。你可以试想一下！

对了，他还告诉我，问题的关键是，在10月份的那些日子里，这已经成为了交易所的规矩，就是由借方自行决定利率。你看，利率在年利率的100%和150%之间上下波动。我猜想通过让借款者决定利率，放款人就不太觉得自己像个放高利贷的人。但你可以确信，他得到的与其他人一样多。借款人自然不会想着不付高利率就可以拿到钱。他公平竞争，别人付多少，他也会付多少。他需要的是钱，能拿到钱就感到开心了。

情况越来越糟，可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那些看多的多头们、那些乐观的人们、那些一厢情愿的人们，以及那些拥有巨额股份的人，在一开始惧怕小额亏损带来的伤痛，现在却要忍受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完全切除手术的痛苦了。这一天我将永远不能忘却，1907年10月24日。



从货币经纪商发出的交易报告很早就表明，借款人必须支付任何放款人认为合适的利率。市场上没有足够的钱可供借贷。那天，借款的人群比平时多得多。当那天下午交割的时间到的时候，资金调度站周围肯定有上百个经纪人，每一个都想借到他的公司急需的钱。没有钱，他们就必须卖出股票，这些股票是他们以保证金持有的，以任何能够成交的价格卖出。在这个市场上，要买股票的人和钱一样稀缺，而当时市场上连一个子儿都看不到。

我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看空。因此公司用不着借钱，但我的朋友，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经纪人，第一次看到资金调度站周围有这么多憔悴的脸向我走来。他知道我有对整个市场大笔做空。

他说道：“天哪，拉瑞！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情况。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做些让步。在我看来，似乎现在每个人都要破产了。你不能再卖股票了，市场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的回答却是：“你听说过学校课堂上的实验吗？在玻璃罩里放着老鼠，当他们开始从玻璃罩往外抽空气时，你可以看到可怜的老鼠呼吸得越来越快，它的两边像超负荷工作的风箱一样起伏，试图从不断减少供应的玻璃罩里获得足够的氧气。你看着它窒息，直到它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爆裂出来，不断喘气，快要死了。嗯，当我看到资金调度站周围的人群时，这就是我想到的场面！到处都没有钱，你不能清算你的股票，因为没有任何人买他们。要是我问我的话，我要说整个华尔街都在这一刻破产了。”

这促使我思考。我已经预见到即将会有一个暴跌，但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恐慌。这可能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

最后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呆在资金调度站等钱一点用都没有。那儿一分钱都没有了，接着大灾难发生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听说的情况是这样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托马斯先生，知道了华尔街上一个经纪公司都将面临的灾难情况，便出去寻求援助。他拜访了詹姆斯·斯蒂尔曼，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这是全美国最有钱的银行。这家银行自夸借款利率从没有超过6%。

斯蒂尔曼听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所说的情况以后，说道：“托马斯先生，我们必须去找摩根先生一起商量这件事。”

Chapter 9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这两个人希望消除我们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恐慌，一起去了摩根公司的办公室，去拜访摩根先生。托马斯先生把情况摊在了他面前。等他说完，摩根先生说道：“回到交易所去，并且告诉他们，就说那儿会有钱给他们的。”

“哪儿？”

“银行！”

在那种危急时刻，所有人对摩根先生的信任是如此强烈，以致托马斯先生没等进一步详细的信息，就奔回交易所大厅，向他那些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同伴们宣布缓刑的消息。

接着，在下午2点30分以前，摩根先生派了范恩博 & 阿特伯里公司（Van Emburgh & Atterbury）的约翰·阿特伯里到借钱的那一帮人那儿去，大家都知道他与摩根公司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朋友说这个老经纪人很快来到资金调度站。他举起了手，就像复兴大会上的劝导者一样。起初因为听了托马斯主席的宣布开始平静下来的这群人，现在又开始担忧起救援计划会落空，以及最糟糕的情况还是会发生。但当他们看到阿特伯里先生的脸，并看到他举起了手，他们立刻惊呆了。

接下来全场陷入死一般的静寂，阿特伯里先生说道：“我获得授权，可以出借1000万美元。放松点！有足够的钱可以借给你们每一个人。”

接着他开始行动了。他没有给每一个借款者放款人的姓名，而只是草草记下借款者的姓名和所要借的数目，并告诉借款者：“会有人告诉你，你的钱在哪儿的。”他的意思是指银行的名称，借款者以后可以从那儿拿到钱。

一两天以后，我听说摩根先生只是放话给纽约受惊的银行家们，他们必须提供纽交所需要的钱。

“但我们没钱，我们已经放款到了极限。”银行家们抗议道。

“你们还有准备金。”摩根厉声说道。

“但我们早就低于法定限制了。”他们嚎叫着。

“就用它们！这就是准备金要派的用场！”这些银行家们只好服从命令，动用了大约2000万美元的准备金，从而挽救了股票市场。银行的恐慌直到第二个星期才爆发。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摩根就是这样的人。银行家们都无法与他相比。

这就是那天的情形，也是我此生作为一个股票作手的所有日子里记得最鲜明的一天。就在这一天，我的盈利突破了整整100万美元。这标志着我慎重计划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交易战役圆满结束。我所预见的情况最终发生了。但远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我的一个狂野的梦想实现了，在这一天我成功称王了。

当然，我会做出解释。在我来纽约几年以后，我经常苦思冥想，在波士顿作为一个15岁的少年在投机商号我就击败了这个游戏，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公司里我却不能击败这个游戏，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发现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也就不会再犯错了。到那时我不仅拥有想要正确操作的愿望，而且拥有保证自己操作正确的知识。而那将意味着力量。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关于伟大的深思熟虑的梦想，或者天生自负狂妄的空想。这是一种感觉，认为那个曾经在富勒顿公司和哈定兄弟公司让我感到如此困惑的同一个市场，总有一天会对我俯首帖耳。我只是觉得这一天总会到来。这一天真的来临了，就是在1907年10月24日。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那天早上，一个为我的经纪商做了很多业务的经纪人，他知道我大笔做空，来到一家公司，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是华尔街上最著名的银行合伙人。我的朋友告诉这银行家我正在交易的份量是多么大，因为我确实在尽最大限度地进行交易。除非你尽可能地捞到所有好处，否则做对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或许这个经纪人进行了夸大以使他的故事听起来很重要。也许我有很多追随者，数目甚至超过了我知道的。或许这个银行家远比我更清楚形势是多么严峻。总而言之，我的朋友跟我说：“他非常感兴趣听着我告诉他的事情。你说只要再推一两下，当真正的卖压开始的时候，市场就会发生一些状况。当我讲完以后，他说那天晚些时候他可能有些事让我做。”

当这些经纪公司发现无论出多少价也贷不到一分钱的时候，我知道时机已经来临。我把经纪人派到不同的人群中去。联合太平洋一度连一张买单都没有。不管任何价位！试想一下，其他股票的情况也是一样。没有钱来支撑股票，没有任何人要买他们。

我拥有巨大的账面利润，并且确信要进一步打压股价，我要做的就是发出指令，卖出10000股联合太平洋股票，以及其他六种有着良好股利分配的股票，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悲惨的境况。在我看来，市场大恐慌会突如其来地发生，而且其来势凶猛的程度和特征，会让证交所的理事们认为还是关闭交易所比较好，就像1914年8月曾经做的一样，当时世界大战爆发了。

这将意味着我的账面盈利巨幅增长。这也可能意味着无法将那些利润转换成

Chapter 9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实际的现金。但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考虑，其中一件是进一步的崩盘将会延迟复苏，这是我正在开始指望的复苏，就像在放血手术以后需要补充元气一样。这样的恐慌将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

我做出决定，就是因为继续活跃地做空是不明智的，也是令人不愉快的，那么对我来说继续做空也就不合逻辑。因此我掉头转向并且开始买进。

在我的经纪人开始为我买进不久，顺便说一下，我是以最低的价格买进。那个银行家派人把我朋友找了去。

“我派人找你来，”他说，“因为我希望你立刻去找你的朋友利文斯顿并跟他说，我们希望他今天不要再卖出任何股票了。市场不能承受更多压力了。情况就是这样，要避免毁灭性的恐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呼吁你的朋友展现他的爱国精神，在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为大家的利益着想。他怎么回答，请立即让我知道。”

我的朋友立即过来告诉我。他非常老练。我猜想他认为我既然已经计划摧垮市场，那么我会认为，他提的要求就相当于要让我白白放弃赚取约 1000 万美元的机会。他知道我对某些市场大户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像我一样，在知道即将发生什么的时候，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许多股票倒给公众。

事实上，大户们也是大的受害者，我以最低价买进的许多股票都是金融界著名人士名下的股票。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空头部位平仓，在我看来，这是个机会，可以让我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股票，同时也可以帮助股价实现必要的恢复，要是在同一时间没有任何人打压市场的话。

所以我告诉我的朋友：“回去告诉布兰克先生，就说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就在他派你来之前，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今天我不仅不会卖出更多股票，而且我将进场尽可能地买进。”我信守诺言。那天我买了 100 万股股票，打算长时间做多。而且以后 9 个月之久我都没有卖空任何一只股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我的朋友们说，我的梦想已经成为了现实，我在那一刻称王的原因。在那天有一段时间股票市场的确是任人摆布，无论是谁想打压它。我没有妄想自己会成为伟人，事实上，我常常被指责袭击市场，而且华尔街的流言蜚语总是把我的操作夸大其词，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

我毫发无伤地度过了那个恐慌时期。报纸上说拉瑞·利文斯顿，这个少年赌客，已经赚了好几百万美元。是的，那天交易结束以后，我的身价的确超过了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100 万美元。但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金钱，而是无形的东西：我做对了，我对未来做出了预测并且按照明确的计划行事。我已经学会一个人要赚大钱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我已经永远地脱离了赌博阶层，并且最终学会了如何明智地进行大笔交易。这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天。

第 10 章

我第一次付出的 100 万美元代价

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并不会比研究我们的成功给我们带来更多帮助，但所有人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要避免惩罚。当你把某些错误与赔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并不希望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当然，股票市场上的所有错误都会伤害到你的两个弱点，你的钱袋和你的虚荣心。但我将跟你说一些奇妙的事情：一个股票投机客有的时候会犯错，并且他知道自己正在犯错。而在他犯错以后，他会问自己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经过长时间的冷静思考，当惩罚的痛苦消失以后，他可能会认识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犯错的，在什么时候、在交易的哪个特定关头，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犯错。然后，他只是把自己痛骂一顿，就此作罢。

当然，要是一个人既聪明又幸运，他就不会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会犯与第一次错误相类似的千千万万个错误中的任何一个错误。错误的家族成员是如此巨大，以致当你想要看看你有什么傻事可以去做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误围绕在你身边。

要告诉你关于第一次让我付出 100 万美元代价错误的故事，必须先回到我第一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也就是在 1907 年 10 月的大暴跌之后。随着我交易的进行，有 100 万美元只不过是意味着更多的本金。金钱本身不会让一个交易者感到更舒心，因为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他都有可能犯错，而在犯错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感到舒服。而在一个百万富翁做得对的时候，他的钱只不过是他的奴仆之一。亏钱对我来说是最小的麻烦。任何一笔损失只要是我接受以后，从来不会让我感到烦扰。睡过一觉后我就会把它忘记。但坚持错误，不接受亏损的事实，会让你的钱包和你的精神同时受到伤害。你还该记得迪克森·沃兹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非常紧张，因此朋友问他出了什么问题。

“我都无法睡觉。”紧张不安的人回答道。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为什么睡不着？”朋友问。

“我持有这么多的棉花合约，以至于我老想着这事，所以睡不着。这快把我折磨得精疲力竭了，我该怎么办？”

“卖出，把仓位减下来，直到你睡得着的程度。”朋友回答。

通常，人们总是能很快地适应周围环境，以致丧失了客观判断力。他不会感到其中有很大的区别，他也不能清楚地记得当不上百万富翁会有什么感觉。他只会记得，原来有很多事他不能做的，现在他可以做了。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和普通人不需很长时间就会丢失他们贫穷时的习惯。但要忘却他过去曾经富有的时光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猜想这是因为金钱创造了需求，或者促进了他们需求的增加。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从股票市场赚到钱以后，他很快就会丧失不花钱的习惯。但当他亏钱以后，要丢掉花钱的习惯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在1907年10月我回补空仓并转而做多以后，我决定放松一会儿。我买了一艘游艇，计划去南部水域休假。我非常热衷于钓鱼，并且早该好好享受一下了。我期待着，希望有一天可以出发。但我没能如愿，市场不让我走。

我一直做商品交易，就像我做股票一样。我年轻时在投机商号就开始这样做了。我研究那些市场已经好多年，尽管可能不像在股票市场上那样勤勉。事实上，相比股票，我更愿意从事商品交易。商品交易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这点毫无疑问。商品交易比股票交易更具商业冒险的特性。一个人可以像对待任何商业问题一样对待商品交易。或许你可以用假设的参数支持或反对商品交易市场上的某种趋势，但成功只是暂时的，因为最后事实一定会被接受，这样交易商可以通过研究和观察获利，就像他在正常生意中做的一样。他可以观望并衡量各种情况，而且他知道的和其他人一样多。他不需要防卫内线炒作集团。在棉花、小麦或谷物市场上，不会突然在一夜之间通过了股利分配方案或增加配股配息。从长期来看，商品价格只受一个法则控制，就是供需的经济法则。商品市场上的交易商的主要业务就是取得影响供需的因素，现在的和预期的。他不需要像做股票一样，沉湎于对许多情况的种种猜测。商品交易总是很吸引我。

当然，所有的投机市场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报价纸带的信息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怕麻烦去思考，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问自己一些问题，并考虑各种情况，他会发现，答案会自己直接出来。但是人们从来不会不怕麻烦地问问题，更不用说去寻找答案了。普通美国人都不是容易轻信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这样，除了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当他来到经纪公司的交易厅并且看

Chapter 10

我第一次付出的 100 万美元代价

着报价纸带的时候，不管是股票还是商品。这是所有游戏当中真正需要事先进行研究的的游戏，正是这样的游戏，美国人在没有采取习惯且极其明智的准备工作，以及预防性的质疑就投身其中。他会拿出一半的家产投入到股市冒险，而所做的准备工作却远不及选择一辆中等价位的汽车来得多。

报价纸带的解读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复杂。当然，你需要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记住某些基本规则。解读报价纸带不是替你进行算命。报价纸带不会告诉你下个星期四下午 1 点 35 分你会真正值多少身价。解读报价纸带的目标是去弄清楚，首先，交易如何进行；其次，何时去交易，也就是是否买进比卖出更明智。对于股票、棉花、小麦、谷物或燕麦，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注视着市场，也就是由报价纸带记录的一系列价格变化的进程，目标只有一个：确定方向，也就是价格变化的趋势。我们知道，价格会根据遇到的阻力波动，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为了便于解释，我们会说价格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会沿着最小阻力线移动。它们会按照最容易发生的方向运动，也就是说如果上涨的阻力小于下跌的阻力，价格就会上涨，反之亦然。

当市场完全开始以后，没有人会分不清到底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对于一个思想开放和目光清晰的人来说，这种趋势是明显的，让一个投机者把他观察到的事实硬套到他的理论上去，从来不是明智之举。这样的人会，或者应该会知道当时的市场是一个多头市场还是一个空头市场，而要是他知道这一点，他就会知道是该买进还是卖出。因此在行动一开始，他就需要知道是应该买进还是卖出。

例如，让我们假设，市场像往常一样处在两个波动之间，上下有 10 个点的区间起伏，最高到 130 点，最低到 120 点。在底部的时候市场看上去很疲软；或者，当它涨起来时，在上涨了 8~10 个点以后，市场可能看起来极其强劲。一个人不应该光看表面现象进行交易。他应该等待直到报价纸带告诉他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交易。事实上，就是由于许多人因为股价看起来便宜就买进了股票或者看上去价格挺贵而卖出了股票，已经导致了千百万美元的损失。投机客不是投资者，他的目标不是以较高的利率获得稳定的回报，而是要靠投机获取利润，不管他正在投机的东西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因此，在交易一开始就应该确定投机的最小阻力线，而他应该等待的则是路线自行确定的时刻，因为这是他开始忙碌的信号。

解读报价纸带只不过让他可以看到在 130 点时，卖盘比买盘强劲，价格回档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是很自然的事。在卖盘压过买盘的时候还涨到这个点位，肤浅的看盘者可能就会断定价格不到150点就不会停下来，所以他们选择买入。但是在回档开始以后，他们或者持股不动，或者以小幅损失的代价卖出，或者他们转而卖空并看空后市。但到120点的时候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买盘压过了卖盘，市场出现反弹，同时空头开始平仓。公众总是这样受到两面夹击，不由得让人对他们的执迷不悟感到惊奇。

最后，发生了某些事情，增加了上涨或下跌的力量，使最大阻力点上移或下跌，在130点的时候买盘首次强过了卖盘，或者在120点的时候卖盘强过了买盘。价格将突破老的关卡或运动极限继续前行。通常，会有许多交易商在120点的时候卖空，因为市场看上去是如此虚弱，或者在130点的时候做多，因为市场看上去是如此强劲。同样，当市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仿佛受到了压迫，过了一會兒，要么改变看法开始转向操作或者平仓出来，不管怎么做，他们有助于更清楚地找到最小阻力的价格线。这样，已经耐心等着确认这条线的明智的交易商，将会争取交易的基本形势的帮助，以及社会上那部分正好猜错，而现在必须纠正错误的那帮交易者的力量的帮助。这样的修正会推动价格沿着最小阻力线运动。

在此，我要说，尽管我不把它当成一个数学上必然的事情或是一条投机的公理，我的经验是意外事件，也就是突发或不可预见的事件常常会帮到我，不管我在市场上的部位是多头还是空头，只要是基于我对最小阻力线做出的决定。你还记得我曾告诉你的，在萨拉托加关于联合太平洋的那一段经历吗？我做多是因为我发现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我应该坚持做多而不该听信我的经纪人告诉我的，内幕集团正在卖出股票。公司董事们在想些什么其实改变不了什么，我也不可能知道。但我能够并且的确知道报价纸带在说着：“涨上去！”接着就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宣布提高股利分配比率的消息，股价也随之上涨了30个点。在164点的时候，价位看上去相当高了，但正如我以前告诉你的，从来不会因为股价太高而不能买进股票，或者太低而不能卖出股票。股价本身，跟我确立最小阻力线没有任何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你按我说的交易，你会发现，在一个市场收盘和隔天市场开盘之间发布的任何重要消息，通常都与最小阻力线非常配合。在消息被印刷出来之前趋势已经形成，在多头市场利空消息通常会被忽略，而利多的消息则会被夸大，反过来也是一样。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市场就处在非常疲软的境况

Chapter 10

我第一次付出的 100 万美元代价

下。接着德国就发布了潜水艇政策的公告。我当时做空 15 万股股票，不是因为我知道会发布这样的消息，而是因为我在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操作。就我的操作而言，这个消息完全是个意外。当然我会利用这种形势，当天就把我的空头部位平仓了结。

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就是说你要做的就是注视报价纸带，确定你的阻力点，一旦确定以后，就做好准备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交易。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人必须提防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防他自己，也就是提防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一个做对了的人通常有两股力量在帮忙——基本形势和那些做错了的人——的原因。在一个多头市场中利空因素常常被忽视。这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人们声称对此感到惊讶。人们会告诉你，小麦遭殃了，因为一两个区域的糟糕天气，一些农民也跟着遭了殃。等到整个作物被收割，所有小麦产区的农民开始把他们的小麦送到谷仓的时候，多头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小麦受损的程度很小。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帮了空头的忙。

一个人在商品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决不能固守成见。他必须思想开放，灵活转变。漠视报价纸带的信息是不明智的，不管你对作物收成情况或可能的需求是什么看法。我还记得自己如何错过了一次大的机会，只是因为一直试图早于市场的开始信号之前行动。我对形势感到如此有把握，以致我想不需要等到市场自己确定最小阻力线。我甚至认为我可以帮助市场达到这一点，因为看起来似乎它只需要一点点的协助而已。

我非常看好棉花后市。它的价格一直在 12 美分左右徘徊，涨跌幅度都不是很大。价格在一个区间内保持波动，我看得出这一点。我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等待。但是我想要是我给它一点推力，它就会突破上面的阻力位。

我买入 50000 包。果不其然，价格上涨了。而且，一旦我停止买入它就不再上涨。接着又开始回到我刚开始买入时的价位。我一旦退出，价格就停止下跌。我想我现在离开始的信号更近了，我认为我可以再一次启动它。我也这样做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我的叫价抬高了价格，而结果只是在我停止的时候看着价格下跌。我这样做了有四五次，直到最后愤然离开。这让我亏了大约 20 万美元。我完全结束了这次行动。之后不久，价格开始上涨，并且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一个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可以大发一笔的价位，要是我没有那样匆忙就开始的话。

这样的经历，正是那么多交易商多次都曾有的经历，因此我可以给出这样一条规则：在一个波动幅度狭小的市场，价格波动微不足道，只是在一个狭窄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区间运动，试图抢在下一大的波动之前行动是毫无意义的，无论下一个波动是向上还是向下。要做的事情就是留心市场，解读报价纸带，确定毫无进展的价格的极限，并且下定决心，除非价格在一个方向上实现了突破，否则绝不采取行动。投机客必须让自己关注从市场赚到钱，而不是坚持报价纸带必须与他的看法相一致。绝不与市场争辩，或者向市场寻找理由或寻求解释。股票市场的事后分析并不会分配股利。

不久前，我跟一群朋友在一起。他们都在谈论小麦，其中有些人看多，另外一些人看空。最后，他们问我怎么想。我对市场已经研究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什么统计数据或者对形势的分析，所以我说道：“要是你们想在小麦上赚点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做。”

他们都说想赚钱，我告诉他们：“要是你们确定想在小麦上赚钱，只要观望、等待。一旦价格突破 1.2 美元就买入，你们很快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为什么不现在买呢，价位在 1.14 美元？”其中一个朋友问道。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上涨。”

“那为什么要 1.2 美元的时候买进呢？这看上去是很高的价格了。”

“你是想盲目赌博，希望赢得一笔巨大的利润，还是想聪明地进行投机并得到一笔较小但可能性大得多的利润？”

他们都说他们想要较小但更确定的利润，因此我说：“那就照我说的做，要是价格突破 1.2 美元，就买进。”

就像我告诉你的，我已经注意很长一段时间了。好几个月了，小麦的卖价在 1.10 ~ 1.20 美元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对了，先生，有一天价格收盘在 1.19 美元以上。我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第二天小麦开盘价位在 1.20 $\frac{1}{2}$ 美元，我选择买入。小麦价格一路攀升，到了 1.21 美元，1.22 美元，1.23 美元，到 1.25 美元，一路涨我就一路买。

现在，我不能跟你描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也无法解释小麦在小幅波动期间的表现。我不能确定价格突破极限到底是突破 1.2 美元向上还是突破 1.10 美元向下，尽管我猜想价格会上涨，因为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小麦来造成价格的暴跌。

事实上，看起来似乎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买进，同时有许多交易商已经在 1.19 美元左右的价位放空。由于欧洲人的买入和其他原因，许多小麦从市场上消失了，因此最后这样的大波动开始了。价格突破 1.20 美元的关卡。我一直关

注视着这个点位，这个情况正是我需要的。我知道当小麦价格突破 1.20 美元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涨势最终蓄足了能量，推动价格突破极限，而且某些事情必定会发生。换句话说，突破 1.20 美元就意味着小麦价格的最小阻力线确立了。以后的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我记得有一天是假日，我们所有的市场都关闭了。在温尼伯小麦的开盘价提高了每蒲式耳^①6 美分。当我们的市场第二天开盘的时候，价格同样也提高了每蒲式耳 6 美分。小麦价格正是沿着我告诉你的最小阻力线在前行。

刚才我跟你说的内容给你指出了我的交易方法的一个要素，基于对报价纸带的研究。我只是学会了价格最有可能移动的方向。我通过另外的测试检验我自己的交易，以确定心理上的关键时刻。我通过对价格走势的观察来实现这一点。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我告诉他们当我买进股票做多时，我喜欢在很高的价位买进。同样，当我卖出的时候，我必定在低位，或者根本就不进行任何交易，居然有那么多有经验的交易商看起来都不相信。赚钱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是一个交易商一直坚持紧紧抱住他的投机弹药，也就是一直等到最小阻力线自行确立，只有当报价纸带说涨的时候才开始买进，或者只有当报价纸带说跌的时候才开始卖出。他应该随着股价上涨逐步积累筹码。例如先买 1/5，如果没有利润，就不能增加筹码，因为显然他在开始的时候就错了；他只是暂时错了，在任何时候，做错都不会带来盈利。同样，报价纸带说涨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撒谎，而只不过因为它在说还不到时候。

在棉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交易得很成功。对此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绝对遵照自己的见解行事。假设我已经决定买进 40000 ~ 50000 包。我会研究报价纸带，就像我告诉你的，观察买进或卖出的机会。假设最小阻力线指向多头方向。好了，我会买进 10000 包。在我买完之后，如果市场比我当初的买价上升了 10 个点，我会另外再买 10000 包。接下来是同样的做法。然后，如果我能赚到 20 个点的利润，或者每包有一美元的利润，我会再买 20000 包。这样给了我筹码，我就有了操作的基础。但如果在买完第一个 10000 包或 20000 包以后，我有损失，那我就退出。也许我只是暂时错了。但恰如我先前已经说过的，任何事情一开始就错的话将不会有任何回报。

① 蒲式耳 (bushel)，谷物容量单位，多用于美国谷物期货合约。在美国，1 蒲式耳相当月 2150.42 立方英寸，或 35.42 升。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按照自己的交易原则进行操作，结果在每次棉花出现大的波动时，我的手头总是持有一些棉花。在累积筹码到满仓的过程中，我在这些试探性的操作中可能损失了 50000 ~ 60000 美元。这种试验看起来代价很高，但实际则不然。在真正的波动开始以后，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赚回所投入的 50000 美元以确定我是在正确的时机进行加码的？根本不需要！一个人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总是能赚钱。

我想起了我以前曾经说过的，这详细说明了我为之称之为的下注方法。简单的数学运算就可以证明，明智的做法是，只有当你在赢利的时候才能下大赌注，而当你亏损的时候只是亏你试探性的一些小赌注，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按照我描述的方法进行交易，他总会持有处于赢利状态的部位，而且在大赌注上总能获得兑现。

职业交易者总是具有某些交易方法，或者其他基于他们的经验，以及由他们对待投机的态度或他们的欲望所支配的方法。我记得我曾在棕榈滩遇到一个老人，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或者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他待在华尔街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而且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古怪的老头，他已经经历了许多繁荣和萧条时期，他常常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至少在股票市场里没有。

这个家伙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我跟他讲完我平常的交易方法后，他点点头说道：“好！好！你是对的。你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这是你经过思考以后形成的方法，这使你的方法非常适合你。对你来说按照你说的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因为你投注的钱是你最不关注的东西。这使我起了帕特·赫恩。你听说过他吗？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赌客，在我们这儿曾开过账户。他是一个聪明而且大胆的家伙。他在股票上赚了钱，这使得许多人来向他讨教，但他从来不会给出什么建议。要是他们直截了当地问他对他们购买股票的看法时，他就会用他喜爱的赛马场的名言来回答：‘只有下了注方能见分晓。’他在我们公司进行交易时，会在某些活跃的股票上各买进 100 股，当哪只股票上涨一个百分点时，或者要是哪只股票上涨了一个百分点，他会再买入 100 股。再涨一个百分点，就再买 100 股，如此类推。他常常说他做交易并不是为了替别人赚钱，因此他会在比最后的买入价低一个点的价位上设停损指令。当价格持续上升，他只是把止损价位跟着往上移。遇到有 1 个百分点的回档，他就止损出场。他宣称自己不能容忍任何超过一个点的损失，不管损失的是他的初始保证金还是他的账面利润。”

“你知道，一个职业赌徒不会寻求风险大的赌注，而是想赚有把握的钱。当

Chapter 10

我第一次付出的 100 万美元代价

然，如果能赚钱，风险大的赌注也不错。在股票市场上，帕特不会按照小道消息进行操作，或者为了追求抓住每星期 20 个点的涨幅而进行操作，而是想赚有把握的钱，赚到足够数量的钱从而可以让他过上好日子。相比于我在华尔街上遇到的成千上万的门外汉来说，帕特·赫恩是唯一一个把股票投机仅仅视作类似菲罗（一种纸牌游戏）或轮盘赌碰运气游戏的人，尽管如此，他头脑清醒，坚持采用一种比较合理的赌博方法。”

在赫恩死后，我们的一个客户，他过去常常与帕特一起进行交易，采用帕特的方法在拉克万纳（Lackawanna）股票上赚到了十多万美元。随后他转做其他一些股票，因为他已经赚到了一大笔钱，所以他认为自己不必再坚持帕特的方法。当一次回档出现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止损平仓，反而让亏损越来越大，似乎他把亏损当成了盈利。当然，他输得一无所有。当他最后退出的时候，还欠了我们好几千美元。

“他在外面转悠了两三年时间。在全部亏光以后，他对股票还狂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他行为规矩，我们就不反对他在我们这儿交易。我记得他常常坦率地承认，没有坚持按照帕特·赫恩的操作方式进行交易，他就是十足的傻瓜。有一天，他非常兴奋地来到我身边，请求我允许他在我们公司卖空一些股票。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在他得意的时期他也是一个好客户，我告诉他，我个人愿意替他的账户担保，他可以放空 100 股股票。”

“1875 年，他放空 100 股湖滨（Lake shore）公司的股票。那时正是比尔·崔弗斯打压股市的时候。我的那位名叫罗伯茨的朋友正好在恰当的时机卖空了湖滨公司的股票，股价一路下跌一路卖空，就像他过去，在舍弃帕特·赫恩的方法，只是听任期望的驱使之前成功的日子习惯常做的一样。”

“先生，经过四天成功的金字塔式加码交易以后，罗伯茨的账户有了 15000 美元的利润。观察到还没有设置止损指令，我跟他说起了这一点，而他告诉我下跌还没有开始，他不想因为一个点的回档而被震荡出来。这是发生在八月份的事。在九月中旬之前，他向我借了 10 美元来买一辆婴儿车，这是为他的第四个孩子买的。他没有坚持他自己已经验证过的交易方法，这也是绝大多数人都存在的问题。”说着，老家伙看着我，摇了摇头。

他说得对。有时候我在想，投机一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生意，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普通的投机客也会违背其自己的自然本性。所有人都容易犯的毛病，也是对于投机成功致命的毛病，通常也正是这些毛病使投机客变得与常人无异，或者他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自己特别警惕的其他商业冒险活动，倒比不上他在股票市场或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易时来得更危险。

投机客的主要敌人总是从内部出现的，希望和恐惧与人类自然本性是分不开的。在投机过程中，当市场行情对你不利时，你希望每一天。都将是最后一天，要不是听从希望的驱使，你本不该亏这么多，你的希望对于同样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给帝国建设者和创始者带来多么强有力的成功因素，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当市场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你开始恐惧第二天你的利润会被全部拿走，你将股票脱手得太快了。恐惧使你不能赚到全部你该赚的钱。成功的交易商必须与这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作斗争，他必须按与你可称之为自然的冲动相反的方向进行操作。在满怀希望的时候，他必须恐惧；在恐惧的时候，他必须抱有希望。他必须害怕他的损失可能发展成为一笔巨大的亏损，以及希望他的利润可以变成一笔大的利润。采用与普通人的方式，在股票上进行赌博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

自从 14 岁以来我就一直从事投机游戏。这是我做过的唯一的事情。我想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经过将近 30 年不间断的交易之后，不管是靠着微薄的保证金或是有着几百万美元作后盾，我得到了这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人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击败一只股票或多只股票，但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击败整个股市！一个人可以在棉花或谷物的个别交易上赚到钱，但没有人可以击败棉花市场或谷物市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可以击败一场赛马比赛，但他不能击败整个赛马运动。

要是我知道如何才能使这些陈述更突出或得到更明确的强调，我自然就会这么做。任何人说有相反的情况，事实上也不会造成什么区别。在说到这些无可辩驳的要点时，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

第 11 章

我成为“棉花之王”

现在，我要回到 1907 年 10 月。我买了一艘游艇并且做好了各种准备，想要离开纽约到南方水域开展巡航。我真的非常热衷于钓鱼，而现在正是我去钓鱼的好时候。

无论想到哪儿去，何时出发，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驾着我的游艇，直到我玩得心满意足。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我已经在股票上赚了一大笔，但在最后一刻是玉米阻止了我。

我必须解释一下，在那次让我赚到第一个 100 万美元的资金大恐慌之前，我就一直从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谷物交易。我有 1000 万蒲式耳的小麦和 1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空仓。我已经对谷物市场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在玉米和小麦上对后市看空，就像我前面看空股市一样。

它们都开始下跌，但在小麦持续下跌的时候，芝加哥最大的作手，我称他为史翠顿（Stratton），突然决定垄断玉米。在我把所有的股票平仓了结，并且做好准备驾着我的游艇去南方时，我发现在小麦上我有一笔可观的利润，但在玉米上，由于史翠顿已经把价格炒高，我有相当的损失。

我知道全国的玉米保有量比价格显示的数量要多得多。供需法则像往常一样发挥着作用。但是需求主要来自史翠顿，而供应则根本还没有出现，因为在玉米的运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阻塞。我记得那时我经常祈祷出现一次寒潮，这样原来不能通行的道路结冰以后，农民就可以把他们的玉米运到市场出售了。但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就是这样，我期待着计划中快乐的钓鱼旅行，但玉米上的损失拖了我的后腿。我不能在市场这个样子的情况下离开。当然史翠顿密切地关注着空头的利害关系。他知道他逮着我了，而且我对这点很清楚，和他一样清楚。但就像我说



的，我还在期望着我可以说服天气，让它可以忙碌起来，帮帮我的忙。我意识到不管是天气还是其他任何好心的创造奇迹的人根本不理睬我的需求，我学到了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困境的方法。

我把小麦的持仓了结，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玉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要是我能在通行的价位上了结我那 1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我会高兴地马上就这样做，尽管这样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当然，一旦我动手开始买入玉米，史翠顿作为主要的压榨者会毫不留情地把我轧空。我不再愿意尝试这样的滋味，就像用自己的小刀割着我自己的喉咙一样，因为我自己的买入而把玉米的价格炒高。

尽管玉米的表现非常强劲，我去钓鱼的欲望却更强烈，因此，我得立即找到一个方法来摆脱困境。我必须组织一次战略性的撤退，买回我放空的 1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尽量压低我的损失。

非常凑巧的是，史翠顿那时也在操作燕麦，并且牢牢控制了市场。通过收集小道消息和在闲言碎语中挖掘信息，我一直在对所有的谷物市场进行着跟踪，而且我听说颇有实力的阿默集团在市场上对史翠顿造成了巨大的不利。当然，我知道史翠顿不会让我得到我需要的玉米，除非是按照他的价格，但这时候我听到谣言，说阿默集团正在与史翠顿作对，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指望芝加哥的交易者来帮我的忙。他们可能帮我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们卖给我史翠顿不愿卖的玉米。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首先，每次价格下跌 1/8 美分，我就下指令买入 50 万蒲式耳的玉米。在这些指令发出去之后，我给四家经纪公司每家发出一条指令，同时以市价卖出 5 万蒲式耳的燕麦。这样，我预计应该会让燕麦价格出现一次急速下跌。我知道交易商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必然会立即想到这是阿默集团正在向史翠顿开火。看到对燕麦的攻击撕开了口子，他们自然会得出下一个突破口将是玉米的结论，这样他们就会开始卖出玉米。要是在玉米上的垄断破产了，收获将是巨大的。

我对芝加哥交易商心理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当他们看到各地的卖单纷至沓来，燕麦价格应声下跌，他们立即转向玉米，并且踊跃进行抛售。在随后的 10 分钟之内，我就可以买到 600 万蒲式耳的玉米。一发现他们在玉米上的卖盘停下来，我就以市价再买入 400 万蒲式耳的玉米。当然，这会使玉米价格再次冲高，在我的操纵下，结果就是在我随着芝加哥交易商的卖出而开始平仓以后，在当时的通行价格上下半美分的区间内，我平仓了结了全部 1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

我为了发动交易商在玉米上的卖盘而放空的 20 万蒲式耳的燕麦，仅仅以

Chapter 11 我成为“棉花之王”

3000 美元的损失就完成了平仓了结。这是相当便宜的空头诱饵。在小麦上赚到的利润大部分地抵消了我在玉米上的亏损，这样那段时间我在所有谷物上的交易只是亏损了 25000 美元。那以后，玉米上涨了每蒲式耳 25 美分。史翠顿无疑可以任意摆布我。要是我不考虑价格就直接买进 1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以平仓了结，真不知道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人花了多年的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不可能还像一个初学者一样，没有养成一个习惯性的态度。区分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差异就在这里。在投机市场一个人看待事务的方式决定了他是赚钱还是亏钱。普通大众对自己的操作持有业余人士的观点。自尊心不适当地压迫自己，因此考虑不够深入或全面。专业人士关注于做对的事情，而不是过分地考虑赚钱，因为他知道如果其他都做好了，利润自然会出现。一个交易商玩这种游戏应该像职业的台球手那样，他会看到前面好几杆的情形，而不是只考虑眼前的这一杆。要在投机游戏中取得优势这点必须变成一种本能。

我记得我曾听过一个关于爱迪生·凯莫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阐明了我想指出的观点。根据我所听到的，我倾向于认为凯莫克是华尔街曾经出现的最有能耐的股票作手之一。他不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长期的空头，但他觉得空头交易对他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以充分利用内心的两大人性本能，希望与恐惧。他编了一句警世名言：“当活力还在增长的时候，不要卖出股票！”老一辈告诉我，他最大的盈利是在做多头时赚到的，因此很显然他不会由于偏见而影响操作，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操作。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交易商。有一次，距离多头市场的终结还有些时日，凯莫克对后市看空，财经作家和评论家阿瑟·约瑟夫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在主要的多头力量和报纸的乐观报道刺激下，市场不仅依然强劲而且还在上升。约瑟夫知道像凯莫克这样的交易商会利用什么来形成空头消息，一天，约瑟夫带着好消息匆匆来到凯莫克的办公室。

“凯莫克先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圣保罗公司做交割工作的职员，他刚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凯莫克冷淡地问道。

“你已经转向了，是吗？你现在看空？”约瑟夫问道，想确认一下。要是凯莫克不感兴趣，他也不打算浪费宝贵的弹药。

“是的。是什么好消息？”

“今天，我到圣保罗公司去转了转，我一般每星期都要去转个两三次，以采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集消息，我那儿的朋友跟我说：‘老头子的股票在卖出。’他的意思是威廉·洛克菲勒。‘是真的吗，杰米’我跟他说明，而他回答道：‘是的，价格每上升 3/8 点，他就卖出 1500 股股票。已经有两三天了，我都在为这个股票做交割。’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跑来告诉你了。”

凯莫克不会轻易就激动起来，更何况他已经习惯于形形色色的人疯狂地冲进他的办公室，带着各种各样的消息、流言、传闻、谣言、谎言，他已经不再相信所有这些消息了。他只是说：“你确定你刚刚听到，约瑟夫？”

“我确定吗？当然，我确定！你认为我是个聋子吗？”约瑟夫说道。

“你相信你的朋友吗？”

“绝对相信！”约瑟夫断言道。“我与他认识好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他不会撒谎！没问题！我知道他绝对可靠，我愿意以我的生命为他所说的话作担保。我了解他，就像我了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远比你对我的了解要深入，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相信他，嗯？”凯莫克再次看着约瑟夫。接着他说道，“噢，你应该知道。”他叫来了他的经纪人，韦勒。约瑟夫期望听到他下指令，卖出至少 50000 股的圣·保罗的股票。威廉·洛克菲勒正在利用市场的力量，卖出他持有的圣·保罗的股票。不管这是进行投资的股票还是进行投机的持仓，都没有关系。重要的事实是，标准石油公司那帮人中最高明的股票交易商正在出脱圣·保罗的股票。要是一般的人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到这个消息，他会怎么做？问都不要问。

但是凯莫克，在他的巅峰时期市场上最有能耐的空头作手，就在那时他正对后市看空，对他的经纪人说：“比利，到柜台那边去，每上涨 3/8 点，买进 1500 股圣·保罗的股票。”这只股票当时的价位在九十多美元。

“你说的不是卖吗？”约瑟夫急忙插话道。他在华尔街上连新手都不是，他只是从报社记者的观点来考虑市场，顺便提一句，这也是大众考虑市场的角度。在内线人士卖出股票的信息的影响下，价格自然会下跌。而且没有任何内线人士的抛股行为可以与威廉·洛克菲勒的卖出相媲美。标准石油那帮人正在出脱，而凯莫克却在买进！这怎么可能！

“不，”凯莫克说道，“我的意思是买进！”

“难道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信息？”

Chapter 11

我成为“棉花之王”

“我相信。”

“难道你没有看空？”

“我看空。”

“那，刚才？”

“这就是我要买进的原因。现在听我说，你继续保持与你那个可靠的朋友的接触，一旦卖出停止，就立即来告诉我！明白了吗？”

“是。”约瑟夫说完就走了，对于凯莫克买进威廉·洛克菲勒抛出股票的动机，他还吃不准，搞不太清楚。正是因为知道凯莫克对整个市场的后市看空，所以更难以解释他的操作方式。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去找他做交割的朋友，并告诉他，当老头子结束卖出的时候，他希望得到相关的消息。一般每天两次，约瑟夫都会拜访他的朋友以探访消息。

一天，这位做交割的职员告诉他：“老头子那里再也没有什么股票过来了。”约瑟夫谢过他，就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冲到凯莫克的办公室。

凯莫克认真地听着，然后转向韦勒并问道“比利，我们公司现在有多少圣·保罗的股票？”韦勒查询了一下，报告说他们已经收集了大约 60000 股圣·保罗的股票。

凯莫克正对后市看空，甚至在他开始买进圣·保罗的股票之前，已经放空了许多其他的农业类股票，也放空了许多其他各类股票。他现在拥有大量空头部位。他马上指令韦勒卖出 60000 股圣·保罗的股票，并且还多卖出了一些，原先在这只股票上他们是做多的。他利用自己在圣·保罗股票上的多头持仓作为打压整个大盘的一个杠杆，为他的空头操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那波行情圣·保罗一直下跌，直到它的价位到了 44 美元才停止，凯莫克在这上面狠狠地赚了一大笔。他的操作技术无可挑剔，因此获利是自然的。我要提的一点是他对交易的习惯性态度。他甚至不用考虑，就能立刻看到对他来说远比在一只股票上的利润更重要的事情。他看到不仅有了恰当的时机，而且有了恰当的第一推动力量，来开始他的大规模空头操作。圣·保罗的内幕消息促使他买进而不是卖出，主要是因为他立刻看出这给他的空头战役提供了大量的最佳弹药。

再来说我自己的事情。在我了结了小麦和玉米上的交易后，我驾着游艇去了南方。我在佛罗里达水域四处巡航，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钓鱼真是其乐无穷，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无牵无挂，没有任何的企盼。

一天我在棕榈滩上岸，遇到了许多华尔街上的朋友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在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谈论着当时最活跃的棉花投机客。纽约来的一个报告说珀西·托马斯已经亏得身无分文。这不是商业上的破产，只不过是这位世界闻名的作手在棉花市场上遭遇的第二次滑铁卢的谣言。

我一直非常钦佩他。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在报纸上，当时正好是谢尔登·托马斯（Sheldon & Thomas）证券公司倒闭的时候，托马斯试图垄断棉花市场。谢尔登没有他合伙人那样的远见和勇气，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临阵退缩了。至少，当时华尔街上是这么说的。不管怎样，他们非但没有赚到一大笔，反而遭遇了多年来最轰动性的失败。我记不得他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公司结业，托马斯自己出去单干了。他专心致志于棉花市场，不久，他就东山再起。他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包括那些法律上他原本不必清偿的债务。此外，他还留下了100万美元可以自用。他重返棉花市场的壮举，与迪肯·怀特在一年之内还清100万美元有名的股市伟绩一样非凡。托马斯的胆识和头脑使我对他非常钦佩。

在棕榈滩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关于托马斯在三月棉花合约上彻底崩溃的事。如果你知道流言是怎么传播和发展的，就会知道你听到的有多少是误传、夸大和添油加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我就曾看到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谣言，带着新的和有趣的细节急速膨胀，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当这个谣言传回到最初的编造者时，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关于珀西·托马斯最近的不幸遭遇的消息使我的心思从钓鱼转到了棉花市场。我拿到了许多交易报告，仔细进行研读，以对市场情况有一些了解。当我回到纽约，我潜心于研究市场。每个人都看空，而且每个人都在卖出七月棉花合约。你知道人们都是怎么回事。我猜想这是传染发作的好例子，因为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会促使一个人做同样的某些事情。也许这是从众心理的某些表现或变化。不管怎样，在数以百计交易者的心目中，卖出七月棉花合约是明智而正确的，而且还这么安全！你不能将这种集体抛售行为称作草率，这个词太过于保守。交易商们只是看到市场的一面，并期待着巨大的利润，他们自然预料到价格会崩塌。

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当然，我突然想起做空的人没有许多时间可以进行平仓。我对形势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直到最后我决定买入七月棉花合约。我开始返回工作，并很快就买入了10万包。我体会到买进成交毫不费力，因为市场上有这么多人是在卖出。在我看来，似乎我可以提供一份价值100万美元的奖金悬赏来抓捕一个交易商，只要他没有卖出七月棉花合约，不管是死的

Chapter 11

我成为“棉花之王”

还是活的，也不会有一个人来认领这悬赏。

我得说明，这事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我不断买进更多的七月棉花合约，他们也不断地卖给我，直到我得到了所有的流动合约，我买入了 12 万包棉花。在我最后一批买进的两天以后，价格开始上涨了。一旦开始上涨，市场就表现得非常友好，事实上，市场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价格每天上涨 40 ~ 50 个点。

一个星期六，就是在我开始进行操作的十来天以后，价格逐渐上涨。我不知道市场上是否还有更多的七月棉花合约需要卖出。这需要由我自己去发现，因此我一直等待直到交易的最后十分钟。在那时，我知道那些人常常是做空头，如果市场当天收盘报涨，他们将被稳稳地钓住了。所以我发出四张不同的指令单，每张指令买进 5000 包棉花，在同一时间以市价买入。这些单子把价格炒高了 30 个点，那些空头们正在竭力想脱身。市场以最高价收盘。记着，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买进那最后的 20000 包棉花。

第二天是星期天，但在星期一，利物浦本来应该高开 20 个点才与纽约的涨势相当。结果利物浦高开了 50 个点。这意味着利物浦的涨势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涨势 100% 的程度。市场有如此的涨势，我无事可做。这表明我的推论已经奏效，我正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交易。同时，我也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就是我有着巨大的仓单需要平仓了结。市场可能会急速上涨或缓慢攀升，但还不具备容纳超过某个特定数量抛盘的能力。

当然，利物浦的电报使我们这儿的市场疯狂了。但我注意到七月棉花合约随着价格越来越高，其走势也越来越勉强。我没有放松我自己的仓位。总而言之，那个星期一是令人兴奋的一天，但对空头来说也是不太快乐的一天。尽管如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空头恐慌即将来临的迹象，也没有空头开始盲目地回补平仓的迹象。而我有着 14 万包七月棉花合约的持仓，我必须为它们找到一个接手的市场。

星期二上午，在走着去我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在大楼门口遇到了一个朋友。

“今天早上登在《世界报》上的消息真是惊人。”他笑着说道。

“什么消息？”我问道。

“什么，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有看到这则消息？”

“我从不看《世界报》，”我说，“是什么消息？”

“都是有关你的消息。报上说你已经垄断了七月棉花市场。”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说完我就离开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他很可能认为我没有告诉他消息是真是假，很不够意思。

当我来到办公室，我派人去买了一份这样的报纸。果然，在报纸的头版，一行斗大的标题“七月棉花被拉瑞·利文斯顿垄断”。

当然，我立刻意识到这篇文章将严重扰乱市场。要是我小心翼翼地研究了出脱我那 15 万包棉花效果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我就不能寻求更好的计划。现在要找到一种方法也不可能了。这篇文章就在这一刻已经被全国各地的人都看到了，或者通过其他报纸的转载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篇文章还被电传到欧洲，从利物浦的价格上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那个市场完全疯了。有了这样的消息，这一点都不足为奇。

当然，我知道纽约会发生什么样的动作，以及我应该怎么做。这里的市场在 10 点开盘。10 点过 10 分我就连一包棉花都没有了。我把我的 14 万包棉花全部如数倒给了他们。事后证明我的绝大部分交易是以当天的最高价成交的，交易商们为我创造了市场。实际上所有我做的就是看到了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可以摆脱我的棉花。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我无法不这么做。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做呢？

我知道需要花费很多心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没想到就这样被我意外地解决了。要是《世界报》没有登出那篇文章，我绝对不可能在不付出绝大部分账面利润的情况下出脱我的仓单。将 14 万包的七月棉花合约卖出而没有把价格压下去，这不是件我力所能及的事。但是《世界报》的报道却让我有了一个好的转机。

为什么《世界报》会刊载这篇报道，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猜想文章作者在棉花市场上的某些朋友告诉了他这个秘密，同时他还以为是他采到了独家新闻。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见过《世界报》的任何人。那天早上，我不知道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直到九点钟以后。要不是我的朋友提醒我注意这件事，我那时压根就不会知道这件事。

要是没有这件事，我就找不到一个足够我全部出脱的市场。这就是大规模交易的一个麻烦。当你想离开的时候你不能随心所欲地淡出。你不能随时在你希望卖出时或者你认为应该卖出时就能够卖出。你必须在你可以出脱的时候就摆脱出来，在还有市场可以全部吸纳你的持仓时出来。要是没有抓住机会摆脱出来，你可能会付出损失好几百万美元的代价。你不能犹豫。你一犹豫，努力就会白费。你也不能试图采用引人注意的花招，就像在空头市场采用竞价买进的方式把价格

Chapter 11

我成为“棉花之王”

炒高一样，要那样的话，你可能消耗了市场吸纳的能力。我还想告诉你的是，意识到机会并不像它听起来的那样容易。一个人必须非常留意地警惕着，什么时候当机会往门里探出它的脑袋时，就必须抓住它。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这次幸运的意外。就那件事而论，在华尔街，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使人赚到了一大笔钱的意外事件，都是值得让人怀疑的。当意外事件没有带来意外之财时，就不会被当作一个意外，而只是你贪婪或者头脑膨胀理所当然的结果。但当有了意外之财，他们就说是抢夺财富，是多么狂悖的事情，说保守和正派没有得到好报等等。

不仅那些由于他们自己的草率而带来惩罚的刺痛下变得恶毒的空头们，指责是我蓄意策划了这次意外而成功的行动，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一两天后，全世界棉花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大人物遇到我，说道：“这一定是你完成的最高明的交易，利文斯顿。我正在想知道，要是你把那些持仓卖到市场上，你不知道要亏多少。你知道这个市场没有足够大的可以吸纳超过五万包或六万包棉花的卖单，在不压低价格的情况下，你将如何出脱其余的持仓而不损失你所有的账面利润，这点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不到你会有这样的方案。这真是高明。”

“我与这件事没有关系。”我向他保证道，无比诚恳。

但他只是一味地重复道：“高明至极，我的朋友。高明至极！不要这么谦虚嘛！”

那次交易以后，一些报纸称我是“棉花之王”。但就像我说的，我真的没有资格拥有那个王冠。没有必要说明人们就该知道，在美国没有谁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下纽约《世界报》的头版，或者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确保那样的消息得以出版。这件事那时给了我完全不应得的名声。

但我之所以叙述这件事并不是要进行说教，王冠有时会落在名不副实的交易者头上，或者强调抓住机会的必要性，无论它是什么时候者是怎样来的。我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就是由于我在七月棉花合约上的交易，报纸上就给我冠了许许多多的臭名。要不是因为这些报纸上的报道，我将永远不会遇到那个非凡的人——珀西·托马斯。

第 12 章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在我比预料的更成功地了结了七月棉花合约的交易以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个请求会面的邮件。信的署名是珀西·托马斯。当然，我立刻做了回复，称很高兴在我的办公室见到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高兴。第二天他就来了。

我钦佩他已经很久了。他的名字在许多与棉花有关的人中家喻户晓，无论他们是种植、买进，还是卖出棉花的。在欧洲，人们向我引用珀西·托马斯的观点，就像在美国各地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在瑞士的一个旅游胜地与开罗的一位银行家交谈，他对埃及出产的棉花很感兴趣，正联合欧内斯特·卡塞尔准备做一把。当他听说我是从纽约来的，他立刻就问起我关于珀西·托马斯的事，他一直不变地定期收到并研读他的市场报告。

我一直认为，托马斯科学地着手他自己的业务。他是一个真正的投机客，一个具有梦想家的远见和战士的胆量的思想家，一个消息极为灵通的人，他通晓棉花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他喜欢倾听别人的想法，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理论和抽象概念。与此同时，他对棉花市场的实情或者棉花交易者的心理都了如指掌，因为他已经交易了很多年，曾经赚过无数也赔过不少。

在他原先的股票经纪公司谢尔登及托马斯公司倒闭后，他出来单干。在两年之内，他重新杀回来，几乎轰动一时。我记得看到《太阳报》上报道说，当他财务状况恢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足额还清以前的债务，其次是雇佣了一个专家来为他进行研究并决定，让他如何用 100 万美元最好地进行投资。这个专家检查了财富状况并分析了多家公司的财务报告，然后建议他购买特拉华-哈德逊（Delaware & Hudson）股票。

曾经亏了好几百万却没有消沉并带着更多的几百万美元杀回来以后，托马斯由于在三月棉花合约上的交易被洗了出来。他过来拜访我，没有浪费许多时间，

Chapter 12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他建议我们组建一个操作联盟。无论他得到什么消息，他都将在传给公众之前立即传给我。我要做的就是实际进行交易，因为他说我有点特别的天赋，而他没有。

有许多原因，那个建议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坦率地跟他说，我认为我不适合与他一起干，也不想尝试去学。但他坚持说这将是一个理想的组合，直到最后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想与影响别人的交易有什么瓜葛，他才作罢。

“如果我自己做了蠢事，”我告诉他，“我会独自承担并立即支付账单。不会有拖延不付或意外的烦恼。我特意单枪匹马地进行交易，也因为这是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交易方式。我通过与其他交易商进行智力比赛而获得乐趣，那些我从没见过、也从没交谈过，从没建议买进或卖出、也从没希望会相遇或相识的交易商。当我赚了钱，我将之归因于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想出卖它们或将它们转作资本。要是我是通过任何其他的方法而赚钱的，我会觉得我没有赚到。你的提议不会让我感兴趣，因为我只喜欢为我自己，并以自己的方式投入游戏进行交易。”

他对我的想法表示遗憾，并试图说服我拒绝他的计划是错误的。但我坚持我的观点。其余的交谈很愉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还会“回来”，要是他允许我在经济上对他有某些帮助，我会感到很荣幸。但他说他不能接受我的任何借贷。随后，他问起关于我七月棉花合约交易的情况，我毫无保留地都告诉了他；我是如何投入交易，以及我买了多少棉花，还有相关的价格以及其他细节。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之前曾跟你说过，投机客有一大堆敌人，其中有许多敌人成功地从内部滋生出来，我脑袋里有着我的许多错误想法。我已经明白，一个人即便可能拥有独具卓见的头脑，以及贯穿一生独立思考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人的进攻却依然是脆弱的。我对普通投机的小毛病还能不受影响，比如贪婪和恐惧以及希望。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发现我也会轻而易举地犯错误。

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本应该警惕，因为就在不久前我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证明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被说服去做一些与自己的判断相左，或者与自己的愿望相反的事情。那件事发生在哈定兄弟公司的交易厅里。我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就是他们允许我独自占据一个房间，在交易时间没有我的允许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我不希望被打扰，况且我的交易规模非常大，同时我的账户相当有利可图，我被很好地保护起来。

一天，市场刚刚收盘，我听到有人在喊：“下午好，利文斯顿先生。”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完全陌生的家伙，大约 30 ~ 35 岁的光景。我不知道他
是如何进来的，但他就在那儿。我推断他的生意与我有关，所以获准进来的。但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看着他，很快他说道：“我来你是为了沃尔特·斯科特。”
他说到这停顿了下来。

他是一个图书代理商。此时此刻，他举止并不得体，并且言语笨拙。看起来
他也没有特别的魅力，不过他自然是有气质的。他开始说起来，我想我在听着。
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在当时也不会。当他结
束滔滔不绝的讲话，他先递给我他的钢笔，接着是一张空白的表单，我在表单上
签了字。这是一份购买全套斯科特作品的合同，价格是 500 美元。

刚签完名的一刹那我醒悟过来，但他已稳稳地将合同放在口袋里了。我不需
要这些书，我没有地方摆放它们，它们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甚至都没有谁可以
把这些书送给他们。尽管如此，我已经同意花 500 美元来买下它们。

亏钱对我来说习以为常，因此我不首先考虑我犯错误的那一面，我考虑的
常常是游戏本身，我为什么会亏钱的原因。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我自身的局限和思
维的习惯。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希望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只有利用它们
在今后赚到了钱，才能原谅他的错误。

犯了一个 500 美元的错误，但还不能确定问题所在，所以作为第一步，我只
是看着这个家伙揣摩着。要不是他确实是在对我微笑——一种通情达理的微微笑
意，我就完蛋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似乎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解释什么，
这道理我不说他也明白。所以我直接跳过解释和开场白的套话问道：“这 500
美元的订单，你能拿到多少佣金？”

他迅速地摇着头，说道：“这我不能告诉你！很抱歉！”

“你能拿到多少？”我坚持道。

“1/3，但我不拿佣金！”他说道。

“500 美元的 1/3 是 166.66 美元。我给你 200 美元现金，你把那签了名的合
同还给我。”为了证明这是真的，我从口袋里掏出了钱。

“我告诉过你我不拿佣金。”他说。

“你所有的客户都会出同样的价钱吗？”我问道。

“不！”他回答。

“那么，为什么你如此确信我会买下它呢？”

“像你这样类型的老兄就会这么做。你是一个一流的损失承担者，也正是如

此才让你成为一流的投机客。我对你非常感激，但我不能这样做。”

“好吧，那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赚得比佣金更多呢？”

“事情并非如此，真的。”他说，“我工作并不只是为了佣金。”

“那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佣金和业绩记录。”他回答道。

“什么记录？”

“我自己的业绩记录。”

“你的意思是？”

“你工作只是为了钱吗？”他问我道。

“是的。”我说。

“不会。”说着他摇摇头，“不，你不会。你从中可以获得足够的乐趣。你的工作自然不会只是往你的银行账户里添一些美元进去，而且你也不会仅因为喜欢赚轻巧钱而待在华尔街。要获得乐趣，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我也一样。”

我没有争辩，只是问他：“那你如何获得你的乐趣？”

“好了，”他坦白道，“我们都有一个弱点。”

“那你的弱点是什么？”

“自负。”他说道。

“那好，”我告诉他，“你成功地让我签了合同。现在我想中止，而且为你十分钟的工作，我会支付你 200 美元。难道这些对你的自豪感还不够吗？”

“不够，”他回答道，“你知道，其余所有的人在华尔街已经工作好几个月了，他们连费用都赚不出来。他们说产品和推销的区域有问题。所以公司派我来证明是他们的推销有问题，而不是书本或者推销区域有什么问题。他们工作的时候拿 25% 的佣金。我原来是在克利夫兰，在那儿我两周之内卖出了 82 套。我在这要卖出相当数量的作品，不仅卖给没有从其他代理商购买的人，而且要卖给那些他们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给我 33%，也就是 1/3 的原因。”

“我还真想不出你是如何卖给我那一套书的。”

“怎么了，”他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还卖给了摩根一套呢。”

“不，你怎么可能。”我说道。他没有生气，他只是说道：“说实话，我真的卖给他一套！”

“卖给摩根一套沃尔特·斯科特的作品，他不仅有一些更好的版本，而且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能还有一些小说的原始手稿？”

“瞧，这是他购买约翰·汉考克作品的合同。”他快速地在 my 面前亮了一下，一份签有摩根本人签名的合同。那可能不是摩根的签名，但当时我并没有怀疑。

他口袋里不也装着 my 的合同吗？我只是感到好奇。因此我问道：“你是如何通过保安这一关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保安。我看到那个老人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太过分了！”我说道。谁都知道空着手进入摩根的私人办公室比带着一个包裹——里面滴答作响仿佛闹钟——闯进白宫都要困难。

但他宣称：“我的确进去了。”

“但你是如何进入他的办公室的？”

“那么我是如何进入你的办公室的？”他反驳道。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我说。

“嗯，我进入摩根的办公室与我进入你的办公室是一样的。我只是与门口的家伙说了一下，而他的职责是不让我进来的。同时我让摩根签名的方式与我让你签名的方式也一样。你不是在为一套书而签一份合同，你只是拿过我给你的钢笔并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罢了。没有什么区别，与你完全一样。”

“那果真是摩根的签名？”大约 3 分钟后，我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

“当然是真的！他打小就学会如何写自己的名字了。”

“这就是所有的奥妙？”

“就这些，”他回答道，“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这就是所有的奥秘。我对你非常感激。再见，利文斯顿先生。”他开始往外走。

“等一等，”我说，“我一定要让你从我这儿赚走 200 美元。”说着我递给他 35 美元。

他摇了摇头。接着说：“不，我不能那么做。但我可以这么做！”说着 he 从口袋里拿出合同，一撕两半，并把碎片给了我。

我数了 200 美元钱，并拿到 he 面前，但他又一次摇了摇头。

“难道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我说道。

“不，不是。”

“那你为什么把合同撕毁了？”

“因为自从我到你的办公室，你没有抱怨，而是接受了这份合同，似乎我自己接受了这份合同一样。”

Chapter 12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但我是自愿付给你这 200 美元。”我说道。

“我知道，但金钱并不是一切。”

他话里的意思促使我说道：“你说得对，金钱不是一切，那你到底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

“你反应真快，不是吗？”他说道：“你真想为我做些什么？”

“是的，”我告诉他，“我是想做点什么。但要看你想让我做什么事？”

“你带我一起去埃德·哈定先生的办公室，并跟他说让我跟他交谈三分钟，然后让我和他单独留下就好了。”

我摇了摇头，说道：“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 50 岁了，还是个股票经纪人。”这个图书代理商说道。那完全正确，所以我带着他到了埃德的办公室。我没有从这个图书代理商处听到任何更多的消息，也没有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但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我正要到城外去，在第六街区 L 地铁上，我遇见了他。他非常礼貌地举起帽子示意，我也点头示意。他走过来问候：“你还好吗，利文斯顿先生？另外，哈定先生怎么样？”

“他很好。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感觉到他话里有话。

“你带我去看他那天，我卖给他 2000 美元的图书。”

“他对此从没跟我提起过一个字。”我说。

“不会的，那种人是不会提的。”

“哪种人不会提？”

“那种从不会因为生意惨淡而犯错误的人。那种总是知道他想要什么，没有人可以对他指手画脚的人。那种正在教育我的孩子，同时让我的妻子觉得有趣的人。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利文斯顿先生。在我放弃你那么急于给我的那 200 美元时，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

“要是哈定先生没有给你订单呢？”

“噢，我知道他会的。我已经知道他是哪一类人。他是必然会这么做的人。”

“没错，要是他真的没有买任何书呢？”我坚持说道。

“我就会回来找你并卖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现在要去见市长。”当我们在国会山站停下来的时候，他站了起来。

“我希望你卖给他十套。”我说。他的言谈举止符合一个坦慕尼协会的人的举止。

“我也是一个共和党人。”他说着，走了出去，不慌不忙，很从容，仿佛他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自信火车会等着他，而且果真实现了。

我如此详细地告诉你这个故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非凡的人，他让我买了我不想买的东西。他是第一个让我那么做的人。本来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但还是发生了。你从来都不会想到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非凡的推销员，也不会想到能够避免完全拜倒于其个性魅力之下。

当珀西·托马斯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在我和气但明确地谢绝同他组成操作联盟后，我都已经发誓，我们的生意轨道从此再也不会发生交叉。我不能确定我是否还会再次见到他。但就在第二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邀请我去看望他。我问信说我会的。他再一次写了信，我则打了电话给他。

我常常能见到他。听他说话对我来说总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他知道得这么多，而且他总是说得这么有趣。我认为他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我们聊起了很多事情，因为他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通晓许多学科的知识，并有着非凡的概括能力，说起话来妙趣横生。他演讲的名言让人印象深刻。至于说善辩，对他可能有些不公平。我曾听到许多人在很多事情上指责珀西·托马斯，包括不诚实，但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出色的说服力也许并不是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他首先如此彻底地说服了自己，从说服的力量中获得了巨大的提升来说服别人。

当然，我们细致地谈到了市场问题。我对棉花后市并不看好，但他看好。我根本看不到看多的一面，但他看得到。他提出了这么多的事实和数据，我早就该招架不住了，但我没有。我不能证明它们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不能否定它们的真实性，但它们没有动摇我的信念，这是我自己解读信息的方式。他坚持着要说服我，直到我不再对自己从商业财经报纸和交易日报里收集的信息感到确信为止。那意味着我不能用自己的双眼来看清这个市场。一个人不可能被说服来违逆他自己坚定的信念，但他可能被说得进入一种不确定和犹豫不决的状态，而这是一种更糟糕的状态，因为那意味着他不能自信和舒适地投入交易。

我不能说我把这些都搅和了起来，确切地说，我只是失去了平衡，或者换句话说，我不再能独立思考。我不能详细地向你说明我是经历了哪些不同的步骤才演变到这样的状态，事实后来证明这使我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我想这是因为他对其数据正确性的把握，那是他独有的，以及我对自己的数据的不完全信赖，

Chapter 12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那可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公众的财富。他喋喋不休地说那绝对可靠，在他遍布南方的无数通讯员中，也有反复被证实是正确的。最后，我开始像他一样解读市场形势，因为我们都在看着同一本书的同一页，而他把书举在我眼前。他头脑的逻辑性很强。一旦我接受他的事实，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就必然和他一样。有他的事实推导，结论也会跟他自己的看法一致。

当他开始跟我谈论棉花市场的形势时，我不仅看空棉花后市而且在市场上做空。渐渐地，当我开始接受他的事实和数据时，我为我原来建立在不可靠的信息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感到害怕。当然，我不能那么想，也没有平仓。同时，一旦我平了仓，因为托马斯促使我认为我是错误的，我就只能做多。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你知道，我的一生中除了在股票和商品上进行交易以外，我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我自然地认为如果看空后市是错误的，那么看多后市就必定是正确的。而如果看多是正确的话，那就有必要买进。就像我在棕榈滩的老朋友说到帕特·赫恩常常说的：“你只有下了赌注才能知道！”我必须证明我在市场上是对的还是错的；而证据只有在月底我的经纪商的报表结算单里才能看到。

我着手买进棉花，而且马上我就达到了我通常的持仓规模，大约 60000 包。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蠢的一次操作。我的成败不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演，我只是在为别人操作。或者最恰当的说法是，我愚蠢的操作居然没有就此结束。我在没有任何理由看多的时候不仅买入了棉花，而且也没有根据经验教训，而是继续加码。我做得不对，听了他的话，我迷失了。

市场没有按照我设想的方式发展。当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时，我从不会感到害怕或者不能容忍。但市场没有按照它本该发展的方式发展——要是托马斯是对的话。在第一步做错的情况下，我又做了第二步和第三步，当然这些把我搞得一团糟。我让自己被说服，不仅没有止损，而且在市场上久拖不决。那是一种不同于我的本性并与我的交易原则与理论相反的另外的交易方式。即使作为一个男孩在投机商号里我也知道得比此刻清楚。但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被托马斯附着的人。

我不仅在棉花上做多，而且在小麦上持有重仓。我在小麦做得不错，有着可观的利润。我愚蠢的支撑棉花价格的努力使我的持仓增加到大约 150000 包。我可以告诉你，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不大好。我说这些并不是为我愚蠢的错误找借口，而只是说明有关的事实。我记得我去了湾区疗养。

在那儿期间，我做了一番思考。在我看来似乎我投机的头寸太大了。通常我



是不会胆怯的，但我的确感到焦虑而且这样的焦虑感使我决定要减轻负担。要做到这点，我就必须将棉花或小麦全部平仓了结。

我已经在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进行投机了 12 ~ 14 年，并有了相应的经验以后，我深谙投机之道，却做了不折不扣的错事，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在棉花上我亏了钱，但我保留了。在小麦上我有盈利，但我却卖出了。这是完全愚蠢的操作，为了减轻我自己的责任，我所能说的就是那实际不是我的交易，而只是托马斯的。在我所有愚蠢的投机错误中，没有什么是比试图摊平一个亏损的操作更大的了。我的棉花交易不久之后就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始终要卖掉你亏损的部位而保留你有盈利的部位。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明智做法，我对此也是如此烂熟于心，以致即使到现在我都对自己当时怎么会做完全相反的操作而感到惊讶不已。

我就这样卖出了我的小麦，蓄意截断了我在上面的盈利。在我将小麦出脱以后，小麦价格上涨了每蒲式耳 20 美分，中间都没有停顿。要是我持有小麦的话，我可能已赚到大约 800 万美元的利润。同时因为有了决定保留亏损部位的主张，我买入了更多的棉花。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如何每天买入棉花，买入更多的棉花。那么，你觉得我为什么买进棉花呢？竟然是想保持棉花价格稳定，不让它跌下来！如果那都算不上是超级愚蠢的玩法，那什么才是？我只是不停地投入越来越多的钱，钱投入得越多，最后也就亏得越多。我的经纪商和我的好朋友们对此都不理解，而且直到今天他们都想不明白。当然要是交易结果完全不同，我可能就是神人了。不止一次，我被警告对珀西·托马斯的聪明分析太过信任。对这一点我一点都没留心，只是持续不停地买进棉花，以保持棉花价格平稳不至于下跌。我甚至在利物浦买入棉花。最后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我已经累计买入了 44 万包棉花。然而那时已为时太晚。所以我卖出了我全部的持仓。

我几乎把我在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其他交易所赚的钱都亏掉了。我还没有被完全清洗出去，还剩下仅仅几十万美元，而不是我在遇到聪明的朋友珀西·托马斯之前的好几百万美元。对我来说，在所有普通人可能犯的错误中，我违反了所有的法则，这些经验已经教会我要想成功必须遵守哪些交易原则，这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认识到一个人可能毫无理由地就做愚蠢的投机操作，无论如何是有价值的一课。我花了好几百万美元的代价，才学到对于交易商来说另一个危险的敌人就是，当头脑敏锐的人娓娓道来的时候，他容易受到有魅力人物说服的影响。然

Chapter 12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而，在我看来似乎我应该吸取教训，这样代价也就只有一百万美元了。但命运并不总是让你决定学费是多少。她出重金办教育，并亮出她自己的账单，知道不管数目是多少，你都得付账。认识到我是多么愚蠢，我了结了这档子怪事。珀西·托马斯从此退出了我的生活。

我当时的情况是，就像杰姆·菲斯克过去常常说的，十次有九次的赌注都泡了汤。我成为百万富翁还不满一年。那一百万美元还是我通过用脑子，有时也有运气的帮助赚来的。而通过相反的过程，我又将它们失去了。我把我的两艘游艇卖了，并决定在生活上不再那么奢侈。

然而，那一次打击还不够。运气不再青睐我。开始为了应付疾病我花光了所有的钱，接着又要应付 200000 万美元现金的急迫需要。在几个月以前，这点钱根本算不了什么，但现在它却意味着我那转瞬即逝的财富几乎全部剩余。我必须提供这笔钱，而问题是，我到哪儿去弄到这笔钱？我不想从我在经纪商那儿的结存中把这笔钱取出来，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留不下多少可以作为我自己交易的保证金了。而我要想尽快赚回我的一百万，就需要比过去更多的资本。我看到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从股票市场里把它赚出来。

就想想这个吧！如果你对一般经纪公司里的普通顾客了解得多一些，你就会赞同我的观点，让股票市场为你付账单的想法是华尔街上造成损失的最多产的源头之一。要是你坚持你的决定，你会输掉所有的财产。

这不奇怪，一个冬天，在哈定兄弟公司的交易厅里，一小撮富有抱负的人为一件大衣花了 30000 ~ 40000 美元，最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活着穿上了它。非常凑巧，一个卓越的场内交易商，一位领取 1 美元象征性薪俸，并从此闻名于世的人，驾临经纪公司，身穿用海獭毛作里子的皮毛大衣。在那些日子里，皮毛价格还没有涨到天上去，那件大衣只值 10000 美元。当时在哈定兄弟公司交易厅里的一个家伙，鲍勃·基翁，决定弄一件以俄罗斯黑貂作里子的大衣。他在住宅区询问了价格。价格基本一样，是 10000 美元。

“那可是一大笔钱呢。”其中一个家伙抱怨道。

“噢，不多！不多！”鲍勃·基翁以和蔼可亲的语气承认道，“大约一周的薪水，除非各位伙计认为我是公司里最好的人，答应将它作为一件表示真诚敬意的小礼物送给我。发表馈赠演说吗？不，没有？很好。我要让股市帮我买下它！”

“你为什么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埃德·哈定问道。

“像我这样身材的人，穿着它看起来会特别帅。”鲍勃站起来回答道。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那么你说你会如何去支付账单？”杰姆·墨菲问道，他是这个公司里打听信息的好手。

“通过一次临时性的明晰投资，詹姆斯。方法就是这样。”鲍勃回答，他知道墨菲只不过想打听点消息。

果不其然，杰姆问道：“你会买哪只股票？”

“按惯例思考就错了，朋友。现在不是买任何股票的时候。我建议卖出5000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应该至少下跌10个点。我只要拿2.5个点的净利。这是很保守的，不是吗？”

“你听到了什么关于它的消息吗？”墨菲急切地问道。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人，有着一头黑发，看起来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由于害怕错过行情显示的信息他从不出去吃午饭。

“我听说那种大衣最好看，我一直想弄一套。”他转向哈定并说道，“埃德，以市价卖出5000股美国钢铁公司的普通股股票。就今天，亲爱的！”

鲍勃是一位赌客，而且说话幽默。这是他向人们展示其具有胆魄的方式。他卖出了5000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随后股价立刻就涨了上去。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看上去十足是个大笨蛋，鲍勃以1.5个点的损失止损，并在私下对交易厅里的人说纽约的气候太温和了，用不着买皮毛大衣。他们身体不好还喜欢夸耀。其余的家伙开始嘲讽他。但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个人买进了一些联合太平洋的股票，以便为购买那件大衣付账。他损失了1800美元，还说黑貂皮比较适合做女人围巾的面子，但不适合给一个谦逊且聪明的人穿的衣服做里子。

从那以后，那群家伙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试图哄骗市场来为他购买那件大衣支付账单。一天，我说我将买下这件大衣，以便经纪公司不会走向破产。但他们都说这样做不公平，要是我想为自己买这件大衣，我应该让市场替我买下它。但埃德·哈定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就在那天下午，我到皮货商那里去买这件大衣。我发现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人已经把它买走了，就在一个星期以前。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华尔街上绝对不止一个人亏过钱，他们试图想让股市为他购买一辆汽车、一个手镯或者一幅绘画作品。我可以掏钱建造一所巨大的医院，而吝啬的股票市场却连生日礼物也不愿献上。事实上，在华尔街上所有的倒霉事中，我认为劝诱股票市场充当恩德仙女的决心是最富活力而且最顽强的一种。

如同所有名副其实的厄运一样，这种厄运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当一个人着

手让股市为他的急需支付账单时，他会怎么做呢？嗯，他满脑子想的只是希望。他是在赌博。因此他承担了太大的风险，要是他明智地进行投机的话，依据对潜在情况冷静细致的研究，然后经过合理的推演得出的观点和信念，他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首先，他寻求快速的利润。他迫不及待。要是行情，市场必须马上对他非常友好。他自以为并没有要求过高，而只是参与公平的赌博。因为他准备快进快出，也就是说，以两点止损，而他全部的希望就是赚到两点，他有极大的误解，以为他只不过是抓住 50 对 50 的机会而已。原因何在，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种交易上损失了成千上万的钱，尤其是在多头市场的最高点买入，接着恰恰就是一次中级回档。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进行交易的。唉，那个我入行作为一个股票作手以来，最愚蠢无比的交易成了击败我的最后稻草。市场击败了我。我把棉花交易剩下的一点钱都亏光了。这件事对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由于我持续不断地进行交易并亏钱，我固执地认为股票市场最终必定会让我赚到钱。但我能看见的唯一结局就是我财力的彻底枯竭。我开始借债，不仅向我主要的经纪商借钱，而且还会向其他经纪公司借债，这些经纪公司在我未支付足够的保证金的情况下接受了我的生意。我不仅欠了债，而且自那时起我一直债务缠身。

第 13 章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我就这样又一次破产了，这是很糟糕的事，我在交易中犯了致命的错误，这是当时就能看得出的。我病了，变得焦虑，心烦意乱，而且不能心平气和地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我当时的心境是任何一个投机客在他交易的时候都不应该有的心境。我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事实上，我开始认为我不能恢复自己过去对事情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了。我已经习惯了大手笔的交易，也就是说，一次交易不少于 10 万股，我害怕在小规模的交易时，我没有很好的判断力。在你做对了的时候，但你只持有一百股股票，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价值。当大手笔交易赚大笔的钱已经形成习惯以后，我没有把握在小额交易时，什么时候该获利了结。我甚至都不能向你描述我当时无计可施的心情。

再次破产，无力采取有效的攻势。身负债务，一败涂地！在多年的成功以后，被错误锻造改变的性格实际上铺就了通往更大的成功的道路，我当时的情况比我当初在投机商号里开始时还要糟。对股票投机的游戏我已经学会了很多，但对人性弱点发生的作用我学得还很不够。人的头脑绝非机器，你不能什么时候都相信它同等有效。我现在认识到，我不能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别人和厄运的影响。

对于亏钱，我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担忧。而其他的麻烦却会让我担忧，而且确实也让我担忧了。我对我的灾难进行了详细研究，当然毫不费劲地弄明白了我错误的所在。我确定地指出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要想在投机市场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彻底地了解自己。要认识到我自己是如何能够一步步在愚蠢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我有时想，对于一个投机客来说，学会如何防止头脑发热膨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算太高。不计其数出类拔萃的人的破产，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头脑发热的原因，这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得的代价昂

贵的疾病，尤其会在华尔街上的投机客身上被发现。

基于这样的心情，我在纽约过得并不愉快。我不想进行交易，因为我并不在好的交易状态中。我决定离开，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些资本。我想换一换环境或许可以帮我重新找回自己。所以，因为投机失败，我又一次离开了纽约。我的情况比破产还要糟，因为我欠了不同的经纪商总计超过 100000 美元之多。

我去了芝加哥，并在那儿找到了一笔资金。这不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但那不过意味着我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赢回我的财富。一个我以前有过生意的经纪公司，对我作为交易者的能力有信心，他们希望证明这一点，因此允许我在他们的交易厅里小规模地进行交易。

我很保守地开始了交易。我不知道要是我待在那儿怎么才能熬过去。然而，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最出奇的经历，打断了我 在芝加哥的停留，这简直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

一天，我收到一封发自卢休斯·塔科尔的电报。在他还是证券交易公司的交易经理时我就认识他，有时我会给些业务让他做，但之后我就跟他失去了联系。这封电报写道：

马上来纽约。L·塔科尔

我知道他从其他朋友那儿得知了我所受到的惩罚，因此我敢肯定他自有锦囊妙计。与此同时，我却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用在不必要去纽约的旅途上，所以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而是给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我说，“电报上是什么意思？”

“电报的意思是，纽约的一个大银行家想见你。”他回答道。

“他是谁？”我问道。我想象不出他会是谁。

“在你到纽约以后我会告诉你的，否则别想知道。”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他想见你。”

“是关于什么事？”

“要是你给他机会，他会亲自告诉你的。”卢休斯说道。

“你不能给我写信吗？”

“不行。”

“那么，你就不能给我讲得再明白点。”我说。

“我不想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那好，卢休斯，”我说，“你就告诉我：我会白跑一趟吗？”

“当然不会。来一趟肯定对你有好处。”

“你就不能给我透露一点吗？”

“不行，”他说，“这对他会不公平。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为你做多少。不过，听我的建议，来吧，赶快来。”

“你确定他希望见的是我吗？”

“除了你，别人都不行。最好来，我跟你谈。发个电报给我，让我知道你坐哪一趟火车，我会去车站接你。”

“那很好。”说着，我挂了电话。

我不太喜欢这么神秘兮兮的，但我知道卢休斯是好意，他那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做得并不是那么出色，以致离开芝加哥会让我伤心欲绝。以我现在的交易速度，要攒到足够的钱以便让我可以像原来那样操作，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回到了纽约，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说真的，在旅途上不止一次，我害怕什么也不会发生，还因此搭上了我的交通费和我的时间。我猜想不出我将经历一段一生中最奇妙的经历。

卢休斯到车站来接我，而且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告诉我他是应丹尼尔·威廉姆森先生的急切要求，一直在派人找我。就是有名的威廉姆森和布朗（Williamson & Brown）证券交易公司的威廉姆森。威廉姆森先生让卢休斯告诉我，他有一个为我打造的业务提案，他相信我一定会接受的，因为这个提案对我非常适合。卢休斯发誓他不知道提案究竟是什么内容。公司的声望就是一个保证，就是不会要求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丹尼尔·威廉姆森是这家公司的资深成员，公司由爱格伯特·威廉姆森早在70年代创立。公司里没有一个布朗的人，也已经好多年没有一个布朗家族的人了。在丹尼尔的父亲时代，公司曾非常显赫，丹尼尔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没有追求很多外面的生意。他们有一个客户，可以抵得上一百个普通的客户，他就是阿尔文·马昆德，威廉姆森的亲襟，他还在许多银行和信托公司担任经理，还是大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系统公司（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 system）的董事长。他是自詹姆斯·希尔以后铁路世界里最具权威的人，也是最有实力的银行小集团——福特·道森帮的发言人和主要人物。他的财富大概在5000万美元到50000万美元，这个估计随着发言人的不同而不同。当他死的时候，他们发现

Chapter 13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他有 25000 万美元的财富，这些都是在华尔街上赚到的。这样你就会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客户。

卢休斯告诉我他已经接受了一个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的职位，一个专门为他设计的职位。据说他从事的是一种获得流通的综合业务的工作。这家公司从事总体佣金业务，卢休斯已经说服威廉姆森先生再开两家分公司，一个开在城外的大旅馆里，另一个开在芝加哥。相反，我获得的消息是他会在第二个地方给我安排一个职位，可能作为交易公司经理，这种事我是不会接受的。我没有责怪卢休斯，我觉得最好等到安排做出以后再拒绝也不迟。

卢休斯把我带进了威廉姆森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并把我引见给了他的上司，随后赶快离开了房间，仿佛在认识双方的情况下，他不想成为一个见证人。我做好了准备，先倾听然后再拒绝。

威廉姆森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有着优雅的举止及和蔼的微笑。我看得出他很容易交朋友，而且不会忘掉朋友。他身体健康，因此心情愉快脾气也很好。他有很多钱，因此不用怀疑他有卑鄙的动机。所有这些，加上他的教育和社会修养，很容易使他既有礼貌而且友善，不仅友好而且乐于助人。

我什么也没说。我没什么可说的，而且我通常总是让其他人先说完我才开口。有人曾告诉我詹姆斯·斯蒂尔曼，就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也是威廉姆森一个很好的朋友，后来形成了惯例，就是安静地倾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管是谁向他提出提案。在那个人全部说完后，斯蒂尔曼先生继续看着他，仿佛那个人还没有结束。所以那个人总会觉得需要再多说些什么，也就会说得更多一点。仅仅通过简单地看与听，斯蒂尔曼常常能够让献出提案的人提出比他开始说时更多有利于银行的条款。

我不会一言不发，就想诱导别人提出一个更有利的交易条款，只是因为我喜欢知道交易的所有细节。通过让一个人充分地说明，你可以立即做出决定。这是一件非常节省时间的事。这避免了得不出任何结论的争论以及延长的讨论时间。就我参与的而言，只要说同意或不行，带到我面前的几乎所有业务建议都可以得到处理。然而，我不能马上毫不犹豫地同意或不行，除非完整的提案都摆在我面前。

丹尼尔·威廉姆森在说，我在听。他告诉我，他已经听说了许许多多关于我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操作的事情，并且对我在棉花上的操作超出了常规，因而摔了一个大跟头，他感到非常遗憾。不管如何，是由于我的厄运才使他得以有幸与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会面。他认为我的专长在股票市场，并说我生来就是搞股票的，我不应该迷失，离开股市。

“这就是为什么，利文斯顿先生，”他愉快地总结道，“我们希望与你做生意的原因。”

“怎么做生意？”我问他道。

“做你的经纪商”他说，“我的公司希望做你的股票生意。”

“我很愿意跟你做这个生意，”我说，“但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他问道。

“我没有钱。”我回答。

“那不是问题，”他带着友善的微笑说道，“我将提供资金。”他取出一本口袋型支票簿，写了一张 25000 美元的支票，递给了我。

“这是干嘛？”我问道。

“转存在你自己的银行账户上，你可以用自己的支票取钱。我希望你在我们的公司里做交易。我不在乎你是赢是亏。要是这一笔用完了，我会再给你另一张个人支票。因此你大可不必太在意这笔钱。明白吗？”

我知道这个公司实力雄厚，并且生意兴隆，不需要任何人的生意，根本没必要给人钱作为保证金来带动生意。然而那时他是如此的友好！他不是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一个信用额度，而是给我实实在在的现金，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钱是从哪来的，而唯一的条件就是，如果我进行交易，需要通过他的公司来做。而且还许诺如果这笔钱用完了，还会给我另一笔！虽然如此，其中定有原因。

“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问他道。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公司有一个客户，他是有名的大手笔的活跃地进行交易的交易商。每个人都知道你做空的手笔非常大，这也是我对你特别喜欢的地方。你是个有名的投机客，名声在外。”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说。

“我会坦率地对你，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两个非常富有的客户，他们买卖股票的规模都非常大。我不希望每次当我们卖出一万或两万股什么股票时，华尔街上的人们就怀疑是他们在卖出多头股票。要是华尔街知道你在我们公司进行交易，他们就不会知道这是你的空头卖单，还是其他客户的多头股票在抛出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想让我作为投机客的名声来掩盖他的连襟的操作！非常凑巧，一年半以前我通过做空赚到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钱，当然，华尔街上的流

Chapter 13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言蜚语和愚蠢的谣言传播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价格一有下跌就指责是我打压的。直到今天，当市场行情非常疲软的时候，他们还说是在我打压的结果。

我其实没有必要考虑。一眼就可以看出，丹尼尔·威廉姆森给我提供了一个回到华尔街，并且是快速重返华尔街的机会。我接过支票，并把钱存入了银行，在他的公司开了一个账户并开始了交易。这是一个很好的活跃市场，市场波动幅度足够宽广，让人不必局限在两只特别的股票上。我已经开始害怕，就像我告诉过你的，我已经失去了正确判断和操作的本事。但看起来似乎我没有失去这个本事。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就用丹尼尔·威廉姆森借给我的 25000 美元赚到了 112000 美元的利润。

我去了他那儿找他，并说告诉他：“我来还你的那 25000 美元。”

“不，不要！”他说着，挥手让我回去，就好像我给了他一杯蓖麻油鸡尾酒。“不要，不要，老兄。等你的账户达到一定数目再说。现在还不用考虑这点事，你在这儿只是赚了点小钱。”

与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中犯的其他错误比起来，我犯的这个错误是最让我后悔的。这个错误让我受到了惩罚，我遭受了多年漫长的让人沮丧的折磨。我本该坚持让他收下这笔钱。我上道了，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我以前损失的钱，而且财富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有三个星期，我每个星期的平均利润率都是 150%。从那时起，我的交易规模稳步扩大。然而，我没有让自己从所有义务中解脱出来，我让他自主行事，没有非要他收下那 25000 美元不可。当然，因为他没有拿回那 25000 美元，已经让我觉得我也不能拿出我的利润。我对他非常感激，然而我是如此不愿受人左右，因此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债或欠别人的人情。我能够以钱还钱，但别人的恩惠和好意我必须用类似的方法偿还，而你很可能发现这些道德义务有时代价可能非常昂贵。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限制的规定。

我没有因这笔钱而困扰，又开始了我的交易。我的交易进展得非常顺利。我的自信正在恢复，我确信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就会恢复到 1907 年那种大踏步前进的状态。一旦我得到恢复，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市场行情能够持续一阵子，这样我就可以不仅仅弥补损失了。但能否赚钱并没有困扰我很久。让我高兴的是，我正在改变不断出错和不自信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给我造成了好几个月的灾难，但我吸取了教训。

大约就在那时，我开始对后市看空，并卖空了一些铁路公司的股票。其中就有切萨皮克和大西洋公司的股票。我认为我在这只股票上的投资只是短线，大约



8000 股。

一天早晨，我到了市中心，在市场开盘前，丹尼尔·威廉姆森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并对我说：“拉瑞，当前不要在切萨皮克和大西洋这只股票上有什么动作。卖空 8000 股对你来说不是好的做法。今天早晨我已经为你在伦敦把它平仓了，并开始做多。”

我确信切萨皮克和大西洋股票的股价还要跌下去，报价纸带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这一点；同时，我对整个市场的后市看空，不是猛烈地或疯狂地看空，只是适可而止、适当地看空，中等仓位，短线操作。我对威廉姆森说：“你那么做是要干什么？我对整个后市看空，而且它们都在下跌。”

然而，他只是摇着头，并说道：“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碰巧知道了一些你不知道的关于切萨皮克和大西洋股票的事情。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卖空那只股票，除非我告诉安全的时候再这么做。”

我还能做什么？那不是来自一个蠢驴的小道消息。而是来自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连襟的建议。丹尼尔不仅是阿尔文·马昆德最亲近的朋友，而且对我非常友好。他已经向我展示了他忠诚和可信赖的品质。仅仅表示感谢是不够的，我不能这么做。因此，我的感情又一次战胜了我的判断，我做出了让步。让我的判断屈服于他的愿望，这正是我失败的原因。感激是正派人不得不考虑的情感，但要防止它成为完全束缚人的情绪。我首先知道的就是我不仅丧失了所有的利润，而且同时欠了公司 150000 美元债务。对此我感到非常痛心，但是丹尼尔告诉我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脱离这个困境的，”他承诺道，“我知道我会的。不过只有获得你的允许，我才能这么做。你得停止自担风险的交易。我不能一边帮你，一边让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坏了我的事。你只需暂时停止交易，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你赚点儿钱。怎么样，拉瑞？”

我再一次问他道：“我能怎么办？”我想到了他的好意，我不能做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没良心的事。我已经慢慢喜欢上了他，他非常和蔼且友好。我记起了我从他那儿得到的都是鼓励，他一直在使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可能是六个月以后，他带着高兴的笑容来到我身边，并递给我几张信用传票。

“我告诉你我会帮你脱离困境的，”他说，“我已经做到了。”接着我发现他不仅帮我还掉了所有的债务，而且还有小额的借方余额。

我本来认为我可能早已不费什么劲地将赢利数额扩大了，因为市场行情不

错，但他对我说：“我已经为你买了 10000 股南部大西洋（Southern Atlantic）股票。”那是他的连襟，阿尔文·马昆德控制的另一条铁路，当然他也控制着这只股票的命运。

要是一个人为你做了像丹尼尔·威廉姆森为我做的一切以后，除了“谢谢”以外，你还能说什么，不管你对市场的观点是什么。你可能确信你是对的，但就像帕特·赫恩常常说的：“你只有下了注才明白！”而丹尼尔·威廉姆森已经用他的钱为我下了注。

南部大西洋股票跌下去了并保持在低位，我赔钱了，但记不清是多少，在丹尼尔为我卖出前，我有 10000 股这只股票。我欠他的比以往更多了。但你可能一生都看不到有比这更好或不会这么纠缠不休的债主了。从来都没有听到一句来自他的抱怨，相反，总是鼓励的话语以及不要担心的忠告。最后，对我来说损失累积到了同样巨额的程度，只是累积的方式让人难以理解。

他从不讲任何细节，那些账都被编了号。丹尼尔·威廉姆森只是对我说：“我们用这只股票上其他交易的利润弥补了你在南部大西洋上的损失。”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他如何已经卖出 7500 股其他的股票，并大赚了一笔。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直到我被告知债务被一笔勾销的时候，我对自己的那些交易什么都不知道。

那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以后，我开始思考，而且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我的事。最后我恍然大悟。很明显，我被丹尼尔·威廉姆森利用了。想到这一点让我很生气，但让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在将整件事情在脑袋里过了一遍后，我立刻去找丹尼尔·威廉姆森，告诉他我跟公司的合作结束了，然后我就离开了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我没有和他或他的任何同伴发生半句争吵。不知道这件事对我会造成什么影响？然而我得承认我对自己感到很窝火，就像我在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时的感觉一样。

金钱的损失不会困扰我。无论什么时候我在股市上亏钱以后，我总是认为我学到了某些东西。要是我亏了钱而学到了经验，那么亏的钱实际上就成了学费。一个人必须得有经验，而他必须花钱来学到这些经验。但我在丹尼尔·威廉姆森公司的经历中有些事情会极大地损害到整个命运的东西，那就是大好机会的丧失。一个人亏点钱没什么，还可以赚回来。然而，我当时遇到的机遇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你知道，当时的市场是一个适合进行交易的市场。我没有错，我的意思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对行情看得很准。赚数百万美元的机会是有的，但我让自己的感激之情干扰了我的交易。我把自己的双手捆绑了起来。我不得不做那些丹尼尔·威廉姆森出于好意希望我去做的事。总的说来，这比与亲戚一块做生意还要让人难受。真是糟糕的买卖！

而且，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自那以后，对我来说实际上根本没有赚大钱的机会了。市场非常平淡，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不仅亏掉了所有的钱，而且再度负债，债务比以往还要沉重。那是漫长的没有收益的几年，1911、1912、1913和1914年。没有任何钱可赚。市场上就是没有机会，所以我的情况也是历来最窘迫的。

亏钱要是没有伴随着对事情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的辛酸憧憬，那亏钱还不是很让人难受。那正是我无法克制而老是想着的事情，当然，这使我更加不安。我认识到，就是一个投机客容易产生的弱点几乎数不胜数。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人，我在丹尼尔·威廉姆森公司的做事方式是妥帖的，但作为一个投机客，让我受某些动机的影响从而做出有违自己判断的行为，这是不正确，也是不明智的。高尚的感激之情就不该出现在股市里，因为报价纸带不会彬彬有礼，也不会奖励忠诚。我意识到我当时不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我不会仅仅为了希望在股市上进行交易而改变自己。但生意毕竟是生意，作为一个投机客，我要做的就是坚持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进行操作。

这是一段非常出奇的经历。我要把我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告诉你。丹尼尔·威廉姆森在第一次见到我时对我所说的话是非常真诚的。每次他的公司在任何一只股票上买卖几千股时，华尔街都会得出结论，是阿尔文·马昆德在买进或卖出那只股票。他是这个公司的重磅交易者，应该明确地说，他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这个公司做的，而且他是那个时候华尔街上交易规模最大，也是做得最好的交易商之一。所以我被用来当做烟幕，特别是为马昆德的卖出作烟幕。

阿尔文·马昆德在我进入公司之后不久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他的疾病很早就被诊断出是无法治愈的，丹尼尔·威廉姆森自然老早就知道这一点，甚至比马昆德自己都早。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把我的切萨皮克和大西洋的股票平仓的原因。他早已开始清盘他连襟的某些投机性部位和其他的一些股票。

当然，在马昆德去世的时候，财产都要清算，不管是他的投机性部位还是半投机性的部位，而那时，我们正好进入了一个空头市场。通过他让我做的那种方式，丹尼尔对财产总的来说发挥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我说我是一个相当重量级

Chapter 13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的重磅交易者，以及我对股市的看法是绝对正确时，我不是在进行自夸。我知道威廉姆森记得我在1907年空头市场的成功操作，所以他不敢承担让我进行大规模交易的风险。原因何在，要是我继续按原来的方式交易下去，我早已赚到了那么多钱，而等到他试图要对阿尔文·马昆德的财产进行清盘时，我的交易规模可能就会达到几十万股的手笔了。作为一个活跃的空头，我将对马昆德的继承人造成好几百万美元的损失，而阿尔文只不过留下了两亿多一点的遗产。

对他们来说，让我欠上债务，然后帮我还上债务，比起让我在某些其他的公司活跃地做空来便宜多了。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但碍于丹尼尔·威廉姆森的情面而觉得不能做的内情。

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名股票投机客，这是我所有的经历中最有趣且最不幸的一段经历。作为一个教训，我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这将我东山再起的时间往后推了好几年。我还足够年轻，可以耐心地等待把损失的几百万美元给赚回来。但对于一个过贫苦日子的人来说，五年时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眼巴巴地等着总不是事儿。没有游艇我好对付，但要是市场没有行情可以让我重新回来却让我感到很难忍受。生命中最大的机会就在我的眼前，我却错过了。我无法伸出手来，也够不到它。丹尼尔·威廉姆森，一个非常精明的家伙，就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圆滑、富有远见、足智多谋、勇敢无畏。他是一个思想家，富有想象力，能够侦察出任何人的弱点，并冷静地制订计划以正中别人的弱点。他做好了自已的估算，并很快想出要对我做什么事情，以使我在市场上不会形成什么伤害。他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钱来为我做什么。相反，从各方面来说事情都对他有利。他爱他的姐姐，马昆德夫人，而且他尽自己所能地为她尽了义务。

第 14 章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我想起来总是痛苦不已，自从我离开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以后，市场上就没有奶油了。我们直接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萧条时期。非常贫瘠的四年，颗粒无收，没赚到一分钱。正如比利·恩瑞克斯曾说过的：“这个行情连臭鼬都不可能感兴趣。”

事情看起来似乎是我在受命运的惩罚。也许是上帝有计划地在对我进行惩戒，但说真的，要不是我这么的骄傲就不会引起这样的失败。我没有犯任何投机的罪过，也就是那种交易商必须在账户的借方做出补偿的投机罪过。我也不为典型的因为上当受骗而做的愚蠢交易而感到内疚。我所做的，或者相反，我还没有做的，是一些在四十二街北部应是表扬而不该受到指责的事情。在华尔街，这是荒唐的，也是代价高昂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就是不允许在行情报价机发挥作用的区域里保持人情味儿的倾向。

我离开了威廉姆森的公司，并试着在其他经纪公司里进行交易。无论在哪家公司我都亏了钱。这是给我的报应，因为我试图强迫市场给我它不能给我的东西，也就是赚钱的机会。要获得信贷，我没觉得很费劲，因为那些认识我的人对我都很信任。要是我告诉你在我最后停止信用交易的时候，我总共欠了超过 100 万美元，你或许就可以对他们的信任是多么坚定有个初步的概念了。

问题不在于我已经失去了抓紧机会的能力，而在于在那惨淡的四年中，就是不存在任何赚钱的机会。但我还是为了生活而拼命地工作，努力想赚一点资本，而唯一的结果是我债务的增加。在我因为不愿欠朋友更多钱而停止了独自的交易以后，我开始替那些相信我极其通晓交易，甚至在惨淡的市场里也能赚到钱的人打理账户，并以此为生。对于我的服务，我按利润的一定比例收取提成，要是还有任何利润的话。这就是我赖以维生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我如何维持生活的

方式。

当然，我并不总是亏钱，但我也从没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可以大大地减少我的债务。最后，随着事情变得越发糟糕，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感到沮丧。

似乎我的一切都出了问题。我没有因为从拥有好几百万美元和游艇，一步跌落到债务缠身并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悲伤不已。我虽然不喜欢这种情形，但也没有自怜自艾。我不打算耐心地等待时间和上帝来终止我的不幸。因此，我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很明显，要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赚到钱。要赚到钱我只需要成功地进行交易。我以前就是这么进行交易的，我必须再一次这样交易。在过去，我曾不止一次把极为微薄的资金运作成数十万美元。市场迟早会给我机会的。

我让自己信服，那就是无论什么错了，都是错在我自己而不是错在市场。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同样的精神问自己这个问题，过去我就是这样对不同阶段的交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平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我的问题主要是源于对我所欠的钱感到忧虑。对这个事情我在精神上一直感到苦恼，从来没有放松过。我必须向你做出解释，这不仅仅是对我的债务的看法。任何生意人在他正常做生意的过程中都会担负契约债务。我的绝大部分债务就是生意债，由于市场环境不好，这不会比一个商人的遭遇更糟。比如说，当商人遇到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合时令的反常天气的情况。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还不能偿还我的债务，我开始对我的债务感到不那么乐观了。我会解释，我欠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债务，所有这些都是在股市上的损失，记着吧！我的绝大多数债权人都非常友好，不会为难我，但还是有两个的确纠缠着我。他们总是四处跟着我。每次我一有盈利，他们就等在旁边，希望知道一切有关的细节，并坚持立刻要我欠他们的债还清。其中有一个人，我欠了他 800 美元，还威胁要告我，扣押我的家具。我想不到他怎么会认为我隐匿财产，除非是因为我看上去还不太像一位快要死于贫困的叫花子。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这不是件需要看懂报价纸带的事，而是件需要认清自我的事儿。我非常冷静地得出结论，只要我有所担忧，我就不会做成任何有用的事情，同样明显的是，只要我欠着钱，我就会担忧。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任何债权人有权使我烦恼的权力，或者会影响到我的回本，也就是在还没等我攒够一笔像样的资本之前就纠缠着要我还款。这些都如此明显，如此真实，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申请破产。”要不然我怎样才能得到解脱呢？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这听起来既容易又合情理，是不是？但却让人非常不快，我可以告诉你，我极不愿这么做。我极不愿走到被人误解或误解的地步。我自己从不把钱看得太重，也从来没有想到事情到了需要为此说谎的地步。但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然，我也知道要是我再一次翻了身，我会清偿每个人的所有债务，因为责任还在。但除非我能够以原来的方式进行交易，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将那 100 万美元的债务还清。

我鼓起勇气去拜访我的债权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就因为他们大多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或是我的老相识。

我把情况向他们非常坦率地作了解释。我说：“我走这一步，并不是不想还你钱，而只是为了对我自己和对你公平起见，要赚钱，我必须置身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我已断断续续想着这事有两年多了，但就是没有勇气走出来并向你坦率地做出说明。要是我早这样做的话，会对我们大家好得多。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有这些债务造成的烦心和困扰，我就断然不能恢复过去的我。我现在已经决定去做一年前我早就该做的事。我这样做，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原因以外，再没有其他原因了。”

就意向以及决心来说，第一个人说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大家要说的话。他是代表他的公司说的。

“利文斯顿，”他说，“我们理解。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是想让你解脱。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你希望的所有文件，我们签字。”

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大债主说的话。这就是华尔街对待你的一个方面，这不仅仅是自然流露的好人情或好风格，也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明显是个好生意。我非常欣赏这善意的表示和明智的商业进取精神。

这些债权人让我对总计超过 100 万美元的债务获得了解脱。然而，还有两个较小的债主拒不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欠他 800 美元的家伙。我还欠一个经纪公司 60000 美元，这个经纪公司已经破产了，而接手者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一直缠着我不放。即使他们愿意照着我的大债主的样子去做，我想法院也不会允许他们签字。不管如何，我的破产清单上只有大约 10 万美元，尽管我说过，我欠的债务总额超过了 100 万美元。

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让人感到很不愉快。以前我总是全额还债，而这次新的事件让我感到非常羞辱。我知道要是我活着，总有一天我会把每个人的债都还清，

但不是每个看到这篇报道的人 would 知道这一点。在我从报纸上看到那篇报道以后，我甚至羞于出门。然而，所有这些在最近都已逐渐消失，在明确我不想被那些人继续折磨得头疼以后，我都不能告诉你我要解脱的感觉是多么强烈，那些人不懂得一个人要想在股票投机上取得成功，必须多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交易中去。

有了某些成功的前景，就不会再受到债务的干扰，我的头脑如今可以轻松地进行交易了，下一步就是要找到另外的一笔本金。证券交易所从 1914 年 7 月 31 日到 12 月中旬暂时关闭了，华尔街心情沮丧。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交易。我欠着我所有的朋友，我不能因为他们对我如此的好意和友善而请求他们再帮我一次，同时我也知道没人能够没完没了地帮助别人。

要赚到一笔相当数目的本金，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随着证券交易所的关闭，我就不能请任何经纪商帮我什么忙了。我试了好几个地方，根本没用。

最后，我去找了丹尼尔·威廉姆森。这是在 1915 年的 2 月份。我告诉他我已经摆脱了由债务引起的精神上的噩梦，愿意像从前那样进行交易。你可能记得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他就给我提供了 25000 美元让我使用。

现在，在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说：“当然你看上了什么？想买个 500 股，那就买吧，没什么问题。”

我谢过他之后就离开了。他让我错过了赚到一大笔钱的机会，而且这个公司从我身上赚了许多佣金。我承认当想到威廉姆森和布朗经纪公司没有给我一笔像样的本金时，我感到有点气恼。我打算开始的时候交易得保守一点。要是我起步时的手笔就比 500 股多一些，那么我的财务状况就会恢复得更容易些也会更快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识到，情况就是这样，我还有机会可以杀回来。

我离开了丹尼尔·威廉姆森的办公室，并对总体形势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多头市场。这对我来说就像对成千上万的交易商一样明显。但是我的本金只允许我进行 500 股的交易。也就是说，我受到了这样的限制，没有任何余地。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连最轻微的挫折都不能承受。我必须从开始的第一笔交易就逐步积累我的资本。我第一笔买入的 500 股必须盈利，我必须实实在在地赚到钱。我知道，除非有充足的交易资本，否则我就不能很好地利用我做出的正确判断。要是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就不可能对交易采取不动感情、冷静的态度，要采取这种态度要求交易者有能力负担得起几次小额的损失，就像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过去在投入大笔赌注之前，为了测试市场而常常会遭到一些小损失一样。

我现在认为，我发现自己当时正处在作为一个投机客的职业生涯里最严峻的时刻。要是这次我失败了，没有谁能告诉我下次机会在何时何地，要是有的话，我还可能得到另外一笔资本可以做另外的一次尝试。事情很清楚，我必须等待准确的心理时刻的到来。

我没有走近过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我的意思是，我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漫长的六周时间，我就是沉稳地对报价纸带进行解读。我害怕要是去了公司，知道我可以购买 500 股股票，我很可能经不住诱惑而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股票上投入交易。一个交易商，除了研究基本形势之外，还要记得市场上已发生的先例，同时还要把外面大众的心理和他经纪商的限制条件装在脑子里，此外还必须要了解自己，同时预防自己的弱点。对基本的人性没必要发火。我已渐渐认识到，知道如何看待自己与知道如何解读报价纸带一样必要。我已经研究和估计了自己对一个活跃市场带来的特定刺激或者不可避免的诱惑所做出的反应，与我以前考虑作物形势或者分析收成报告时的情绪和精神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破了产同时却又急切地渴望重新开始进行交易，我坐在另一家经纪公司的行情报价板前，在那儿我连一股股票都不能买卖，研究着市场行情，不放过出现在报价纸带上的任何一笔简单交易，注视着那心理时刻来敲响全速前进的铃声。

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在 1915 年早期那些严峻的日子里走势最牛的股票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我确信它会继续涨上去，但为了确保我第一次出手就可以获得成功，我决定等待，直到这只股票的股价突破面值才动手。

我想我已经告诉你，这已成为我的交易经验，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当一只股票价格第一次突破 100 美元、200 美元或 300 美元的整数位时，它几乎常常会继续上升 30 到 50 个点，而且突破 300 美元后会比突破 100 美元或 200 美元以后上升得更快。我第一次意外的成功是在阿纳康达股票，这只股票我在突破 200 美元时买进，过了一天在 260 美元卖出。这种在股价突破面值时买进的做法，要追溯到我在投机商号的日子。这是一个古老的交易法则。

你能够想象出我是多么热切地渴望重新以我原来的规模进行交易。我是如此渴望重新开始，以致我不能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看到伯利恒钢铁开始爬升，每天都在爬升，股价越来越高，股票的表现正如我所料，然而我还是克制了跑到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并买进 500 股股票的冲动。我知道我一定

Chapter 14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得让我的第一次操作做到近乎万无一失。

那只股票每上升 1 个点就意味着我没有赚到 500 美元。开始上涨的 10 个点就意味着我可以用金字塔方式进行加码，这样就不是 500 股了，我现在可以持有 1000 股，这样上涨 1 个点我就能赚 1000 美元。但我端坐不动，没有听取我大声叫嚷的希望或者大声要求的信念，我只听从于由我的经验发出的冷静的声音以及由常识发出的忠告。一旦我得到一笔像样的本金我就可以冒险了。但没有本金，要冒险，即使最轻微的冒险，都是我难以企求的奢望。六个星期的耐心等待，最终常识战胜了贪婪和希望。

当这只股票股价冲上 90 美元时，我的确开始坐不住了，心情十分着急。想到我对市场是这么看多，竟然什么股票也没买。于是，当股价冲到 98 美元时，我对自己说：“伯利恒会突破 100 美元，要是它果真突破的话，就彻底破了关键点位！”报价纸带也清晰无疑地说着同样的意思。事实上，它仿佛是在用高音喇叭大声呼喊，我跟你说，在行情收报机还只是打印 98 的时候，我就在报价纸带上看到了 100。同时我知道这不是由我的希望发出的声音或者由欲望而引发的想象图景，而是来自于我解读报价纸带的本能断言。所以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到股价突破 100 美元。我必须马上买到它。它现在非常好，相当于已经突破了面值”。

我快速冲到威廉姆森和布朗公司，并下单买进 500 股伯利恒钢铁的股票。当时市场价位在 98 美元，我的单子 98 ~ 99 美元的价位上成交，买到了 500 股股票。自那以后它急速上扬，那天晚上收盘时，我记得价位在 114 ~ 115 美元之间。我又买了 500 股。

第二天，伯利恒钢铁股价冲到了 145 美元，我有了自己的本金，是我自己赚来的。等待适当时刻到来的那六个星期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艰苦、最精疲力竭的六个星期。但这样的等待让我获得了回报，因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进行相当可观的交易。要是我只能交易 500 股，我将什么也做不成。

无论做什么事，好的开始总是成功的一半。因为在伯利恒钢铁上好的开头，我后面的操作也非常顺利，事实上，你甚至都不会相信前后是同一个人在进行交易。的确，我前后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因为过去我一直被烦扰，什么都做不好，而现在我很放松，做得很好。再没有债主来打扰我，也不会因自己缺乏资金，而影响到我的思考或者倾听由经验发出的真实声音，所以我持续不断地赢钱。

正当我要赚取一笔稳当的财富时，我们听到了卢希塔尼亚号（Lusitania）遇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难的消息。偶尔，一个人受到了重击，就像击在太阳穴上一样，可能是在提醒他这样一个让人不快的事实，没有人能够在市场上始终准确无误，就像预知不可预测的事故一样，太难以做到了。我听人们说没有一个职业投机客因为卢希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的消息而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他们早在华尔街受到打击之前就得到了这个消息。我虽然事先得到了消息，但一时糊涂，没有及时逃避，我能告诉你的就是，由于卢希塔尼亚号遇难事件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两件不够聪明而没有预见到的挫败而造成的损失，我发现1915年年底我在经纪商那里的账户余额大约是14万美元。那是我实际赚到的全部的钱，尽管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市场上一直是正确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做得非常好。我很幸运。在一个行情狂涨不止的多头市场中，我毫无顾忌地做多。事情自然顺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赚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这使我记起了已故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罗杰斯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有时人的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就如同出门赶上暴风雨而没有带雨伞，想不淋湿也没办法。这是有史以来最清晰可见的多头市场行情。人人都很清楚，对各种供应品的联合采购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拥有并出售各种各样别国没有的东西，并很快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现金。我的意思是，差价很大的世界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当然，那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涨价。

所有这些从一开始就如此明显，因此基本用不着或根本不用对上涨采取什么操作。这就是为什么准备工作比在其他的多头市场中少得多的原因。另外，不仅是战时繁荣比所有其他的都带来了更多自然发展，而且这个时期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空前的利润。也就是说，在1915年，股市的盈利分布比华尔街历史上其他的繁荣期都要来得广泛。至于公众没有把他们的账面利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或者他们没有长久的保持他们实际赚得的利润，这只不过是历史自身简单的重复而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会像华尔街一样，历史会如此频繁、如此一致地重复出现。当你阅读与繁荣期或萧条期相同的账目时，最能打动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股票投机本事和投机客们与以往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游戏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

我没有错过1916年的上涨行情。我与别人一样做多，当然，我也非常警觉。我知道，就像每个人做的一样，行情总有结束的时候，我注视着警示信号。我对猜测消息会从哪个角落出现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并不只盯着某一点。我没

有，也从来没有觉得我会牢不可破地执著于市场的这一面或那一面。哪怕一个多头市场已经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增添了金额或者一个空头市场特别慷慨大方，在我收到退出的警告信号后，我甚至认为这不是充分的理由，让我继续坚持留在多方或空方。一个人不能宣誓永远忠诚于多方或空方，他考虑的重点在于要站在正确的一方。

还有一件事情要记住，那就是行情不会以夺目的辉煌而告终，也不会以突然的反转形态而结束。市场行情可能是，也的确经常是，在已经不再是多头市场很久以后，股票价格才普遍纷纷开始破位下跌。我一直期待的警示信号在我注意它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曾经是市场行情领导者的股票在好几个月里第一次从最高点下跌了几个点，并且没有回头。它们的步子很明显是在奔跑，这一点清楚地说明我有必要对我的交易策略做出调整。

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在一个多头市场中，价格趋势自然是确实无疑地向上。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一只股票的走势与股市大势背离时，你就有充分的理由假定这只特定的股票出了什么问题。对于有经验的交易商来说，这就足以意识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决不能期望报价纸带成为一个讲师。他的职责就是听它说“出去！”，而不是等着它提交一份案情摘要以获得批准。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注意到那些引领行情大涨的领头股已经不再上涨。它们跌落了 6~7 个点并开始横盘。与此同时，市场上其他股票在新的旗手的带领下继续上涨。由于这些公司本身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此要到别处去找原因。那些股票已跟随趋势走了好几个月了，当它们不再这么做的时候，尽管多方的潮流仍然保持强劲，这意味着对那些特定的股票而言，多头市场已经结束。对市场上的其他股票来说，趋势还是明确向上的。

没有必要对此感到困惑而束手束脚，因为市场行情根本不会有相互矛盾的趋势。那时我对行情的看法还没有转空，因为报价纸带还没有告诉我这么做。多头市场的终点还没有到来，尽管它就在紧邻的地方。在等待它到来的期间，多头还有钱可赚。情况就是这样，我只不过对那些已经不再上涨的股票转而看空，而市场上其余的股票背后还有支撑上涨的力量，因此我照常进行买卖。

我抛掉了那些曾经领头上涨，现在已不再领头的股票。在这些股票上我都抛出 5000 股做短线，然后继续在新的领头羊上做多。我做空的股票获利有限，但做多的股票持续上升。当最后这些股票也挨个停止上涨时，我就把它们卖出，并同样在每只股票上卖出 5000 股做空。到这时候，与其说我还看多，不如说我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看空，因为很明显下一波赚大钱的机会在下跌的一方。在我确定还未等多头市场真正结束的时候，空头已经真正开始了，我知道毫无顾忌地做空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做保皇分子而不做国王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在时机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报价纸带只不过是说，来自空头市场主力的巡逻部队已经疾驰而过，是该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我不停地买进卖出，直到这样交易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已经卖出了60000股做空，共12只不同的股票，每只5000股，这些股票在这一年早些时候都是公众的最爱，因为它们都曾是这个大牛市的领头股票。这不是很重的仓位，但别忘了市场行情还不是明确的空头市场。

接下来有一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疲软，所有股票的价格都开始下跌。我做空的12只股票，每只股票上我至少有4个点的利润，我知道我做对了。报价纸带告诉我现在做空很安全，因此我立即加仓一倍。

我有了自己的部位。我在市场上放空股票，而这个市场现在明显是个空头市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必要离开。市场行情看来一定会按照我设想的方向发展，知道了这一点，我等得起。在我持仓加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进行一次交易。在我满仓的大约7个星期后，传来了有名的“泄露”的消息，股票随即大跌。据说已经有人从华盛顿得到消息，威尔逊总统即将发布一则消息，将很快把和平鸽带回欧洲。当然，战时繁荣是由这次世界大战引起并保持的，那么和平就是一则空头信息。要是一位最聪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责因提前获得消息而获利的话，他只要说他卖出不是基于什么消息，而只是认为多头市场已经过去。在7个星期前，我已经将我的空仓加倍了。

由于这则消息，市场剧烈下跌，我自然平仓了结。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当发生了某些在你制订计划的时候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你就有必要利用命运赐给你的这个好机会。一方面，面临那样一次剧烈的下跌，你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一个你可以有回旋余地的市场，而且那也是把你的账面利润转换为实实在在的钱的好机会。即使是在一个空头市场，一个人也不是经常能够买进120000股股票来进行平仓，同时却不因为他自己的巨额买入而推高股价。相比于持仓不动而守住账面利润，他必须等到市场有足够的容量，允许他买进那么多的股票而又不大幅度地损害他的利润。

我要向你指出，我没有料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由于特定的理由会出现那样的下跌。然而，正如我以前曾告诉你的，我作为一个交易商30年的经验表明，这

Chapter 14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样的意外遭遇总是出现在沿着最小阻力线的地方，而这也是我在市场上构建我的部位的出发点。另外一件要记住的事情是，永远不要试图在最高点卖出。这是不明智的。回档以后要是没有反弹就应该卖出。

通过在牛市行情持续期间一直做多，然后当市场行情转熊的时候做空，在 1916 年我净赚了大约 300 万美元。正如我前面说的，没有必要只盯着市场的一面。

那年冬天，我去了南方，到了棕榈滩，这是我通常度假的地方，因为我非常喜欢在海里钓鱼。

我在股票和小麦上做空，两个部分都有可观的利润。没有什么事来烦扰我，我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然，除非我去欧洲，否则我不会与股票市场或商品市场完全隔绝。比如，在阿迪朗达克山里，就有一条直达线路从经纪公司连到我家里。

在棕榈滩，我习惯定期到我经纪公司的分公司去看看。我注意到，原来我不感兴趣的棉花正逐渐走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这是在 1917 年，我听到了许多关于威尔逊总统正致力于谋求和平的事。这些报告来自华盛顿，都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和棕榈滩上朋友的私人建议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想法的原因，各种行情的发展反映了对威尔逊总统成功的信心。随着和平的逼近，股票和小麦应该下跌，而棉花应该上涨。我已经在股票和小麦上满仓操作，但在棉花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什么了。

到那天下午 2 点 20 分的时候，我还连一包棉花都没有，但到了 2 点 25 分时，基于对和平已经迫在眉睫的坚信，作为开端，我买进了 15000 包棉花。我打算用我的老方法，在开始的仓位有了盈利后再满仓买入，这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就在那天下午，市场收盘以后，我们收到了战争状态不受限制的照会。除了等待第二天市场的开盘以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记得就在那天晚上，在格利德里公司（Gridley's）有一位全国最大的工业巨头，愿意以比那天下午收盘价低 5 个点的价格出让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数量不限。在场就有好几位匹兹堡的百万富翁，但没有人接这个大亨的茬。他们知道第二天开盘一定有异常的暴跌。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里一片哗然，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场景。有些股票开盘就比昨天收盘价低 8 个点。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把所有空头部位平仓了结并大赚其钱的天赐良机。正如我以前曾说过的，在一个空头市场里，要是完全的崩跌突然爆发，那么买进平仓总是很明智的。

要是你有大量的持仓，要做到不仅快速而且还不会造成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把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巨额账面利润转变成实际的本金，这是唯一的方法。比如，我有 50000 股美国钢铁的空仓。当然，我在其他股票上也有做空，当我看到有行情可以补进平仓时，我就照做了。我的利润达到了大约 150 万美元。这是个不可错过的机会。

棉花，我在之前有 15000 包的多仓，就在前一天下午市场交易的最后半个小时买进的，开盘跌了 500 个点。多少是个打击！这意味着我一个晚上损失了 375000 美元。虽然非常清楚，在股票和小麦上利用这次下跌买进平仓了结是唯一明智的操作，然而我对在棉花上该怎么做还不是非常明确。有许多不同的事情需要考虑，即使平时只要我确信是自己错了，我就会接受损失，然而我也不想在那天上午就接受那损失。经过一番考虑，我去了南方钓鱼，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而不是把自己陷在棉花市场的混乱中。另外，我已经在小麦和股票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我决定在棉花上接受损失。我估计我的利润已经是 100 万多一点，而不是超过 150 万。这完全是一个记账的问题，要是你问太多的问题，出资人会乐于和你说的。

要是我在前一天市场收盘前没有买进那些棉花，我就会省下那 40 万美元。这种情况向你表明，一个人以中等规模交易损失一大笔钱会多么快。我的主要部位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一件与原来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意外事件，让我将原来在股票和小麦上的部位平仓了结并获利。看到了吧，投机的最小阻力线又一次向一个交易商显示了它的价值。尽管发生了德国照会引起的意料之外的市场因素，价格走势还是一如我预料。要是事情的结果都像我预料的一样，我就会在三部分持仓上全部 100% 正确了，因为随着和平的到来，股票和小麦会下跌，同时棉花会大幅上涨。我也会三部分全部获利了结。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我在股票市场和小麦上的部位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出乎意料的事件也能帮忙的原因。在棉花上，我把操作建基于某些市场以外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押注威尔逊总统能够在他的和平协议上获得成功。但是德国军界领导人使我在棉花上输了赌局。

1917 年早些时候我回到纽约，把我欠的所有钱都还了，总额超过 100 万美元。我还清了所有债务，十分开心。我本可以提早几个月还清债务的，但因为几个简单的原因，我没有这么做。我的交易正进行得既活跃又成功，我需要所有这些赚到的资本。我将成功归因于我自己和作为我债主的那些人，我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在 1915 年和 1916 年我们遇到的精彩的大好行情。我知道我会赚到一大笔钱，我没有因为让他们多等上几个月再还钱而感到忧虑，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从没期望得到归还。我不想一点一滴或者一次一个人地偿还我的债务，而是一次全部

Chapter 14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足额还清。所以只要行情对我有利，我就不停地以资金允许的规模进行交易。

我希望偿付利息，但所有那些在免除债务协议上签字的债主都拒绝接受。在所有债主中我最后还清的就是我欠他 800 美元的那个家伙，他曾让我不堪生活，一直烦我，弄得我都不能进行交易。我让他一直等着，直到他听说我已经把所有其他人的债务都还清时。他才拿到了他的钱。我想教教他，要是下次还有别人再欠他几百美元，应该体谅些。

这就是我如何重新回来的情况。

在我将债务全部还清以后，我把很大一部分数目的钱投入了年金。我下定决心不再因遭遇不幸而让自己陷入困境，或者再一次出现负资本。当然，在我结婚以后，在我妻子的信托上投入了些钱。而在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也给他的信托里投了些钱。

我这么做的理由，不单单是害怕股市可能从我身上把钱拿走，而是因为我一个人会花掉他手头所有的钱。通过这样的做法，我就确保我的妻子和孩子是安全的，不管我的情况如何。

我知道已经不止一个人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当他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他又巧言骗取他妻子签字解约，把那笔钱也亏掉了。但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样不管我需要多少，或者我妻子需要多少，将总是由那信托持有这笔钱。这笔钱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俩谁都不能动它，即便是我的交易需要，甚至是为了贤妻之爱，我也不会冒任何风险。

第 15 章

面对华尔街的一片指责

在投机的风险中，我甚至可能要说意外的发生会比无法预料得多。有些机会连最审慎的人也去冒险是有道理的，要是他不想成为仅仅是商业软体动物，他就必须冒这样的风险。普通的商业风险不会比一个人当他从家里出来走到大街上或者开始一次火车旅行的风险来得更大。当我赔钱是因为某些没人能够预见的情况发展而造成的时，我对此不会特别记恨，就像我不会记恨对定时的风暴所带来的不便一样。生命本身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次赌博，因为没有超人的预见力，不管我遇上什么我都会平静的接受。但在我作为一个投机客的职业生涯中，有好几次我不仅判断正确，而且做事光明磊落，但还是被不光明正大的对手用卑鄙不公正的手段骗走了我的钱。

面对骗子、胆小鬼和利益集团的不端行为，反应敏捷或具有远见的交易商可以保护他自己。除了在一两家投机商号以外，我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即使在那儿，诚实也是最好的为人之道，要赚大钱靠的是公平合法而不是食言赖账。我从不认为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刻意提防，否则就被欺骗的交易是好的游戏方式。但面对发出哀号的赖账者，体面正派的人是无力为力的。公平交易就是公平交易。我可以给你讲出许多事例来，在这些事例中，我一直是自己信念的受害者，即我相信承诺的话语或君子协定的神圣性。我不会再这么做了，因为这样做毫无结果。

小说家、牧师和妇女喜欢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池比喻为非法牟利者的战场，而把华尔街的日常交易比喻为一场战斗。这非常富有戏剧性，但纯粹是误解。我从不认为我的交易是斗争和竞赛，我也从未与任何个人或投机集团进行战斗。我只不过在看法上不同，也就是对基本形势的解读不同。剧作家所谓的商战并不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战斗，它们只不过是对商业视野的测试。我想追求的是事实，

Chapter 15 面对华尔街的一片指责

也仅仅是事实，并相应地支配我的行动。这就是伯纳德·巴鲁克成功赢得财富的诀窍。有时候我不能足够清楚或及时地看出事实情况，所有的事实情况，这样我就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与操作。这种情况无论什么时候发生，我都会亏钱。我做错了。而做错了总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反对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犯错没有优先债权人，也没有例外或豁免。但我反对在我做对的时候还亏钱。我的意思不是指因为在某些特定的交易上规则突然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我在那些交易上亏了钱。我头脑中一直记着某些投机风险，时不时会提醒我自己，除非已经存进你的银行账户，否则没有什么利润可视为安全的。

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以后，商品的价格就开始上涨，这是可以预料到的。预见到这种上涨与预见到战时通货膨胀一样容易。当然，总体的上涨趋势随着战争本身的延长而得到继续。就像你可能记得的，在1915年我忙着“重新回来”的事。股市涨势正酣，利用这个行情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最安全、最容易和最快的大手笔交易是在股市上，而且我是幸运的，这你知道。

截止到1917年7月，我不仅可以还清我所有的债务，而且还净赚了不少。这意味着我现在有时间、有钱并且有意考虑既做商品又做股票。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研究各种市场的习惯。商品的价格相比于战前的水平上涨的幅度范围在100%~400%。只有一个是例外，那就是咖啡。当然这里有个原因。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市场的关闭，大量货物被运往这个地区，这是个大市场。这就适时地引起了这儿的咖啡原料过剩，相应地使价格保持在低位。当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在咖啡上投机的可能性时，实际上它的售价低于战前的价格水平。要是这样的反常其原因是明显的，那么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德国和奥地利潜艇频繁且越来越有效的行动，就一定意味着他们大批减少了商业运输船只。这最后必然会导致咖啡进口的减少。随着供给的减少而消费不变，过剩的库存必定会被消化，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咖啡的价格必定会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就是涨上去。

这不需要私家侦探福尔摩斯来估量形势。为什么大家都不买咖啡，我说不清楚。当我决定买进咖啡的时候，我不认为是在投机。这是一项比投资还确定的事情。我知道兑现需要时间，但我也知道这肯定会带来很好的利润。这就成了一项保守的投资操作，是一种银行家的行为而不是投机客的冒险交易。

我是在1917年冬天开始我的买进操作的。我买进了大量咖啡，然而市场毫无反应。咖啡交易还是不活跃，至于价格，也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上涨。事情的



唯一结果就是我白白持仓了9个月，什么也没有。那时我的合约到期了，于是我把所有的期权都卖了。在那次交易上，我惨遭巨额损失，但我还是确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很清楚，我在时间上做得不对，但我相信咖啡一定会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上涨，所以在我把全部仓位卖出后不久，我再次开始买进。这次我买进的数量是上一次让我失望的持仓了9个月，并使我遭受巨大损失数量的3倍。当然我买的是期限最长的递延期权。

那时我还没有铸成什么大错。我刚刚买进3倍仓位，市场就开始上涨。所有人似乎突然意识到这是咖啡市场一定要发生的事。看起来似乎我的投资会给我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

我持有的合约的卖方是些烘焙商，绝大多数是德文名字或者有相应的关系，他们在巴西买了咖啡，满怀信心地希望将咖啡运到这个国家来。但没有船只来运输，很快他们发现他们处在不利的境地，咖啡运过来遥遥无期，于是大幅做空，在这儿将咖啡全部倒给我。请记住在我第一次开始看多咖啡的时候，咖啡的价格实际上是在战前的水平，也不要忘了在我买下以后，我持有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接着遭受了巨额损失。对做错的惩罚就是要赔钱，对做对的奖赏就是要赚钱。很明显我操作正确，同时持有重仓，我有理由希望赚到一大笔钱。不用涨很多，就可以让我赚到满意的利润，因为我的持有量达到好几十万包。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谈论我的操作，因为有时那些数字听起来相当可怕，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吹牛。事实上，我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进行交易的，而且总会留出充分的安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交易非常保守。我如此敞开地购买期权的理由，是因为我看不出我会将我的钱赔掉。形势对我有利。我已经等了一年，如今我将得到补偿，不仅因为我的等待而且因为我做的正确。我可以看到利润正在快速向我走来。做这些事不需要什么聪明和灵巧，只是因为我不盲目而已。

那笔几百万美元的利润确实实来了，而且很快！但是从来没有到我口袋里。不，它不是因为市场情况突然出现的变化而转移了。市场没有经历一次形式上的意外突变，咖啡没有大量运进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不可预知的事！是一件任何人都没有遇到过的事，一件让我因此没有理由做出防备的事。在一长串投机风险的列表中我又新加了一种，我必须将它们时时刻刻放在我的面前。对那些卖给我咖啡的家伙来说，也就是空头，事情很简单，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正极力逃出这样的境地，正是他们自己的卖出使他们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们想出了一种新的赖账手段。他们到华盛顿去寻求帮助，并成功了。

Chapter 15

面对华尔街的一片指责

也许你还记得政府推出了各种计划来防止在生活必需品上进一步牟取暴利。你知道这些计划大多数是如何实施的。这些慈善的咖啡空头们来到战时企业委员会的定价委员面前，我觉得这是官方的名称，并作了爱国呼吁，要保护美国用餐者的利益。他们声称有一个名叫劳伦斯·利文斯顿的职业投机客，已经在咖啡上形成了垄断，或者将要形成垄断。要是不让他的投机计划破产，他就会利用战争创造的条件，而美国人民就会被迫为他们每天要用的咖啡支付过高的价格。那些爱国者不会考虑是谁因为找不到运输船只而卖给了我大量咖啡，那一亿美国人民，或多或少都要向不知廉耻的投机客缴纳贡金。他们代表咖啡贸易，不代表咖啡投机客，而且他们愿意协助政府制止现实与可能的牟取暴利的行为。

现在我对告状的人感到非常厌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定价委员会用不着尽力处理牟取暴利和浪费的行为，而是说不必要阻止我发表我的看法，就是委员会还没有深入调查咖啡市场存在的特殊问题。他们将咖啡原料定出一个最高的价格，同时定出了一个将所有已经存在的合同终止的时间期限。这个决定意味着，咖啡交易必须退出市场。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我也这样做了，就是把我所有的合约卖出。那些我以为一定会赚到的好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就像以前我赚到的任何一笔利润一样正在向我走来，而现在完全无法实现了。我过去是，现在也是，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坚决反对在生活必需品上牟取暴利，但定价委员会在咖啡上制定规则时，所有其他商品都在以高于战前价格水平 250% ~ 400% 的价位卖出，而咖啡原料的价格实际上低于战前几年的平均价格。我看不出谁持有咖啡会造成什么真正的区别。价格一定会涨，原因并不是不道德的投机客的操作，而是因为进口的减少导致库存的减少，而它们也是由于世界的商船被德国潜艇可怕的摧毁带来的必然结果。委员会没有等到咖啡行情发动，他们强行踩住了刹车。

事实上作为政策和权宜之计，就在那个时候强制咖啡交易关闭的决定是个错误。要是委员会任由咖啡的市场行情发展，价格无疑会上涨，其中的理由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与声称的垄断没有任何关系。但高价格不会必然发展成为过高的价格，因为它会成为吸引供给加入这个市场的动力。我曾听伯纳德·巴鲁克说过，战争企业委员会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就是在固定价格的情况下保证供应，基于这个理由，对在某些商品上的高度限制的一些抱怨就是不公正的。后来，当咖啡交易恢复的时候，咖啡的售价在 23 美分。美国人民支付那样的价格是因为供应很少，而供应少的原因是因为价格被限制得太低了，因着慈善的空头们的建议，使支付很高的海运价格成为可能，这样确保了持续的进口。



我一直认为我的咖啡交易在我所有的商品交易中最合法的。我更多地认为它是一次投资，而不是一次投机。我在咖啡市场里有一年多。要是存在什么赌博的话，那也是有德国名字和关系的那些爱国的烘焙商干的。他们在巴西买了咖啡，在纽约把咖啡卖给我。定价委员会只给还没有涨价的这—种商品固定价格。在行情和交易开始之前，他们就保护公众，防止有人牟取暴利，但不反对随之而来不可避免地上涨到更高的价格。不仅如此，即使新咖啡在每磅9美分左右徘徊，烘焙的咖啡也会与其他所有商品—样上涨。受益者只有那些烘焙商们。要是新咖啡的价格每磅上涨个2~3美分，就意味着我可以赚到几百万美元。并且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咖啡上涨而让公众花更多钱的事了。

对投机的事后分析无疑是浪费时间，这种剖析不会让你有任何收获。但是这次特殊的交易却有一定的教学价值。事情做得很漂亮，就像我以前做的一—样，上涨是如此确定无疑，如此顺理成章，所以我料想赚个几百万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我没赚到。

在其他两个场合我也因交易委员会的行动，也就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制定新的规则来改变原先的交易规则，而遭受损失。但是在那些事例中，我自己的部位尽管在技术上是正确的，而在商业上则不像我在咖啡交易中那样正确了。在投机操作中你不能对任何事情绝对相信。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经验，使我将不可预知性加到了我的投机风险列表的未能预料之事—栏中。

在咖啡这档事过后，我在其他商品市场交易得非常成功，在股市上的做空也很顺利，然而我开始受到愚蠢的流言蜚语的伤害。华尔街上的专业人士和报社记者养成了指责我的习惯，声称是我的袭击导致了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好多次我的卖出被称作是不爱国的行为，而不管我是否真的在卖出。对我操作的数量和效果进行夸大的原因，我猜想是出于为了满足公众不断渴求知道每次以及整个价格波动的理由的需要。

我已经说过一千次了，没有任何操作可以把股价打压下去并将股价保持在低位。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理由很明显，任何人只要认真想上半分钟就能明白。假设一个交易员袭击一只股票，也就是说，将一只股票价格打压到比它的实际价值还低的水平，那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袭击者会立即面对最好的内幕买入。当股票以打折的价格进行销售时，那些知道股票价值的人们会—直以便宜的价格买进。如果内幕人士不能买进，主要是因为市场大势对他们自由调动自己的资源表示反对，而这样的市场形势不是牛市行情的形势。人们谈论突

然袭击的时候，他们推论袭击是不正当的，几乎等同于犯罪。然而大量卖出股票从而把价格打压到比其价值低得多的水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特别要记住的是，一个被大量抛售的股票没有成功的反弹，说明没有获得内幕人士的买进，而大量抛售是因为没有正当理由的短期卖空引起的，通常容易招致内幕人士的买进；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股价就不会保持在低位。我要说在一百次这样的案例中有九十九次，所谓的空方打压其实都是合理的下跌，股价的下跌由职业交易员的操作而得到了促进或加速，但基本不是由投机客的交易所致，无论他能抛空的规模有多大。

说绝大部分的突然下跌，特别是急速暴跌是由于某些投机客的操作所致的理论，也许只是作为给那些投机客提供解释和理由的一种简单方法，这些投机客纯属盲目的赌徒，他们愿意相信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而不愿动一点脑子。因为巨量抛售从而造成损失的说法，是不幸的投机客经常从经纪商和金融小道消息散布者那里听到的说法，也是地地道道颠倒黑白的消息。两者的区别在于：空头消息是明确的，正确的建议就是做空卖出。然而颠倒的消息却只是解释，没有说明真正的原因，只不过是让你不能理智地卖空。如果一只股票大跌，自然的倾向就是要卖出。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理由，但也是一个好的理由，就是因此而解脱出来。如果下跌是由某个投机客大量抛售导致的，那么退出就是不明智的，因为一旦他停止抛售，价格必定会重新反弹。真是颠倒的消息！

第 16 章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消息！人们多么渴望消息！人们不仅渴望得到消息，而且还传播消息。这里面涉及贪婪，以及虚荣。很多时候，可以看到非常聪明的人也会打探消息，这是很有趣的。透露消息者不必为消息的质量而顾虑，因为消息打探者并不真正在意寻求高质量的消息，而是只要是消息就行。要是消息发挥作用了，很好！要是没有发挥作用，下一次再碰运气。这是我对普通经纪公司里一般客户的看法。有一类发起人或股票操纵者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都相信消息。他们认为一长串源源不断的消息的传播是一种不断升华的宣传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用于广告推销的兴奋剂，因为透露消息者和消息打探者始终不变的就是消息传递，所以消息广播成为了一种无休无止的广告宣传。消息贩子在这样的错觉下努力工作，就是认为如果消息传播得当，没有人能够拒绝。消息贩子研究如何将消息艺术地传播出去的诀窍。

我每天从各种人那儿能得到几百条消息。我要跟你说一个关于婆罗洲锡业的故事。你还记得这只股票刚上市的时间吗？那是在市场行情高涨的时候。这只股票的股票承销团采纳了一位聪明的银行家的建议，决定立刻在公开市场发行这只新公司的股票，而不是让一家包销辛迪加来慢慢地进行销售。这个建议不错。唯一的错误在于承销团的成员都没有经验。他们不知道股市在狂热时的表现会怎样，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做法也不明智。他们既然同意销售股票就有必要将价格标出，但他们开始交易的价格是交易者和投机客毫无疑问不会买的价格。

要是正常的话，承销团就该陷进去无法摆脱了，但是在狂野的牛市行情里，他们的贪婪事后证明是非常保守的。任何股票只要有适当的消息，人们都会买。市场不需要投资，需要的是赚取轻巧钱，需要的是十拿九稳的投机利润。通过对战争物资的大宗购买，大批黄金正在涌入这个国家。他们告诉我，承销团在制定

Chapter 16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发行婆罗洲锡业股票的计划时，将开盘价标高三倍，才开始他们官方记录的面向公众的第一次交易。

有人曾与我接洽让我加入承销团，于是我对这只股票做了些研究，但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要是行情可做，我也愿意独自一个人做。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交易，并且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在婆罗洲锡业股票发行的时候，因为知道承销团的资源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计划，而且也知道公众会做何反应，于是我在上市当天第一个小时内买进了 10000 股股票。这只股票的首次亮相达到那样的程度基本算是成功的。事实上，承销团发现购买的需求是如此踊跃，觉得他们犯了个错误，就是他们这么快就失去了这么多的股票。他们发现我已经买到了 10000 股，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只要把价格再标高 25 或 30 个点，也可能把他们所有的股票都卖出去。因此他们认为，我的 10000 股股票可赚到几百万美元是很大的一块利润，他们觉得这几百万都可以成为庄家了。所以他们实际上停止了多头操作，开始震仓，试图把我震出去。然而我只是端坐不动。当他们看到是白费力气时，就把我放弃了，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这次行情，然后他们开始拉升股价，不想再丢掉任何筹码。

他们看到其他股票都上涨到了疯狂的高位，因此开始想着赚上个几十亿。在婆罗洲锡业涨到 120 美元时，我把我的 10000 股抛给了他们。我的卖出抑制了股价的上升，而承销团经理也放慢了他们拉升的进程。在接下来的市场总体反弹时，他们又一次想着为这只股票制造一个活跃的市场，几乎没有抛出什么股票，但是事实证明股票的计划售价已经太高了。最后他们把股价标高到 150 美元。然而牛市的繁荣期已经永远地过去了，所以这个承销团被迫在市场一路下跌中尽可能地抛出筹码，把筹码抛给那些喜欢在大幅回档后接盘的人，这些人基于这样的谬见，认为曾经卖到 150 美元的股票，在 130 美元时一定很便宜，在 120 美元就更是特价了。此外，他们首先把消息传给场内交易员，这些人经常能够制造暂时活跃的市场，接着又把消息传到各个经纪公司。只要是能有点用的方法承销团都用过了。问题是牛市行情已经过去了，投机客也已经忙别的事了。婆罗洲锡业股票承销团那帮人就是不知道或者看不到这一点。

我和妻子去了棕榈滩。一天，我在格里德利公司赚了点小钱，回到家时，我从中拿出一张 500 美元给了利文斯顿太太。真是奇妙的巧合，就在当天晚上，她吃饭的时候正巧碰到婆罗洲锡业公司的总裁，维森斯坦先生，他已经成为这只股票的承销团经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位维森斯坦慎重地做了调整，这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样他吃饭的时候就能坐在利文斯顿夫人的旁边。

他摆出对她特别关心的样子，非常主动地与她交谈。最后，悄悄对她说：“利文斯顿夫人，我要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非常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你很清楚我的意思。”他停下来，并急切地看着利文斯顿太太，以确定她不仅聪明而且谨慎。她可以从他的表情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就像打印的一样，可她只说了一句：“是的。”

“是的，利文斯顿夫人。见到您和您的丈夫非常荣幸，我想证明我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因为我非常希望见到你们二位。我相信我没有必要对你说，我所说的话是绝对保密的！”然后，又低声说，“要是你买进一些婆罗洲锡业的股票，你会赚很多钱。”

“你说的是真的？”她问道。

“就在我离开酒店前，”他说，“我收到了一份电报，上面的消息至少几天之内公众是不会知道的。我准备尽最大的努力来收集这只股票的筹码。要是你明天一开盘的时候就买进的话，你就和我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价格买进了这只股票。我跟你说过婆罗洲锡业肯定会涨上去。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绝对只有你一个。”

利文斯顿夫人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告诉他自己对股票投机一窍不通。但他让她放心，只要知道他告诉她的就够了。为了确保她准确地听清楚了自己所说的话，维森斯坦向她重复了自己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买进婆罗洲锡业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向你保证，要是你买了，你不会损失一分钱。在我一生中，我以前从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告诉他去买什么东西。但是我非常确信，这只股票不涨到 200 美元就不会停止，所以我乐意你赚些钱。我不能自己买下所有的股票，你知道，要是我自己以及我身边有什么人能够受益于这只股票的上涨行情，我宁愿是你，而不是一些陌生的人。真的！我相信你才告诉你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听我的话好了，利文斯顿夫人，去买一些婆罗洲锡业的股票。”

他的表现非常真诚，成功地打动了她，让她心里开始有了主意，认为她已经为那天下午我给她的 500 美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利用途径。那点钱对我算不上什么，而且是她的生活费以外的零用钱。换句话说，这是轻巧钱，要是她运气不好，亏了也无妨。但是他也说过她一定会赚的。她能独立地赚钱这是好事，只要过后跟我说说就行了。

就在第二天上午市场开盘前，她去了哈定经纪公司并对经理说：“哈利先生，我想买些股票，但我不想用我平时的账户，因为在我还没有赚到一些钱以前，我不想让我的丈夫知道任何相关的信息，你能为我处理好吗？”

哈利，这个公司的经理说道：“噢，没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账户处理这件事。你要买哪只股票，买多少？”

她将那 500 美元给了他，并告诉他：“请听我说。我不想我的亏损超过这些钱。要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不欠你们什么；而且记住，我不想利文斯顿先生知道这件事的任何信息。在开盘的时候，就这些钱，尽可能地为我在婆罗洲锡业的股票。”

哈利接过了钱，并表示自己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并在开盘时为她买了 100 股股票。我想她是在 108 美元买进的。这只股票那天非常活跃，收盘的时候还上涨了 3 个点。利文斯顿夫人对她的业绩非常高兴，以致她要做的就是尽力不告诉我有关这件事的任何信息。

说来非常凑巧，我对市场大势越来越看淡。婆罗洲锡业股票的异常走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任何股票上涨的正确时机，像这样的股票更不应该上涨。就在那天，我决定开始做空，而且我以卖出大约 10000 股婆罗洲锡业股票作为开端。要是我不抛的话，我相信这只股票会上涨 5 ~ 6 个点，而不是 3 个点。

就在第二天，我在开盘时卖出了 2000 股，在收盘前又卖出了 2000 股，同时股价跌到了 102 美元。

哈利，哈定兄弟公司棕榈滩分公司的经理，第三天早上，正在那儿等着利文斯顿夫人打电话给他们。要是我有什么事在处理的话，她常常会在 11 点左右散步进来，看看事情进展如何。

哈利把她带到一边，并说道：“利文斯顿太太，要是你还希望我为你持有那 100 股婆罗洲锡业的股票，你得给我更多的保证金。”

“但是我没有更多的了。”她告诉他。

“我可以把它转移到你通常的账户里。”他说道。

“不行，”她反对道，“因为那样会让劳伦斯·利文斯顿知道的。”

“但是这个账户已经有了损失。”他开口就说。

“但是我明确告诉你，我不想亏损超过 500 美元。我甚至连那 500 美元也不想亏掉。”她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知道，利文斯顿太太，但是在没有跟你商量之前，我不想抛掉这些股票，而现在除非你给我授权继续持有它，否则我就得把它抛掉了。”

“但是我买进的那天它走势这么好，”她说，“所以我不相信这么快它就会走成这个样子。你相信吗？”

“不，”哈利回答道，“我不相信。”他们在经纪公司工作，肯定得圆滑而有手腕。

“这股票出了什么问题，哈利先生？”

哈利知道，但他不能告诉她，要说的话就背叛我了，而且客户的买卖是神圣的。所以他说：“我没听说这只股票有什么特别的事，不管怎样，它就是这样的走势！走得这么低！”说着他用手指着行情报价板。

利文斯顿夫人盯着正在下跌的股票喊了起来：“噢，哈利先生！我不想亏掉我的 500 美元！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利文斯顿太太，但要是换了我，我会去问利文斯顿先生。”

“噢，不！他不希望我独自进行投机。他告诉过我，要是我向他提出请求，他会为我买卖股票，但我以前从未做过什么交易，他对此一点都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他。”

“那没关系，”哈利安慰道，“他是个出色的交易商，他知道该怎么做。”看到她使劲摇着头，他凶恶地补充道：“要不然你就再加个 1000 或 2000 美元，小心地留着婆罗洲锡业这只股票。”

利文斯顿夫人就在两难中做出了抉择。她在公司里转悠，但随着行情越来越疲软，她来到了我的位置旁边，我正坐在那儿看着行情报价板，她告诉我她有话要跟我说。我们走进了私人办公室，她跟我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随后我只是跟她说：“你个傻姑娘，不要再管这笔交易了。”

她答应不再管了，于是我又给了她 500 美元，她高兴地走了。那个时候这只股票的股价与面值正好相同（正好 100 美元）。

我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维森斯坦是个精明的家伙，他知道利文斯顿太太会把他的话告诉我，我就会对这只股票进行研究。他知道活跃的股票总是会吸引我的注意，而我又以交易规模相当大而著称。我猜想他以为我会买个一万到两万股股票。

这是我所说过的设计最巧妙、最富艺术魅力的消息之一。但这个巧妙设计的信息出了问题。首先，就在当天利文斯顿夫人额外得到了 500 美元，因此她的情

Chapter 16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绪与平常相比更具冒险性。她希望单靠自己赚些钱，女人的好奇心夸大了这种诱惑。使得这种诱惑极具吸引力，无法抵制。她知道我对外行人投机股票的看法，因此她不敢跟我提此事。维森斯坦没有正确估量她的心理。

他对我是何种交易商的判断也同样完全错误。我从不听信小道消息，而且我对整个市场大势看空。他以为他设计的招数会有效地诱导我去买进婆罗洲锡业股票，他设计的招数就是股票的活跃表现以及3个点的上涨，而正是这样的表现使我选择了婆罗洲锡业股票作为我决定对整个市场做空的开始。

在我听说了利文斯顿夫人的故事以后，我卖掉婆罗洲锡业股票的愿望比以往更强烈了。每天上午开盘的时候和每天下午收盘前我都会有规律地倒给他们一些股票，直到我发现了可以赚到可观利润的机会时，我才平仓了结。

我一直认为依靠小道消息进行交易是最愚蠢的。我猜想我生来就与那些打听消息的人格格不入。我有时候认为那些打听消息的人就像酒鬼醉汉。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渴望，总是在期待那难以控制的一阵狂喜，他们认为这是快乐所不可或缺的。张开耳朵让消息进来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要别人精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才感到快乐，这样一来，你就能很轻易地听从并照做，这是一种获得快乐的次优方法，是为了实现你心愿而迈出第一步，非常漫长的一大步。这与其说是由于渴望让贪婪蒙蔽了双眼，还不如说由于不愿启动任何脑筋而让希望被绷带绑架了起来。

还有，你不仅在公众中可以发现习惯上瘾的打听消息的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的专业交易员同样痴迷不悟。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我始终抱有错误的看法，因为我从不给任何人透露消息。要是我告诉一个普通人说：“把你手中的5000股美国钢铁股票卖掉！”他会立刻照做。然而要是我告诉他我对整个大市非常看淡，并详细地说出我的理由，他会不耐烦听下去，而等我说完了以后，他会瞪着我，埋怨我浪费了他的时间来陈述我对基本形势的看法，而不是给他一条具体的消息，就像一个真正的慈善家，这样的慈善家在华尔街比比皆是，他们喜欢将几百万美元放进朋友、熟人以及完全陌生的人的口袋里。

相信奇迹的发生是所有人都有想法，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对希望无节制地纵容而造成的结果。人们都希望定期地进行狂欢，而且我们也知道慢性病人希望喝醉可以减轻痛苦，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就是值得效仿的乐观主义行为。打听消息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有一个熟人，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他是那群认为我是一个自私、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冷酷的家伙中的一个，就因为我从不透露什么消息或者让朋友了解什么事情。一天，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他正与一位报社记者交谈，这位记者无意中说到他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就是 G. O. H 要上涨。我的经纪商朋友马上买了 1000 股，看到价格跌得那么快，以致等到他可以止损的时候，他已经亏了 3500 美元。两天后他再次遇到那个报纸记者时，他还在气恼。

“你给我的是什么见鬼消息。”他抱怨道。

“什么消息？”记者问道，他已记不得了。

“有关 G. O. H，你说你的消息来源可靠。”

“我是这样说的。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经理，他也是金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告诉我的。”

“是哪一位？”这个经纪人愤慨地问。

“要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报社记者回答道，“那是你自己的岳父，维斯特莱克先生”

“该死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指的是他！”这位经纪人吼叫起来，“你让我亏了 3500 美元！”他不相信家里的消息。消息来源越远越可靠。

老维斯特莱克是一个富有且成功的银行家和投资人。一天，他与约翰·盖茨不期而遇。盖茨问他知道些什么。“要是你照着做，我会给你个消息。要是你不想照着做，我就省点力气。”老维斯特莱克脾气暴躁地回答。

“当然，我会照着做的。”盖茨高兴地保证道。

“卖出立鼎股票！它肯定有 25 个点的下跌空间，也许更多。但 25 个点是绝对的。”维斯特莱克令人印象深刻地说道。

“太感谢你了。”如获至宝的盖茨热情地握着维斯特莱克的手，然后朝他的经纪公司走去。

维斯特莱克已经专门研究过立鼎公司及其股票。他对该公司了如指掌，而且与内幕人士沆瀣一气，因此这只股票的行情他一望便知，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现在他正建议这位西部的投机客做空这只股票。

可是，立鼎股票的涨势从未停止。几个星期间似乎就上涨了一百个点。一天，老维斯特莱克在马路上恰巧遇到约翰·盖茨，但他假装没看见盖茨并继续往前走。约翰·盖茨追上了他，满脸堆笑地伸出了手。老维斯特莱克惊慌地握了握盖茨的手。

“我要谢谢你给我的关于立鼎股票的消息。”盖茨说。

“我没有给你任何消息呀。”维斯特莱克说道，眉头皱了起来。

“你给过我的。而且还是一个绝好的消息。我因此赚了 60000 美元。”

“赚了 60000 美元？”

“是啊！你不记得了吗？你告诉我要卖出立鼎股票，所以我买进了这只股票！我听了你的消息，反向操作，总是能赚钱，维斯特莱克，”约翰·盖茨高兴地说道，“总是这样！”

老维斯特莱克看着这位粗率的西部人，立刻佩服地称赞道：“盖茨，我要是有你的头脑，不知会有多么富裕！”

另一天，我碰到了著名的漫画家罗杰斯先生，他的华尔街画作深受经纪商的青睐。他每日刊登在《纽约信使报》（New York Herald）上的漫画多年来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欢乐。他跟我讲了个故事，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以前。一天晚上他与一位经纪人朋友待在一起。他在走的时候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他的圆顶帽，至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帽子，因为这顶帽子与他的帽子形状一样而且戴上非常合适。

那时候，整个华尔街上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与西班牙的战争。会出现战争吗？要是发生战争，市场就会下跌。主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抛售，更多是因为持有我们股票的欧洲人的抛压所致。要是保持和平，那就必然要买股票，因为闹得沸沸扬扬的黄皮文件使得股票已经有了可观的下跌。下面是罗杰斯先生告诉我的故事的其余部分：

“我的朋友，那个经纪人，就是我前一天晚上与他待在一起的那个朋友，第二天站在交易厅里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应该站在多空双方的哪一边。他头脑里过了一遍赞成与反对的理由，但要区分哪个是谣言哪个是事实是做不到的。找不到可靠的消息可以引导他。一会儿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几乎让自己确信战争根本不可能爆发。他的困惑一定引起了体温的升高，因为他摘下他的圆顶帽子来擦脑门。他弄不清到底是要买还是要抛。”

“他碰巧往帽子里看了看，里面印着金色的‘战争’两个字。这是他需要的唯一预感。这不是上帝通过我的帽子给我的消息吗？因此他卖出了大量股票，战争也适时地爆发了，市场大跌后他结了平仓，并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罗杰斯最后说，“我找不到那帽子了！”

不过，我记忆中印象是深刻的有关内幕消息的故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有关，他就是 J·T·胡德。一天，另外一个场内交易员，伯特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沃克，告诉胡德他已经为大西洋南方公司（Atlantic & Southern）的著名经理做了件好事。作为回报，感激的内幕人士告诉他尽可能地买进大西洋南方公司的股票，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经理们接下来会有些动作，将使股价上涨至少 25 个点。所有的经理都不参加交易，但他们绝大多数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

伯特·沃克得出结论认为股利将会提高。他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胡德，而且他们两个每人都买了 2000 股大西洋南方公司的股票。在他们买的前后，这只股票非常疲软，然而胡德说很明显这是内幕集团为了方便收集筹码而导致的结果，这个内幕集团以伯特感激的朋友为首。

到了下一个星期四，市场收盘以后，大西洋南方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并通过了股利分配决议。这只股票在星期五上午开盘后头六分钟的交易中就下跌了 6 个点。

伯特·沃克气得发疯。他打电话给那经理，经理对此很是痛心，感到非常后悔。他说他已经忘了曾让沃克买股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给沃克打电话并告诉他——董事会中占优势的那一派改变了计划——的原因。悔恨的经理急于补偿他的过失，因此又给伯特透露了另外一条消息。他非常客气地解释说，他的几个同僚想买便宜的股票，并用粗暴的手段反对他的判断。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他只能屈服。然而现在他们筹码都收集完了，都已满仓，股票只有上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的了。现在买大西洋南方股票肯定会赚钱。这是双重保险，毫无疑问的事。

伯特不仅原谅了他，而且与这位地位很高的的金融家热情地握手。很自然地，伯特赶紧找到了他的朋友和受害同伙，胡德把这些喜讯告诉了他。他们希望大赚一笔。这只股票受消息的影响以前曾涨过，他们也买过。而如今这股票价格比当初还低了 15 个点。这看起来没问题。因此他们买了 5000 股，是用联合账户买的。

似乎是由他们摇铃发动的一样，这只股票直线下跌，很显然是内幕人士在卖出。两个专家很高兴他们的猜疑得到了证实。胡德卖出了他们的 5000 股股票。他抛完以后，伯特·沃克跟他说：“要是那个该死的人渣前天没有去佛罗里达，我定会好好收拾他。是的，我会的。不过你跟我来。”

“到哪去？”胡德问道。

“去电报室。我要给那个卑鄙的小人发一份电报，让他永远不会忘记。快点儿。”

Chapter 16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伯特走在前面，胡德在后面跟着到了电报室。由于他们在 5000 股股票上损失惨重，伯特气昏了头，他在那儿写成了一篇辱骂的杰作。他读给胡德听，读完后说：“这将很好地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

他正要把电报交给等待着的工作人员时，胡德说道：“等会儿，伯特！”

“怎么了？”

“我不想发了。”胡德认真地建议说。

“为什么不发？”伯特急促地问。

“这会让他气得发疯的。”

“这正是我们希望的，不是吗？”伯特边说，边惊讶地看着胡德。

然而，胡德不赞成地摇着头，并非常严肃地说道：“要是你发了这封电报，我们就永远不能从他那儿得到其他任何消息了。”

有个职业交易员的确说过那句话。现在谈论一味打听消息的股痴有什么用呢？人们追逐消息不是因为他们是讨厌的蠢货，而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我提到过的希望鸡尾酒。老男爵罗斯柴尔德赚钱的诀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用于投机。有人问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赚钱是否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他回答是的，恰恰相反，他认为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那是因为你这么富有。”这位采访者抗议道。

“根本不是因为我很有钱。我发现了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并坚持用这个办法。我只是不由自主地赚钱。要是你愿意听，我会将我的秘密告诉你。也就是，我不试图在底部买入，并且我总是早早就卖出。”

投资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整天关心存货和损益表以及各种各样的数学数据，似乎那些就意味着事实和确定的事。人的因素按惯例总是被降到最低程度。很少有人喜欢买进一个人的生意。但我认识的一个最聪明的投资者，他开始是一个宾夕法尼亚荷兰移民，接着来到了华尔街，并常常与拉塞尔·赛吉见面。

他是个执著的调查者，一个孜孜不倦的密苏里人。他相信通过提出他自己的问题，以及用双眼的观察来进行调查研究并得出结论。他从不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情。这是多年前的事了，看起来似乎他只持有少量艾奇逊（Atchison）的股票。不久他听到一些关于这家公司及其管理方面的令人忧虑的报告。有人告诉他这家公司的总裁莱恩哈特先生不仅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给公司带来利润的奇人，反而是位在生活中奢侈浪费的经理人，他敷衍塞责的管理方式很快就使公司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陷入了混乱。不可避免总有一天会得到清算，你会倒霉的。

这确实是这位宾夕法尼亚的荷兰移民最需要的消息。他赶紧到了波士顿，去拜访莱恩哈特先生，并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由下面这些部分组成：对他听到的相关指责的重复，以及对艾奇逊总裁的询问，托皮卡和圣塔菲铁路公司（Topeka & Santa Fe Railroad）这些事是否属实。

莱恩哈特先生不仅坚决地否认了这些指责，而且他还说，他准备用数字来证明这些指责的人是在恶意造谣。这位宾夕法尼亚荷兰移民要求他出示准确的信息，而这位总裁向他出示了相关的信息，显示了公司正在从事的业务以及准确的财务状况，数据准确到每一美分。

这位宾夕法尼亚荷兰移民谢过了莱恩哈特总裁，回到纽约并立即卖出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艾奇逊股票。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利用闲置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 Western）的股票。

几年过后，当我们正在谈论幸运的交易时，他引用了他自己的实例，解释了是什么使他这么做。

“是这样，”他说，“我注意到莱恩哈特总裁，当他从红木拉盖书桌的小格子里取出信纸，写下数据的时候。那是很重的亚麻纸，信笺抬头很漂亮，印着两种颜色。这不仅非常昂贵，而且是昂贵得没有必要，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要在一一张纸上写下几个数字，向我展示公司各个部门的盈利状况，或者来证明他们是如何削减费用或压缩营运成本的，然后他把这张昂贵的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不久，他想让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实行的节约措施，他又伸手抽出一张漂亮的，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空白信纸。就几个数字，瞧，又扔进了废纸篓！不假思索就又浪费了资金。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总裁是这样一种人，那么他几乎不可能要求雇佣或奖赏节约的下属。因此我决定相信那些告诉我其管理浪费的人，而不是接受总裁的说法，于是我抛掉了持有的艾奇逊股票。”

过了几天，碰巧我有机会去了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的办公地点。总裁是老萨姆·斯隆。他的办公室离入口最近，而且他的门敞开着。门总是开着的。那些天没有人能够走进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却看到公司总裁坐在他桌子后面。要是他有什么业务要做，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并立刻与他做生意。财经记者们过去经常对我说，与老萨姆·斯隆打交道从不用兜圈子，只要提问题，都可以得到直截了当的肯定或否定回答，而不管其他经理的股票市场的急迫要求多么强烈。

Chapter 16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我走进进去的时候，我看到老头正忙着。我开始以为他是在将信件打开，但我往里走到桌旁时，我看清了他正在干什么。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他每日必做的事。在信件被打开和分类以后，他并不把空信封扔掉，而是收集在一起并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有空的时候，会将信封周围撕开。这样他就有了两张便宜的纸，每张都有一面是空白的。他会把这些纸叠起来，并分给周围的人，用来代替便笺簿，他用这些信封纸记录数字，就相当于莱恩哈特用印着信笺抬头的信纸给我写数字。一个空信封都不浪费，而且总裁的一点空闲都不浪费。一切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是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选这样的一种人作总裁，这家公司各个部门也一定实行的是节约化管理。总裁会监督的！当然，我知道这家公司定期发放股利而且财务状况良好。我尽自己所能地买入了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股票。从那时起公司股本扩张了两倍，后来又四倍。每年的股息达到了与我当初的投资相持平的金额。我到现在还持有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的股票。而艾奇逊公司在几个月以后就被收购了，收购就发生在我看到其总裁将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亚麻纸扔进废纸篓，用数字向我证明了他的浪费的几个个月后。

这个故事动人的好处在于它是真实的，而且事实证明在这个宾夕法尼亚荷兰移民购买的股票中，没有其他那只股票能像特拉华·拉克瓦尔纳和西部公司股票那样具有投资价值。

第 17 章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我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很喜欢讲关于我的预感的故事。他总是归结为我具有某种让人无法对其做出分析的能力。他宣称我只不过是盲目地跟随某种神秘的冲动，就可以在准确的时刻出脱股票而离开股市。他用早餐的时候在餐桌上告诉了我一个关于宠物的奇闻，那时一个有关黑猫的故事，是关于我卖出我持有的大量股票的事，在我听到那个混蛋消息以后，我变得脾气暴躁并且紧张焦虑，直到我把做多持有的股票全部卖光，一股不剩时才恢复平静。我确实卖在了那次行情波动的最高价位，这当然增强了我讲究实际的朋友关于直觉理论的说服力。

我当时去了华盛顿尽力说服几个议员对我们课以极重的税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我对股市关注得很少。我卖出全部持仓的决定是突然起意的，这就形成了我朋友的奇闻漫谈。

我承认，有些时候我的确会有不可遏制的冲动，让我在市场上去做某些事情。不管我在股票上是做多还是做空都有这种情形。我必须解脱出来，不这样做我就不自在。我认为是因为我看到了许多警示信号才导致我这么做的。也许没有一个信号是那么强、那么清晰地成为我正当而明确的理由，足以让我去做我突然想做的事。可能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行情收报机直觉”，也就是老一辈交易商所说的詹姆斯·基涅以及他之前的其他投机客所培养起来强大的直觉。我承认，通常事实证明警示征兆不仅正确而且时机恰到好处，分秒不差。但在这特定的实例中没有什么预感。那黑猫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他告诉大家的关于那天我起床后性情这么暴躁的事情，我猜想可以解释为是由于我的失望导致的。我知道我没有说服那些我与之交谈的议员，而且委员会对向华尔街收税一事的看法与我的不同。我并不是想阻止或逃避在股票交易上的税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投机客，我只是想建议一种我认为既公平又合理的征税办法。我不想让山姆大叔杀死这些

Chapter 17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鹅，要是用公平的手段对待的话，这些鹅可以产这么多的金蛋。也许是由于我的不成功不仅使我变得急躁，而且使我对未来税收不公平的交易变得悲观。不过我会告诉你真实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牛市行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对钢铁贸易和铜市行情的前景非常看好，因此我对这两个品种的股票都看多。所以我开始收集了一些这样的筹码。我以买入 5000 股犹他铜业（Utah Copper）股票作为开始，因为这只股票走势不对而停止了买入。也就是说，这只股票没有表现出它应该表现的样子，来让我相信我买进它是明智的。我认为股价应该在 114 美元左右。我也是在几乎同样的价位开始买入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我第一天就买进了 20000 股，因为这只股票走势非常好。我仍用我以前讲过的方法进行交易。

美国钢铁持续上涨，因此我也持续买进，一步步收集筹码，直到我持有的总数达到了 72000 股。然而我持有犹他铜业股票的数量还是我初始买入时的数量，我的持仓从没有超过 5000 股。它的表现不支持我更多的买进这只股票。

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们拥有一个大牛市，我知道市场行情正在涨上去。基本情况是有利的。即使在许多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以后，而且我的账面利润也不可小觑，报价纸带还是不停地在嚣叫：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当我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报价纸带仍然对我说着同样的内容。当然，我无意在那市场行情的后期继续加仓，即使我依然看多。与此同时，市场行情明显在按照我预想的情形发展，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整天坐在行情报价板前面，时刻期望着获得消息获利出局。在要求撤退的号角吹响之前，除非是由完全出乎意料的灾难引起的，否则市场行情都会犹豫或为我呈现一个完全反向的投机形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交易没有挂虑而去与议员交涉的原因。

与此同时，股价持续上涨，而这也意味着牛市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我没有专门寻求确定牛市终结的明确日期。那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而无法决定的事情。不过，我也无需跟你说我正在注视着有关消息的爆料。不管怎么说，我一直都这样。这已经成为了我进行交易的一种习惯。

我不能宣誓保证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在我全部卖出的前一天我就相当怀疑，看着价格居高不下，使我想到了我大量的账面利润，就仿佛我牵着的一条线，而稍后，又想到了我去劝说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公平而理智地对待华尔街的徒劳努力。或许就是这样并且就在这个时间，相关的种子在我心中已经开始播种并发芽。这潜意识整夜地发挥着影响。到了早上，我想到了市场行情并开始想知道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那天的行情会怎么走。当我到办公室时，我不仅看到股价依然在高涨，以及我有着可喜的利润以外，我还看到这么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需要极大的力量来吸收消化。在那个市场上，我可以卖出任意数量的股票，当然，在一个人满仓持有股票时，他必须注视着有机会把他的账面利润转换成实际的钞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应该尽可能减少利润的损失。我的经验已经教给我这一点，一个人总能找到机会来把他的利润转换成实际的钞票，而这样的机会总是在行情波动结束时出现。这不是报价纸带解读技巧也不是什么预感。

当然，那天上午，当我发现我能够将所有股票毫不费劲地统统抛出时，我就这样做了。当你要抛出的时候，抛出 50000 股并不会比抛出 50 股更明智或更勇敢。但是你可以在最低落的行情中抛出 50 股而不会造成股价的下跌，而要抛出 50000 股某只单一的股票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我持有 72000 股美国钢铁。这可能算不上什么巨大的仓位，但你不是总能够卖出那么多的股票而不损失一些利润，那些利润在你计算的时候，在账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而在转换时造成的损失，就仿佛你实际安全地存在银行里的钱丢失了一样。

我获得的利润总额大约在 150 万美元，而且我是在抓取很容易时抓住这笔利润的。然而，这不是我在抛出时考虑我做得对的主要理由。是市场行情向我做出了证明，而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源泉。情况是这样的：我成功地卖出了我所有持仓的 72000 股美国钢铁，平均价位比那天以及那次行情波动的最高点低 1 个点。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分不差恰恰好。不过就在同时，也就在同一天的一小时之内，当我最终卖出我的 5000 股犹他铜业时，股价比当初下跌了 5 个点。请回想一下我在同一时间开始买进这两只股票，而且明智地在美国钢铁上持续加仓，从 20000 股到 72000 股，同样明智的是我在犹他铜业上没有进行加仓，一直保持在最初买入的 5000 股。我以前没有卖出犹他铜业就是因为是我对铜的贸易行情看好，而且整个股市是个牛市，所以我认为即使不能在这只股票上赚上一大笔，犹他铜业也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但要是说到预感，则根本没有。

对股票交易商的训练就像医学教育。医师必须花多年的时间来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以及十几门相关学科。他学会了理论，接着开始将毕生精力奉献于实践。他仔细观察并将各种病理现象进行分类，学习进行诊断。要是他的诊断是正确的，而这依赖于他观察的准确性，他就能在病状的预断中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直记住的是，就是因为人性的不可靠性以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会使他做

Chapter 17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不到百分之百正确。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他学会不仅要做得正确而且还要立刻做到，以致许多人会认为他是在凭直觉做事。这实际上不是下意识行为。这是他根据多年对此类病症的观察从而对病例做出的诊断，另外，在他做出诊断以后，他只能采用经验教给他的正确处理方法来采取相应的措施。你可以传播知识，那就是你特有的分类索引的案例集合库，但你的知识并不是你的经验。一个人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但要是他做得不够快，也可能赔钱。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是成功的交易商必须依靠的因素。他不仅要观察准确，而且要时时记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他不能押注在不合理或无法预料的事情上，无论他对人性的不合理性是多么确信，或者他对时常发生的预料之外的事感到多么肯定。他必须一直押注在可能发生的事上，也就是说，努力参与进去。多年的交易实践，不断地学习，总是牢记已发生的案例，使交易商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时与预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一样能够果断采取行动。

一个人可能具有极强的数学能力以及准确观察的非凡才能，而在投机中仍然可能失败，除非他还拥有相应的经验及记忆。此外，就像医师紧跟着科学的发展一样，明智的交易商从不停止对基本形势的研究，持续跟踪各地的发展，这些发展很可能会影响到各种市场的行情发展。经过多年的交易后，保持信息灵通已经成为一项习惯。他几乎是自动地做出判断并进行交易。他养成了非常宝贵的职业态度，这种职业态度使他可以不时地击败市场。职业交易商与业余投资者以及偶尔做一把的交易商之间的区别也不能过分强调。我发现，其中记忆能力和数学技巧对我非常重要。在华尔街赚钱，数学是基础。我的意思是，在华尔街是通过与事实和数据打交道而赚钱。

当我说到一个交易商必须分秒不差地保持信息的灵通，并且必须对所有的市场行情以及所有的发展坚持采取非常职业的态度，我只是想再强调一次预感和神秘的报价机直觉与成功没有多大关联。当然，一个经验丰富的交易商做出判断和进行交易是如此迅速，以致他没有时间找到充分的理由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做得对而且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基于他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事例，是对这些事例经年累月的工作和思考，并且从专业的角度看待它们，对他来说，就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让我举例说明，我所说的职业态度的含意。

我持续地对商品市场的发展进行跟踪，一直如此，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正如你所知的，政府报告指出冬小麦的收成差不多与去年持平，而春小麦的收成与1921年相比则是大丰收。形势非常好，并且我们很可能比平时收成还早一些。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当我拿到基本形势的数据，同时明白我们可能期望的相关产出数目，我也立即想到了煤矿工人的罢工和铁路维修工的罢工。我禁不住会想到他们，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是会想起与市场有关的各方面的发展动态。我立刻觉得罢工已经对各地货物的运输造成了影响，也一定会对小麦价格造成不利的影响。我是这样估计的：由于罢工造成了运输的瘫痪，冬小麦运到市场的时间很可能要被推延，而等到这些情况得到改善的时候，春小麦已经准备好要运输了。这就意味着当铁路系统能够大量运输小麦的时候，他们会将两次收成的小麦同时上市，被推迟的冬小麦和提前的春小麦，而这将意味着大量的小麦会一下子涌入市场。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可能发生的事实的一面，交易商们都会知道并预料到，就像我一样，他们一刻都不会看多或做多小麦。除非小麦价格跌到一个使买入小麦成为很好的投资数目，否则他们是不会购买的。市场上没有买入的力量，价格就应该跌下去。照这样的想法，我要进行相应的交易，就必定清楚我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像老帕特·赫恩过去常说的：“你只有下了注才会知道。”是看空后市还是当场卖出，是无需浪费时间的事。

经验已经教给我，市场行情的走势是一个交易员最好的向导。这就好比测量病人的体温和脉搏或者注意眼球的颜色和舌苔的表面一样。

当时，平常地一个人应该可以在 $1/4$ 美分的波动范围内买进或卖出 100 万蒲式耳的小麦。在这天，当我抛出 25 万蒲式耳小麦来测试市场是否适合买进时，价格下跌了 $1/4$ 美分。然后，由于市场的反应没有明确地告诉我所有我想知道的内容，我又卖出了 25 万蒲式耳小麦。我注意到我的单子是零星成交的，也就是说，这笔买单是由许多 10000 或 15000 蒲式耳一笔的交易组成的，而不是由通常的方式，也即由两三笔交易完成的。此外，对应我的顺势买进，我的卖出使价格又下跌了 $1\frac{1}{4}$ 美分。至此，我甚至用不着浪费时间来证明市场吸纳我的小麦卖单的方式，以及由我的卖出造成的不相称的下跌，向我表明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买盘力量。情况就是这样，该怎么做呢？当然，要更多的抛售。跟着经验的指令采取行动，有可能会使你受到愚弄，时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跟随经验的指令行动又总是被捉弄。所以我卖出 200 万蒲式耳小麦，而价格又跌了些。过了几天以后，市场行情走势简直是强迫我又卖出了另外的 200 万蒲式耳小麦，而价格也下跌得更多了；又过了几天，小麦开始破位惨烈下跌，每蒲式耳下跌了 6 美分。而且跌势并未就此停止，价格继续下挫，虽有反弹也是昙花一现。

现在，我没有跟着直觉走，没有人给我任何消息，而是我习惯性的或是对商

Chapter 17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品市场的专业精神态度让我获利，而这样的态度源于我多年的交易经验。我进行研究是因为进行交易是我的立足之道。当报价纸带向我表明我在正确的轨道上时，我的职责就是要进行加仓。我这样做了。而这也是唯一要做的事。

我已发现，在交易中经验往往是稳定的股息派发者，而观察则能给你提供最好的内幕消息。有时某只股票的走势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你对它进行观察，然后经验告诉你如何利用有别于通常的变化，也就是说，有别于很可能发生的事的变化而获利。例如，我们知道所有的股票不会有一样的走势，但是一个板块的所有股票都会在牛市中集体上涨以及在熊市中集体下跌。这是投机常碰到的情况。这也是所有消息中最平常的一种消息，而经纪公司对此非常熟悉，会将其传给那些自己还没想到这一点的任何客户。我的意思是，经纪公司建议进行交易的那些股票本身是落后于同一板块的其他股票。这样，要是美国钢铁涨上去了，那么合理的推测是坩埚公司（Crucible）、共和钢铁（Republic）或者伯利恒钢铁（Bethlehem）也会跟着涨上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交易状况和市场前景对于一个板块的所有股票来说应该是相似的，而且行情的繁荣会让所有的股票都沾光。按照这一理论，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确证，市场上风水轮流转，公众会购买 A. B. 钢铁股票，因为这只股票还没有涨过，而 C. D. 钢铁股票和 X. Y. 钢铁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即使在一个多头市场中，要是一只股票在那种行情中没有走出它该有的走势，我也从不买进。有好几次，我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多头市场中买进了一只股票，而发现同一板块其他股票的走势牛市表现并不明显，我就会卖出我的股票。为什么这样？经验告诉我，与明显的板块走势作对是不明智的。我不能指望只在必然发生的事情上进行交易。我必须寄望可能发生的事情并参与其中。一个老经纪人曾对我说过：“假如我正沿着铁路沿线向前走，当看到一列火车以每小时 60 英里的速度在向我开来时，我还继续在铁路上走吗？朋友，我横跨一步就避开了。我甚至不会因此表扬自己如此明智和谨慎。”

去年，牛市走势如火如荼，我注意到某个板块的一只股票没有跟随同一板块的其他股票一起涨跌，尽管这个板块除了这只股票以外，其他股票与市场大市同步涨跌。我持有相当可观的布莱克伍德汽车公司（Blackwood Motors）股票的多仓。人人都知道这个公司的销售量很大，股价正在以每天 1~3 个点的速度上涨，而且公众介入得越来越多。这自然会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板块上来，因此所有不同的汽车股票都开始上涨。然而，其中一只股票一直不涨，该股是切斯特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公司（Chester）的股票。这只股票落后于其他的汽车股票，因此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切斯特股票的低价位及其无动于衷的表现，与布莱克伍德汽车公司股票以及其他汽车股票上买盘力量的活跃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很自然地就听取了探听内幕消息的人和提供小道消息的人以及自以为万事通的人的言谈，依据这只股票必定会与这个板块的其他股票一样涨上去的理论，开始买进切斯特公司的股票。

随着公众中等程度的购买，切斯特公司的股票没有上涨，实际上反而开始下跌。这样一来，在那样一个牛市中，考虑到布莱克伍德也是这个板块的一只，已经成为市场大势上涨的轰动性领头羊之一了，而且我们听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市场对各种汽车需求的大幅增长，以及创记录的产出数量，要把这只股票的价格炒上去就绝非易事了。

这样事情就很明显了，切斯特公司的内幕集团并没有像其他的内幕集团在牛市行情中通常做的那样，做什么事情。对于这种通常该做而没有做的行为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可能内幕人士没有把股价炒高，是因为他们希望在价格涨上去之前收集更多的筹码。但要是你分析切斯特的交易量和交易特点，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若试图这样做的话，他们害怕被这只股票套住。

既然这只股票人们该买却又不买，我为什么要买呢？我料想不管其他汽车公司多么繁荣，卖出做空切斯特是必然的事。经验已经教给我，买进一只拒绝随同板块的领头羊涨跌的股票，需要谨慎才是。

我轻易地就证实了这个事实，市场上不仅没有内幕人士在买入，实际上内幕人士反而是在卖出。还有其他的不要买切斯特股票的预警征兆，尽管我所需要的就是这只股票不一致的市场表现。报价纸带又一次提醒了我，要我撤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空抛出切斯特股票的理由。不久后的一天，这只股票开盘就大幅下跌。后来我们从官方消息得知，内幕人士实际上一直在卖出，他们充分地知道这个公司的经营形势不理想。此中的原因，像往常一样，在大跌以后才得到披露。但警示的先兆在大跌之前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不留心股价的破位下跌本身，我只留心相关的警示预兆。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切斯特的的问题是什么，我也没有依靠什么预感，我只不过是知道有些地方肯定不对劲。

就在另一天，我们看到了报纸上所谓的圭亚那黄金（Guiana Gold）轰动性的走势。以 50 美元或接近 50 美元的价格在场外进行交易后，圭亚那黄金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交易了。在交易所里，这只股票以 35 美元左右的价位开盘交易，

股价开始下跌，最后跌破了 20 美元。

如今，我不会把这种破位下跌称为轰动性的，因为这是完全预料得到的事。要是你已经问了相关的问题，做了相应的调查，你就会了解这家公司的历史。知道这家公司历史的人不计其数。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六个极其有名的资本家和一个地位显赫的银行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其中一个成员是美女岛勘探公司（the Belle Isle Exploration Company）的总裁，他给圭亚那黄金提供了 100 万美元的现金，其回报是债券和占有圭亚那黄金矿业公司的 25 万股股票，圭亚那黄金矿业公司总共发行 100 万股。股票以支付的股息为基础上市流通，并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美女岛公司的人认为这是兑换成现金的好机会，所以把他们的 25 万股的优先购买权给了那个银行家，由银行家来安排销售这些股票以及他们自己持有的部分股票。他们计划把市场操作委托给一个专业人士，他的费用将是把 25 万股股票以高于每股 36 美元的价格卖出所获得利润的 1/3。我知道协议文件已经草拟完毕并准备签署，但是在最后一刻那银行家决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市场销售，从而节省这笔费用。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内部集团。这个银行家对美女岛公司持有的 25 万股的购买权价位在 36 美元。他们将价格定为 41 美元。也就是说，内部人士在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支付给他们自己的银行同事 5 个点的利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对这个银行家来说，自己操作这只股票的销售，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必然要做的事，也是再清楚不过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牛市行情，圭亚那黄金所属板块的股票已经成为市场行情的领头羊。这个公司利润可观并定期支付股息。这些情况加上发起者很高的声誉，使公众几乎把圭亚那黄金视作一只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我听说约有 40 万股卖给了公众，股价也一路攀升到了 47 美元。

黄金板块涨势非常强劲。但最近圭亚那开始掉头向下，股价下跌了 10 个点。如果是承销团在销售股票，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很快有消息传到华尔街，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资产状况不能支持承销商很高的预期。这样一来，股价下跌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然而在这个原因为公众所知之前，我已经注意到了警示信息，并已经采取了步骤来测试圭亚那的市场行情。这只股票的走势与切斯特汽车股票的走势非常相像。我卖出圭亚那，价格下跌。我卖得更多，股价跌得更低。这只股票正在重复切斯特以及我记忆中许多其他具有类似简陋历史的股票的表现。报价纸带很清楚地告诉我肯定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事情让那些内部买家不买这只股票，内幕人士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在这样一个牛市中不买他们自己的股票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原因。另一方面，外部人士由于不了解相关的情况，现在正在买入，因为曾经以 45 美元或更高价位卖出的股票在 35 美元或更低价位时看起来便宜多了。股息仍然在发放。这只股票是个便宜货。

接着消息传来了。在为公众所知之前，就像重要的市场消息通常的样子一样，这个消息传到了我这里。然而，报告对情况做出了证实，公司采掘到的是贫瘠的岩石而不是含量极高的金矿，这正好解释了先前内幕集团抛售的原因。听到这个消息我自己没有抛售。看到这只股票的走势，很早以前我就抛空了。我对这只股票的考虑不乐观。我是一个交易商，因此我在搜寻一个标志：内幕买进。市场上根本没有。我不必知道为什么内部人士在股价下跌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自己的股票而买进的确切原因。有一点很清楚，他们的市场营销计划里没有包括把股价进一步炒高的内容，这就足够了。这就使卖出做空这只股票成为必然的事。公众已经购买了大约 50 万股，而唯一可能的换手，就是从一批希望止损而卖出的无知外部人士，变为另一批希望赚钱而买进的无知人士手中。

我跟你这些，并不是要通过公众买进圭亚那而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我卖出这只股票而获得的利润来进行道德教化，只是想强调对板块走势的研究是多么重要，以及没有充分知识装备的大大小小的交易商们对经验教训是多么地漠视。而且，不仅是在股票市场，报价纸带会给你提出警示。在商品市场，它也一样会大声吹着口哨，提醒你注意。

我在棉花上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对股市看空并持有中等程度的空仓。与此同时，我卖出棉花做空，数量为 5 万包。我的股票交易赢利颇丰，因此我忽视了棉花交易。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 5 万包棉花上有了 25 万美元的损失。正如我说过的，我的股票交易是这么有趣，同时我又做得这么好，以致我不想从股票上面转移注意力。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棉花，我只是跟自己说：“我要等到一次回档来平仓了结。”棉花价格是有所回调，但在我做出决定承担损失并平仓了结之前，价格又一次反弹了，而且比过去涨得更高。所以我再次决定等一等，这样我可以回到股票上来一心一意做交易。最后，我以非常丰厚的利润了结了我的股票交易，并且离开华尔街去了温泉城度假。

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轻松地处理我在棉花上的亏损交易问题。交易已经变得非常不利，有好几次看起来似乎我可以胜利逃亡出来。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重仓卖出，市场就会有一次可观的回档。但几乎马上价格就会反弹并再创新高。

最后，在我到温泉城几天后，我亏损了100万美元，并且在上涨的趋势里损失一点都不会减少。我重新对所有我做过的和没有做的事进行了思考，然后对自己说：“我一定做错了！”对我来说，认识到我做错了和决定摆脱出来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进行了平仓了结，损失了大约100万美元。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玩高尔夫，没考虑其他的事。我在棉花上做了交易，我已经做错了。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并收到了账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我对棉花市场不再关心，就像我现在这样。当我回酒店去吃午饭时，我在经纪公司停了下来，看了看行情报价板。我看到棉花已经下跌了50个点。这还不是全部。我还注意到与几周来的习惯表现不同，这次棉花价格下跌以后没有反弹，过去几周来的习惯表现是一旦卖盘压力降低，行情就缓和下来。这就表明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而棉花交易已经让我亏了100万美元才不再考虑它。

现在，不管如何，使我以巨大的损失了结平仓的原因已不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市场已没有通常迅速且有力的反弹。所以我卖出1万包棉花，并等待观望。很快市场又跌了50个点。我等了更长一会儿，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反弹。这时我已经感到非常饿了，所以我走进了餐厅，并叫了我的午餐。还没等待者端上来，我就腾地跳了起来，奔向经纪公司，我发现市场上没有任何反弹，所以我又卖出了1万包棉花。我等了一会儿，并高兴地看到价格又下跌了40个点。这就表明我的交易是正确的，于是我回到餐厅，吃了午饭。那天，棉花市场上一点反弹都没有。就在那天晚上我离开了温泉城。

本来打高尔夫球是很不错，但是我在棉花上从开始卖出到后来平仓了结一直都在犯错。因此我必须返回到工作中，并回到我可以舒适地进行交易的地方。市场让我卖出第一个1万包棉花的情形，使我卖出了第二个1万包棉花，而市场让我卖出第二个1万包棉花的情形使我确信行情的反转已经来临。这是因为行情走势已经完全不同。

我到了华盛顿，并去了我的经纪公司在那儿的分公司，这个分公司由我的老朋友塔科尔负责。在此期间，市场又下跌了一些。现在，我更加相信自己这回是做对了，比上次我做错时更有信心。所以我卖出4万包棉花，而市场又下跌了75个点。这说明市场上没有任何支撑力量。那天晚上，市场收盘价位更低。原来的买盘力量明显已经消失。无法预料在什么价位水平买盘力量会再一次凝聚，但我相信自己的部位是明智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华盛顿开车前往纽约，此时已无需匆忙赶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当我们到达费城时，我开车去了一家经纪公司。我发现在棉花市场上大有赚头。价格已经下跌得非常厉害，市场已经略有恐慌。我等不及回到纽约，长途接通了我的经纪商，并把我的空仓买进了结。我一拿到成交回报单，就发现我已经将以前的损失全部挽回了，我又马不停蹄地开车回纽约，以便看到更多的行情报价。

当时在温泉城与我在一起的一些朋友至今还时常说起那天我从餐桌上跳起来第二次卖出多至1万包棉花的情形。但再重复一次，很清楚这不是预感。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源于对卖出棉花的时机已经到来的坚定看法，而不管我以前犯的错误是多么巨大。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这是我的机会。大概潜意识一直在工作，为我得出了结论。在华盛顿的抛售决定是我进行观察得出的结果。多年的交易经验告诉我，最小阻力线已经从向上变成了向下。

我不怨棉花市场让我损失了100万美元，同时我也不恨自己就犯那种水平的错误，同时，我对自己在费城平仓了结并挽回损失也不会感到自豪。我的交易头脑只关注交易本身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我调整了断言，从而最后挽回了起初的损失，因为我有相应的经验以及记忆。

第 18 章

历史本身在华尔街上屡屡重演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一段经历吗？就是关于我在史翠顿将玉米垄断的时候，我空仓了结平仓的故事。另外有一次我在股票市场上用了几乎同样的策略。这只股票叫热带贸易（Tropical Trading）。在这只股票上我做多赚了钱，做空也赚了钱。这一直是一只成交活跃的股票，同时也是喜爱冒险的交易商们最喜欢的一只股票。报纸上三番五次地指责内幕集团，称他们过分看重股价的涨落起伏，而不鼓励在这只股票上的长期投资。一天，我认识的一位最能干的经纪人做出断言，即使是丹尼尔·德鲁在伊利（Erie）股票上，还是哈佛梅尔在美国糖业股票上，都没有发展出这么完美的一套方法，像穆里根总裁和他的朋友们在热带贸易上做的那样，在一只股票的行情上不断榨取利润。有好多次，他们一直鼓励那些看空者卖出做空热带贸易，接着有条不紊地采用看似完全商业化的手段挤压他们。这样的压榨过程，就像水的压力给人造成的感觉一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容易招致报复的了，或比这更容易让人作呕的了。

当然，已经有好多人说起过热带贸易股票交易过程中的某些“卑劣事件”。但我敢说这些批评家就是遭受过挤压的那些人。为什么这些场内交易商，他们如此经常地遭受内部人士灌铅骰子的暗算，还要继续参与投机呢？就为一个理由，他们喜欢赌博，因此他们当然要参与热带贸易的交易。不必忍受令人难耐的等待，也不必探寻什么理由或给出什么理由。不浪费一点时间，无需竭尽耐心去等待消息来刺激行情上涨。总是有股票可以运作，但必须有足够的短线收益让他们觉得值得一做。真是随时有人会犯傻！

非常凑巧，不久前，我在佛罗里达度假。我在那儿钓鱼，开心地游玩，除了看看收到的一摞报纸，没有考虑任何有关市场行情的问題。一天上午，半周的邮件送到了，我看了看股票行情版，看到热带贸易的卖出价在 155 美元。上一次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在行情版上看到这只股票的价位，我想大约在 140 美元。我的观点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熊市行情，而且我正在等待时机以在股票上做空。然而也不必着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钓鱼时还不忘关注行情的原因。我知道当现实的召唤到来时，我会回去的。在此期间，没有什么我确实要做的，或者因为我做得不好而需要我急忙赶回去。

根据那天早上我收到的报纸，热带贸易的走势在市场上的表现很突出。这促使我总体看空的想法具体落实了起来，因为我认为内部人士面对大盘的沉重走势，仍将热带贸易的股价炒高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有些时候压榨利润的进程必须停下来。在一个交易商的算盘中，意外的事很少会成为一种理想、称心的因素，而在我看来，似乎把这只股票的股价炒高就是一种在资本市场上致命的错误。没有人能够犯这么巨大的错误而不受惩罚，至少在股票市场里没有。

看完报纸后，我回去继续钓鱼，但是我一直想着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正在试图做什么。他们注定会失败，正如一个人从 20 层楼房的顶层跳下来而没有降落伞，他注定会使自己粉身碎骨一样。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因此最后我放弃了试图钓鱼的努力，并给我的经纪商发去一封电报，以市价卖出 2000 股热带贸易。做完这些以后，我又可以回去继续钓鱼了。我做得非常漂亮。

那天下午，我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的电报回复。我的经纪商报告他们已经以 153 美元的价位卖出了 2000 股热带贸易。至此一切进展顺利。我在下跌的行情中卖出做空，事情本该就这样。不过我不能继续钓鱼了，我离行情报价板的地方太远了。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热带贸易应该与市场上其他股票一样下跌，而不是在内部集团的操纵下上涨的各种原因后，我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因此我离开了钓鱼的度假营地并回到了棕榈滩，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了直通纽约的线路旁边。

我一到棕榈滩，就看到误入歧途的内幕人士仍在试图做着努力，我又抛给了他们第二个 2000 股热带贸易。在成交报告回来时，我又卖出另外的 2000 股。市场表现棒极了。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在我的卖出下跌了下去。一切令人满意，我出去找了个座位坐下来。然而我并不感到开心。我越想越觉得不高兴，这使我想到我为什么没有抛更多，所以我回到了经纪公司，并又抛了另外的 2000 股热带贸易。

只有在卖出这只股票的时候，我才会感到高兴。很快，我就有了 10000 股的空仓。然后我决定回到纽约。现在我有生意要做，至于钓鱼，只有另找时间了。

回到纽约后，我坚决要了解这家公司实际的以及未来预期的业务状况。我了解到的情况更加强了我原来就坚定的看法，那就是内幕集团的情况非常糟糕，相比于在这样的时刻，没有市场大势的支持或公司收益的支撑，而不计后果地拉高股价的情况还要糟糕。

这只股票的上涨，尽管没有道理，而且时机也不对，已经引起了一些公众的跟进，而这无疑助长了内幕人士继续采用他们不明智的手段，因此我卖出了更多的股票。内幕人士停止了他们的愚蠢行为。所以根据我的交易方法，我一次次地对行情进行测试，直到最后我在热带贸易上拥有了 30000 股的空仓。到那时为止，热带贸易的价位在 133 美元。

有人曾警告过我说，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准确地知道每一笔股票的去向，在华尔街上的底细、短期收益极其精确的大小和特点，以及其他重要的战术上的因素。他们是一群能干的人和精明的交易者，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组合，任何人碰上都将遭遇到强硬反击的对手。但事实就是事实，最强大的同盟军就是市场的基本形势。

当然，热带贸易从 153 美元一路下跌到 133 美元，空头收益越来越大，而在回档时买进的公众像往常一样开始陷入争论：那只股票在 153 美元以及更高的价位上都是很好的买卖，而今跌了 20 个点，应该是笔更划算的买卖。同样的股票、同样的股息率、同样的管理团队、同样的业务，真是便宜货！

公众的购买减少了浮动的筹码供应，而内幕人士知道有许多场内交易商在做空，认为挤压的有利时机已到。股价适时上冲到了 150 美元。我敢说有大量平仓盘涌出，但我坚持持仓不补。我为什么不补呢？内幕人士可能明白还有 30000 股的空头一直没有被骗进来，但为什么这会让我担心呢？驱使我在 153 美元的价位开始卖出的原因，在股价一路跌到 133 美元的过程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比以往更强烈。内幕人士可能很希望迫使我了结平仓，但他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基本形势正在为我进行战斗。保持无畏和耐心对我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一个投机客必须对自己以及他的判断保持信任。已故的迪克逊·瓦茨，前纽约棉花交易所总裁，《投机：一门绝妙的艺术》一书的作者曾说过，投机客心中的勇气只不过是实施其头脑中决定的信心。就我而言，我不会害怕出错，因为在被证明做错了以前，我从不认为我是错的。事实上，除非是我在利用我的经验进行操作，否则我会感到不舒服。特定时间的市场行情走势还不能充分证明我是错的。是上涨的特征或下跌的特征决定了我市场部位的正确性与错误性，我只能依靠知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识而发达。要是我摔倒了，那必定是因为我犯了愚蠢的错误。

在从 133 美元到 150 美元的反弹特征中，没有什么会让我担心而使我为结平仓，很快，这只股票正如意料的一样，又一次开始下跌。还没等内部集团开始提供支撑，股价就跌破了 140 美元。他们的买进正好与大量有关这只股票要走牛的谣言同时发生。我们听说，这家公司正在赚取极好的利润，而经过调整的收益提高了定期的股息发放比率。另外，内幕集团的短线收益据说非常丰厚，而且世纪性的挤压就要上演，总体而言空方将遭受重创，尤其是对投资过大的投机客的打击将更大。在他们把股价推升 10 个点的期间，我简直无法把我听到的一切都讲给你听。

这样的操纵行为对我来说没有看起来的那样特别危险，而且在股价触碰到 149 美元时，我断定，要让整个华尔街接受并相信四处飘荡的看涨声明，是不明智的。当然，还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或者任何其他十足的外部人士能够说，这样的操纵将给恐惧的空头或者那些经纪公司里容易轻信的、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来进行交易的客户带去坚定的信念。最有效而客气的回击是报价纸带上印的白纸黑字。人们会相信报价纸带上的信息，而不会相信来自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宣誓保证，更不用说来自一个持有 30000 股空仓的家伙的宣誓与保证了。所以我用了与我在史翠顿垄断玉米时所用的一样的手段，当时我卖出燕麦来使交易商们看空玉米。经验与记忆再一次发挥作用了。

在内幕人士带着吓唬空头的想法，将热带贸易的股价拉高的时候，我并没有试图通过卖出股票来抑制上涨。我已经在一只股票上做空了 30000 股，这占了浮动筹码很大的一个比率，也是我认为明智的空仓数量。我不打算自投罗网，第二次反弹实际上就是一个急迫的邀请。在热带贸易股价触碰 149 美元的时候，我所做的就是卖出大约 10000 股赤道商贸公司（Equatorial Commercial Corporation）的股票。这家公司持有大量热带贸易的股票。

赤道商贸，这是一只不像热带贸易那样成交活跃的股票，在我的抛出下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正如我已经预料到的一样，当然，我的目的达到了。当交易商和经纪公司的客户们，他们已经听说了有关热带贸易会走牛的未受反驳的消息，却看到随着热带贸易的上涨，同样是来自热带的股票，赤道商贸却随着沉重的卖盘有了凌厉的下跌，他们自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热带贸易的坚挺只不过是一种烟雾，是一种被操纵的上涨，明显是用来使赤道商贸的清盘工作更容易进行，赤道商贸是热带贸易股票最大的股票持有者。这一定是赤道商贸的看涨股票和内部股

Chapter 18

历史本身在华尔街上屡屡重演

票，因为没有任何外部人士会梦想在热带贸易走势这么强劲的时刻，卖出这么多的赤道商贸空头股票。所以他们卖出热带贸易从而抑制了这只股票的涨势，内幕人士很实在地不愿承接全部涌出的大量卖单。一旦内幕人士撤销对热带贸易的支持，其股价自然就会下跌。交易商和主要的经纪公司现在也开始卖出一些赤道商贸股票，这样我买进，以微薄的盈利了结了我的空仓。我原本卖出赤道商贸就不是为了从中赚钱，而只是牵制在热带贸易上的涨势。

三番五次地，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以及他们兢兢业业的广告宣传人士就会让华尔街充斥各种股票即将走牛的消息，并试图把股价炒高。而每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卖出做空赤道商贸，并在热带贸易回档并带动赤道商贸一起回跌时平仓了结。操纵者猝不及防，功亏一篑。最后热带贸易的价格下探到 125 美元，要是内幕集团还能将股价拉高 20 ~ 25 个点，那短期收益倒真是非常可观。这一次进行反向操作来获取一笔可观的短线收益是非常合理的，但当我预见到将会出现的反弹，我没有平仓，主要是不想丧失我的部位。还没等赤道商贸拉升以配合热带贸易的上涨，我就卖空了大量的赤道商贸，结果同以往一样。这证明了热带贸易要走牛的传言是虚假的，在热带贸易上一次轰动性的上涨之后，对其的议论已经沸沸扬扬了。

到了这个时候，市场大势已经非常疲软。正如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处在一个空头市场中，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也因此促使我在佛罗里达钓鱼旅途中就开始卖出做空热带贸易。我还做空了其他一些股票，但热带贸易是我最大的做空对象。最后，基本形势充分证明，内部集团根本不可能顶住热带贸易股价急剧下滑。多年以来，这只股票第一次跌到 120 美元以下，然后是 110 美元以下，之后又跌到面值以下，而我依然没有平仓了结。一天，整个市场极其疲软，热带贸易跌破了 90 美元，市场人气极其低迷，我买进平仓了结。同样是原来的理由！我的机会来了，市场上有大行情，市场非常疲软，而且卖方数量远远超过买方的数量。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有着被你认为是反复、单调地吹嘘我的聪明才智的危险，我买进 30000 股热带贸易平仓了结的价位，实际上是这次行情走势的最低价位。但我从没考虑过要在底部平仓了结。我只专注于将我的账面利润转化为实际的钞票，而在转换过程中尽量不损失大量的利润。

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变，因为我知道我的部位是正确的。我不是在违逆市场行情的趋势进行操作或与基本形势对着干，而是相反，这正是我这么确信内部集团必败的原因。他们试图做的所有事情，前面已经有人试过了，而且一直都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是失败的。频繁的下跌反弹，是不会让我感到害怕的，即使在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知道他们就要到头了的时候。我知道我坚持不动，最终的结果会比试图平仓后以更高的价位建立新的空仓来得更好。通过坚持我认为是正确的仓位不动，我赚了超过 100 万美元。我并未借助预感或者熟练的纸带解读技巧或者顽强的勇气。这是对我忠诚坚持自己的判断所颁发的股利，而不是为了我的聪明或者我的自负。知识就是力量，而有力量就不用害怕谎言的欺骗，即使是白纸黑字地印在行情纸带上也不用怕。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一年以后，热带贸易再次涨到了 150 美元，并在此盘整了两个星期。整个市场大势应该有一次像样的回档，因为经过不断上涨，市场已经再没有走高的动力。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对市场做出过测试。现在，热带贸易所属的集团生意一直不景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继续看多那些股票，即使市场上其他的股票到了该涨的时候，这只股票却不是。所以我开始卖出热带贸易，我打算总共抛出 10000 股。随着我的卖出，股价开始下跌。我看不出市场上有任何支撑。突然，买盘的特征变了。

在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判断出支撑到来的时刻时，我并不是想证明我是个奇才。买盘特征的突然改变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这只股票上的内幕人士从来没有感到他们有道义义务来保持股价上升，现在面对市场大势的下跌，却买进这只股票，其中必定有原因。他们不是无知的蠢驴，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那些一直挂念着要通过柜台卖出更多的股票，而不让股票下跌的银行家。尽管有我以及其他人的抛售，股价依然继续上涨。股价在 153 美元的时候，我将我的 10000 股平仓了结，而在 156 美元时，我实际上开始转而做多，因为到那个时候，报价纸带告诉我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我对整个市场大势看空，但我现在面对的是某一只股票的交易状况，依据的就不是对市场大势的投机理论。股价出现了大幅上涨，超过了 200 美元。这是当年轰动性的上涨。所有口头和书面的报告都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显示我已经赚取了 800 ~ 900 万美元。事实上，我并没有做空，而是一路做多。实际上，我持有股票的时间太长了点，让我的某些账面利润溜走了。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我认为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会做所有我早就该做的事，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的话。但这事与我无关，我怎么想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坚持根据眼前的事实采取行动，而不是我认为别人会怎么做。

第 19 章

华尔街的操纵者

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或由谁第一次将词语“操纵”与适用于股票交易时将股票大批卖出，而实际上不过是平常的推销过程联系了起来。将市场垄断起来，以便为了收集筹码的目的而便宜地买进某只股票减轻困难的市场行为也是操纵。但这两者是不同的。这可能不会必然地导向违法行为的发生，然而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做出在某些人看来是非法的事情来。在一波牛市行情中，你如何在一只股票上买了很大一部分股票，而没有因为你的买入将股价炒上去？那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情况的判定需要依赖众多情况，以致你不能给出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除非你说：可能是依靠非常熟练的操纵。这需要视情况而定，你不能给出比那更接近的答案了。

我在我交易的各个时期都有着深深的兴趣，当然，我从别人的经验也从自身经历中得到学习。然而，要从某天下午市场收盘以后，在经纪公司的交易厅里别人所说的奇闻漫谈中，学会在当今如何对股票进行操纵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以往的把戏、手段和权宜之计已经变得过时并且没用了，或是非法的和行不通的。证券交易规则和形势已经变了，甚至准确无误的详细描述了关于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尔或者杰伊·古尔德在 50 或 75 年前所做的事迹的故事也简直不值得一听。相比于西点军校的学生需要学习自古以来一直实践的射箭技术，以提高弹道学的实际知识，今天的操纵者没有必要更多地考虑他们该如何进行操纵。

另一方面，研究人的因素也是有益的，从容自在，有了这样的品性，人们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情。而且他们如何允许他们自己，实际上是驱策他们自己，让他们被他们的贪欲或代价高昂的一般人的疏忽所影响。恐惧和希望还像原来一样依旧发挥作用。因此对投机客心理学的研究与过去一样仍然是有意义的。武器变了，但策略依然是策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我认为对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个事情最清晰的总结是由托马斯·伍德洛克表述的，他宣称道：“成功的股票投机的信条建基于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就是人们会继续在将来犯他们过去曾犯过的错误。”

在股市繁荣期，也就是公众在市场里数量最多的时期，处事精细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在这样的时期，浪费时间来讨论是操纵还是投机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像试图从同时落下，并滴在沿街相同的屋顶上的雨滴中发现区别一样。傻瓜总是毫无来由地试图得到某些东西，而在所有的繁荣期，老实说，这样的诉求总是由贪欲滋生的赌博天性而激发，并且被无处不在的繁荣所鞭策。想赚取轻快钱的人们总是为被证明为决定性确实的特权买单，这种事情本不该在这污秽的世界出现。首先，在我听说旧时期交易的账目和手段时，我常常想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们比20世纪初的人们更容易上当。然而，我必定会从当天或是第二天的报纸上，阅读到一些关于最新的庞氏骗局，或某些利用顾客资金进行买空卖空的经纪人分手的新闻，同时大约好几百万美元傻瓜的钱加入了消失的行列，成为突然消失的沉默的大多数存款之一。

当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要做虚伪交易和匹配指令在市场上会引起巨大的抱怨，因为所有这类行为都是被证券交易所禁止的。有好些时候，虚假的交易做得太粗略了，不能欺骗任何人。经纪人们毫不踌躇地说着那样的话“洗衣房很活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人试图对某些或另外的股票进行洗刷，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出被称作“投机商号敲击”的手段，当某只股票在一瞬间以低2~3个点的价位提出报价供股，只是要在报价纸带上确立跌势，并将在这只股票上做多的无数追逐蝇头小利的交易商们都清洗掉。至于匹配指令，由于经纪人的操作难以做到协调和同时操作，他们于是经常利用人们的某些疑虑，所有这样的交易都是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几年前，一个有名的股票作手取消了他的卖出指令，但没有取消他匹配指令的买入部分，其结果就是一个无辜的经纪人在几分钟之内就将股价推高了25个点左右，只是一旦他的指令结束，就可以看到股价同样迅速地破位下跌。这样做最初的意图就是要创造一个成交活跃的表现。糟糕的交易，以这么不可靠的手段来进行交易。你知道，即使是你最好的经纪人，你也不能以他们为心腹，除非你不希望他们继续保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另外，税收已经使一切涉及虚构交易的行为比它们原来的代价更高了。

字典里对操纵的解释还包括轧空。现今，轧空可能是操纵的结果，或者也可

Chapter 19 华尔街的操纵者

能是竞争性买入的结果。举例来说，在 1901 年 5 月 9 日北方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股票上的轧空，就明显不是操纵的结果。在斯图兹（Stutz）上的轧空对有关的每个人都是代价高昂的，不管是在钱财方面还是在声誉方面，两方面都代价高昂。另外，就那个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场经过慎重策划的轧空行为。

事实上，很少有知名的轧空对于其策划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在哈勒姆上的两次轧空都获得了巨大的报酬，但这个老家伙应该得到那几百万美元，那是他从试图欺骗他的许多空头主力、不诚实的立法者和市府参事们的身上赚来的。另一方面，杰伊·古尔德在他西北公司（Northwestern）股票上的轧空却失败了。迪肯·怀特在他的拉克万纳（Lackawanna）股票上的轧空中赚了一百万美元，但吉姆·基恩在汉尼拔 & 圣·乔伊股票的交易中损失了一百万美元。一次轧空在财务上是否成功当然有赖于将收集的筹码以高于成本价的价位进行派售，而短期收益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上面所说的派售是否容易实现。

我过去常常想知道，为什么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大作手中轧空是如此普遍。他们都是一些能力出众而且富有经验的人，处理事情完全清醒，而且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交易商同伙的慈善活动。然而他们还是常常为此吃亏，受到教训，其频繁的程度让人吃惊。一个聪明的老经纪人曾跟我说，所有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大作手都有一个抱负，那就是组织一次轧空。在许多事例中，这是由自大所种下的因，在另外的某些事例中，则是由报复的欲望造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当有人在某只股票上成功地组织了轧空，这实际上是对他头脑、勇敢和组织能力的认可。其成功将给轧空组织者带来傲慢的权力。他接受跟随者的喝彩就像其完全是由他挣来的一样。这会比金钱上的利润更能激励轧空的策划者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投身其中。而在不动感情的冷静作手中，这是虚荣混杂着自我宣誓的行为表现。

在那个日子里，狗咬狗是很自然的，而且还吃得有滋有味并泰然自若。我想我以前曾告诉过你，就是我已经不止一次竭尽全力地逃脱了被挤压的事情，那不是因为我拥有一种神秘的报价机直觉，而是因为我可以大体上明白，在这样的时刻，在这只股票上这样的买入特征，会让我知道去做空是不明智的。我是经过常识的检验才这么做的，这样的检验肯定在原来已经试过了。老丹尼尔·德鲁过去常常对年轻的伙计形成挤压，时不时就挤压一次，并使他们花高价将他们原来卖空给他的伊利股票买回来，这些股票就像“人字起重架”一样。他自己就曾遭到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在伊利股票上的挤压，而当老德鲁乞求怜悯的时候，那海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军准将冷酷地引用了这知名的空头自己的不朽对联：

他卖出的东西不是他所有的，他必须将其买回来，否则就该进监狱。

华尔街对于一个作手的事迹记得的很少，即使这个作手对不止一代的人来说都是个巨人。可能会不朽的他主要的声明看起来似乎也成了这样的警句，就是“注水的股票”。

1863 年春，爱迪生·杰罗姆是公用事业板上公认的王者。他们跟我说他的市场消息在人们看来就像银行里的现金一样好用。从各方面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交易商，而且曾赚过好几百万美元。他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甚至到了言行放纵的地步，同时在华尔街上有着许多的跟随者，直到亨利·基普出现为止，亨利·基普以沉默的威廉著称，在过去的南方公司的轧空中将他全部的几百万美元都挤压光了。顺便说一下，基普就是伽夫·罗斯威尔·弗拉沃尔的连襟。

在绝大多数过去的轧空案例中，操纵的主要部分就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是你在这只股票上组织轧空，否则他就明显是被邀请来进行卖空。因此，这样的操纵主要是针对同类的职业交易商，因为普通公众不会正好站在市场空的一方。激励这些聪明的职业交易商们在这些股票上放空的原因，也正同样地激励着他们在今天做着同样的事情。由于失信的投机钻营者们在海军准将对哈勒姆的轧空中脱离卖方阵营以后，我从获悉的故事中推测，职业交易商们卖出股票的原因是因为其股价太高了。而他们认为股价太高的理由是因为这只股票以前从没有以这么高的价格卖出过，同样的理由促使他们认为这只股票股价太高不能买入。而要是买进的股票价格太高的话，那么卖出就无疑是正确的。那听起来非常摩登，不是吗？他们是在考虑股票价格，而海军准将则是在考虑股票的价值！就是这样，许多年以后，过去的人们总是跟我说：“他阻击了哈勒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想要描述凄惨的贫穷状况，他们就这么说。

许多年以前，我碰巧与杰伊·古尔德的一个老经纪人进行了交谈。他诚挚地向我保证说古尔德先生不仅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就因为他令老丹尼尔·德鲁颤抖地做出评论：“被他碰到，就是死亡！”而且他比其他所有的操纵者，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要高出许多。他一定是个金融奇才，而且确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也能看到他有着让自己适应新形势令人惊异的诀窍，而这是一个交易商非常有价值的品质。他变换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不带一点剧痛，因为相对于股票投机来，他更关切对财产的操纵。他进行操纵更多的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行情的反转。他很早就

Chapter 19 华尔街的操纵者

看出赚大钱的机会在于拥有铁路权益，而不是将他们的证券套牢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里。

他当然要利用股票市场。但我猜想，这是因为股票投机是通往轻快钱最快捷、最容易的途径，而他需要好几百万美元，就像老克里斯·亨廷顿总是缺钱一样，因为他需要的钱常常比银行家愿意借给他的还要多 2000 ~ 3000 万美元。有看法却没有钱意味着痛心；而有了钱，就意味着完成，同时也意味着力量，而那也意味着金钱、成就，以及诸如此类，反复反复再反复，如此再三。

当然，操纵并不只限于那个时期的知名人物。市场上有许多较小的操纵行动。我记得一个老经纪人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是关于 60 年代早期的规矩和品行方面的。他说道：

“我对华尔街最早的记忆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个金融区域的经历。我的父亲在那儿有些生意需要照料，因为这样或那样一些原因，他带上了一起去。我们到了百老汇，而且我记得就在华尔街拐弯。我们沿着华尔街走下去，正当我们来到布劳德，或者确切地说，拿骚大街，到了那拐角就是现在银行家信托公司大厦所在的地方，我看到有一群人跟在两个人后面。领头的人正向东走，努力做出与他无关的样子。他后面跟着另外一个涨红着脸的人，他正一只手大幅摇摆着他的帽子，同时在空中挥舞着另一只拳头。他正在歇斯底里地叫嚷着：‘夏洛克！夏洛克！货币的价格是多少？夏洛克！夏洛克！’我可以看到有许多脑袋伸出了窗外。在那个时期还没有摩天大楼，但我可以确信，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伸长脖子看的人会摔出来。我父亲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我太忙了，死命地紧紧抓住我父亲的手，这样周围的推撞就不会把我们分开。人群的人数越来越多，街上也越来越拥挤，我开始感觉不舒服起来。狂暴的人们从拿骚街、布劳德街，以及华尔街的东面和西面走过来。在我们最后从拥挤的窘境里解脱出来后，我的父亲向我做出了解释，那个大声叫嚷‘夏洛克’的家伙是某某人。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这个城市中在派系股票上最大的作手，而且据说他曾经赚过以及赔过的钱，比华尔街上其他任何人的都多，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雅各布·利特尔。我记得雅各布·利特尔的名字，是因为我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字。另外一个人，那个夏洛克，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钱财看管人。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他是个高且瘦，并且皮肤灰白的人。在那个时期，股票派系常常将钱锁住以防止有人来借，或者被证券交易所能够借到钱的人借走，从而在数目上减少。他们会来将钱借走，并给予一个确认凭证。他们不会



真正地把钱拿出去花了。当然，那笔钱被套住了。这也是操纵的一种形式，我想。”

我同意这个老家伙的说法。这是操纵的一种形式，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自己从没有与华尔街上现在仍然在谈论的什么知名的股票操纵者进行过交谈。我不是指股市领导者，我指的是操纵者。他们都是我前而的时期出现的，即使在我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时候，詹姆斯·基恩，所有股票操纵者中最知名的，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但那时我只不过是小伙子，在一个有名的经纪商的交易厅里，只是专门地关注将我已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里的投机商号里享有的成功进行复制。而那时也是基恩忙着美国钢铁的时候，美国钢铁是他操纵的杰作，同时，我对操纵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任何实际的认识，或者说对其价值或意义没有任何实际的认识，另外，事实上这样的认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要是我终于考虑到了操纵的事，我猜想我一定将其视作索具套环一种时髦考究的形式，其教养浅薄的形式就像在投机商号里已经屡次在我身上试验过的那些把戏。自从我听到这个主题以来，这样的谈论已经引起了很大部分的推测和怀疑，其中猜想的成份要多于理智的分析。

曾经不止一个认识他的人告诉我，说基恩是曾经在华尔街上工作过的最勇敢、最英明的作手。那样的说法意味深长，因为华尔街上曾经有好些伟大的交易商。他们的名字现在无一例外地已经被遗忘了，然而他们在他们辉煌的时期曾经是市场上的王者，尽管只是一段时间！通过滴答作响的报价纸带，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金融名望的阳光里，而这小纸带并不能证明他们非常强大，可以使他们悬浮在那儿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变成历史性的人物。从各方面来说，基恩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时期最好的股票操纵者，那是一段漫长而且激动人心的日子。

在他为哈福梅尔兄弟提供服务的时候，他将有关这个游戏的知识、作为一个作手的经验以及他的天赋转作了资本，哈福梅尔兄弟希望他为糖业股票发展一波市场行情。那个时候，他破产了，身无分文，要不他还会继续以自有资本进行交易，而他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赌徒！他在糖业股票上的运作成功了，使得这些股票成为人们特别喜爱买卖的股票，而这使它们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自那以后，他被几次三番地请求负责内幕集团的运作。人们告诉我，在这些内幕集团的操作中他从没有要求或接受一笔费用，而只是像内幕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获得属于他份额的佣金。股票的市场表现，专门地只是在他的掌控中。时常会出现两方面欺诈

Chapter 19 华尔街的操纵者

行为的谈论。他与惠特尼·赖安帮派的世仇就是在这样的控告中产生的。对一个操纵者来说，被他的同伙误解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他们没有像他自己一样看到他的需求。我是从我自身的经验中认识到这一点的。

令人遗憾的是，基恩没有留下准确的关于他最伟大的辉煌成就的记录，也就是1901年春天他在美国钢铁股票上成功的操纵行动。就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来看，基恩从未就这件事与摩根先生进行过会面。摩根公司的生意是与塔尔波特·泰勒公司（Talbot J. Taylor & Co.）进行的，或者是通过该公司完成的，在这家公司的交易厅里，基恩建立了他的总部。塔尔波特·泰勒是基恩的女婿。我敢保证，那就是基恩工作的酬金由他的满足感组成。是他在市场上进行的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帮助了那年春天行情的上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跟我的一个朋友说，在几个星期的进程中，他在公开市场上为承销商的辛迪加卖出了超过75万股的股票。这是个不错的结果，如果你同时考虑到两件事：首先，它们是新的，而且是未经证实的股票，这家公司其资本化总额比那个时候整个美国的国债都要多。以及第二件事情，如里德、利兹、摩尔兄弟、亨利·菲普斯、弗理科以及其他钢铁巨头们也在同一时间，同样的市场，借由基恩帮助创造的行情，将好几十万股股票销售给了公众。

当然，总体的形势也对他有利。不仅是实际的业务状况，还有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不受限制的金融背景都使得他的成功成为可能。我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个大牛市，而且是一个繁荣期，以及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国家状态。那未被市场消化的证券恐慌后来降临了，就美国钢铁的普通股来说，基恩曾经在1901年将该股票标高到55美元，在1903年以10美元卖出，而在1904年的卖出价在8 $\frac{7}{8}$ 美元。

我们不能对基恩的操纵战役做出分析。他的书我们得不到，充分详细的记录并不存在。例如，要了解他在合并铜业（Amalgamated Copper）公司股票上是如何进行操作的是件让人感兴趣的事。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先前已经试图将他们多余的股票在市场上进行派售，但失败了。最后他们请求基恩将他们持有的股票进行发售，而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请记住，罗杰斯是他那个时代华尔街上最有能力的交易商之一，而威廉·洛克菲勒是整个标准石油股票集团中最勇敢的投机者。他们不仅在股票市场的游戏中有着多年的经验，而且事实上拥有无限的资源和巨大的威望。可是他们还是必须得去请求基恩的帮助。我详细地叙说这些是向你说明有些任务是需要由专业人士去执行的。这是只被广泛进行兜售，由美国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最伟大的资本家参与的股票，然而，除非在金钱和威望上做出巨大牺牲，否则这只股票卖不出去。罗杰斯和洛克菲勒有足够的智慧，所以他们做出决定，那就是只有基恩一个人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基恩立刻开始了工作。他有一个牛市可在其中进行操作，需要以面值左右的价格卖出 22 万股的合并铜业股票。在他将内部人士的持仓进行派售以后，公众持续买入，并将股价又推高 10 个点。事实上，那些内部人士对他们原先已经卖出的这只股票转而看多，因为他们看到公众是如此急切地想要吸筹。有一个消息说，罗杰斯实际上建议基恩在合并铜业股票上做多头。就是说罗杰斯试图将责任卸给基恩，这简直是不可信的。他是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不会不知道基恩根本不是一只咩咩叫的羔羊。基恩工作起来一如他往常的样子，也就是在行情大幅上涨之后，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进行他大额的卖出。当然，他的战术行动直接取决于他的需要，而较小的波动每日都会发生变化。在股票市场上，就像在战争中一样，需要时时记住战略和战术的区别。

基恩最信任的一个人，我知道他是最好的甩钩人士，曾经跟我说，就在合并铜业战役中的另一天，基恩就会将他自己的筹码在一天之内几乎全部出脱，也就是将他原先被迫吸纳的筹码全部出脱，正因为他的吸筹从而能够将股价推高，而在第二天，他又会将成千上万的股票买回来。在后面紧接着的一天，他会在权衡轻重之后再卖出。接着，他会让市场完全独立运行，来看看市场自身会如何照顾自己，而且也使其习惯于这样的做法。当实际市场发售的时机到来时，他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做：随着股价一路下跌，他一路将股票卖出。参与交易的人们总是企盼会有一个反弹，更何况市场上也有空头的回补出现。

曾经在那次交易中非常接近基恩的那个人跟我说，在基恩将罗杰斯和洛克菲勒持有的股票卖出以后，这部分股票转换成的现金大概有 2000 ~ 2500 万美元，罗杰斯给了他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这样的做法也许会让你记起百万富翁的老婆给大都会歌剧院的擦洗妇人 50 美分，作为其发现价值 10 万美元的珍珠项链的奖赏。基恩将支票退了回去，并附上一张礼貌的便条，声称他不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并且他对能够为他们提供了些服务而感到高兴。他们留下了支票，并给他写道，他们将很高兴再一次与他共事。那之后不久，罗杰斯友好地给了基恩消息，让他在 130 美元附近买进合并铜业股票。

一个英明的作手，詹姆斯·基恩！他的私人秘书跟我说，当市场行情按照他的预想演化时，基恩先生会变得性情暴躁，而且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的性情暴躁

Chapter 19 华尔街的操纵者

是通过讥讽的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些讥讽的话语会长久地徘徊在听者的记忆之中。然而当他受到损失的时候，他有着最好的幽默状态，是这个世上最彬彬有礼的人，他容易相处，是个有趣的人。

他有着成为成功投机客有关的最优秀的头脑，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成功。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他从不与报价纸带进行辩解。他绝对地无畏，但从不会鲁莽。要是他发现自己是对的，他也能或者的确会做到在一刹那间做出转变。

从他那个时期至今，证券交易的规则已经发生了这么众多的变化，同时对老的规则增加了这么众多的严格监管，对股票的卖出及其收益新增加了这么多的税收等等，诸如此类，这交易的游戏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基恩过去能够熟练运用并带来收益的招数，现在已经不能再用了。另外，我们可以确定，华尔街上的商业道德水平也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无论如何，公平地说，在我们金融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基恩都将是一个伟大的操纵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股票作手，而且非常清楚投机游戏从头到脚的一切。他获得了他所应该获得的，因为当时的市场形势允许他那样做。1922年，他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就如他在1901年或1876年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一样，当时他第一次从加利福尼亚来到纽约，并在两年内赚到了900万美元。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他的步伐要远远快过黑手党的步伐。他们一定会发挥领导的作用，而不管黑手党的变化有多么大。

事实上，这样的改变一点也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是根本的变化。报偿并没有这么巨大，因为这些不是开拓者的工作，因此也就没有开拓者的酬金。然而在某些方面，操纵比过去更容易了，而在另外的方面，则要比基恩的时期更难了。

毫无疑问，广告宣传是一门艺术，而操纵也是一门广告宣传艺术，是通过报价纸带作为媒介的……门广告宣传艺术。报价纸带会诉说操纵者希望它的读者能够看到的故事。故事越接近真实，就越有说服力，越有说服力则广告效果就越好。例如，今天的一个操纵者，不仅要使一只股票看起来表现强劲，而且要促使其变得强劲起来。操纵行动因此必须基于健全的交易原则。这也正是促使基恩成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操纵者的原因，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交易商。

第 20 章

操纵需建立在健全的交易原则基础上

“操纵”这个词原本带有“敌意、阴谋”的意味，它需要一个化名。操纵就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将某只股票、大量地进行卖出，因此就其过程本身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这么诡秘或者不正当的，当然我们需要假设的是，这样的操作没有经过不实的误传。对一个操纵者来说，要在投机客中找到买他股票的人没什么问题。他转向另外一些人群去寻找要买他股票的人，这些人为了他们的资本寻求高额回报，因此也愿意比通常的交易冒更大的风险。我对于这样的人不会抱以多少同情，他知道这一点，然而还因为自己想赚轻巧钱却没有成功而指责别人。要是他赢了，他就是个聪明的家伙，但要是他赔了钱，那么其他的伙伴就是骗子，这就是操纵者！在这样的时刻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在利用有记号的纸牌进行赌博，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一般说来，操纵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可销售性，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在某个价位区间，将相当数目的股票进行发售的能力。当然，因为总体市场形势的彻底转变，一个内幕集团可能会发现除非他们自身做出牺牲，否则就不能将股票卖出，而这样的牺牲如此巨大，他们是无法接受的。然后，他们可能决定雇佣一个职业操纵者，相信凭他的技巧以及经验，可以使内幕集团进行有条不紊地撤退，而不是遭到极其糟糕的溃败。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没有说操纵是被设计用来实现竭尽全力以最便宜的价格，在某只股票上尽可能收集最多的筹码。例如，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而买入，因为这样的做法如今已经经常发生了。

当杰伊·古尔德想要收紧他对西联邮政公司的控制，并决定买入一大笔华盛顿·康纳的股票的时候，他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里已经消失好多年了，他突然亲自在西联邮政公司露面。他开始参与竞买西联邮政股票。交易商们毫不例外地

Chapter 20

操纵需建立在健全的交易原则基础上

嘲笑他是多么愚蠢，认为他把他们想的这么简单，于是他们愉快地将他希望买入的股票都卖给了他。这个花招真是太原始了，更不用说考虑到他这样做，可能将股价推高，即使古尔德先生想要买入西联邮政公司。这样的做法是操纵吗？我想，我只能对此回答“不，不是的！”

在绝大多数例子中，操纵的目的，正如我说过的，是将股票以尽可能好的价位卖给公众。这不仅仅是一个卖出的问题，而是分销的问题。很明显，从各方面来说，一只股票在市场上由一千个人持有比一个人持有要好得多。因此一个操纵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以一个好的价位将股票卖出，而且要考虑到股票分销的特点。

如果你不能诱导公众以后将股票从你的手上买走，那么将股价标到一个非常高的价位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在什么时候，没有经验的操纵者都试图在股价最高点将股票脱手，他们都失败了，过去的老一辈操纵者看起来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他们跟你说你可以引导一匹马去喝水，但却不能强迫它饮水。真是新颖的说法！事实上，最好记住一条操纵原则，一条基恩以及他非常能干的前辈们都非常清楚的原则。这就是，要尽可能将股票炒到最高的价位，然后在股价一路下跌时将股票卖给公众。

让我从头开始说起。假设某些人，比方说一个包销股票的辛迪加，或一个内幕集团，或者就是一个人，拥有大量股票，想以可能最好的价格进行卖出。这是一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适时挂牌上市交易的股票。要将这部分股票卖出，最好的地方就应该是在公开市场，而最好的买股票的人就应该是普通公众。将股票出售的协商是由一个人负责的。他和某些目前的或以前的伙伴已经试了很多办法，要在证券交易所将这部分股票卖出，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对他来说，要对股票市场的操作足够熟悉，以致可以认识到相比于他拥有的来说，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更大的天资，这些还太早。他亲自或由道听途说了解到，有些人已经在同样的交易上获得了成功，因此他决定利用他们专业的技巧。他寻找他们中的人来参加，就像要是他病了，他会寻找医师一样，或者要是他需要一个某种类型的专家，他会去寻找一个工程师一样。

假设他听人说过，我就是这么一个懂得这个游戏的人。好了，我相信他已经尽其所能地了解了关于我的一切。接着，他安排了一次会面，并且及时地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当然，碰巧的是我知道这只股票的相关情况及其行情走势。了解相关情况是



我的职责。

那就是我如何赖以谋生的方式。我的来访者跟我说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想要做的事，并请求我承揽起这笔交易。

接下来，该轮到我说活了。我要求见到我相信所有必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让我对被请求承揽的交易有清晰的了解。我对这只股票的价值做出测定，并对其市场的可能性做出预估。这些信息以及我对当前市场形势的解读，相应地帮助我对来客提议的操作的成功可能性做出估算。

要是我的信息使我倾向于一种肯定的看法，我会接受来客的建议，并跟他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我提供服务的具体条款是什么。要是他依次接受了我的条款，我就会立刻开始我的工作。

我通常要求和接受在一部分股票上的买入期权作为酬金。我支持分等级的买入期权是所有有关的酬金方式中最公平的。开始的时候，买入期权的价格比目前的市场价格低一些，接下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上涨。比如说，我获得一笔买入期权，可以购买 10 万股股票，而该股票当前的市场报价是每股 40 美元。我获得的这笔期权是，开始的时候可以在 35 美元的价位买入几千股，另外的几千股价位在 37 美元，还有几千股价位在 40 美元，以及 45 美元和 50 美元，如此这般直到股价升到每股 75 美元或 80 美元。

要是作为我专业工作的成果，在我的操纵下股价涨上去了，同时在股价处于最高点的时候，市场对这只股票还有着良好的需求，这样我可以将数量相当可观的股票进行卖出，当然我也会行使买入期权。我是在赚钱，我的客户也一样，他们同样在赚钱。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支付了酬金，而要是我的交易技巧对他们来说是物有所值的话，他们就应该获得价值。当然，有时候内幕集团也会受到伤害，但那是难得发生的情形，因为除非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赚取利润的方法，否则我不会承担这样的工作。这一年有一两次交易我就没有这么幸运，同时也没有赚到什么利润。原因有很多，但那是另外的事了，也许将在以后提及。

要在某只股票上发动一波多头行情，第一步就是要宣传市场将会出现一波多头行情的事实。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嗯，花片刻时间思考一下。事情并没有听起来的那样好笑，不是吗？

进行宣传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你值得别人尊敬的计划，就是要使得这只股票成交活跃并且表现强劲，需要依靠效果来说话。毕竟说了以后就要做到，这个世界上最知名广告宣传工作的代理人就是行情收报机，而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广告宣

传媒介就是报价纸带。我根本没有必要为客户制作和投放任何的广告宣传品。我不必就股票的价值给每日快报发出通知，或者就有关公司的前景做出金融评论的通告。我也不一定非要有跟随者。要完成所有这些非常值得拥有的事情，我只要使这只股票成交活跃起来。而当股票在市场上成交活跃的时候，就会有对相关情况做出解释的需求出现。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为他们自己提供了可以发表的必要理由，即使没有从我这儿获得哪怕是最轻微的帮助。

成交活跃是所有场内交易商们所寻求的。只要相应地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他们会在任何价位水平上买进或卖出任何股票。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看到有活跃的交易，他们就会交易成千上万的股票，而他们总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由他们组成操纵者最早一批买股票的人是很有必要的。在股价一路上涨的过程中，他们会跟你一起忍受折磨，所以他们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所有的节点都是一股巨大的帮助力量。我理解詹姆斯·基恩在过去常常习惯性地雇佣最活跃的场内交易商，双方一起将操纵的源头隐瞒起来，而基恩这么做，也是因为他清楚他们更是最好生意的推广者和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他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就市场情况作口头交代，这样他们在将钱赚到手之前可能会做些有用的工作，使他们赚到他们应得的利润。为了获得一个职业的跟随者队伍，除了使一只股票成交活跃以外，我自己则从未觉得非要做得更多不可。交易商们没有要求更多。这就好了，当然，还需要记住，这些职业的证券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商买入股票是为了在有一定利润后将它们卖出。他们并不一定非要赚到一大笔利润不可，但必须是一笔能够快速赚到手的利润。

我使股票成交活跃是为了引起投机客的关注，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将股票买入和卖出，而交易商们会跟着做。在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投机性头寸时，像我一直坚持的一样，能够满足高峰时人们买入的需要，市场上的卖压就不会太强劲。因此，市场就会表现为买盘超过卖压，另外，公众跟着领头的人进行操作，并不会像场内交易商们跟着操纵者操作那样配合紧密。这样的市场表现就像一个买股票的人。我满足的是这些强烈渴望的需求，也就是说，总体说来我是卖出了股票。要是这些买入股票的需求是它原本就该有的，相比于我在操纵的早期被迫收集的股票筹码来说，市场就会吸纳消化更多的筹码，而在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就将股票进行卖空，也就是说，技术性的卖空。换句话说，我卖出的股票比我实际持有的还要多。对我来说，这么做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实际上我卖出的股票是对应我的买入期权。当然，在来自公众的买入需求放慢下来时，股价开始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停止上涨，那我就等着。

接下来这只股票股价已经不再上涨。终于有一天，市场行情非常疲弱。整个市场可能会出现一波回档的趋势，某些眼尖的交易商跟我说起，我的股票在市场上根本没有任何买单，同时他将股票卖出，于是他的同伴们也跟着卖出。无论其原因可能会是什么，我的股票开始跌下去。我开始买入这只股票。要是这只股票质地不错，并有自己的发起人，我就会给这只股票提供支撑，提供该股票应该获得的支撑。更进一步的是：在没有收集筹码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增加股票数量的情况下，增加的股票我以后也必须卖出，这样我就能为这只股票提供支撑。你是否观察到，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减少我的财务资源。当然，实际上我做的这些是将我在更高价位上进行卖空的股票买进平仓，当时正是由来自公众的买入需求或来自交易商们的买入需求，或者上述两者共同的买入需求让我可以进行卖空。让交易商们以及公众清楚这一点，那就是在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市场上也会有买入的需求，这常常是不错的。这些买入需求会阻止包括职业交易商粗率的短期卖出，以及受到惊吓的股票持有者的清算要求两方面造成的卖压，在股票行情变得越来越疲弱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卖出行为的发生，而在一只股票没有支撑的时候，股价相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表现。我的这些平仓购买行为构成了我所称的股价稳固的进程。

在市场行情向纵深拓展的时候，我自然会在股价一路上涨的过程中将股票卖出，但卖出的数量从未大到能够阻碍行情上涨的地步。这与我的股价稳固计划完全一致。事情很清楚，在一个合乎情理且有条不紊地上涨过程中，股票卖得越多，就越会鼓励那些保守的投机客，这些投机客在数量上要比粗率的场内交易商多得多。另外，在不可避免的行情疲软的日子里，我在给股票以支撑的时候，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通过一直持有空头部位这样的做法，我总是能够做到为股价提供支持，而不会危及自身。一般说来，我会在有一定利润的价位上开始将我的股票卖出。然而，在卖出后我却常常没有任何利润，只是为了创造或增加我可以称之为无风险的买盘力量。我的职责并不仅仅是要将股价炒高，或是为某个客户卖出大量股票，而是要为我自己赚钱。那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向任何客户提出要求为我的操作支付费用的原因。我的酬金依我成功的情况而定。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并不是我始终不变的实际操作情形。我不仅没有也不会一定坚持某个僵硬的方法。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我的操作内容和适用条件进行相应地修改。

Chapter 20

操纵需建立在健全的交易原则基础上

一只股票要被分销出去，应该尽可能将股价炒到最高的价位，然后再卖出。我重复这一点，不仅因为这是基本的常识，而且因为公众似乎相信卖出在股价处于最高点时已经进行过了。有时，一只股票的走势就像被水浸透了要下沉似的，可以说，这只股票涨不上去。也就是到了要将该股票卖出的时候了。随着你的卖出，股价自然会跌下去，甚至跌幅会远超过你期望的幅度，但是一般说来股价在你的照料下，总是能够得到回升。只要某只股票是由我在进行操纵，在我的买入下股价涨了上去，我知道我做的不错，如果有必要，我就会非常有把握地将股票买入，哪怕是用我自己的钱，我也不会感到害怕，而不管其他任何股票是否在同样地进行波动。这就是最小阻力线。你还记得我有关最小阻力线的交易理论吗？好了，在股价最小阻力线得到确认以后，我就跟着它进行操作，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在特定的时刻我对某只特定股票进行操纵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始终是一个股票作手。

当我的买入没有将股价推高，我就会停止买入，接着转而在股价下跌时逐步卖出。如果我没有碰巧对这只股票进行操纵的话，这也正是我会对同样的股票采取的措施。将股票进行派售最重要的部分，正如你知道的，就是在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实施。在股价下跌过程中一个人能脱手多少股票，这可是件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的事。

我要重复的是，在整个操纵过程中，我绝不会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股票交易商。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操纵者，我面临的问题与我作为一个股票作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操纵者不能使某只股票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运动时，所有的操纵行动也就走到了尽头。如果你正在进行操纵的股票没有像它应有的方式进行波动，就退出。不要与报价纸带争辩。不要抵抗不了诱惑，希望将利润赚回来。趁退出还容易而且代价还不大的时候，赶快退出。

第 21 章

帝国钢铁的故事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笼统性的话听起来或许不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笼统性的话很少会发挥作用。要是我给出一个确切的例子，我更可能会获得成功。我将跟你说说我是如何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标高了 30 个点，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只收集了 7000 股股票，同时还发动了一波几乎能够消化任何股票数量的市场行情。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关帝国钢铁的事。这只股票由某些受人们尊敬的人推出，而且已经作为有价值的投资资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大约有占资本总额 30% 的股票已经通过华尔街不同的经纪公司为普通公众所持有，但是在上市挂牌交易以后，这些股票没有任何显著的活动迹象。有些人时不时就会问及其中的原因，而最初承销辛迪加的某个内部成员就会说，这个公司的营收比预期的还要好，而且其前景更是鼓舞人心。就其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非常确实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却一点也不能令人兴奋。投机的诉求是稀缺性，而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这只股票股价的稳定性以及股利分配的持久性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这是一只从未有过轰动性表现的股票。这只股票的表现是如此彬彬有礼，以致随着内幕人士非常真实的报告出来，从来就没有什么确凿的上涨曾出现过。另一方面，股价也没有跌下去。

帝国钢铁依旧是没有受到重视、没有获得承认，也没什么小道消息的股票，满足于成为那些股票的其中之一，那些股票不会下跌是因为没有人卖出，而没有人卖出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一只不能被很好地进行派售的股票上做空。要卖股票的人在满负荷的内部集团面前没有任何办法。同样，市场上也没有要买进这样一只股票的任何诱因。对投资者来说，帝国钢铁仍然是一只投机性的股票。而对投机者来说，这是一只死气沉沉的股票，是那种让一个像你这样的投资者，需要在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某只股票上做多的时候，在出神的状态下，违反本意地采取简单的权宜之计。这个家伙，一、两年的时间里都被迫吃力拖着像具死尸一样的病体，他失去的东西常常比疾病最初带来的代价要多得多。即使有某些真正的好事按照他的预期出现时，他必定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件事弄得精疲力竭，脱不开身了。

一天，帝国钢铁承销辛迪加最重要的成员来拜访我。他们希望为这只股票制造一波市场行情，这样可以将他们控制的、没有发售的 70% 的股票发售出去。他们希望我能够以更好的价位来处置他们持有的股票，而不是他们认为的价位，也就是如果他们试图在公开市场上将股票卖出会获得的价位。他们想知道，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接下这项任务。

我告诉他，我会在几天内让他知道我的条件。然后，我就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深入调查。我有专家可以对不同领域的工业公司进行仔细的调查，包括商业方面和财务方面的内容。他们还为我制作了公正的报告。我不是在刻意地寻找优点或缺点，我要的只是事实，也就是他们本来的实际情况。

这份报告显示这只股票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公司的前景证明，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买进这只股票是正确的，要是投资者愿意等一小段时间的话。在当前的情况下，股价出现一波上涨实际上是在所有可能的市场波动中最正常的。也是最合理的，也就是说，是将公司的未来进行贴现的过程。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承担起这项在帝国钢铁上进行多头操纵的任务，凭良心我也要承担起这项任务，而且我要满怀信心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我让帝国钢铁承销辛迪加与我协商的人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在我的办公室召集了会议，详细地就这桩交易展开讨论。我跟他说了我的条款。对于我提供的服务，我没有要求任何的现金酬劳，而只是要求在 10 万股帝国钢铁股票的买入期权。买入期权的行权价格从 70 美元到 100 美元。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笔很大的酬金。然而他们应该考虑到，若只是靠他们自己的内部运作，即使在 70 美元的价位上，他们都不能将 10 万股股票卖出去，甚至连 5 万股也卖不出去。这只股票没有任何行情，也没有任何市场。所有有关出色的营收以及优异前景的言谈没有带来任何要买股票的人，不管从哪个程度上来说都没有。另外，要不是我的客户首先赚到了好几百万美元，我就不能获得我的现金报酬。我要求的并不是高得离谱的派售佣金。这是笔公平的酬金，是需要依情况而定的酬金。

知道了这只股票具有的真实价值，而且总体牛市的形势，对所有好的股票来说，这些都有利于这些股票出现一波涨势，我估计到我应该可以做得非常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好。我的客户被我表达的观点所激励，立刻同意了我的条款，因此这笔交易就在周围愉快的氛围中开始了。

我继续采取措施，尽我所能地将自己彻底保护好。承销辛迪加拥有或控制了大约 70% 未解决的股票。我让他们将他们 70% 的股票通过一份信托协议交与第三方保管，我不打算被这些持有大额股票的人利用来成为股票倾销的地方。即使绝大多数股票持仓这样被安全地锁定以后，我仍然还有分散持有 30% 的股票持仓需要考虑，但那是我必须承受的风险。有经验的投机客也从不希望参与绝对没有风险的投机活动。事实上，事情不大可能是所有没有置信的股票一下子就被全部抛到了市场上，就像一家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所有投保客户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死去一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股票市场的风险就像人类的死亡率一样，有一个没有被打印出来的，用于保险精算的记录表单。

在对那类股市交易中某些可以避免的危险做好自身保护以后，我做好了准备来开始我的战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我的买入期权变得有价值。要做到这点，我就必须将股价推高，并开发出一个市场，其中我可以将我持有期权的 10 万股股票卖出。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查明随着股价上涨，有多少股票会抛到市场中。这样的事情通过我的经纪人很容易实现，他们在确定哪些股票在当前的市价或以稍高于市价的价位会被卖出方面毫无困难。我不清楚专家是否告诉了他们，他们接到的要求是什么。名义上股价在 70 美元，但我在那个价位并不能卖出 10 万股。在那个价位甚至再低几个点的价位上，我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市场上有哪怕温和的需求。我必须对我的经纪人们找出的情况做出判断。然而这已经足够向我表明，市场上有多少股票会被卖出，以及多少股票有希望被人买走。

在这些点位，一旦我有了一定的持仓，我就会悄悄地将在 70 美元或更高价位愿意卖出的所有股票统统拿走。在我说“我”的时候，你会理解我的意思是指我的经纪人们。这些卖单是为某些小额股票持有人进行代销，因为在他们将其持有的股票锁定之前，我的客户们自然已经取消了他们先前可能会给出的、不管什么样的卖出指令。

我没有必要非得买入许多股票。此外，我知道正确合理的行情涨势会带来其他的买入指令，当然也会带来卖出指令。

我没有给任何人有关帝国钢铁会走牛的消息。我不必这样做。我的工作是通过尽可能最好的广告宣传工作，来探寻直接影响公众的观点或看法。我没有说不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需要进行牛市宣传。一只新发行的股票需要宣传其价值，不仅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也是值得向往的，就像毛料织物、鞋子或者汽车需要宣传其价值一样。准确以及可靠的信息应该由公众给出。但我的意思是指，报价纸带将达成我的目的所需的所有事情全都做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些值得尊敬的新闻报纸总是试图将对市场走势的解解释出版出来。这就是可作为新闻内容的人、物、事。他们的读者需要知晓的不仅是在股票市场发生了什么，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即使操纵者都没有举起一个手指，财经记者还会写出所有可能得到的情报信息和流言蜚语，而且也会对营收报告、贸易形势以及前景作出分析。简而言之，一切可能对股票涨势提供线索的任何信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要是某个新闻记者或者熟人询问我对某只股票的看法，我有看法的话就会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我不会主动给出建议，也从不散布小道消息，但我对自己的操作也从不保密。同时，我意识到在所有提供内幕消息的人里最好的是报价纸带，在所有销售人员中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报价纸带。

在我将 70 美元或稍高一点的价位上愿意出售的所有股票都吸纳了以后，我也解除了市场上那方面的压力，我这样交易的目的，就是探寻帝国钢铁上交易的最小阻力线方向，自然也变得清晰起来。这最小阻力线明显是向上的。而当这样的事实被交易厅里敏锐的交易者察觉到的时候，他们就会符合逻辑地假定这只股票必定会有一波上涨，而具体的原因他还不知道。然而他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了，可以开始买入了。他们对帝国钢铁的买入需求，通过这只股票清晰的上涨趋势专门地创造出来，而清晰的上涨趋势是报价纸带带来的绝对可靠的股票要走牛的消息！对这样的买入需求，我迅速地给予满足。我将我从一开始在精疲力竭的持有者手上买过来的股票卖给这些交易商们。当然，这样的卖出进行地明智而审慎；为这样的买入需求供应股票，我自己感到很满意。我不是被迫将股票投放市场，同时也不希望股价上涨得太过迅速。在整个进程中，将我持有期权的 10 万股股票的一半卖出不会是桩好生意。我的任务是制造一波市场行情，其中我可以将我所持有的全部股票都卖掉。

但是，即使我只是卖出了与交易商们渴望买进的一样多的股票，市场短时间内还是丧失了我自己的买盘力量，迄今为止，我一直竭力稳定地提供这样的买盘力量。交易商们的买入一旦停止，股价就及时地停止了上涨。一旦那样的情况发生，就会有失望的多头开始卖出，那些交易商们也会开始卖出，这些交易商一旦上涨的趋势受到阻碍，其买入的理由就会消失。然而我对这样的卖出已经做好了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准备，在股价下跌的过程中，我将先前在高几个点的价位卖给交易商们的股票全买回来。这样买进的股票我知道以后一定会被卖出，这就相应地抑制了股价下跌的进程；而当股价不再下跌的时候，卖出的指令也就不再涌进来。

接下来，我开始再次重复这样的做法。随着股价一路上升，我将愿意卖出的股票悉数吸纳，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同时股价又一次开始上涨，从远比 70 美元高得多的点位开始上涨。不要忘了，在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有许多股票持有者向天许愿他们已经将股票卖出，但是在股价从最高价位下跌三四个点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样的投机客总是发誓，要是市场上有反弹，他们铁定会将持有的股票卖出。他们在股价上涨时发出他们卖出的指令单，然后随着股票价格走势的变化，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当然，快速进出者通过安全的玩法总是有利润可赚，对他们来说，每笔利润都要赚取。

自那以后，我所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过程，交替地买进和卖出。但随着买入卖出的进行，股价总是涨得越来越高。

有时，在你将卖出的股票全部吸纳以后，股价会突然直线上升，若你正在操纵的股票上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短暂的牛市疾风。这是出色的广告宣传，因为这不仅会引起人们的谈论，同时也会带来职业交易商以及喜欢积极采取行动的那部分投机性公众的参与。我认为，这可是很大的一部分。我在帝国钢铁股票上就是这样进行操作，不管是什么突然迸发出来的买入需求，我都保证供应。不管从程度来说还是从速度来说，我的卖出总是使行情向上的走势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股价下跌的时候买入以及在股价上涨时卖出的过程中，我做的不仅仅是将股价炒高，而且还为帝国钢铁股票开发了市场销售能力。

从我开始在这只股票上进行操作以后，在这只股票上，就再也没有发生有人不能随意，自由买卖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却不会引起股价特别剧烈的波动。要是害怕买入的话，就会在很高的价位被套牢而干着急却不能卖出，或者要是卖出的话，就会被挤压、被逼入绝境，这样的想法已经消失了。在职业的交易商们和普通公众之间逐步散布了这样一种持久的信念，那就是帝国钢铁的行情走势还有信心可以走得更远。当然，活跃的交易也结束了许多其他反对的理由。这样的结果就是，在许多次将数以千计的股票买进和卖出后，我成功地使股票按票面价格价格卖出。在每股一百美元的价位上，人人都想买进帝国钢铁的股票，为什么不呢？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只好股，也就是说，这只股票过去是，现在也还是便宜货。股价的上涨就是证据。一只股票可以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从 70 美元上涨 30 个点，那么也可以从票面价格再上升 30 个点。这也是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争辩的方式。

在将股价标高那 30 个点过程中，我只收集了 7000 股股票。这些持仓的股票，我平均的成本差不多在 85 美元左右。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持仓上我有 15 个点的利润，但是我所有的利润仍然只是纸面上的，当然还要更多。这是一笔非常安全的利润，因为我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可以将我所有的股票卖出。这只股票在明智的操纵下其卖出的价位会更高，同时我已经完成了将股价从 70 美元拉高到 100 美元，并且将 10 万股股票卖出的请求。

周围的情况阻止了我的某些计划的实施，这些计划会将我的账面利润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现金。要是我自己确实这么说过，一次完美的操纵，完全合情合理，理所当然会成功。该公司的资产是有价值的，而这只股票即使是在更高的价位上，也不会显得价格昂贵。最初承销辛迪加的成员之一萌生了一个愿望，要保护对所有权的控制，这个成员是一家著名的银行，有着丰富的资源。对一个繁荣而且还不断成长的像帝国钢铁这样的公司来说，其控制权对一家银行比对个人投资者可能更有价值。不管怎样，这家公司向我提出了报价，购买了我在这只股票上所拥有的全部期权。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利润，而我立刻将这笔利润拿到了手。在我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就是以可观的利润一次性全部卖出的时候，我总是会乐于卖出。我对这次操纵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在将我的 10 万股买入期权进行处理以前，我获悉这些银行家已经雇佣了更多的专家，对公司资产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他们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我是获得了特价。我保留了几千股这只股票，用作投资。我信任这家公司。

关于我对帝国钢铁进行的操纵，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正规或不合理的。既然在我的买入下，股价上涨了，我就知道我做得不错。有时候，的确会有股票其行情走势就像浸满了水要下沉似的，但这只股票却没有出现这样的行情走势。要是你发现市场对你的买入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你就要卖出，根本不需要什么更好的卖出消息。你应该清楚，要是一只股票有价值，同时总体的市场形势也不错，一段时间的下跌后，在你的照料下，这只股票的股价总是可以涨回来，而不管其前面下跌的价位落差是 20 个点还是更多。然而在帝国钢铁这只股票上，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非做不可。

在我对股票的操纵中，我从不会忽视基本的交易原则。也许你会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反复提到这一点，或者为什么我要对这样的事实喋喋不休，这样的事实就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是我从不与报价纸带争辩或因为市场本身的走势而发脾气。你会这么想，是吗？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交易中已经赚了好几百万美元，或在华尔街上的操作间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精明人，会意识到冷静参与这个游戏的明智之处。你会对某些我们最成功的股票发起人是多么频繁地发怒而感到惊讶，他们发怒时的表现就跟一个易怒的妇人一样，而他们发怒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没有如他们期望地那样运行。看起来似乎他们将其看作微不足道的私人脾性，但是自从第一次发脾气开始，他们就开始赔钱。

关于约翰·普兰蒂斯和我意见不合的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闲言碎语。人们已经被引导期望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股市，也就是有关股票市场上有什么交易出现了意外或者某些过河拆桥的事情会发生，以致让我或他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或者诸如此类的某些事情。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普兰蒂斯和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在不同的时候都给予我有关的信息，让我利用起来非常有益，同时我也给他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他可能采用了也可能没有采用。要是他果真采用了，他也省了钱。

他在组织和促进石油制品公司（the Petroleum Products Company）方面发挥了巨大的重要作用。在多少算是成功的上市首次交易后，总体的市场形势变糟了，这个新股没有像普兰蒂斯和他的伙伴们所希望的那样进展良好。当基本市场形势有所改善时，普兰蒂斯组织了一个内幕集团，并开始了在石油制品股票上的操作。

我不能跟你说有关他的操纵手法的任何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采取行动的，而我也没有问过他有关的事。然而事情很明显，那就是尽管他有在华尔街的经验，以及无可置疑的聪明才智，他确实也证明这只股票是有点价值的，不管如何，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内幕集团就发现他们不能做到将许多股票脱手。他肯定将他知道的所有办法都已经尝试过了，因为有个内幕集团经理没有经过征询就被一个外部人士替代了，原因就是他觉得在任务方面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这已是普通人士愿意接受的最后解释了。不管怎么说，他来拜访我，在一些友好的寒暄后，他说他希望我能够负责石油制品股票的市场发售任务，并将内幕集团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处置，其数量比 10 万股稍多一些。这股票当时卖出价在 102 ~ 103 美元之间。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有些靠不住，所以我表示了感谢，谢绝了他的建议。然而他还是坚持要我接受他的建议。他将这事以私人的关系提出，所以最终我同意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了。我天生就不喜欢让自己与什么公司扯上关系，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还没有把握的事情获得成功，但是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人对他的朋友和相识的人有着某些义务。我说我会尽自己所能，但我对这件事没有特别的自信，同时也列举了我可能必须对付的一些不利因素。然而普兰蒂斯所说的，都是他没有要求我能够确保内幕集团赚上好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他确信要是我承担任务以后，我会争取足够好的结果，让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感到满意。

好了，我就这样参与了某些与我自己的判断相左的事情。我发现，就像我害怕的一样，事情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兰蒂斯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在他为内幕集团代销股票而进行操纵时所犯的错误的。但最主要的不利的因素是时间。我确信，我们正在快速接近牛市行情的末尾，因此这个行情的上涨已经给了普兰蒂斯非常多的激励，将会被证明只不过是短命的反弹。我害怕在我能够对石油制品股票完成操作之前，市场行情就会变成确切的熊市。尽管如此，我已经给出了我的承诺，因此我决定尽自己所能地开展工作。

我开始动手将股价炒高，并且取得了适度的成功。我想我将股价炒高到了每股 107 美元左右的价位，总的说来，这是非常不错の結果，我甚至可以卖出一小部分股票。那些卖出的股票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我还是为没有增加内幕集团持有股票的数量而感到高兴。市场上还有许多不是内幕集团的人们，正在等着有一波小小的上涨来倾销他们的股票，这样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要是总体形势更好一些的话，我也会做得更好。我没有更早地被要求参加进来真是太糟糕了。现在我所能做的，我觉得就是要解脱出来，同时将对内幕集团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减到最小。

我派人把普兰蒂斯请来，并跟他说了我的看法。但他表示反对。我接着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承揽这个任务。我说道：“普兰蒂斯，我能够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市场行情的脉动。在你的股票上，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对应于我在股票上进行的操纵，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公众有何反应。听着，在你们竭尽所能地使石油制品股票看起来对交易商们显得有吸引力的时候，你一直给予了全部必要的支持，但尽管你做了所有努力，你还是发现公众已经对这只股票失去了兴趣，此时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了，不是这只股票出了问题，就是市场行情出了问题。试图勉强行事是绝对没有用的。要是你这么做，肯定会受到损失。在他拥有这个公司的时候，一个内幕集团的经理会很愿意去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要是他是市场上唯一的买家，此时他还要买入，那他就是个傻瓜。对应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每次买入的 5000 股股票，公众应该乐于或能够买进另外的 5000 股。但是我自然不会将所有的买入全部包揽。要是我这样做了，我能成功做到的就是被许多我不想要的股票多头持仓所淹没。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卖出。而去卖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卖出。”

“你的意思是，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卖出？”普兰蒂斯问道。

“对！”我说。我看得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进行反驳。“是否需要我将内幕集团的股票卖出，这还需要你能够做出决定，毕竟股价已经在跌破发行的面值，而且…”

“噢，不！永远别！”他大声叫嚷道。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那就是我正在请求他加入一个自杀者俱乐部的情景。

“普兰蒂斯，”我对他说，“这是进行股票操纵最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就是为了将股票卖出去，需要先将股价炒高。但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你没有将股票大量地卖出去。你做不到。股票的大笔卖出是在股价从最高位一路下跌的过程中进行的。我不能将你的股票的价格炒高到 125 美元或 130 美元。我是想这么做，但情况不允许，我做不到。所以你不得不从这样的价位水平开始将你的股票卖出去。在我的观念中，所有股票都在下跌，而石油制品股票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例外。对这只股票来说，现在随着内幕集团的卖出，股价已经开始下跌，比起下个月由其他什么人卖出而出现破位下跌，情况要好得多。不管怎么说，这只股票都会跌下去。”

我看不出我说的什么事情会让人伤心欲绝，但你可能已经听到了他中国式的哀嚎。他就是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股票记录有什么用，更不用说在银行会造成各种可能的困难，因为在那里股票是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品而被持有的，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

我又一次跟他说，依我的判断，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石油制品股票破位下跌 15 ~ 20 个点，因为整个市场都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而且我又一次说道，期望他的股票会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例外，那是荒谬的想法。然而再一次，我的言谈没有任何作用。他坚持要我在这只股票上给予支持。

这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是这个时期最成功的股票发起人之一，他在华尔街的交易中曾经赚过好几百万美元，而且对投机游戏比普通人懂得更多，实际上，他是在熊市初期坚持要对某只股票给予支持。那是他的股票，这确实无疑，但那仍然不是个好的生意。虽然事情到了这样格格不入的程度，但我还是又一次开始与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他展开辩论。但一点用都没有，他始终坚持要在市场上对这只股票给予支持，并发出了相应的委托指令。

当然，随着市场总体变得疲弱，石油制品股票与其他股票一起开始沉重的下跌。没有卖出，相反由于普兰蒂斯指令，我实际上为内幕集团买了不少股票。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普兰蒂斯并不相信熊市已经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自己是感到有把握的，那就是牛市已经结束。我已经对我最初的推测作出了验证，不仅是通过在石油制品的测试，而且也通过在其他股票上的测试。我不会等着熊市自己来宣称其已经安全抵达，我才开始卖出。当然，我没有卖出一股石油制品股票，尽管我已经在其他股票上做空。

这个石油制品的内幕集团，正如我预期的，他们持有的所有股票已经全部被套牢，包括所有他们开始时就持有的以及为了将股价保持在高位而不得不徒劳地吸纳进来的所有股票。最后他们确是变现了，但是在低得多的价位上进行的，要是普兰蒂斯当时让我卖出，就像我希望的那样，他们原本可以获得比较理想的价位。事情是不可能按另外的假设发生的。但普兰蒂斯依然认为他是正确的，或者说他做得没错。我理解他所说的理由，我给了他那样的建议，而我做的却是在其他股票上做空，而当时总体的市场行情是在上升。当然，这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价位，我都将内幕集团所持有的股票进行卖出，从而导致了石油制品股票的破位下跌，因此也有助于我在其他股票上持有的空头部位。

由于我在股票上做空，所以我并没有看空。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就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对周围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所以我对后市看空，而只有在我转为对后市看空以后，我才会卖空股票。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赚钱多，除非错误得到终止，同样的事在股票市场也不会发生。我为内幕集团卖出股票的计划，是基于我20多年的经验，我独一无二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合理的，因此也是明智的。普兰蒂斯作为一个交易商应该完全可以，就像我一样，对此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再要做其他什么努力，已经为时太晚了。

我猜想普兰蒂斯与成千上万外部人士一样，存在着这样的谬见，就是认为一个操纵者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其实操纵者他做不到。基恩做过的最大事件，是他在1901年春对美国钢铁公司普通股以及优先股所进行的操纵，他获得了成功，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和拥有丰富的资源，也不是因为他有一个由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组成的辛迪加在背后给予支持。他的成功部分是因为上面的那些原因，但最主要是因为总体的市场行情不错，同时公众的思想状态是符合要求的、令人满



意的。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采取违逆经验的教导以及违逆基本常识的行动，那就不是—项好的生意。但华尔街上的傻瓜并不全是外部人士。普兰蒂斯对我的抱怨，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他感到痛心，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自己的设想，而只是按他要求我的进行操作。

关于操纵，其设计策划是为了将股票大量卖出，那么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神秘秘、偷偷摸摸，或不正当的，相应的，这样的操作并不是必然伴随着蓄意的歪曲。合理的操纵必须基于合理的交易原则之上。人们对过去的做法非常重视，比如虚伪的交易。但我可以向你做出保证，那就是对付欺骗的方法数量还很少。股票市场的操纵和不通过交易所而直接将股票和债券出售给顾客之间的区别，在于客户的特征不同而不是诉请的特征不同。摩根公司发行债券，并将之卖给公众，也就是卖给投资者。同样，一个操纵者将很大一部分股票派售给公众，也就是派售给投机客。投资者寻求的是安全性，也就是寻求他所投资资本股利回报的持久性，而投机客寻求的是快速的利润。

股市操纵者有必要找出他在投机客中的主要市场，他们愿意接受比普通生意大得多的风险，只要他们有合理的机会，在他们的资本上可以赚取一笔大额回报。我从不相信盲目的投机。我可能会冒险，或者可能买入 100 股股票。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我所做的必定有其理由。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参与操纵游戏的，也就是参与为其他人发售股票的游戏。想起那件事，就让我感到高兴，因为那说明了在对待股票市场的操作方面，职业的华尔街态度能发挥如此完美的效用。这件事发生在我重返华尔街以后，也就是在 1915 年伯利恒钢铁股票的交易开始了我财务复苏的道路以后。

我的交易进行得非常平稳，并且有着非常好的运气。我从未寻求成为新闻报纸上的公众人物，但也没有刻意地隐藏我自己。与此同时，你知道，不管是哪一个作手碰巧交易很活跃，华尔街都会作出职业性的夸大宣传，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然，这些新闻报纸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但出版的都是些传闻。要是根据这些流言蜚语，我已经破产过多次了，或者依据同样权威的说法，我已经赚进了好几百万美元，而我对这样的报告唯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们是在哪儿产生的，以及如何产生的。另外它们是如何发展的！曾经有许多经纪人朋友给我带来同样的故事，但每次总是有一点儿变化，有一点儿改进，每次都变得更加详尽。

所有这些前言都是为了要告诉你，我最初是如何想起要承揽为其他人操纵—

Chapter 21 帝国钢铁的故事

只股票任务的。新闻报纸上出版的关于我是如何全额偿还我欠的整整几百万美元的故事完全是骗人的。我向前猛冲的故事以及我的赢利被这些新闻报纸放得这么大，以致华尔街上到处都有人在谈论我。一个作手在某只股票上持有 20 万股股票的持仓就可以支配市场行情，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正如你知道的，公众总是想看到成功的人就是原来的市场领导者。基恩先生作为一个富有技巧的股票作手，一个凭一己之力就赚了几百万美元的胜利者，也是让那些股票发起人和许多银行，为了将数量巨大的股票卖出去，需要向他请求帮助的人，这是他的好名声。简单说来，因为华尔街已经听说了他作为一个交易商在先前取得成功的故事，因此需要他作为操纵者提供服务。

基恩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过去曾经到达的高度，他曾经说过，若不是他看到赛森比在那儿等着他，他一刻都不愿呆下去。其他两三个人，几个月的时间里在股票市场上做出了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已经陷入黯淡无闻、长时间的休止状态。我要特别提到那些向前猛冲的西部人士，他们在 1901 年来到华尔街，在从他们持有的钢铁股份中赚到了好几百万美元以后，他们依然留在了华尔街。实际上，他们是超级的股票出资人，而不仅仅是基恩那一类的股票作手。他们极其能干、富有，而且在许多股票上他们都极其成功，与这些股票相应的公司由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所控制。他们并不是真正伟大的操纵者，像基恩或格温诺尔·福拉沃尔那样。即使这样，华尔街上依然有许多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当然，他们在职业交易商中以及那些交易活跃的经纪公司里有一批追随者。在他们不再活跃地进行交易以后，华尔街发现这些交易本身并没有什么操纵者，至少在新闻报纸上再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

你还记得在 1915 年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时那次大牛市吧。随着市场行情的广泛发展，以及协约国在这个国家的采购金额达到几十亿美元，我们进入了股市的繁荣期。至于说操纵，对于任何人来说，他甚至不需要抬一根手指就可以为战时繁荣创造一个无限的市场。有许多人赚到了好几百万美元，就是通过将合同资本化或者甚至就是通过将对合同的承诺进行资本化。接着他们变成了成功的股票出资人，不是对友好的银行家提供支持，就是在场外交易市场引起他们之间相互的战争。只要被充分兜售，公众会买入任何东西。

在繁荣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些股票出资人中的有些人发现他们自己在股票推销方面需要专家的帮助。在公众持有的各种证券都被套牢的时候，它们有些是以很高的价格买进的，要将这些未经检验的股票进行发售并不是件容易完成的任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务。在繁荣过后，公众会明确没有什么东西会涨上去。这并不是说买股票的人变得更有识别能力了，而只是盲目的买入已经结束了。这样的状态提醒我们注意，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要使得人们悲观起来，甚至连股价都不一定非要跌下去。要是市场行情变得呆滞起来，并且保持一段时间，这就足够了。

在每个繁荣期，就是要充分利用公众对各种股票强烈的购买欲。市场上也会有被延误的推广促销。股票发起人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基本的人性，他们不愿意看到繁荣的终结。另外，要是可能的利润足够大，抓住机会就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当一个人的视野被希望所蒙蔽，股票的最高价位就不会在眼中。普通人看一只股票时，在股价从每股 12 美元或 14 美元突然涨到 30 美元的时候，没有人会想着股价已经明显到了最高点，直到股价涨到每股 50 美元。那绝对是涨势的终点。接下来股价涨到了 60 美元、70 美元、75 美元。随后，事情将变得理所当然，那就是这只股票，在几个星期前还在以低于 15 美元的价格卖出，不可能上升得更高。但是股价却涨到 80 美元，而且到了 85 美元。于是普通人，他们从未考虑过股票的价值，只有价格，他的行为不再取决于周围的形势，而只是取决于恐惧，他们采取了最容易的方式，他不再考虑市场涨势必定会有个限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外部人士会这么明智，不会在最高价位买入股票，却通过放着股票不动，放着利润不取而获得了弥补。大笔利润在繁荣期总是由公众首先获得，但只是在账面上，而它也始终只是停留在账面上。

第 22 章

银行家的新花样

一天，吉姆·巴恩斯打电话给我，他不仅是我最重要的经纪人之一，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说希望我给他帮个大忙。他以前从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我让他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忙，希望是些我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我无疑想向他表达感激之情。接着，他告诉我是他的公司对某只股票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承销商，而且已经将绝大部分股票进行了处置。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他们来说，要将更大一部分股票推销出去已经成为急需处理的事情了。吉姆希望我为他将股票推销出去的任务承担下来。这只股票就是联合电炉。

有好多理由，我不想与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但这人是巴恩斯，对他我是有些义务的，他坚持要我在这件事上帮他个忙，仅这一点就能够战胜我的各种反对理由了。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朋友，而他的公司，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全身心投入的，所以最后我答应尽我所能地去做。

对我来说，在战争带来的繁荣与其他繁荣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似乎一直在于，由这些年轻的银行家在股市事务中玩出的那些新花样。

这次战时繁荣大得惊人，而其开始阶段及过程明显已经被所有民众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然而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最大的银行和信托公司自然也会竭尽所能的来帮助各种各样、各种情况的股票发起人和军需品制造商连夜成为百万富翁。事情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某个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此时就会有人向他提供所有必要的资金来完成有关的合同，而这些合同他还不能保证一定会得到。我常常听到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说的是原来的办事员变成了公司的总裁，正在做着一项涉及好几百万美元的生意，而所花的钱是从轻信的信托公司借来的，而相关的合同在它们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串串的利润。源源不断的黄金正从欧洲大量涌入这个



国家，而银行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筑堤堵住这股洪流。

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在老一代的交易商们看来是值得疑虑的，但看起来似乎他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银行白发的总裁们做事的方式在平静的时期倒是不错，但是在这些劲头十足的时期，最主要的条件则是要年轻。这些银行自然确实赚到了巨大的利润。

吉姆·巴恩斯和他的伙伴们，得到着马歇尔国民银行（the Marshall National Bank）年轻总裁的友情和信任，决定将三家著名的电炉公司整合起来，并将新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所以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忙于买进各种有关的铭刻着股票证明的各种老的东西。

当时的电炉生意非常兴旺，所以所有三家公司的普通股实际上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赚到了股利收益。它们主要的股票持有人不想与人分享其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股票在场外有着很好的市场，而他们愿意放弃的部分已经被尽可能多地将股票卖出了，同时他们对前面做的事情感到很满意。他们的私人股本总额太小了，不能对大的市场波动造成任何影响，这就是吉姆·巴恩斯的的公司进入的市场情形。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公司必须要足够大，以便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在那儿能使得新股票远比老的股票值钱。这是华尔街上一项古老的手法了，通过改变股票证书的颜色来使得它们更值钱。说的就是一只股票以票面价格已经不能再轻易地被销售出去。于是，有些时候通过将股份一分为四，你就可能使新的股票卖到每股 30 或 35 美元。换算一下，这就相当于老的股票每股 120 或 140 美元，这样的数目，老的股票永远不可能达到。

看起来似乎巴恩斯和他的伙伴们成功地说服了他们的某些朋友，他们投机性地持有格雷电炉公司（Gray Stove Company）的一部分股票，格雷电炉公司是一个大型相关企业，在四股联合公司的股票换一股格雷公司股票的方案基础上，参与到合并行动中来。接着，中部公司（the Midland）和西部公司（the Western）跟着他们领头的姐妹企业进入了合并，方案是一股换一股。它们的股票在场外市场的报价大约是在 25 ~ 30 美元之间，而格雷公司相对来说更有名，并派发股利，股价徘徊在大约每股 125 美元。

为了筹集资金，买下那些持有者的股票，他们坚持需要是现金交易才会将股票卖出，同时，也用来提供附加的营运资本，作为公司的改进和提升费用，因此筹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已经成为一件需要解决的事情。所以巴恩斯去拜访了他银行的总裁，银行总裁仁慈地借给他的辛迪加财团 350 万美元。相应的担保品是 10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万股新组建公司的股票。巴恩斯的辛迪加财团向这位总裁做出保证，我所听到的大约是这样的，股价将不会低于 50 美元。联合公司肯定有着巨大的价值，这将是一笔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

这些股票发起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在时机方面。新股的发行在市场上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而他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一点了。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要不是他们试图将已经是不合理的暴利翻倍的话，他们终究还是能赚到一笔合理的利润的，因为在股市繁荣期中这样高的位置，这样不合理的暴利，其他股票发起人都已经赚到了。

然而你千万不要带着这样的观念离开，认为吉姆·巴恩斯和他的伙伴们是群蠢材或者毫无经验的家伙。他们是帮精明人。他们全都谙熟各种华尔街上的手法，其中有些人还是特别成功的股票交易商。他们的错误只不过是过高地估计了公众的购买能力。归根到底，购买力如何只有通过实际的测试才能确定。而导致他们误信股票可以卖得更贵的原因，在于他们一直期望这牛市能够比其实际持续更长的时间。我猜想其理由在于，就是这些人，同样的这些人，在前面遇到了这么巨大的牛市行情，尤其是这么快就获得了成功，以致他们对在牛市反转之前将很好地完成这笔交易一点都没有产生怀疑。他们全都非常有名，而且在职业交易商中和有直通线路的行情报价的交易厅里有着大量的跟随者。

这个交易曾被广泛地进行宣传。许多报纸自然很大方，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版面空间。原来的相关企业以美国电炉工业而著名，而且他们的产品在上世界上也广为人知。这是个显示爱国精神的合并，而且在日报上刊登了一大堆有关要征服世界的文章。开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市场看来是必然的事。

这家公司的经理们，他们的名字对财经专栏的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宣传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而且未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给出的承诺，是这只股票未来的走势是如此明确而且具有说服力，因此产生了一波对新股票的巨大需求。最后的结果显示，在股权登记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以 50 美元一股的价格供给公众的股票被超额订购 25%。

想想看那样的状况！股票发起人原来期望的最好情况，是经过几个星期的工作，在将价格炒高到 75 美元或更高的价位以后，从而使新股票的卖出平均价达到每股 50 美元，最后成功地将新股卖出。那样的价位，意味着联合体的组成企业的股票相比于原来的股价有了 100% 的涨幅。那本来应该是个危难的关键时刻，而他们并没有遇到，这样危难的关键时刻他们原先应该遇到过的。这件事情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明，每桩生意都有自己需要处理的问题。笼统的智慧比不上专门的领悟来得有价值。这些股票发起人，因为出乎意料的超额认购而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做出推断，认为公众将会对任何数量的这只股票的任何价格支付账单。而要是他们对这只股票不充分地进行发售，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在这些发起人决心要变得贪婪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努力成为聪明的贪婪者。

他们早就应该怎么做了，当然，就是要将这只股票进行充分发售。这样做将会使他们比签署给公众的总额减少 20% 的股票，而这样一来，将使他们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这只股票的股价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对他们自己来说又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他们就将处于强有力的战略位置，在我对某只股票进行操纵的时候，我就一直努力让自己处于这样强有力的战略位置。他们可以将股价保持不坠，从而鼓舞人们对新股票股价的稳定保持信心，并且辛迪加财团按商定的价格认购全部剩余的股票也就有了保险。他们应该还记得，在他们将供应给公众的股票全部卖出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那只不过是他们必须出售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很成功了，但没过多久，他们两个主要的愚蠢错误的后果就变得清晰可见起来了。公众不再买进任何更多的这只股票，因为整个市场出现了即将回档的趋势。内幕人士感到脚都凉了，他们没有为联合电炉股票提供支撑，而在行情衰退的时候，如果连内部人士都不买他们自己的股票，那又有谁会来买呢？缺乏内部人士的支持，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极好的看空信号。

没有必要进入以数据表示的细节。联合电炉的股价与市场上其他股票一起上下波动，但再也没有回到最初的市场报价上方，那是仅比 50 美元高一点儿的价位。巴恩斯和他的朋友们最终被迫作为买股票的人冲进市场，意图将股价保持在 40 美元以上。但从一开始就因为其市场行业令人感到遗憾，而没有支撑住股价。然而，没有将公众订购的股票全部进行出售则是件更糟糕的事情。

不管怎样，这只股票适时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了，而且其股价也适时地一直下坠，直到最后象征性地站在 37 美元的价位上。而股价站在那儿，是因为吉姆·巴恩斯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将股价保持在那儿，因为当时银行就是以每股 35 美元，以 10 万股股票做担保品，将钱借给他们的。要是银行一旦试图将借款进行清算，还不知道股价会破位下跌到什么程度呢。当股价在 50 美元的时候，公众曾热盼着要买进这只股票，而今股价在 37 美元，公众对这只股票却漠不关心，当股价在 27 美元时，公众很可能更想买了。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银行的过量信用扩张使人们产生了疑虑。年轻银行家的日子结束了。银行业务看起来似乎正处在参差不齐的边缘，陷入了保守主义。亲密的朋友如今被要求还清欠款，仿佛他们从没与这位总裁玩过高尔夫。

就出借者的部分发出威胁或者乞求给借钱的人更多时间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的情况对双方来说都是让人感到非常难受的。银行方面，举例来说，与我朋友吉姆·巴恩斯做业务的那家银行，仍然还是在和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但还有另一种情况是“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将那笔借款全部还清吧，否则我们就要全部同归于尽！”

市场混乱的特征及其突增的可能性，已经足以使吉姆·巴恩斯来向我提出请求，让我为他们卖出那 10 万股股票，以能够还清银行 350 万美元的借款。吉姆现在还没有期望在这只股票上赚钱。要是这个辛迪加财团在这个交易上只是有一点小的损失，他们就感激不尽了。

这看起来似乎是件无望完成的任务。市场大势既不活跃也不强劲，尽管时不时会出现反弹，在每个人都振作了精神，并试图相信牛市摇荡着身子快要出现的时候，行情又要恢复下跌了。

我给巴恩斯的答复是，我要对这件事展开调查，并会让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接下这个工作。我没有分析这家公司最近的年度报告，我的调查只局限在出问题的股市表现上。我不想通过公司收益的上升或者公司的前景来兜售这只股票，而想在公开市场上将那部分股票进行发售。我所考虑的都是在我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哪些能够或可能会帮到我，或者阻碍到我。

我发现，有太多股票由太少的人持有，也就是对我的操作来说，为安全起见太多了，而为了舒服起见则更是太多了。克里夫顿·凯恩及其公司（Clifton P. Kane & Co.）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之一，持有着 70000 股股票。他们是巴恩斯的亲密朋友，而且在合并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他们专攻电炉类的股票已经多年了。他们的许多客户都已经介入这项好事。前参议员萨缪尔·高登，在其侄子的公司，高登兄弟公司（Gordon Bros.）里是重要的合伙人，也是另外一部分 70000 股股票的主人；另外著名的乔舒亚·沃尔夫拥有 60000 股股票。这就使得总计有 20 万股联合电炉公司的股票被这样少数的华尔街上的职业老手所持有。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他们何时该卖出。如果我在操纵的持仓上做任何的動作，以带动公众的买入，也就是如果我使这只股票变得既强劲又活跃，我就会看到凯恩、高登和沃尔夫会开始进行甩卖，而不是顺势而为地适量卖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出。他们20万股的股票像尼亚加拉洪水一样冲进市场的景象可绝不会是迷人的。别忘了，牛市行情的奶油已经消失，而通过我的操作，绝不会有压倒性的需求被制造出来，不管怎样，只有娴熟地对他们加以引导，才有可能成功。吉姆·巴恩斯对这项任务没有任何虚幻的憧憬，他谨慎地进行了回避，这样对我有利。他已经给了我一只浸满了水的股票，让我在牛市中卖出，而这个牛市行情即将断气。当然，报纸上还没有任何关于牛市即将结束的谈论，然而我知道这一点，同时吉姆·巴恩斯也知道这一点，另外你可以确定银行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给吉姆做出了我的回复，所以我派人将凯恩、高登和沃尔夫请来。他们持有的20万股股票就是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以铁链来代替头发。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某种互惠的协议。如果他们顺从地帮我忙，在我将银行的10万股股票卖出的时候，持股顶住不抛，我会通过努力制造一波行情来主动帮助他们，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将股票脱手。按照事情原来的样子，在不让联合电炉股票的价格出现破位深幅下跌的情况下，他们连十分之一的持股都卖不出去，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从没梦想过去进行相应的尝试。

我对他们的全部请求，就是在卖出的时候对时机做出适当地判断，以及不要成为不明智的自私自利者，所以要采取一项明智的慷慨行动。在华尔街或任何一个地方对自私自利者都不会有任何的回报。我非常希望能够说服他们，过早或者不妥当地将股票脱手将会妨碍整个将股票脱手的行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我希望我的建议会对他们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华尔街上经验丰富的人士，并且对市场上对联合电炉公司股票实际的需求没有任何幻想。克里夫顿·凯恩是一个生意兴旺的经纪公司的头，这家公司在十一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客户有成百上千。他的公司在过去的交易中充当管理人的次数超过了一个帮派成员的数量。

参议员高登，持有70000股股票，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让他的侄子作为经纪商在生意场上起步，同时他也是他们公司里的一个特殊合伙人，曾参与过几十个内幕集团。他在中部电炉公司继承了一大笔权益，并为此获得了联合电炉公司的10万股股票。他持有足够的股票，可以不管吉姆·巴恩斯的狂牛消息，并且在市场行情逐渐消失之前，已经将30000股股票进行了套现。后来，他告诉他一个朋友，要不是因为另外一个股票大额持有，他还会卖得更多，那个股票大额持有者年纪较大，是他亲密的朋友，向他恳求不要再卖出了，出于对他们关系的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考虑，他停止了抛售。除此以外，正如我说过的，他没有任何市场行情可以将股票脱手。

第三个人是乔舒亚·沃尔夫。他可能在所有的交易商中是最著名的。20年来，人人都知道他是交易所场内的赌客之一。在竟出高价从而将股价炒高，或者竞相抛售从而打压股价方面，他几乎没有对手。因为对他来说，10000或20000股相较于200或300股没有多少区别。在我来纽约之前，我就听说了他赌客的大名。他当时正在对付一个玩起来没有任何限制的冒险集团，不管是在赛马场上还是在股票市场上。

他们过去常常指责他纯粹是个赌徒，但他的确拥有实际的本领以及对投机游戏非常出色的才能。与此同时，他出名的不在乎的态度以及自以为文化修养高的嗜好，使得他成为无数趣闻轶事的英雄。其中有一个最广为流传的奇闻逸谈就是，在一次他称之为隆重的晚宴上，乔舒亚是客人之一，由于女主人的某些疏忽，其他几个顾客开始没完没了地谈论起文学来。一个紧挨着乔舒亚坐着的女孩，除了听到他将嘴巴用来将食物咀嚼磨烂外，再没有其他任何言语，因此转向了他，看起来似乎急切地要听到这位伟大的金融家的看法，问道，“噢，沃尔夫先生，你如何看待巴尔扎克？”

乔舒亚礼貌地停止了咀嚼，一边吞咽着，一边回答道：“我从不参与他们控制的股票交易！”

这就是联合电炉公司三个最大的个人持有者。在他们过来拜访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能够组成一个辛迪加，提供一些资金，并就他们持有的股票给我一个购买权，价格比市价高一点儿，我将尽我所能地制造一波市场行情。他们立即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回答道：“你们已经持有这只股票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现在也不能做什么处置。你们三个已经持有20万股股票了，而且你们非常清楚，除非你们能够制造一波行情，否则要将这些股票脱手从而摆脱出来，你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必须有些市场行情才能来消化你们的股票，而你们必须来启动这个市场行情，另外，还要准备充足的资金，以应付这只股票上必要的最初买入支出，这是明智的做法。行动开始以后，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而不得不停下来是没有用的。我的建议是，你们组成一个辛迪加，并筹集60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就你们持有的20万股股票，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将购买权授予这个辛迪加，并根据协议将你们的股票转移，交由第三方暂为保管。如果一切运转良好，你们就可以摆脱你们死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去的宝贝，同时这个辛迪加也会赚上一些钱。”

正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市场上已经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我在股市上赚到了多少钱的谣言。我猜想那会起到某些帮助作用，因为一事成功百事顺。不管怎么说，我没必要向这些家伙做过多解释。要是他们试图单独来进行操作，他们就会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差距是多么遥远。他们认为我的建议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在他们离去的时候，说他们将立刻组建这个辛迪加。

他们没费多少周折，就成功地说服了许多他们的朋友加入其中。我猜想，相比于我对辛迪加能够获得利润的信心来说，他们说起来显得更有把握。就我听到的所有说法，他们确实相信这个计划，所以他们的说法绝不是没有良心的小道消息。不管怎样，这个辛迪加在两天之内就组成了。凯恩、高登和沃尔夫就所持有的 20 万股股票以 40 美元的价格授予了购买权，而且我留意到，这些股票已经被转移，由第三方保管，所以在我将股价炒高的时候，没有一股股票会跑出来，出现在市场上。我必须保护好我自己。不止一件原来承诺好的交易最终没有像预期的一样获得成功，就是因为内幕集团或派系的成员之间彼此不能保持忠诚。在华尔街，狗不会有什么愚蠢的成见，从而反对狗咬狗。在那时，在第二美国钢铁和线缆企业（the second American Steel and Wire Company）组建的时候，其内部人士彼此指责对方破坏信用并试图将股票脱手。在约翰·盖茨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塞利格曼和他们的银行联合体之间过去曾有一份绅士协议。我听说有人在一家经纪公司的交易厅里吟诵着这四行诗，据说这四行诗就是由约翰·盖茨创作的：

狼蛛跳到蜈蚣的背上，

带着残忍的欢喜，哈哈大笑道：

“我要毒死这个要命的王八蛋，要是我不这么做，它就会把我毒死！”

我要提醒你注意，我并没有暗示我在华尔街上的任何朋友会想得在某次股市交易中对我两面夹击。但是按照通常的原则，对任何可能的意外事故都要做好准备，这样的做法是妥当的。这纯粹是出于本能。

在沃尔夫和凯恩以及高登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组建了辛迪加，并筹集了 600 万美元的现金后，对我来说，除了等待这笔钱到账以外，就没什么其他事可做了。我已经极力敦促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极其重要，不过钱还是只到账了少许。我认为需要分四五次才能全部到账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但我必须向沃尔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夫他们发出一个 SOS 的求救电话。

这天下午，我在将大约 400 万美元转入我的账户时遇到了几个大的阻碍，而对余款的承诺是在一两天内到账。事情在最后开始看起来好像这辛迪加在牛市行情过去之前还能做些什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什么容易做的事情，另外，我越快开始工作情况就越好。公众对原来交易不活跃的股票出现的新的市场行情波动已经变得不特别热衷了。但一个人有了 400 万美元的现金，就可以做许多事情来唤醒公众在任何一只股票上的兴趣。这些已经足够将所有可能的个股进行吸纳消化了。要是时间紧迫，就像我前面说过的，等着另外的 200 万美元到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越快将股价炒高到 50 美元对辛迪加来说就越好。这是很清楚的。

第二天上午，在开盘的时候，我惊讶地看到市场上联合电炉股票的交易异常汹涌。正如我以前跟你说的，这只股票的市场表现像浸满了水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价格被打钉在 37 美元，吉姆·巴恩斯小心翼翼地不让股价跌得更低，因为大量银行贷款的担保品价格就是 35 美元。然而至于说涨到什么高度，要看联合电炉的股价在报价纸带上有任何的爬升，就如要看到直布罗陀的岩石跳着西迷舞穿过海峡一样遥遥无期。

好了，先生，这个上午市场对这只股票有着不错的需求，同时股价也上涨到 39 美元。在交易开始的头一个小时内，这只股票的交易事务要比整个前半年的所有业务都要多。这是我在当天的感受，并影响到整个市场开始走牛。除此以外，我后来在经纪公司的客户交易室里没有听到其他任何的谈论。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联合电炉股票活跃起来，并没有对我的感觉造成任何的伤害。一般说来，有关在某只股票上有任何不寻常的行情走势，我没有必要非得四处询问。因为我的朋友，场内的经纪人，他们不仅为我进行交易，而且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让我保持信息灵通。他们猜想我想知道，因此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听到的任何消息或者闲言碎语。在这一天，所有我听到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市场上有内部人士在买入联合电炉股票。没有任何水分，完全是真的。在 37 ~ 39 美元的价格区间里，这些买股票的人将所有卖单都全部吃光，而在公众不断要求给出理由或乞求内幕消息的时候，这些内幕人士却断然拒绝给出任何理由。这使得那些狡猾的以及在观望的交易商得出结论，认为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进行，某些大的事情。当某只股票在内部人士买入的推动下，股价涨了上去，而这些内幕人士却不想鼓励世界上其他人大规模地跟着照做，像猎狗一样灵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敏锐听消息的人就开始急切地想弄明白，什么时候官方的公告会给出来。

我自己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我注视着，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不断跟踪着这些交易。

然而到了第二天，市场上的买入不仅在数量上更加巨大，而且在特征上也更富有进取心。这些卖出指令单，根据专家几个月来的书面建议，卖出价位在被盯住的 37 美元价位的上方，没有任何困难地就被市场消化吸收了。同时，市场上没有足够的、新的卖出指令单涌入，会给这上涨形成阻碍。自然，股价涨了上去，越过了 40 美元，最近股价已触碰到 42 美元。

在股价触到那个数字的时刻，我感到我要开始将银行作为担保品持有的股票卖出，这样做是完全有理由的。当然，我预计到随着我的卖出，股价会跌下来，但要是我将所有持仓卖出的平均价在 37 美元以上，我就将是无懈可击的。我知道这只股票的实际价值是多少，而且从几个月来交易不活跃的情况来看，我对这只股票的可销售性也已经有了些概念。好了，先生，我会一直让他们小心地持有股票，直到我将 30 万股股票全部脱手。而且涨势没有出现什么阻碍。

那天下午，有人告诉了我那恰逢其时地出现，但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行情上涨的原因。事情看起来似乎是那些场内交易员们在前一天下午股市收盘后以及第二天早上市场开盘前被人告知了秘密，称我对联合电炉股票疯狂地看多，像炽烈的火焰燃烧一样，而且将要使股价炒高 15 到 20 个点，期间不会有任何的回档，这绝不会是我的客户干的，我的客户与其他人一样从没得到我的建议。最主要的透露消息的人肯定是个名人，就是乔舒亚沃尔夫。正是由于他自己的内部买入，使得行情在前一天开始上涨。在场内交易员中他的老朋友只是太想跟着他的消息进行操作了，因为他对给他的同伴们误导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太清楚了。

事实上，没有如此众多的股票要重重地压在市场上，像我原先害怕的一样。考虑到我已经将 20 万股股票完全锁死，你就会认识到原来担忧会出现的情况已经被充分避免了。现在的事实证明为了将股价炒高，不需要我参与做什么工作了。毕竟，格温诺尔·弗拉沃尔是对的。每当有人指责他对他公司的特别股进行操纵的时候，比如芝加哥煤气（Chicago Gas）、联邦钢铁（Federal Steel），或者快速公交系统（B. R. T.）等，他常常会说：“要使一只股票的股价涨上去，我知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买进。”这也是场内交易员们唯一的方法，而股票价格会做出正确的反应。

就在第二天的早饭前，我在早报上看到，这个早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毫无疑问，早报的内容会通过直通线路被发往成百上千的经纪公司的分公司以及外地的交易厅，报上称拉瑞·利文斯顿将在联合电炉股票上开始进行积极的多头操作。其余的细节各不相同。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是，我已经组织了一个内幕集团并将对过分做空的那些人作出惩罚。另外的一个暗示是，不久的将来会有宣布股利分配的计划。另外提醒世界要记住的就是，我对我做多的股票通常会如何进行处置，依据什么来做多。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指责，说为了允许内幕人士收集筹码公司，公司隐匿了资产。同时，他们一致赞同股价的上涨还没有真正开始。

在股市开盘前，我到达办公室并看了我的邮件后，我意识到市场上立刻充斥着各种各样炽热的要买进联合电炉股票的小道消息。电话铃声一直响着，而负责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那天早上听到同样一个问题，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问了超过一百次：联合电炉股票将要上涨，是真的吗？我必须得说，乔舒亚沃尔夫和凯恩以及高登，可能还有吉姆·巴恩斯将那小小的传播小道消息的工作处理得非常好。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一群追随者。怎么说，那天早上买单从全国各地涌进来，指定要买入几千股的某只股票，在任何的价位上都可以，而这只股票在三天前还没有任何人要买。另外不要忘了，事实上，公众作出判断的全部依据，就是在报纸上我作为一个成功的股市投机客的名声。对此，我必须对一两个富于想象的记者或通讯员作出感谢。

据此，在上涨的第三天，我将联合电炉股票卖出，而在第四天和第五天，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为吉姆·巴恩斯卖出了马歇尔国民银行作为担保品持有的10万股股票，这是作为350万美元借款的抵押而需要还清的。要是最成功的股票操纵是这样组成的，就是以对操纵者来说可能最小的代价而达成理想的结果，那么从各方面来说，这次联合电炉股票的交易是我华尔街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没有必要非得买下任何股票，为了后来能够不费力气地卖出更多的股票，我没有必要非得在一开始买入股票。我没有将股价推升到可能最高的点位，然后再开始我真正的卖出。我甚至没有在股价一路下跌的时候展开最主要的卖出行动，而是在股价一路上涨的时候。这就像天堂里的一个梦，发现你都没有搅动一下手指，市场上就为你创造了足够的买盘力量，尤其还是在你赶时间的时候。有一次，我听格温诺尔·弗拉沃尔的一个朋友说过一次有趣的内幕操作。

在一次为快速公交系统公司的某个内幕集团而组织的，作为多头领导者的操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作中，这个内幕集团以一点利润卖出了 5 万股股票，但是花儿公司（Flower & co.）却获得了超过 25 万股股票的佣金，另外汉密尔顿曾说过，为了将 22 万股的合并铜业股票分销出去，在必要的股票操纵过程中，詹姆斯·基恩至少在 70 万股的股票上进行过交易。真是可观的佣金账单！想想那些例子，接着再来考虑我必须支付的唯一一笔佣金，那就是我实际为吉姆·巴恩斯卖出 10 万股股票所要支付的佣金，我将其称为某方面的节约。

我答应为我的朋友吉姆卖出的股票我已经卖出，而辛迪加同意筹集的所有的钱都还没有投入使用，另外，我也没有任何要将已经卖出的股票买回来的想法，而是想去什么地方度个短假。具体是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确实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抛开股票不管了，这样没过多久，股价就开始下跌。一天，整个市场大势非常疲软，一些失望的多头希望赶快将联合电炉股票脱手，在他们的抛出下，这只股票破位跌到期权的买入价以下，就是 40 美元。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人会要任何的股票。正如我以前跟你说的，我对整个宏观形势并不看好，因此也使比以往更加感激这个令人惊奇的事情，让我可以将这 10 万股股票进行派售，而不必非得在一个星期之内将股价炒高 20 ~ 30 个点，就像友好的透露内幕消息的人已经预告过的那样。

发现没有任何支撑，股价发展为习惯性的定期下跌，直到有一天，股价出现非常糟糕的破位，并触到 32 美元的价位。这是这只股票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位，因为就像你还记得的，为了不让他们的 10 万股股票被银行投放到市场上，吉姆·巴恩斯和原来的辛迪加已经将股价钉死在 37 美元。

那天，当乔舒亚·沃尔夫被通报来拜访我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平静地对报价纸带进行着研究。我说，我会与他见面。他冲了进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但他看起来无疑膨胀了起来，都是因为发怒的缘故，我也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冲到了行情收报机旁边我站着的地方，并叫嚷道：“嘿？这是见鬼的怎么回事？”

“找个凳子坐吧，沃尔夫先生。”我礼貌地说着并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以便鼓励他平静地说话。

“我不要什么凳子！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叫起来，嗓门拔到了最高。

“什么什么意思？”

“你究竟对这只股票做了什么?”

“我要做什么，对什么?”

“那只股票! 那只股票!”

“什么股票?” 我问他道。

但那样只不过更会让他火冒三丈，因为他继续咆哮道：“联合电炉! 你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 绝对什么也没做。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道。

在他爆发之前，他盯着我看了足足5秒钟：“看看这股价! 看看吧!”

他无疑很生气。所以我站了起来，并看着报价纸带。

我说道：“这股票现在的价位是31¼美元。”

“是! 31¼美元，而且我有大量的股票。”

“我知道你持有6万股。你持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你最初买的是格雷电炉股票。”

然而他没有让我讲完，就说：“但我又买了许多。其中有些股票我是以高价买进的，价位在40美元! 而且，现在我还持有着!”

他那么敌意地怒视着我，所以我说道：“我没有跟你说要去买这只股票。”

“你没有什么?”

“我没有让你全盘买入这只股票。”

“我没说你这么说过，但你会将股价炒高。”

“为什么是我?” 我打断了他的话。他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当他再次开口时，他说道：“你打算将股价炒高。你有钱来买入这只股票。”

“是的，但我连一股都没有买。” 我跟他说道。

那是最后一根稻草。

“你连一股都没有买，而你有超过400万美元的现金用来买入? 你什么都没有买?”

“一股都没有买!” 我重复说。

到这时候，他已经气得发疯，以致话都说不清楚了。最后他勉强说道：“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游戏?”

他在心里指责我犯了各种各样、恶劣得难以形容的罪过。我能够很明确地在他眼里看到一长串所列举的罪过。这些促使我跟他说道：“你问我的实际的意思是什么，沃尔夫，是，为什么我没有从你手上以高于50美元的价位买入你以低于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40 美元的价格买进的股票。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不是这回事。你有买入期权，价位在 40 美元，而且有 400 万美元的现金可以用来将股价炒高。”

“是的，但我还没有碰这笔钱，而且辛迪加财团也没有因为我的操作而损失一分钱。”

“看看这儿，利文斯顿。”他开始要辩解。

但我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你听我说，沃尔夫。你知道你和高登以及凯恩持有的 20 万股股票被锁定了，如果我要将股价推高，将不会有许多可怕的浮动筹码涌入市场，至于我必定会这么做，主要是由于两个理由：首先，是我要为这只股票制造一波行情；其次是我要从 40 美元的买入期权上赚上一笔利润。然而你对你持有的 6 万股股票的股价达到 40 美元还感到不满意，这些股票你已经吃力地搬运了几个月，或者说你对你在辛迪加的利润中所属的份额还感到不满意，所以你决定以低于 40 美元的价格来接纳许多股票，以便在我用辛迪加的钱将股价推高的时候，将这些股票脱手给我，就像你确信我打算要做的一样。你要先于我买进，并且要先于我卖出，十有八九我会成为你将股票出脱的下家之一。我猜想，你估计我肯定会将股价炒高至每股 60 美元。这是件多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以致就为了上面所说的以后转手获利的目的，你可能买了 1 万股股票，而为了在我没有那么做的时候确保有人兜底，你给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每个人都发出暗示，而不考虑因此会给我增加多少困难。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会怎么做。有了他们的买入以及我的买入，你的如意算盘就会非常好好地实现了。嗯，好了，你将这个小道消息给了你的密友，而他们在自己买入以后，又将这个消息传给了他们的朋友，同时第三层的信息接受者又计划将之传给第四层、第五层以及可能有的第六层打探消息的人，所以在我最后要进行卖出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参与了一个有好几千个聪明的投机客参与的游戏。这是个有用的想法，是你的想法，沃尔夫。你都不能想象我有多么惊讶，甚至在我真正开始考虑第一次要买入股票之前，联合电炉的股票就开始上涨。或者说是多么的感激，怎么都行，在幕后的辛迪加将 10 万股股票在 40 美元左右的价位卖给公众的时候，谁会将同样数量的那些股票以 50 美元或 60 美元的价格卖给我。要是不用那 400 万美元来为他们赚些钱，我就铁定是个傻瓜，是吗？这笔钱是用来买股票的，没错，但只有在我认为有必要这么做的时候。嘿，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Chapter 22 银行家的新花样

乔舒亚在华尔街已经呆了足够长的时间，所以是不会让怒火影响到生意的。在听我说话的时候，他平静了下来，我一说完，他就以友好的口吻说道：“看看，拉瑞，老伙计，我们该怎么办？”

“你想怎么干都行，趁你高兴。”

“噢，讲点交情。要是你处在我们的位置，你会怎么办？”

“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我郑重地说道，“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怎么做？”

“我会卖出！”我告诉他。

他对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一句话也没说，扭转脚步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此后再没有来过。

那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参议员高登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也是非常恼怒，同时因为他们的麻烦而对我进行指责。接着，凯恩也加入了这曲合唱中。他们已经忘了在他们组织辛迪加的时候，他们的股票已经大量地滞销。他们能记得的只是我拥有辛迪加的几百万美元，而且在 44 美元股票交易活跃的时候，我没有将他们所持有的股票卖出，而如今股价在 30 美元，并且行情呆滞地像洗碗水一样。按照他们的想法，我应该以非常丰厚的利润全部卖出了。

当然，他们也及时地冷静了下来。这个辛迪加没有亏一分钱，另外主要的问题也仍旧没有改变：要将他们的股票卖出。一两天以后，他们重新回来拜访我，并请求我帮助他们脱离困境。高登尤其坚持，最终我让他们按他们合并的全部股票计算，为我的服务支付相应的佣金，也就是，不管我将股价炒得多么高，只要高于某个数日，就将高出部分的一半用来支付佣金。这只股票最新的报价已经在 30 美元左右。

这样，我就要将他们的股票变现。在给定的市场总体形势以及联合电炉特定的市场走势下，只有一个方法来做到，那就是，在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将股票卖出，而不能试图首先将股价炒高，在股价一路上涨的过程中，我很自然会得到许多股票。但是，在股价一路下跌的过程中，我能够将股票卖给那些要买股票的人，他们常常争辩某只股票已经很便宜了，因为现在的卖出价格比行情高点已经低了 15 或 20 个点，尤其是最高股价的出现还是新近发生的事。在他们的观念中，反弹应该就要出现了。在看到联合电炉股票曾经以接近 44 美元的高价成交以后，现在能够以低于 30 美元的价格买进，看起来确实是件挺不错的事情。

事情一如既往地获得了解决。那些要买便宜货的人在这只股票上买到了足够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的数量，使我能够将内幕集团所持有的股票进行变现。但是，你认为高登或沃尔夫或凯恩会感到任何的感谢吗？一点儿都没有。他们仍然对我感到恼怒，他们的某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常常跟人们说我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他们不能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将股价推上去。

事实上，要不是沃尔夫和其余的人将那些炽热的多头消息在他们之中传遍了，我根本不可能将银行的 10 万股股票卖出。要是我像往常一样地展开工作，也就是以一种逻辑上自然的方法，我将必须接受我可能遇到的任何可能的价位。我跟你说过，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衰退的行情。在这样的行情中，要卖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虽然没有必要不顾一切，但确实要做到不管价格怎样都进行卖出。再没有什么方法可能获得成功，但我猜想他们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仍然有怒火，但是我没有。生气不会让人做成任何事情。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使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发脾气的投机客也是一个无望的人。在这个事例中，那些抱怨的人们还没有什么不幸的后果。但我要跟你说一些稀奇的事情。一天，利文斯顿太太到一位女裁缝那儿去，以前曾有人热情的向她推荐过这个女裁缝。这位妇女称职、乐于助人，并且有着讨人喜欢的个人品性。就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拜访的时候，这位女裁缝看起来却像是个陌生人，她跟利文斯顿太太说道：“我的希望落空了。利文斯顿很快会将联合电炉股票炒上去。我们有一些联合电炉的股票，我们买进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他将会把股价炒上去，同时我们一直听说他在所有的交易中都非常成功。”

我跟你讲，想到那些无辜的人们可能因为跟着那种类型的小道消息进行操作已经亏了钱，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也许你会因此理解，为什么我从不给别人任何我自己的消息。那位女裁缝使我觉得，在那些让人感到怨恨的事实中，我倒确实有一个事对沃尔夫感到很反感。

第 23 章

股票中的投机永远都不会消失

投机本来应该是可取的，但事实上不是。投机也不会因为对其危险的警告而受到阻止。你不能阻止人们的判断出现失误，不管他们可能有多么能干或者多么富有经验。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会流产，因为出乎意料或者甚至是无法预料到的事情会发生。灾难可能来自于自然界发生的灾变或者来自于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来自于你自己的贪婪或者某些其他人的自负与虚荣，还可能来自于恐惧或者无法抑制的希望。但除了那些可被称为自然本能的敌人外，股市中的投机客还必须对付某些常规做法或滥用行为，这些常规做法或滥用行为在道德上和商业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我回顾那些 25 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华尔街时的通常做法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其中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得更好了。老式的投机商号消失了，尽管在那些为了快速致富而坚持参与交易游戏的男人和女人不断损失的情况下，“经纪业”里欺骗主顾的经纪公司依然发达。证券交易所的工作非常出色，不仅对这些彻头彻尾的骗子进行彻底追查，而且坚持要求自己的会员严格遵守自身的法规。许多有利于健康发展的管理及规章如今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华尔街根深蒂固的保守性还是胜过道德上的麻木不仁，难怪某些恶习一直存在着。

尽管股票投机一直以来都是困难的，也是有利可图的，然而现在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不久以前，一个真正的交易商还能够对挂牌交易的每只股票都有实际的、非常有用的知识。在 1901 年，当摩根推出美国钢铁公司（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的时候，美国钢铁公司只不过是许多更小的重组公司组成的联合公司，其中绝大部分成立还没超过两年，证券交易所所有 275 只股票进行挂牌交易，另外有大约 100 只股票在“未公开上市部”进行交易。而这已经是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包括了许多人根本不必了解的任何有关信息的股票，因为它们的发行量很少，或者是交易不活跃，这些股票因为被归为小部分或是保证有定额股息的股票，因此缺乏投机的吸引力。事实上，绝大多数股票整年都没有进行一笔交易。而今，正式挂牌进行交易的股票有大约 900 只，而在我们最近活跃的市场上，有大约 600 只股票是经过发行上市并投入交易的。另外，原来的股票板块或分类很容易进行跟踪。它们不仅数量更少，而且资本总额也更小，同时一个交易商进行操作必须密切注视的消息还没有覆盖这么广泛的领域。但如今，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进行交易，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现今所有的产业。为了保持消息灵通，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工作，而要达到那样的程度，对那些操作明智的交易商来说，投机已经变得困难多了。

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投机性地股票买卖，但其中投机能够赚钱的数量则很小。因为公众总是“泡”在市场里面，在某种程度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损失一直都是由公众在提供。投机客的死敌是无知、贪婪、恐惧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法律全书以及地球上所有股票交易所的规则，也不能将这些弱点从人类的动物本能中清除出去。将经过仔细构想的计划打到天边的意外事故，不管是冷漠的经济学家还是热心的慈善家，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管理范围。另外还有一个会造成损失的缘由，那就是将误传的消息当作非同凡响、来源可靠的消息仔细地加以考虑。而且，因为这样的消息很容易会以各种各样变相以及伪装的形式出现在股票交易商的面前，因此这些消息会更隐伏也更危险。

当然，一般的外部人士进行交易的根据不是消息就是谣言，不是口头的就是打印的，不是直接的就是暗指的。对于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消息，你很难防范。例如，一个终生的挚友真心实意地希望你致富，他的做法是通过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也就是，去买某只股票。他的意图是好的。但要是这消息出了毛病，你能怎么办？同样，在防范那些职业的或是不诚实的透露内情的人方面，公众要做到与他在防范假金砖或是甲醇方面几乎同样的程度才可以。

然而，在防范典型的华尔街谣言方面，进行投机的公众既没有保护措施也没有自行纠正的能力。证券市场中进行大规模买卖交易的人、股票的操纵者、实力帮派，以及分属于不同机构的个人，都专注于以最好的价位将他们过剩的持仓进行派售。通过报纸以及股价收报机传播的牛市消息是所有消息中最恶毒的。

要是了解财经新闻机构任何一天的疏漏，都会让你惊讶地看到他们居然印出了那么多暗含半官方性质的声明。这些权威人士是某些“领头的内幕人士”、

“一个卓越的经理人”、“一个高级官方人士”或是“有权威的”，这些人据推测都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就是今天的疏漏，我随机拣了一条内容。听听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头的银行家说，现在期望出现下跌行情还为时过早。”

一个领头的银行家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要是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说这话？为什么他不允许他的名字被印出来？要是他署名的话，他是害怕公众会相信他说的话吗？

这儿有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关于一家公司的，这家公司的股票这个星期一度很活跃。这一次，做出这个声明的人是一个“杰出的经理人”。现在，这家公司有一打的经理人，要是有任何经理人曾做过这样的讲话，那么是哪一个呢？事情很明显，通过保持匿名状态，如果这个声明可能造成任何伤害，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受到责备。

完全撇开各地对投机的明智学习不说，股票市场中的交易商必定会将某些事情与华尔街上的交易游戏联系起来。除了努力想着如何赚钱以外，一个人必须同时努力保持不亏钱。要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与知道该做什么几乎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好好记住，几乎所有个股的上涨都是由某种操纵开始发动的，而内幕人士策划这样的上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尽可能最好的利润将他们的股票卖出。不管怎样，一般的经纪人客户相信他自己是个来自密苏里的商人，要是他非要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某只股票会上涨。自然，股票操纵者给行情上涨做出的“解释”，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打算让股票派售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我坚定地确信，要是没有任何有关看涨消息的匿名声明自然就被允许印刷出版，公众的损失将会大量减少。我指的是那些预计会使公众买进或持有股票的声明。

这些绝大多数、以未署名的经理人或内幕人士发表的看涨文章，都是要将不可靠或者误导人的看法传达给普通公众。公众接受这些声明，以为是半官方的声明，因此是值得信赖的，每年都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的某些特定业务经历了一段萧条期。股票交易很不活跃。股票报价体现了公司的总体形势，同时据推测，相信也是其实际价值的精确反映。如果这只股票的股价在那个价位水平上太便宜了，总有某些人会知道这一点而买进这只股票，股价也就会随之上升。如果是股价太贵了，某些人也会充分知道而将其卖出，这样其股价就会下跌。同样如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无论如何就不会有任何人谈论相关的事情或者做任何动作。

风水轮流转，要是正好轮到这家公司涉及其中，是谁第一个知道这个情况，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是内幕人士还是外部公众？你可以打赌一定不是公众。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要是改进措施持续得到实施，公司的收益就会上升，公司就应该恢复其股票的股利发放。或者，要是股利从未停止发放，那么就会以更高的比率支付。也就是说，这只股票的价值将得到提升。

假设说经营状况的改善得到持续。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会向公众宣布这样的喜事吗？这家公司的总裁会告诉股票的持有人吗？会有某个慈善的经理人携着署名的声明，为了那部分在报纸上阅读过金融版面的公众，以及新闻机构的那帮人的利益而站出来宣布吗？会有某些谦逊的内幕人士继续坚持他匿名的一贯做法，拿着没有署名的声明而站出来宣布吗？该声明其大意就是公司的未来是极其有保证的。现在还不到时候。没有任何人会出来说个只言片语，同时，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信息小报上，都不会有任何的声明印刷出版。

这么有价值的信息会受到精心的保护，做到不让公众知晓，这样现在沉默寡言的“卓越的内部人士”就可以冲进市场，并且买进他们可以买到的所有便宜的股票。随着这些消息灵通但不张扬的买进的持续进行，这只股票的股价开始上涨。那些财经记者，知道这些内幕人士应该明白上涨的理由，开始提出问题。这些没有异议的匿名内部人士全体一致宣布，他们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发布。他们不知道股价上涨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做出声明，那就是他们不会特别关心股票市场上的异常行为或者股票投机客的操作行为。

股价继续上涨，当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已经持有了所有他们想要的或者可以拿到手的股票时，快乐的日子到了。整个华尔街立刻就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看涨的谣言。这些传播消息的人跟交易商们说，“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这个公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同样是这个谦逊的经理人，在他说他认为这只股票上涨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时，他不希望他的名字被引用，如今他的话被引用了，当然也不是直接引用名字，声称股票持有者有充分的理由，会对公司的前景感到极大的鼓舞。

在纷至沓来的看涨消息的驱策下，公众开始买入这只股票。这些买入帮助将股价推得更高。没过多久，这些一律不署名的经理人的预测便成了现实，公司重新发放股息，或者提高了股息的发放比例，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涨的消息成倍增长。它们不仅在数量上比以往更多，而且表现得更更热烈。一个“领头的经理人”，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对公司的形势作一个声明，以此通知全世界，公司经营已经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出现大幅提升。一个“卓越的

内部人士”，经过了记者们的哄劝，最后在一个新闻机构的诱导下，承认公司的盈利大得简直是个奇迹。一个“著名的银行家”，他的某项业务与这家公司有来往，被强迫出来说，公司销量的扩张是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要不是另外一个定单进来，天知道公司又会夜以继日地忙上好几个月。一个“财务委员会的成员”，在一份加插两根铅条的宣言中，表达了他对公众对这只股票股价的上涨感到震惊。唯一使人感到吃惊的事情，是这只股票在股价爬升曲线上和缓的表现。任何人只要愿意对即将到来的公司年度报告进行分析，就可以轻易地计算出这只股票的账面价值比其市场价格要多出多少。

但在任何一个实例中，这些畅谈的慈善家都没有给出他的名字。

只要公司的收益持续向好，同时内幕人士没有发现公司的繁荣有任何停顿迹象，他们就会安坐在他们廉价买进的股票上。将股价打压下去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卖出呢？要是公司的业务发生了转变，变得糟糕了，会怎么样呢？他们会站出来，发表相应的声明或警告信息或哪怕是一丁点的暗示吗？几乎不可能。现在，这只股票的走势要转为向下了。就像在公司业务向好的时候，他们买入这只股票没有大张旗鼓一样，如今，他们也会默默地卖出。随着这些内部卖出，股价自然开始下跌。接着，公众又开始听到人们熟悉的“解释”了。一个“领头的内部人士”断言公司一切正常，股价下跌只不过是空头卖出所致，他们正试图以此影响整个市场大势。要是正好有一天，在这只股票已经下跌一段时间以后，市场就会出现一波凌厉的破位大跌，要求给出股票下跌的“理由”或“解释”的声音就会变得嘈杂起来。除非有人出来说了些什么，否则公众就会害怕情况将变得更糟。所以那些制造内幕消息的人如今印刷出版了些这样的东西：“当我们向这家公司一个杰出的经理人询问股票这么疲软的原因时，他回答他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今天股价的下跌是由空头的打压引起的。公司的基本情况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公司的业务从未像现在这么好过，至于说将来可能发生的事，除非在此期间发生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在下一股利分配会议前，公司收益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市场上的空头组织已经变得咄咄逼人，这只股票的弱势很明显是场洗劫，其意图是将市场上的浮筹赶出来。”这些编造内幕消息的人，希望优惠多给，很可能不会继续说明，称他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这只股票在这天下跌的过程中，在内幕人士的关注下，绝大多数的买盘都被撤销了，而空方卖出了筹码以后，将会发现他们是将自己抛入了陷阱。总有一天要算帐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除了这样的损失以外，就是公众因为相信股票看涨的声明并买进股票而遭受的损失，另外还有就是人们因为接受了劝告而没有将股票卖出而遭受的损失。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可以让公众买入那只“卓越的内部人士”希望卖出的股票，那就是在他不想给股票以支持或者收集筹码的时候，防止公众卖出同样的股票。在看了这个“卓越的经理人”的声明之后，公众应该相信什么呢？一般的外部人士能想到些什么呢？当然，就是这只股票从来就不应该跌下去。股价的下跌是迫于空方的卖盘压力，而一旦空方的打压停止，内幕集团就会策划惩罚性的上涨，股价上涨期间空方将会被迫在高位平仓出局。公众会完全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要是这次下跌真的是由空方突袭造成的话，那么情况一定会是如此。

这只股票肯定有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威胁或承诺，这些威胁或承诺说对那些利益过分扩张的空头将会出现可怕的挤压，这只股票没有出现反弹。股价持续下跌，无法遏制。有太多的来自内部人士的股票要卖出，市场已经被喂饱了，无法消化。

这只内幕股票已经被“杰出的经理人”和“领头的内部人士”卖出，成为了职业交易商们之间的橄榄球。股价不断跌下去，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底部。这些内部人士虽然知道这样的走势会对公司未来收益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不敢对这只股票护盘，直到公司的业务下一次再度转好。那时，又会出现内幕买进和内部沉默了。

我自己已经进行交易好多年了，同时对股票市场上相关的事情通晓也已经好多年了，可以说，我记不得有哪一个实例，就是一只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是因为空头突袭造成的。所谓的空头突袭或空方打压只不过是基于对实际情况准确认识的卖出罢了。但是这样的空头突袭不会付诸实施，更不要说股票下跌是由于内部人士的卖出或内部人士没有买入造成的。真要是那样的话，人人都会赶紧卖出，而在每个人都要卖出的时候，同时又没有人买进，那么只有魔鬼在支付账单了。

公众应该牢牢抓住这样一点：股票绵延下跌的真正原因永远不会是由空方的突袭造成。当一只股票持续地下跌，你可以打赌，这只股票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不是市场销售出了问题就是公司本身出了问题。要是这跌势是不合理的，这只股票的卖出价格不久就会低于其实际价值，而这样的卖出会带来买进行为的出现，从而会阻滞这只股票的下跌。事实上，一个空头客能够在将某一只股票卖出的时候赚上一大笔钱的唯一时机，就是在这只股票股价太高的时候。而你可以押上全部的赌注打赌，内幕人士是不会向世界宣布这样的实情的，这是必然的事。

Chapter 23

股票中的投机永远都不会消失

当然，经典的例子就是纽黑文。现在人人都知道的事，在当时却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只股票在1902年的卖出价位在每股255美元，并且是新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铁路投资。那个地区的人通过持有该股票的量来衡量自己在街道社区的身份和地位。要是有什么人说“这家公司将会破产”，他不会因此被投入监狱，他们会将他同其他疯子一道送进疯人院。但是在一个新的、由摩根先生照管的总裁上任以后，公司开始崩溃了，一开始人们并不清楚公司新的政策会在后来那样的地方规划建设这条铁路。但是随着一批接一批的财物以膨胀的价格开始被投入这条合并的铁路，一些明察秋毫的观察者们开始怀疑梅伦的政策是否明智。一套电车系统以200万美元买来，而以1000万美元卖给纽黑文公司，在这以后，有一两个人因为说了管理非常草率而冒犯了上面。暗示了这样的挥霍，就如拥护直布罗陀的力量一样，即使是纽黑文也不能承受。

当然，第一个预见到前面困难重重的是内部人士。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公司的实际形势，因此开始减持手中的股票筹码。随着他们的卖出，也就放弃了对股价的支撑，这个新英格兰最上等的铁路股票的股价开始塌陷。问题被提了出来，同往常一样，还是要求作出相应的解释，而通常的解释也正好是现成的。“杰出的内部人士”宣布就他们所知，没有任何问题，而股价的下跌是由于不计后果的空头进行抛售所致。因此这些新英格兰的“投资者们”继续持有他们的，纽黑文和哈特福德股票。他们为什么不继续持有呢？内部人士不是说过，没有任何问题吗，而且还对空头的抛售行为进行了控诉。股息不是还继续宣布并派发吗？

在此期间，承诺的对空头的挤压没有出现，反而股价又创了新低。内幕集团的卖出变得更加急迫，而且也更少掩饰。尽管如此，在波士顿一些热心公益的人被指责为股票经纪人，而且煽动要求对这只股票糟透了的下跌做出真正的解释，这只股票糟透了的下跌意味着对新英格兰的每个人都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他们本来希望这是一项安全的投资，可以稳定地获得一份股息分配。

那次历史性的破位下跌，从每股255美元一直到12美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由空头的打压造成的。破位下跌的形成与推动也不是由于空头的操作引起的。这些内幕人士一路进行抛售并总是以高价出货，要是他们将事实的真相告诉公众或者让公众知道这样的真相，他们就不能像原来做的那样以高价卖出了。不管其价格是250美元、200美元、150美元、100美元、50美元或者25美元，都没有关系，对那只股票来说其股价还是太高，而内部人士知道这一点，公众却不知道。公众在辛勤劳动的时候，就是通过买卖一家公司的股票试图赚钱的时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候，他们的交易事务所涉及的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知道整个真相，公众能够考虑一下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不利境地是很有好处的。

在过去的 20 年里，曾有过最惨烈的破位下跌的股票，其下跌并不是由空头的突袭所致。然而，轻易地就接受了那种形式的解释，已经造成公众发展成为成百万美元的损失。这让公众在不看好所持股票走势的情况下，却持筹没有卖出，以及要不是他们期望股价在空头停止打压以后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恢复上升的话，他们早已经变现清算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基恩被谴责的声音。而在他之前，人们总是归咎于查理·沃尔里希霍夫或者爱迪生·柯马克。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他们用来解释股票走势的借口。

我想起了丘陵低地石油（Intervale Oil）股票的例子。这只股票有一个内幕集团，他们将股价炒高，并发现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有某些买股票的人。操纵者将股价炒高到 50 美元。在这个价位上内幕集团将股票卖出，因此股价出现了急速的破位下跌。像往常一样要求做出相关解释的声音跟着就出现了。为什么丘陵低地石油股票表现这么疲软？有那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使有关的答案成为了重要的消息。其中有一个编造财经小道消息的小报将经纪商们召集起来做出回应，他们对丘陵低地石油股票上涨的事最清楚，应该对下跌的消息也很灵通。那么这些经纪商多头内幕集团的成员，在新闻机构要求他们就此给出理由，并可能在全国印刷出版和发送广播的时候，会怎么说呢？嗨，那是拉瑞·利文斯顿在市场上进行突袭！而且那还不算完。他们补充说，他们将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丘陵低地石油的内幕集团继续在卖出。那时候，这只股票的股价只不过在每股 12 美元左右，而他们可能继续卖出，将股价杀到 10 美元或者更低的价位，而同时他们的平均卖出价格仍高于成本价。

对于内幕集团来说，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卖出是明智的也是合理的。但对于外部人士来说，他们原先进买的价位是 35 美元或 40 美元，要在下跌的时候卖出就是件困难的事了。看看编造消息的小报上印的是什么呢：外部人士仍在持筹观望，等着即将到来的、出于义愤的内幕集团出手将拉瑞·利文斯顿逮住进行惩罚。

在一个牛市行情中，特别是股市繁荣的时候，公众开始是赚钱的，后来又将钱亏了出去，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牛市行情中呆得太久了。是“空头突袭”这样的说法帮他们呆得太久了。公众应该对那些解释保持小心，这些解释只是解释了未署名的内幕人士希望公众要相信的事情。

第 24 章

始终记住股票交易的常识

公众总是希望有人告诉他们点儿什么，这也是透露消息者和打探消息者普遍忙着的事情。经纪商们应该给他们的客户提供交易的建议，不管是通过他们的市场通讯还是通过口头建议作为媒介，这都是合情合理的。但经纪商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分强调实际的情况，因为市场行情的发展进程总是比实际情况要提前 6~9 个月。目前的收益不应该成为经纪商们建议他们的客户买进股票的理由，除非有把握保证从现在起到 6~9 个月以后的业务前景，仍然能够保证企业盈利可以获得相同比例的增长。要是一直看得那么远，你会非常清楚地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也会改变目前多空力量的对比，今天股价便宜的争论就会消失。交易商必须看到遥远的将来，而同时经纪商只参与获得现在的佣金，这样一般的市场通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的见解。经纪商们依靠从公众身上赚取佣金来谋生，可是他们依然通过他们的市场通讯或者口头建议试图诱导公众来买进同样的股票，在这些股票上他们已经从内幕人士或股票操纵者那儿接到卖出指令。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一个内幕人士来到经纪公司的有关领导那儿，并说道：“我希望你运作一把，将我的 50000 股股票卖出去。”

这个经纪商要求内幕人士讲得再具体点。我们假设，这只股票的报价是 50 美元。这内幕人士告诉他：“我会给你 5000 股股票的买入期权，价位在 45 美元，另外每上涨一个点，再给你 5000 股，总共 50000 股股票。另外，我还会给你以市价卖出 50000 股股票的卖出期权。”

现在，对经纪商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好赚的轻快钱，要是他有一大帮跟随者的话。当然，这样的经纪商也是内幕人士千方百计要寻找的。一个有着直通线路连接到分公司并与全国各地都有联系的经纪公司在那种交易中总是会有大量的跟随者。请记住，由于有卖出期权的缘故，在任何情况下经纪商进行操作都是绝对安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全的。要是他成功地让公众跟进，那么他就能够将所有的股票卖出，在正常的佣金基础上额外地赚进一大笔利润。

我记得有一个“内幕人士”的英勇行为，他在华尔街上是个很有名的人物。

他会给一家大型经纪公司的客户部经理打电话。有些时候，他甚至会直接给这家公司的某一个新合伙人打电话。他会说一些东西，就像这样：

“我说，老兄，我想感谢你多次对我的帮助。我打算给你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们要组建一家新的公司，来接管我们其中一个公司的资产，我们将以现在的报价接管这一公司的股票，接管后股价会出现大涨。我将派人给你送去 500 股班坦百货（Bantam Shop）的股票，价位在 65 美元。这只股票现在的报价是 72 美元。”

这位充满感激的内幕人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许多不同的大型经纪公司的经理。现在，既然这些领受了这个内幕人士慷慨大方馈赠的人们在华尔街上，他们在拿到了这份已经拥有一笔预期利润的股票之后，会怎么做呢？当然，他们会建议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去买进那只股票。那个好心的捐赠者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帮着创造一波行情，由此这个好心的内幕人士可以将他的好东西以高价卖给可怜的公众。

还有其他一些股票发起人将股票卖空的手段应该被禁止。证券交易所在挂牌上市交易的股票中应该不允许这样的股票进行交易，这些股票以部分支付的计划向外部公众进行发售。这样，让官方正式的报价对所有股票都有一样的约束力。另外，成为一个自由市场公认的证据，许多时候，就是不应当鼓励任何存在价格差异的做法。

另一种普遍的卖空手段，不仅使那些不动脑筋的公众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而且没有将任何人送进监狱，因为这是完全合法的，这就是专门地因为市场急切的需要而增加股本的手法。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并不仅仅意味着将股票证书的颜色进行改变。

凭着那种 2 股或 4 股，甚至是 10 股新的股票交换 1 股老的股票的操作戏法，人们通常都会立刻激发一种购买的欲望，从而使得老的商品可以更容易地被销售出去。原来的价格是每包 1 磅卖 1 美元，而且老的包装还不便于运输，包装变成了盒子，1/4 磅卖 25 美分就好卖多了；而且可能还会卖到 27 ~ 30 美分。

为什么公众不会问问，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只股票很容易就被买到？这是华尔街上的又一宗慈善操作，但是聪明的交易商应对这份不怀好意的礼物保持小心谨

慎。这是最需要提醒注意的事。公众因为忽视了这一点，从而每年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

法律会对那些为了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或业务造成不利影响而制造或传播谣言的人做出惩罚，也就是说，那些通过影响公众去卖出从而打压股价的人。起初，其主要的意图可能一直是想通过惩罚任何在市场紧张时期大声抱怨银行清偿能力的人，以减少市场恐慌时期的危险性。但是当然，这个条款也用于保护公众避免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股票卖出。换句话说，国家的这条法律对那些传播类似空头消息的人进行惩罚。

那么公众是如何受到保护，避免以高于它们实际价值的价格买进股票的风险的呢？谁来惩罚散布未经证实的牛市消息的人呢？没有人。然而，公众因根据匿名的内幕人士的建议，在股价太高的时候买进股票而损失的金钱，相比于在所谓的“空头突袭”期间，听信看空的建议而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股票卖出而损失的钱要多得多。

要是有一项法案被通过，就是对看多的谣言要做出惩罚，就像现在已有的对看空的谣言会做出惩罚的法律一样，我相信公众将会因此少损失好几百万美元。

很自然地，那些股票发起人，股市操纵者以及其他匿名乐观主义的受益者们会跟你说，任何根据谣言以及未署名的声明进行交易的交易商对其因此造成的损失只能责任自负。我们也可以这样主张，任何傻得可以以致嗑药成瘾的人也不应该受到保护。

证券交易所应该提供帮助。保护公众不受不公平交易的侵害是极其有益的。要是是一个处在适当的位置而知道实情的人，希望让公众接受他对事实的声明或者甚至他的看法的话，那么就让他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些署名的看多消息并不必然保证其是真实的，但这会使那些“内部人士”和“经理”们更加小心。

公众应该始终记住股票交易的基本常识。要是是一只股票在上涨，根本就不需要对其上涨的原因有任何详尽或细致的解释，是由于持续的买盘使一只股票不断上涨。只要这只股票保持这样的涨势，只是时不时出现小幅和自然的回档，那么在这只股票上进行跟进就是非常安全的主张。但是，如果一只股票在经历了很长且稳定的上涨以后，出现转向并且渐渐开始向下走，期间只是出现偶然的小幅反弹，那么很明显，最小阻力线的方向已经由向上转变为向下了。情况就是这样，还要求什么解释呢？可能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股票会跌下去，但这

再现华尔街传奇人物杰西·利弗莫尔 投机生涯与交易策略的经典教科书



这是一部关于投资的教科书，我会给我们的每一位新加入的投资客户递上一本此书。

——保尔·都德·琼斯（都德投资公司创始人、净资产33亿美元）

作为一位投机者或投资人，你应该对此书一读再读，尤其你在2000~2008年期间的股市投资中遇到了麻烦的话……

——威廉·J·奥奈尔（《如何从股市中盈利》作者）

本书问世于1923年，这本文学传记以当时华尔街传奇人物杰西·利弗莫尔为原形，以主人公利文斯顿为线索，真实再现了华尔街内幕。《华尔街日报》称之为“经典之作”。《福布斯》推荐的“75本必读投资经典”中，本书列第15位。

尽管此书出版的年代较早，但它对利弗莫尔一生大起大落的股海人生的描述，以及对他如何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垄断、轧空和面对市场崩盘与繁荣的经验总结，仍为当今投资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与启示，受到众多投资者的赞誉与推荐。

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金融专业人士和交易员都阅读过这本书，从中领悟到投资操作所应秉持的态度、反应和感受。



ISBN 978-7-80688-740-0



9 787806 887400 >

010-62627373

定价：36.00元